
海茫茫
司馬長風著

中國當代文藝叢書

海茫茫

司馬長風著

高原出版社出版

楔子

琉球——這悲劇之島，她的命運像島上「三綫」（註）音調一樣，悽惻悲涼，摧人肺肝。

老天爺對待這小島似乎特別殘酷，使它成爲世界上颱風最多的地方；四周繞着黑森森的海淵，旣乏農產，又無礦藏；忍令那身體矮小的民族，只能在掀天巨浪裏掙托生存。但人爲的災禍，更烈於自然的困苦。自古以來，她就不斷遭受中國和日本的征伐，此外還有海盜的侵掠與敗殘軍隊的襲擊。島上的少女，已稔熟了一個悲慘的習慣，那就是躺在征服者的身旁，任由毫無吝惜的摧殘，來融吸異族的血液。

從十二世紀到十六世紀，她以「海表恭藩」事奉中國四百多年。十六世紀中葉因她拒絕出兵隨征朝鮮，而遭受日本藩伐殘酷的洗刦；從此她就委屈求全於中國和日本之

（註）：三線即中國之三弦，傳入琉球爲「三綫」，後入日本爲「三味綫」。「三綫」較中國之三弦爲小，音調特悲涼。）

間。十九世紀末葉，她終於被日本滅亡了。琉球國降爲冲繩縣。但是這個悲慘的小島，最大的災難還在後頭。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軍閥闖下了滔天大禍，招來了美國人衝天的復仇怒火。一九四五年從三月到六月，這個彈丸之大的小島連續遭受百多天毁滅性的攻擊。無情的砲火摧毁了每一棟房屋，炸翻了每一寸土地，燒焦了每一棵樹木，瘋狂的日軍全員戰死，四十六萬島民死亡了十五萬多。

戰火停熄了。在硝煙繚繞、滿目瓦礫的廢墟上，那些心碎胆裂的孤兒寡婦和傷殘的男子，一臉焦黑，滿身塵垢，像鬼一樣從隱蔽壕裏爬出來；望着改了形的山河，寸草無存的焦土，響起了動地的哭聲；他們不但爲死去的親人而哭，爲毁滅了的家園而哭，同時爲了不可知的命運而哭。照日軍的宣傳，美國人是吃人的野獸。當他們初看見幾乎比他們高大一倍的美國兵，嚇得渾身抖戰。可是他們馬上發現，那些言動稚氣的美國兵並不像所說的那樣兇惡。雖然少數的美軍，扣着槍機，神情緊張的對他們警戒，多數則表現了天眞和友善。他們嘴裏嚼着香口膠，把吃剩的乾糧和糖菓送給飢餓得不能站立的小孩。甚至有幾個軍醫，還不及吃飯，就忙着爲他們治療傷病了。

那覇港內外，美國的軍艦就像蟻羣似的來往穿行，大批的醫藥和給養運到了，島民們的胃口恢復了正常活動，傷病者得到了醫藥的照顧，他們開始在廢墟上重建家園。幾塲

風雨洗淨了地上的焦煙和血汚，草兒從土裏長出了新芽，這個小島在苦難中復活了。

卅多萬美軍駐紮在小島上。美兵人數幾乎和島上居民一樣多。美軍給島民帶來了職業，使數萬人受僱於軍營，供應美軍的商店也跟着發達起來，尤其是妓舘的增加比霍亂細菌的傳染還要快。數十萬美國大兵性的需求，刺激了色情市場的蓬勃。軍人對於異性的需要簡直是瘋狂的。沒有當過兵打過仗的人，絕不會了解個中的況味，對人性的了解就淺了一層。

戰前，島上的三個大城，北部的名護，中部的胡差，南部的那霸，在戰火中已夷成平地，現在又迅速的復建起來；那種巧小玲瓏，用木板釘起來的日式房屋，建築起來特別的快。

戰後第七年，戰爭的痕跡湮失了，這個小島在人們的淡忘中，重建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你從香港坐飛機到日本去，在中途可以望見這一串綠色的島，靜謐的棲臥在深碧的海洋裏；但是你只能在飛機上望望而已，對一般人來說，她是可望而不可卽的。因爲太平洋的美軍主力駐紮在島上，她是被森嚴管制的禁地，在人們的心目中一直是一個謎。

十月天，黃昏時候；在蒼茫的斜陽裏，吹起洒蕩蕩的海風。那霸市的街燈已經亮

了。在外勞累一天的男子，已經囘到家裏，現在洗過了熱水澡，穿了袈裟似的和服，與家人團坐在一起吃晚飯了。在那些有藝妓侍奉的料亭裏，富豪與官員們，正在高聲喧笑，開懷暢飲；在白天寂靜的花街，現在開始熱鬧起來。姑娘們才梳洗打扮過，正聚在門前搔首弄姿，拋情賣俏；留聲機和收音機播送着貓叫似的音樂，美國大兵穿着花花綠綠的夏威夷襯衫，螞蟻似的湧來。琉球之夜開幕了。

在花街裏嬉笑喧天的時刻，那霸監獄裏卻是一片死寂。在十七號單人監房裏，流蕩着一聲絕望的嘆息。

監房中一片昏黑。他直挺挺的仰身而臥，腦袋枕在扣緊的雙手上，眼睛呆呆的注視着監房走廊上的燈光。他紋絲不動，像殭冷了的屍體。但是他的心和腦卻在緊張的活動着。他正嚴肅的面對自己的末日，哀傷的向人間告別。對於死亡他已經不感到可怕，因爲對於人生他已經無可惜戀。但是死在太平洋中這個小島上，實在是他萬萬想不到的。到現在他才了解命運這兩個字，確有它的意義。

一個已經相信自己必死的人，就希望死前的時間盡量縮短，希望心靈卽刻停止活動，生命變成無意識的空白；但是他辦不到。當人的心靈不能作有條理的活動時，囘憶的銀幕就開始映動了。

一　童年夢影

「媽！」

這是人到末路的時候，不約而同的呼叫。李英達這樣叫了一聲，禁不住淚如泉湧，淚水沿着臉頰直流到脖子上。

他還記得離家時的情景，正是舊曆臘月快過年了，母親在屋子裏千囑咐萬囑咐之後，又趕到大門口，把五個煮熟的熱鷄蛋揣進他的口袋，迎着凛冽的寒風依門而哭。這是母親從來沒有過的事情。甚至兩年前自己從軍參加韓戰時，母親也沒有當自己的面哭過，雖然他知道母親在背後流過眼淚，但是她從不曾讓兒子看見；因爲她惟恐擾亂兒子的精神，路上不平安。這一次母親竟痛哭失聲，她似乎已預感到這一輩子再也見不到兒子的面了。假使父親還活着的話，她或許能夠堅强一些，但是受了一輩子苦的父親，早在三年前逝世了。

年幼的時候，他不了解世道的艱難，從小學到大學吃穿化用從來沒缺少過；後來才

知道二老供養他受教育是多麽偉大的奮鬬。

父親原是河北滄州人。自幼是孤兒，寄養在親戚家裏。那年家鄉鬧飢荒，父親就隻身流浪到北京來找飯吃。二十歲的青年漢子，旣沒有手藝，食量又大得驚人，有誰肯雇用呢？於是他只有拉東洋車了。憑了一副好身材、年輕好力氣，出車勤又跑得快；人人都愛照顧他，這碗飯也倒吃得痛快。起初在車行租車，賺來的血汗錢多半付了車租；他省吃儉用，一個銅子一個銅子的積蓄，累了三年自己買了一輛新車。每天不交車租了，收入一多，景況也就大不同了。以往租人家的破車，一跑三搖晃，拿起了車把沉甸甸的，用足了氣力才能拉起走；現在這輛新車，雪白的靠墊、晶光發亮的車燈、不漏水的風雨蓬、夏天的雨布、冬天的棉罩簾一應俱全。拿起車把輕飄飄的，邁出的腳還沒沾地，車子已經衝出去一大截，感到不是拉車而是被車推着走了。以往和一羣車夫蹲在胡同口，一看來了客人，呼的一聲湧上去搶生意；現在他可以四平八穩的坐在車蹬上等生意，搭客老遠就朝着新車走來了。年輕漢拉新車，當然要待價而沽，不必像從前那樣賺那種掙命錢了。人的打扮也不同了，以往一身褲褂穿得稀爛，被汗水浸得又酸又臭，腳上的洒鞋常是張着嘴兒，前露蒜瓣後露鴨蛋；現在總是穿着長排鈕扣對襟緊身布衫，白袖頭一塵不染；褲腳紮上腿帶，穿着千層底的布鞋，頭臉都收拾得乾乾淨淨，閒時坐在

車蹬上，得意的品着大碗茶，飄飄然的搖着蒲扇。有了生意拿起車把，撐開大步，調勻呼吸，車子跑得快，人又不吃累。「快車小李」在胡同裏出了名，同行的車夫妬嫉他，大雜院裏的媒婆子們開始打他的主意啦！

小李終於被一家劉公館看中了，雇他去拉包月車。現在他變成了有閒階級。除了早晨送少爺小姐去上學，送老爺去上班，晚上再接他們回來；白天裏偶而也送太太上街去買東西，剩下的時間他就在門房裏睡大覺。閒得無聊的時候就跟女工們打哈哈。拉包月車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少不了賞錢。到了年節或紅白喜事，主人賞錢不在話下，替主人到各公館送禮去，一家一份酒錢，把荷包裝得滿滿的。

一晃十年，小李換了幾個主人，手頭有了點積蓄，雖然有人給他提過好幾次親，但是沒有一家合適的。這一年在一家錢公館遇到了英達的媽媽。那時候她才從河北三河縣進城給人傭工，二十多歲，靦覥覥的，是一個死了丈夫的小寡婦。兩個人都是一身無掛的孤零人，成天家眉來眼去；像磁石吸鐵一樣，終於貼在一起了。就在這一年，小李因爲不服老，跟年輕小伙子鬪快，在胡同的拐彎處，跟一輛洋車撞了頭，對方車把前面的銅柱碰在他的右眼上，把眼球碰得稀爛！從這以後「快車小李」變成了「一隻眼老李」。

拉車傷了心，同時錢家對他和張媽之間不尋常的親近，已經感到礙眼了。於是兩人

雙雙離開錢公舘，託個媒人，拜了天地。把洋車賣了，連手頭的積蓄，開了間燒餅舖。

英達出生那年，父親已經四十歲。在他前面有一個姐姐，活到一歲多夭折了。父母對於這第二個孩子就特別的珍愛。何況是傳宗接代的兒子，夫妻倆眞是歡天喜地。

孩子滿月那一天，老李不自量力的小題大做，還擺了一桌酒；在酒席桌上就請隔壁糧米店的管帳先生給孩子起了名字。

老李的燒餅舖，原來只是夫妻二人來支撑門面，自從生了英達，母親爲了要照看孩子，就不能像從前那樣，用全把力氣來幫老李了，不得已雇了一個伙計。一間小燒餅舖添了一個人，連吃帶拿的，增加了一大筆開銷，日子就顯得很緊了。但是自從有了兒子，老李心中裝滿了希望和快樂。說不出哪裏來的那麽大的幹勁。以前早上四點起來打燒餅做油條，現在三點多一點就爬起來了。往日到天亮以前，只能出一百套燒餅油條，現在就幾乎加了倍。不論春夏秋冬，不管陰晴風雨，天朦朦亮，他就提起籃子去串胡同，挨門叫賣了：「燒餅啊……油炸鬼……」，他的叫賣聲出現得最早，收得最晚，所以賣的也就特別多。加上他的燒餅斤兩足、芝蔴多，麵合的好，烤的恰到好處，不焦也不白，個個是虎皮黃。油條也炸得特別的乾香酥脆。所以那些錙銖必較的老北京人，都願意買「一隻眼老李」的燒餅。不聽見他的吆喝，就不出門買早點。有時候一籃子貨

提前賣光了，那些沒買到的老主顧，就跑上門來說抱怨話；怪他沒在門前大聲吆喝。這時候老李就眨着那一隻眼睛，滿臉陪笑的說：

「知道您愛吃剛出爐的熱燒餅，第一批燒餅涼了，沒敢賣給您。……哈哈……」

就這麽着，老李的小生意做得像一團火似的；把緊日子又過鬆分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老李起早趟黑雖然這樣辛苦，可是當他一抱起又白又胖的兒子，就笑得一隻眼睛也不見了。母親就更不用說了，一天到晚，除了孩子睡覺的時候，她才能舒展的喘口氣。孩子眼睛一睜開，就不能閒着了。她從不捨得讓孩子哭一聲。別看是窮人家，對孩子的待遇可完全跟大公館沒有兩樣。她在大公館給人當褓姆時，從讀書識字的太太們學來那一套潤毛病，現在都施展出來了。甚麽兩小時一換尿布呀，三個鐘頭吃一次奶呀，洗澡要用不涼不熱的溫水呀等等，照法泡製，一着也不差。

夫妻倆辛勤操作，省吃儉用，把孩子將養到三歲。那孩子也眞爭氣，長得眉清目秀，有紅似白的；誰見了都要嘖嘖的讚兩聲，有時候母親抱他到街上去玩，閒着沒事幹的人，少不了走過來逗弄孩子，誇了一陣之後，總是這樣問：「是誰家的孩子，長得這麽俊？」這使母親很生氣。其實也難怪，母親的打扮和孩子的穿戴就是不大配合，人家誤會她是褓姆帶小少爺，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如果母親再生一個孩子，也許不會把英達看得那麼重，養得那麼嬌。可是自從英達三歲那一年，母親流產了一次以後，就再沒有懷孕了。英達就像父親那僅有的一隻眼珠一樣，如果有個好歹，人間就盡成黑暗了。

自從英達會走路能說話了，給父母添的痲煩就更多起來。父親殘廢了的那隻眼睛，眼球突出來，藍花花的木然不動、就像死魚眼睛一樣。英達厭惡那隻眼睛，每當父親抱起他，對他凝視而笑時，他就喊叫：「怕，我怕！」一邊叫一邊用小手遮住自己的眼睛。父親爲了這件事非常傷心。從那以後父親就開始戴上黑色的眼罩。直到逝世爲止，再沒有讓兒子看見那隻殘廢的眼睛。

左隣右舍的人，沒一個不說他夫妻倆縱慣孩子的。兒子成了小皇上，要甚麽就得給甚麽。有一次兒子在街上看見別的孩子騎三輪脚踏車，就要媽媽給他買一輛。媽媽到百貨公司一打聽要六塊大洋，嚇得直吐舌頭。在那個年頭兒，洋白麵才一元二毛錢一袋；母親給人當傭工的時候每月才賺三塊大洋，警察的月薪才九塊錢，化六塊大洋給孩子買玩具，對於一隻眼老李來說，實在是傷筋動骨的事情。夫妻倆千方百計的哄兒子，給他買了一個大皮球，還有大鴨梨和膠皮糖，可是哄不住。英達吃完了梨和糖，玩膩了皮球，仍是要買車。眞把母親鬧急了，咬着牙用一個手指頭在兒子腦門上用力點了一下，兒子

就哇哇大哭起來。父親放下杆麵杖，慌忙跑過來哄，怎麽哄都不行。最後夫妻倆思量好半天，打開藏在床底下那個小箱子，拿出了六塊錢，把車買了來，家中才恢復了和平。

爲了那輛三輪腳踏車，老李夫妻受了街坊許多閒話。有人說：

「嚇！拿六塊大洋給兒子買玩意兒，你瞧這簡直是玩命嘛！」有人說：

「我敢擔保，如果孩子要他爸爸的命，一隻眼老李都捨得給。」還有更刻薄的話：

「拿兒子當祖宗，這算哪門子孝道！」

街坊們說的話並不錯。一隻眼老李對兒子，眞是連命都捨得。英達五歲那一年害了一場傷寒病，鬧得死去活來。夫妻倆幾年來的一點積蓄全花光了，另外還出三分利錢借了好幾筆債。老李的一隻眼睛掛滿了血絲，像瘋了一般，成天的跑出跑進，到處去請醫生，求偏方；東西南北城的名醫幾乎都請遍了。孩子病情到最嚴重的時候，夫妻倆跑到觀音廟去燒香許願，哭着對菩薩說：假使小英達病好了，夫妻倆情願各減二十年的壽！

老天不忍餓死瞎麻雀，小英達居然從死神的掌中逃回來了。夫妻倆帶着血淋淋的猪頭和香臘供品，恭恭敬敬到觀音廟還了願。經過了這番折騰，那間小燒餅舖，差一點關了門。以後苦幹了好幾年，才恢復了元氣。

夫婦倆都一個大字不識，遇到事情就得求人，吃够了苦，也吃盡了虧。所以對兒子

的教育問題，可早就用心思了。在英達沒有進學校以前，母親就迫不及待的，請隔鄰糧米店管賬的王老頭，寫了很多字塊教英達。英達雖然被父母寵壞了脾氣，頑皮不聽話，但是對於讀書寫字，倒很有興味。王老頭教多少他會多少；使父母都大喜過望。後來夫妻倆還請王老頭吃酒，叫英達叩了三個頭，正式認了老師。六歲那一年，英達已經跟王老頭唸完了一本三字經，在家裏可以幫助爸爸記燒餅帳了。

英達雖然對於讀書寫字不討厭，但是卻不願意進學校去讀書。說起來非常可笑，到了七歲他還離不開母親，因爲一直還沒斷奶。普通人家的孩子，三歲就斷奶了。耍賴的孩子，頂多也只吃到五歲；可是他吃到七歲還不罷休。其實他從母親乾癟的乳頭已經吸不到多少乳汁了，可是一天總要伏在母親懷裏吃個十幾回。所以當母親要送他去學校，他就憤怒的拒絕，怎麼商量也不行。後來還是隣居的孩子都上了學，沒人同他一起玩，爲了找遊玩的伴侶他才入了學。進小學時他已經八歲了。

就在進小學那年春天，燒餅舖搬了家，從城根底下的冷胡同遷到熱鬧的市中心來。生意也擴張了。從那以後的事情李英達都記得很淸楚詳細，尤其對那棟半間舖面的破瓦房，他在裏面生活了十年，直到今天每一部份都還熟悉。

老李燒餅舖的新址，原來是一條胡同的出口，根本不能蓋房子。後來因爲胡同裏起

建了一所王府，把胡同封死了，所以原來的胡同口就變成了一小塊狹長的空地。因陋就簡蓋了兩間瓦房，前面一間臨大街，可以做買賣，後面一間房可以住人。房後面還有一塊六尺見方的小天井。

李英達的父親把房子買到手的時候，已經破爛得不像樣子了。從屋裏到屋頂都經過了一番修理，才算勉强可以住人了。不過比起從前的大雜院，燒餅舖就在人家臨街房簷下的蓆棚裏，情況可要好得多了。況且這所房子連土地都是自己的，不管多少也算是業主啦。在人們的眼中，一隻眼老李發財了。

孩子進了學校，母親的兩隻手也抽出來做事了。現在的生意，和從前已經大不相同。從前只賣燒餅和油條，現在早晨又添了豆漿和稀粥。下午則賣菜肉包子，炸肉丸子，大鹵麵。前房那間舖面，靠一邊擺了三張方桌，做爲客人的食座；另一邊則是爐灶和麵案子。爐灶前面臨街擺了一個長條桌子，上面擺着新出爐的燒餅，新出鍋的油條，新出籠的包子。這一間小生意現在足足要四個人忙。夫妻倆之外，又雇了兩個伙計，別瞧這麽一個爛攤子，從早到晚雇客擠得團團轉，兩個伙計不斷的吆喝叫喚，非常的熱鬧火爆。

後面一間房，人口密度也是很大的。屋中央豎了兩根柱子，搭了半間閣樓，兩個伙

計睡在上面；閣樓下面擺了一張木板搭的大床，是主人夫婦的臥榻。朝着天井有一扇窗戶，靠着窗戶擺了一張小書桌，一隻舖着棉墊的椅子，順着牆擺了一隻單人彈弓床。那就是父母特給兒子佈置的小天地了。

二 一堵高墻

英達每當寫字讀書的時候，就正對着那塊六尺見方的天井，一抬頭就看見一堵用大塊青磚砌成的高牆。那堵牆那樣高，那樣厚，那樣牢不可破！

他每一看見那堵高牆，心裏就感到彆悶。同時對牆的那一邊，不禁發生種種幻想：裏邊有吃人的妖魔鬼怪，有翅膀翩翩的美麗仙女，有燦爛晃眼的金銀珠寶，有陰險爬行的巨蛇，有會練丹迷人的狐狸……

那堵高牆一向是靜止無聲的，只有披在牆頭的棗樹枝，有時在風裏發出輕微的音響。可是到了七月裏，樹上的棗兒悄悄的紅了，牆那一邊開始出現了人聲，有一天只聽一羣孩子在牆那邊喧叫。英達放下了正在寫大字的筆，興緻勃勃的注意聽，不大一會兒，看見一個年齡比他大的男孩，爬上樹來，騎在牆頭上，攀着樹枝摘棗兒，一邊摘一邊吃，一邊往褲兜裏揣。時而見他往下面扔下幾個棗兒，就聽見樹底下一片搶叫的聲音。這麽鬧了幾陣子，忽然聽見樹下有人大聲吵嚷：

「不行，你儘扔小的下來，我要又紅又大的！」

「我也要上去自己摘！」

「……」

牆頭上那個男孩子被底下吵得煩了，就大聲叫道：

「好，給你們又紅又大的，看準呵，接到！」

他說完了就將一大捧棗兒洒了下去，樹底下一陣吱哇喊叫，然後聽見一個女孩哭了起來，大概腳被踏傷了，或者沒搶到又大又紅的棗兒。

有大人來了，在哄她。只見牆頭上的男孩望着下面說道：

「慧梅你別上來，樹太高、危險。等我下去給你幾個滿紅的大棗！」

「不，我要自己摘！」

隨着語聲，那個才收住眼淚的女孩，被人抱上樹來了。那個男孩趕緊過去接應，把她抱起放在牆頭上，讓她牽着樹枝坐穩，不耐煩的對她說：

「不要動，跌下去會把腿摔斷！」

那個叫慧梅的女孩，比英達略小一些。只見她穿了一身粉紅色的綢裙子，頭上的髮帶隨風輕飄像蝴蝶一般，兩隻大眼睛充滿了好奇的喜悅，向對牆這邊的小天井張望了一

下。她剛試探着去摘棗兒，那個男孩馬上制止她。然後將一把又紅又大的棗兒，放在她的懷裏，她馬上用一隻手摟着。另一隻手，小心的放開樹枝，拿一個棗兒咬了一口，只聽樹底下又在叫：

「慧梅，給我挑一個大的！」

慧梅馬上點點頭，正想挑一個大的扔下去，左手一抬，懷裏的棗兒咕嚕嚕的掉下地去了。大部分掉在牆這邊的小天井裏。英達馬上跑了出來，站在牆根底下望上看，只聽那個男孩怒氣冲冲的說道：

「不叫你上來你偏上來，連棗都拿不住，還要摘棗呢！」那小女孩面露慌恐的往下看着。她看見一個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小男孩，正仰着頭看自己。

「勞駕，把棗兒給拾一下！」牆上的男孩這樣對英達半命令、半請求的說。

「拾起來怎麽給你呀！」英達這樣問。

「你往上扔，我來接好了。」

「好啦！」

英達拾起一個棗，由下往上直着拋去，那個男孩等棗兒一過牆頭，伸手一抓，沒抓着，棗兒又掉下去了。小女孩神情緊張的看着，偷着嘸了一口吐沫。

「來，再試試。」

英達又扔上去，這次成功了。小女孩驚喜的笑了。當英達拾起了最後一個棗兒時，忽聽那小女孩說道：「不要了，這個送給你啦！」

英達沒說話，呆呆的看看她。有個大人上樹把小女孩抱走了，還見她回頭招了招手，那男孩隨着也下去了。噪聲沉寂了，一切像幻景一般消失了。英達的前面仍是這一堵高牆，他惘然的走進屋來，手裏緊緊握着那個又紅又大的棗兒。

那一邊的世界露出來了，英達的幻想消散了。對那堵牆不再感到那樣悶，現在心中充滿了憧憬和期待。一想起那羣孩子的笑聲，那個烏溜溜大眼睛的小女孩就感到手心發熱。不過他非常失望，從那以後，整個暑期那羣孩子再沒有在牆頭出現，因爲他們被父母帶往北戴河海濱避暑去了。那堵高牆恢復了昔日的煩悶，小天井裏平添了空虛和寂寞。

就在那一年暑期，英達隨着隣居的小孩一齊進了小學。

開學的第一天，母親把兒子打扮得整整齊齊。穿了新做的藍布制服，新買了繫帶的黑布鞋，揹着裝得滿滿的新書包，拉着母親的手走進了學校的大門。驟然看見滿校園的同學，他感到有點怕，緊緊拉着母親的手，呆呆看着同學們做各種遊戲。等到隔壁王鐵

匠的兒子小柱也來到了，兩個人才怯生生的走下操場去玩滑梯。他還一再叮囑母親看着他，不要離開。可是等他玩得高興了，就把母親忘記了。

在操場裏，英達感到自己是這樣渺小，那些五六年級的高班同學，幾乎比自己高大一倍；看見他們在籃球場上龍騰虎躍的神氣，心裏頭不禁自卑和羨慕。可是當他隨着鈴聲，走進了教室，他的感覺馬上不同了。因爲在這班裏，盡是六歲和七歲的孩子，而他已經八歲了，站在大家中間就顯得鶴立鷄羣；心中感到安穩多了。使他意外高興的，發現了在牆頭上摘棗的那個小女孩。

「嗨，你也來啦！」

她這樣和他打招呼。他正感到害羞找不出話來囘答時，級任老師走進教室來了。

英達被老師選派爲級長。由他喊立、禮、坐的口令。

演習了幾次禮節，老師又講了一些校規，第一堂就算過去了。他的學校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第一天放學囘來，他揹着書包進了門，照着老師的話，叫了一聲「爸爸」，叫了一聲「媽」，行了兩個大禮，又羞又喜的跑到後屋去。一隻眼老李夫妻倆高興得幾乎要抹眼淚。

自從進了學校，英達變了一個人。好像一下子長了好幾歲，以往他有時候矯情起來，還要磨母親吃幾口奶；現在可絕不再有了。以往他發起脾氣來，打爹罵娘一齊來，現在也改掉了。因爲他是老師的好學生，要做同學的模範。他非常勤力用功。不論月考和期考，當然都是他第一。有一次數學考了八十分，還氣得哭了一場。

住在高牆那邊的劉慧梅。兩個人現在已經成了朋友。在同學中間劉慧梅處處都顯得特別，上學和下學都是汽車接送，固然使大家感到不同尋常。就是她穿的制服也高人一等。別人的制服都是布的，她的制服是府綢的，人家多穿布鞋，膠鞋，就是有的穿皮鞋也都是本地造的，比不上她腳上那雙舶來品的漆皮鞋黑亮奪目。她的皮膚那樣嫩、那樣白、那樣光澤，散發着一股淡淡的香氣，嬌貴得像一件精細珍奇的瓷器，稍微碰一下就碎了。不過她自己倒一點也不覺得，反過來她比一般的孩子更活潑，不像別人那樣見了老師就發慌，手腳不知往哪兒放好，她照樣的頑皮撒嬌。早晨第一課，別人要是遲到了，一進教室的門就嚇得直哆嗦；可是她呀，就一點也不在乎；向老師行個禮，吐一下舌頭，笑嘻嘻的。當老師問她：

「劉慧梅！你爲甚麽遲到了？」

「我拿書包都要走了，媽媽非逼我吃早點不可，這可不能怪我！」她一邊說一邊搖

着身體，還噘起小嘴，斜翻白眼，裝做生氣的樣子。這樣反而把老師都逗笑了，怎好再責罰她。

英達雖然是考第一的好學生，可是慧梅的功課也不差，總是考前幾名，使英達不敢小看她。起初英達一見她，說不出來爲甚麼，就感到害羞，到處躲着她。可是愈是躲她，她就愈加對他感興趣，找他問功課，找他一起玩；不到一個月就被她纏得厮熟了。慧梅起初上學和下學時，由家裏的汽車接送，有一次她拉英達坐車一齊走，英達怎麽也不肯，同時她受不了同學們妒嫉的目光，所以就和媽媽說，無論如何不坐汽車上學了。可是媽媽不放心，仍是派了一個女工負責接送。這樣，她每天上學下學就可以和英達作伴了。

現在那堵隔着兩個世界的高牆，打開了一條窄窄的通路。當英達憑窗對着墻溫習功課的時候，常會聽見那熟悉的呼喚！

「李英達——！」

抬頭看見她笑嘻嘻地站在牆那邊的梯子上，露出上半身來。有時是向他借算術本，有時交換一本連環圖畫，有時和他研究國語裏的一個生字怎麽解釋，有時對他講一個才聽來的笑話，有時只是淘氣，把他叫出來開開心。一個立在牆頭，一個站在牆下，唧唧喳喳，說幾句話，擠眉弄眼做個鬼臉。

慧梅和英達的家，雖然只隔一道牆，如果從這一家走到那一家，卻要繞一段不短的路。學校距離慧梅的家較近，英達每天上學下學都要經過慧梅住的那條胡同口。那是一條死胡同，慧梅的家就在死胡同的盡頭。好幾次慧梅叫英達到她家裏去玩，英達都遲疑的沒有去，有一次下了學，他已經答應去了，可是走到了大門口，他看了看那巨大森嚴的門樓，又臨時變卦走開了，這使慧梅很不開心。他不知道爲甚麽不願意進去，只是感到不對勁。

英達快讀完小學四年級，已經十二歲。眼看着又到了蟬聲似火，棗兒透紅的時候，就快放暑假了。這天放了學，慧梅和英達蹦蹦跳跳的往囘家的路上走。後面跟着劉府的女工，替慧梅拿着書包。一路上兩個人說說笑笑來到了胡同口，剛剛互相說過了「明天見」，各自走開。慧梅忽然一把抓住英達的衣服說道：

「你等等，我還忘記告訴你一件事，放了暑假第三天，是我整十歲的生日，媽媽叫我請幾個同學來家裏玩，你也來好不好？」

「這個嘛，你等我想想，囘去和爸媽商量一下。」

他這樣吱吱唔唔的囘答。

「別這樣，你一定要來，我一共請了五個人，眞的，你一定來。」

「好吧，我回家去問一聲。」
「說準了，你一定要來！」
「明天見！」
「明天見！」
英達回到家裏，對父親提到了這件事。父親高興的說道：
「劉公館是咱們的老主顧，每天至少要買二三十套燒餅油鬼，人家請你去，你一定要去的啦！」
母親可沒有父親那份高興，皺着眉嘆着說：
「人家是大公館，我們小人家的孩子，去了那裏受彆扭，我看呀，能不去就不去算了。」
但是母親爭不過父親，最後還是決定叫英達去了。
這一天，母親把英達從頭到脚打扮了一番，英達緊張的看着牆上的掛鐘，剛好到了五點鐘，他就拿起梳子梳了一下新理的頭髮，遲遲疑疑的走出了後屋。經過舖面看見爸爸在揣麵，母親正在幫伙記招呼客人，他低聲對母親說：
「媽，我要去了！」

「吃完飯快點囘來，別貪玩，在人家那裏少躭擱！」

「是啦，我知道了。」

父親望着他的背影，不由得咧嘴笑了。心想自己前生修了甚麽福，得了這麽一個好兒子。

英達一路上七上八下的亂想。當他想到劉慧梅告訴過他，家裏那些好玩的東西，話匣子、收音機、打鳥的獵槍……他不禁感到興奮；但是很快就被一片陰影遮蓋了。因爲他想起，每天接送劉慧梅的老媽子那兩隻刀子似的勢利眼；劉慧梅的哥哥坐在高牆上對着天井小便、傲慢無理的神情；她哥哥常帶着出街的那條兇惡的大狼狗；還有鬼氣森森、像廟似的大門樓。

「噠！噠！」他翹起腳跟，用手搬動朱紅大門上的銅環、輕輕的敲了兩下。他緊張的等着，忽的大門開了一道縫，他看見一張紅光滿面的臉。

「喂，你敲門幹嗎？」

「我找劉慧梅！」

「噢，你是二小姐的同學嗎？好啦，請進！」

他神經緊張的跨進了大門。只聽那個門房說：「你在這兒等會兒。」

說完他就慢騰騰地走進月亮門去了。英達剛想仔細看看院中的景緻，只見劉慧梅像飛似的跑出來了，老遠就喊：

「李英達——！」

但是那隻大狼狗比她跑得更快，一邊汪汪的吠，一邊直撲過來。英達正嚇得魂不附體，只聽到：「大青！」劉慧梅用盡氣力叫了一聲，又罵道：「該死的！」那個畜牲立刻收步，搖起尾巴哼着，看主人的臉色。劉慧梅拉住英達的手。

「別怕，它不咬人。」

大狼狗過來，把英達嗅了一番，才搖着尾巴走開了。英達這才舒出一口氣。

「我最討厭狗，你看我七歲的時候被狗咬的！」

英達提起褲腿，露出小腿上的疤痕。劉慧梅訝異的看了一眼，笑着說道：

「怪不得你這樣怕狗了。」

慧梅拉着英達，急急忙忙來到客廳裏，她一進屋就喊：

「媽！有客人來啦！」

一個中年婦人從裏面房走出來，濃裝艷抹，穿了一身絲綢錦花的旗袍，脖子上、耳朵上，都亮晶晶的閃着光，英達感到有點眼花撩亂。

「他叫李英達，是我們的級長！」慧梅得意的給媽媽介紹。

「喲——！這個小孩相貌長得可不錯。你幾歲啦？」

「十二歲！」

「怪不得長得這麽高大，你爸爸做甚麽事呀？」

「開燒餅舖。」英達說了這句話，感到很費力，腦袋好像被火烤了似的，手心不禁流出汗來。

不等母親再問，只聽慧梅嚷道：

「媽，我們要到園子裏去玩啦！」她說完，拉起英達就往外走。

「可安靜點，別大聲吵鬧。」

媽媽的囑咐，慧梅根本沒聽到。

「這孩子，話不聽完就走！」媽媽皺眉苦笑望着他們的背影。

慧梅拉着英達一氣跑到花園裏。一座假山，山前是一個月牙形的養魚池，池中種着荷花；還有各色的金魚，靜靜的游來游去；在假山和魚池之間，有一座六角涼亭。亭邊有一座石板橋通到走廊前面。圍着假山全是參天的大樹，靠近走廊的池畔有幾株垂楊柳，柔曼的枝條幾乎拂到池水，斜陽透過樹梢，篩下夢似的幽光。

兩個人跑過小橋，在涼亭裏坐下來，慧梅的小胸脯一起一伏的喘着氣，顰眉含笑的說道：

「不是說好了，叫你早一點來，怎麽這麽晚才來？」

英達不答話，從褲袋摸出一件小東西來，提在空中給慧梅看，她一看是個刻着壽字的小葫蘆，繫着一條紫色的小繩。

「我跟母親到白塔寺，買了這個送給你。」

慧梅一把接過去，睜大眼睛，咬着嘴脣仔細的看了看，笑吟吟的說道：

「眞好看，謝謝你！」

說着，就把小葫蘆繫在胸前的衣鈕上。之後兩人就玩起來；在池邊戲金魚，在假山上捉迷藏，在走廊上跳房子，拍皮球；慧梅還領他聽收音機和話匣子。只是沒看見那打鳥的獵槍，因爲獵槍鎖在哥哥的房裏。慧梅也帶他去看那棵大棗樹，是在一個跨院裏，房子卻空着，裏面堆着舊傢俬，落滿了塵埃。棗樹靠着牆根，樹旁放着一架小梯子。英達還爬上樹去，望了望自己那小天井，那低得不成話的小房子，一塊玻璃的小窗戶，靠窗戶的小書桌。他心裏感到說不出來的彆扭，牆這邊和牆那邊一切都不同，這樣不調和！

慧梅約的四個女同學也都來到了。媽媽和兩個姐姐陪她們五個人吃過晚飯和壽麵，

女工正在上水菓；慧梅的哥哥突然從外面囘來了。他一進來，就走到慧梅面前，拿着一盒生日禮物對慧梅說：

「慧梅，你猜這裏裝的是甚麽？」

慧梅接過來，用手摸了一摸，眨了兩下眼睛說道：「是像片簿！」

「小精靈，怎麽一猜就猜着了！」

滿屋子的人全笑了。慧梅提起胸前的小葫蘆，對她哥哥說道：

「你看這個多好看，李英達送我的！」

她用手指着對面，英達正在剝一隻香蕉。她哥哥用眼睛一掃，冷冷的說道：

「嘿！一隻眼老李的兒子，你怎麽也來了！」

他這麽一說，媽媽和兩個姐姐都同時一楞，馬上想起來了，每天早晨上門送燒餅油條的那個老李。屋子裏鴉雀無聲，所有的眼睛都看着英達。只有慧梅皺着眉頭，瞪着她哥哥。英達咬了一口的香蕉馬上放下了，他的臉蹩得通紅，遲疑的下了桌子，三腳兩步走到慧梅媽媽的眼前，彎腰行了一個大禮，說道：「伯母，我要走了！」

他轉過身就出了屋子，一邊走一邊用手抹眼淚。慧梅急忙也跑出去，一直跟到大門外；她爲哥哥的粗魯，說了抱歉的話，可是英達一句也沒答，頭也不囘的走了！

牆內和牆外的交通斷絕了。慧梅三番兩次在牆上呼喚英達，都得不到回應。過了幾天，她就隨家人一齊到北戴河去了。

這個暑假的光陰，對於英達是特別沉悶的。雖然他並不缺乏遊玩的伴侶，他常是和街坊裏的孩子玩到很遲才回家，但是一坐在窗前，望見那堵高牆，心中就脹滿恥辱的怒火，連帶還有些空虛和惆悵。

在颯颯的秋風裏，學校又開學了。

英達心頭的創痕雖然已經平復了，但是仍保持不和慧梅談話。放學的時候，他不是搶先走，就是落後走，避免和慧梅碰上，使慧梅受盡了難堪。

一天放了學，他正揹着書包走出校門。又聽到背後慧梅在叫他，他仍是裝做不理，加快腳步低頭往前走。

「李英達！」

「李英達！」

聲音愈來愈近。當他走進一條小胡同，聽見了劇烈的喘息。

「你忘記了墨盒！」

英達連忙用手摸了一下書包旁的小口袋，果然發現沒有墨盒。他停下來，低着頭，

把墨盒接過來，說了聲：「勞駕！」

他沒有再說話，可也沒有往前走。他聽到慧梅還在呼呼的喘氣，接着是哭聲。他抬頭一看，慧梅正用一隻手揉着眼睛。

男性不分大小，通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怕女人的眼淚。

「對不起，你別哭啦！」

慧梅抽抽噎噎的把哭聲止住了。猛然間問道：

「你幹嘛，這麼多天不理人？」

「我不是說對不起了嗎？」

兩個人互相看了一眼，不覺一扭身體笑了起來。

英達和慧梅雖然和好了。但是兩小無猜的日子逐漸成爲過去了。十二歲的男孩，開始發露了一點野性。好勇逞强，貪求些冒險刺激；跟嬌聲嬌氣的女孩玩不在一起了。同時對於女孩子發生了一種微妙的心理；一方面看不起女孩子，互相嘲笑接近女孩子，可是心裏頭又偷偷的捉摸女孩子，她們究竟是怎麼回事兒呀？心裏頭癢癢的長了一棵不知名的芽兒。

同時慧梅開始受到家人更嚴的管束，爬上牆頭說話，已經變成非法了。

三　春風夜語

從兒童到少年的轉變期，人的情感和心理，就像無定向的風。無來由的衝動，不必要的含羞，急想要做大人，又脫不開孩童的氣味，突然喜歡了某種新東西，又突然對熱愛的東西冷淡。

小學畢了業，英達和慧梅的友情，好像是無疾而終了。隔了幾個月不見面，彼此都長高一大截，見了面就陌生起來。最初見了面，還羞澀的打招呼，半年以後在路上遇見了，彼此就躲躲藏藏，老是避免碰面，其實呢，彼此都在心裏想念着，有時夜裏在床上偷偷的想，想得心紅臉熱；可是說不出來，爲甚麽喪失了接近的勇氣。

春花秋月在顫抖的夢想和無名的嘆息中流逝。轉眼又是兩年，英達已經變成身體細長，英氣蓬勃的少年了。中學的教育，使他的眉宇之間添了幾分淡淡的憂鬱，他開始了解二老的艱辛，國家的苦難，同時心田裏那棵癢癢的芽兒，正在迅速的滋長。對於牆那一邊，褪了色的回憶，不覺又新鮮起來，明亮起來。但是那堵灰色的高牆，長滿了綠

苔，依然那麽冷酷無情，依然隔離着兩個世界，隔離着兩顆無邪的心靈。

這一年冬天，快放寒假了；一天英達下了學，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沒封口，裏面是一張銀光閃閃的彩色畫片。那是一幅雪夜圖，一間被積雪蓋滿的茅屋，窗裏燃着一隻大紅燭，一羣孩子圍着一叢松樹在唱歌。他不知道這是聖誕卡，因爲那個年月在古城，除了很少數的基督徒，大家都不注重聖誕節這回事。

看了畫片他又看角上有兩行娟秀的小字。「英達：分手兩年多了，你近況好嗎，你看我們住得這麽近，卻隔得這麽遠！藉這張聖誕卡，祝你平安快樂！　慧梅。」

他高興得心咚咚直跳，渾身發熱。當夜他就寫了一封回信。於是中斷了兩年多的情誼，就這樣恢復了。那以後的一段日子，是英達和慧梅一生裏最甜美的夢。人生只有一個春天裏的春天，那就是初戀。

他們隔着一道牆，書信往來，傾訴着泉水似的思念和懷想。但是他們見了面，比沒有通信以前，更感到羞怯。有一次兩人騎着自行車，在胡同裏不意相逢，英達慌得幾乎從車上摔下來；慧梅也只喊出了一聲：「李英達！」羞得面如桃花，匆忙的踏車而去。可是，兩個人才交叉而過，不禁都回過頭來張望，都感到有點悵惘和悔恨。「爲甚麽不停下來說幾句話？」他們這種痙攣似的羞澀，並沒有繼續太久。第二年的春天，他們在中

南海公園裏第一次約會之後，愛的火苗就鑽破了羞澀的外殼，熊熊的燃燒起來。

那該多可笑，又多有趣呵！初會那一天，兩人坐在綠蔭深處的長椅上，緊緊的握着手，呆呆的傻笑，兩顆心幾乎要跳出喉嚨來，吞吞吐吐說些不着邊際的話兒。

一個雨後的月夜，槐花在水似的清光裏，吐放着甜味的香氣，湖邊傳來稀落的蛙聲；兩人在五龍亭的幽徑裏拉着手兒傾談，她一腳踏在濕泥上滑了一交，整個的人跌在他的懷裏；他們就互相摟住，諦聽心房的跳動，臉偎着臉互相揉着，直到唇和唇吸在一起。初吻是少女心房的鑰匙，心房的門一經被打開了，你就成了她心裏的主人。

不知在多少個清晨、黃昏和夜晚，他們悄悄的對月亮誓語，哀哀的求微風見證；但願有一天，永在一起，不再分離！

假使沒有那堵高牆的阻隔，也許愛苗不會長得那麼快，根子不會扎得那麼深，他倆對於愛情也不會感到這般神秘和激動、飢渴和貪婪。

高牆雖然高，但是擋不住愛情的翅膀。

學校的功課忙，兩個人又不能公開見面，迫得只能在星期六或星期天，在僻靜的地方做短暫的聚會。分離的日子該多漫長和難熬呵！況且慧梅家中總是在週末和星期天有事情，父親帶全家人去看戲啦，外祖母辦壽啦等等，慧梅雖然盡量推拖不去，可是她不

能次次推拖，明天晚上她的表姐訂婚，她是非去不可的了。已經兩個星期沒有和英達見面了，如果再毀了明晚的約，英達一定要急瘋了。更使她着急的是，昨天她才聽到消息，寫信通知英達已經來不及了，怎麽辦好呢？

這天夜裏已經十一點多鐘。英達正在窗前做功課，父親、母親和兩個夥計，勞累了一天，早都上床睡了。他正被一道數學題難住，咬着鉛筆沉思，忽然感到對面墻頭上射進一道電光來，不住的晃他的眼睛。他抬頭一看，見有個人正在向他招手，他馬上就知道是慧梅了，便慌忙的跑出去，站在牆腳下，用手遮着耳根，聽她低聲的喊話。當他聽到明晚上又不能見面的時候，他失望得抓心撓肝。忽然靈機一動，他用手示意，叫她等在那裏。只見他跑到牆角去，縱身一跳抓住伸出牆外的樹枝，三攀兩扒就上了牆頭。慧梅嚇得呆了，想要攔阻他，已經來不及了。他氣喘吁吁的順着牆頭爬過來。他們在棗樹上，就像兩條毛蟲兒一般纏在一起。

一鉤新月在樹檔窺笑，夜風習習的發出微吟。

從那一夜起，牆不再是他們的障礙。他爬牆的技術愈來愈熟練。慧梅雖然感到很害怕，但是攔不住英達的瘋狂，同時也禁不住自己那蜜糖似的柔情。日久天長膽子就愈來愈大了。起初他們只是在棗樹上，匆忙的摟一會兒，吻一會兒，說幾句鱉在心裏面的話

兒，就慌慌張張的分手，各自回去。現在慧梅發現了一個神不知鬼不覺的小窩。那是靠牆的一個小跨院裏，三間空無人居的古屋。

屋子裏堆滿了破爛的傢具和雜物，西廂裏放着一隻破沙發。現在他們可以關起門，假坐在沙發上，從容的暢談，盡情的吻，姿意的憐。他們心裏明白，這不是長久之計，總有一天會被人發覺；但是那種在恐懼氣氛裏的幽會，那使人幾乎感到窒息的快樂，誘惑力太大了。終於一次又一次的繼續下去。

呵！可憐的一對小鴛鴦！他們所恐懼的事情終於來臨了！這一夜，他們正在那小窩裏纏綣纏綿，突然聽到一陣脚步聲，從前院繞過花園的走廊，朝着跨院走來。脚步越來越近了，慧梅和英達慌做了一團，兩個人趕緊伏在沙發上，大氣也不敢出。手電筒的光圈，先從月亮門照進跨院裏來，跟着走進了一個人。慧梅忍不住抬起身，從窗戶紙的破洞朝前望。低聲告訴英達：

「是我哥哥！」

「他來這裏幹甚麽？」

「不知道。」

只見她哥哥一直朝着東廂房走去，兩個人這才舒出一口氣，以爲可以幸免於被發現

了。想不到那隻狼狗大青，隨着也跑進了跨院，本來是想跟她哥哥去的，可是牠忽然心血來潮，轉到西廂房來。兩個人在屋中不禁暗暗叫苦。原來那大青，最初牠對英達發過幾次威，經慧梅的嚇止和介紹，才和英達馴熟了。最近牠幾次發現他們躲在這間屋子裏，就撲門走進來，躺在沙發旁邊陪他們。今天牠似乎又嗅出慧梅和英達的氣味，所以又跑過來獻殷勤。現在牠豎起來用前爪撲門，門呀的一聲開了，牠搖着尾巴走進來，用舌頭舐舐慧梅的手，又嗅了嗅英達，兩個人被牠嚇得魂飛膽裂。慧梅焦急的揮手趕牠走，牠反倒頑皮的搖頭、擺尾、伸爪跟她打哈哈。在這個時候，忽聽到一聲口哨響，大青才呼的一聲竄出去了。慧梅的哥哥已經從東廂房裏出來，手裏拿着一隻斷線的網球拍子，大青圍着他跳來跳去，眼看着就要跨出月亮門去了，那大青忽的哼了一聲，又轉向西廂房裏來。她哥哥馬上停住腳步，看了看西廂房，以爲大青在屋子裏發現了老鼠或刺蝟，就順腳走過來，用電筒向屋裏照了一照。「咦？」發現了兩個人。仔細一看是慧梅，和一個男孩子緊緊偎在沙發上。

「是誰？快站起來！」他大叫了一聲。

「哥哥！是我，這是李英達，我們在——」她一邊說一邊站了起來，低着頭，又羞又怕，渾身直哆嗦，英達也趕緊站起來。

「好哇，怪不得晚上常常看不到你，原來到這裏來！小妹，你做得好事！」

「哥哥！你不要亂說，我們只是談談，沒有做任何不對的事！」

「你少廢話！」她哥哥這樣喊着，一把將她抓住，用力一甩，甩出了門外，她跌倒在院子裏，不禁哇的一聲哭了起來。然後他就舉起網球拍子，朝着英達的頭狠狠抽去。英達忙用右臂一擋，正抽在臂肘上，不禁哎唷一聲。她哥哥正要舉起拍子再打，慧梅像瘋了似的撲過去，把她哥哥撞開了，同時大聲叫道：

「英達你還不快走！」

英達這才如夢初醒，右手抱着左肘，急忙竄了出去，跑過花園，咬牙忍住痛，攀上樹跳過牆去，他悄悄溜進屋裏躺到床上。肘上流着血，眼中流着淚，他想着自己逃走之後慧梅的下場，不禁心痛如絞，那一夜他差不多沒有睡。

第二天的上午，一隻眼老李被傳進劉公舘去。被慧梅的父親摑了一頓耳光，還大聲咆哮的恫嚇他，要把英達送到官署去治罪，一隻眼老李不禁淚流滿面，跪在地上向劉大人求情。結果講好條件，限他們一個月搬家，並嚴格管束英達，不準再碰他的女兒，也不准給她寫信。一隻眼老李都一五一十的答應了，還給劉大人叩了三個頭，千恩萬謝的走了。因爲只要他的兒子不被追究，此外一切都甘願忍受。

英達的初戀，就是這樣結束了。從那以後他再沒有見過慧梅。雖然在搬家之前收到了她一封信，她還信誓旦旦的表示，是永遠愛他的。可是他沒有勇氣回信，也沒有辦法回信。同時他不願意再給可憐的父親惹麻煩了。但是慧梅的影子卻一直深刻在他的心裏，歷久而彌堅。這並不只因爲慧梅是他初戀的情人，而在他所接近過的女人中，包括他的妻子，慧梅是眞正愛他的人。

就在那一年暑期，英達初中畢了業，正趕上蘆溝橋事變爆發。美麗的古城，淪入日軍之手。中華民族的火苗，開始在這個青年的心裏燃燒了。

秋季開學了，英達以優異成績在原來的學校晉升高中。學校裏一切如常，只是校門樓上看不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了。老師門在課堂上，再不像從前那樣慷慨激昂的談論國事了。一種陰沉沉的悲痛，在每個人的心裏漩流着。

班裏一位叫張宗華的同學，很快的和英達成了好朋友，他倆都是高材生，都愛玩雙槓，還有背地裏常在一起駡小日本。宗華的家裏有短波收音機，常在夜裏偷聽抗戰政府電台的廣播，第二天再把聽到的消息告訴英達。對於他們友情中的這點秘密，不但是他倆的一種快樂，並且還感到有點與衆不同！

在高中三年級的下半年，英達覺得宗華忽然有些變了。以往星期六和星期天，兩個

人多半是在一起的，現在宗華常說有事情，又不肯說出是甚麽事情，顯得很忙，很神秘。同時也不像從前那樣放肆的罵日本人了，就是罵的時候，也是小心謹愼的先看看四周有沒有人，不憚其煩的囑咐英達要小點聲。但是對於祖國後方的消息，卻很認眞的傳達給他，有時不僅是戰事消息，還有一邊抗戰一邊建國等等說法，使英達感到很新鮮。此外還教他唱「滿江紅」，「大陸中華」「旗正飄飄」一類的抗戰歌曲。張宗華成了他的靈魂，在他心裏張宗華突然偉大起來了。

從那以後，張宗華又拿了幾本政治小册子給英達讀，讀完了還和他討論。他對於總理遺敎，總裁訓示，抗戰建國等一套東西，都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當年的秋天，在英達和宗華同時考入北京大學之後；藉一次郊遊旅行，在西山最高峯鬼見愁的崖邊，他眺望着永定河的黃流，迎着撲撲的天風，舉起右手宣了誓，從此他成了國民黨的地下黨員，他也開始忙起來，神秘起來了。

在張宗華的家裏，他第一次參加了小組會。張宗華是他們的小組長。赴會的七個人，都是青年學生，大家表現的靑春活力，愛國熱誠和地下的神秘氣氛，使血氣方剛的他興奮欲狂。

張宗華的家是開當舖的。幾層大院子，都做了存放典押物品的倉房。宗華臥室的四

週全是空無人居的倉房，既僻靜又幽秘，是最理想的聚會地點。

有一次他又去宗華的家裏聚會，距開會的時間還有二十分鐘，他就騎單車來到了後門。按照約好的暗號，他拉了三下門鈴。大門很快的打開了，開門的不是宗華，而是一個亭亭玉立的女孩。英達不禁一楞。

「你是找宗華大哥的吧？請進來。他早晨有事出去了，遲一會兒就囘來。」

「是的。」英達只笨拙的說了這兩個字，就低着頭推車走進去了。把車在房簷底下放好，進了屋子，拘束的坐在八仙桌旁邊的紅漆椅子上。心裏捉摸着方才這個女孩，那一定是宗華的二妹了。「想不到長得這樣美！」心裏正這麽想着，那女孩笑吟吟的走進來，手裏端着一個茶盤。給他斟了一碗茶，恭恭敬敬的送過來。兩個人不禁互相看了一眼。

「您請喝茶！」她把茶碗遞給他，就帶着滿頰紅暈，一掀門簾出去了。

英達望着她的背影，發了半天呆。不禁想起了慧梅，同時不由得把慧梅和她來比。慧梅比較清秀，薄嘴唇、細眉毛、小鼻子、大眼睛，顯得有個性；她呢，像一朵乍開的牡丹，均勻豐滿，嬌艷欲滴；眉毛、鼻子、眼睛、嘴唇、臉龐，每一處都經得起仔細的看，但是卻少了一份靈氣。她有點使人眼花撩亂，易飽易醉，不像慧梅那樣使人心依魂

歸。但是，那枝清芬絕俗的梅花已經永遠離他而去了。這朶嬌艷的牡丹卻正在眼前迎風招展！

那一天的小組會中，英達有點神不守舍。以往他發言最多，意見最精彩；可是今天大腦像被一團亂絲纏着，木然的坐在那裏。當主席宣佈散會時，他像如釋重眞一般，心裏不禁叫了一聲：「慚愧！」

張宗華很快就發現英達和他的二妹晶華之間有些耐人尋味了。起初他只感到英達來自己家特別的勤，開會的時候到得特別早。而晶華素來很少到他房裏來的，自從那一天她和英達見過面，就常常溜到後院來玩。以往他如果要她辦一件事，得低聲下氣好好求她，可是現在每逢集會的時候，她就主動的幫他準備茶水、買辦糖菓。不知她和英達怎麽約定的，兩人總是在集會前半個小時都來到他的書房。而且很快的就有說有笑了。現在更進一步，晶華請英達開始給她補習數學，每星期來三次。講好每次補習一小時的，可是一補就好幾個小時，有時從晚上八點談到夜裏十一點，還賴着不走。他只好故意大聲打哈欠伸懶腰，表示要睡了，英達才不好意思的站起來回家。

宗華對英達和晶華的戀情，當然毫不感到奇怪，並且還暗中感到歡喜。因爲英達是一個優秀的靑年，是他的得力助手，又是最要好的朋友，他們將來能夠結合，是再好沒

有的了。他不但不加阻撓，並且盡力幫助他們，給他們方便。宗華的家庭是相當守舊的，他的父母對於在中學讀書的女兒，一向管束非常嚴厲；可是在宗華的掩護之下，他們很快就能在外面單獨約會了。但是他們的感情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在墮入愛河不久，就鬧了一場小風波。

四月裏，才飄過幾場如絲的細雨，煙綠的草兒給大地換了新妝，妍紅的杏花依着牆頭迎風展笑，正是行人欲斷魂的清明時節。太廟公園鬱鬱蒼蒼的柏樹林裏，數百年來依時飛來的鶴羣，又咯咯嘎嘎的麕集在枝椏間，點綴着古城迷人的春光。

雲淨風清的下午，柏樹林裏的茶座上，坐滿了遊人。英達和晶華看了一會兒鶴，就轉到太廟正殿旁邊的石階上，揀了一處幽靜的地方坐下來。

「你心裏有甚麽事，今天這麽無精打彩的？」晶華靠着朱紅的圓柱子，滴溜溜轉着眼珠問他。

「沒有，沒有甚麽。也許昨晚上睡得太遲了。」

「你別騙我！英達，你心裏一定有事！」她笑吟吟的說，其實她早已經知道他的心事了，故意在逗弄他。英達沒有馬上答話，用眼睛默默的注視她，眉宇間凝聚着一絲苦惱。被他一注視，她感到不好意思了，忙低下頭去弄指甲。

「你是不是明知故問呀？」英達終於說了這麼一句。

她咯咯的笑了。擰了一下鼻子，指着他說道：

「你呀，就是這麼小心眼兒！誰讓你偸着翻人家的書包來？那封信已經寄來十幾天了，我根本不想囘信，你何必往心裏去？」

「那你爲甚麼不趕快把它扔掉？藏在書裏做甚麼？」英達的臉色變得蒼白了。

「我忘了嘛！」

「天天上國文課都會看見，怎麼會一連忘了半個月？」

「算了，算了，別嚷了！今天晚上當你面把它燒掉行不行？」

「燒掉不燒掉都不要緊。晶華，我感到你的感情很不穩定。這使我很痛苦！」他欲哭無淚的這樣說。

「別這樣，英達！下次再有人給我寫信，我馬上原封交給你，根本不看好不好？那些人眞討厭，每天下了學，騎車死跟在後面，不理他，又寄信來麻煩！」

「晶華！只要你自己心裏拿定主意，這些事都不成問題，每一個女孩子都免不了的——」他還沒說完，晶華馬上打斷他的話。

「好啦，別再說這些了。其實我心裏早有歸宿了。難道你還不知道？爲了你，我已

經挨了父親好多罵，今天陪你出來，還是哥哥幫着說的謊呢！英達，你對小事太認眞了，有時叫我感到可怕！」英達聽了這些話，心裏立刻舒服了。覺得剛才說的話有點過份了，反省自己是不是太多疑善妒呢？於是趕緊陪笑，拿起她一隻手溫存的撫摸着，柔聲說的：

「晶華，你說得對，我有時是認眞得可怕；你得原諒我，因爲我太愛你了。」晶華在他手心上揑了一下，撒嬌的說道：

「你這種愛法，叫人受不了。發起瘋來甚麽都不顧。你看那天，院子裏那麽多人，你就在屋裏强着吻人家，把我嚇死了！下回可再不許那樣了！」

她這麽一說，兩個人都笑了。

「對了，我忘記告訴你，你們下星期二的會，提前今晚上開，大哥今早上叫我通知你。」

「幾點鐘？」

「八點半。」

「糟了，我得在今天下午辦好一件事，恐怕不能陪你去看電影了。」他低頭看了一下腕錶。

「甚麼事呀？」她噘起小嘴問。

「這個嘛，你還是不要知道好了！」他�椅了一下眼睛，笑着說。

「你們這羣人眞討厭，鬼鬼祟祟，竟幹見不得人的事情。」

「哎——你怎麼好這樣說呀！」

「我反對你做這個事，早晚要出危險的。聽人說，如果被日本憲兵隊逮去，要灌辣椒水，放狼狗咬，我一想起來就膽戰心驚！」

「噓——說話小點聲。」英達這樣警告她，臉色立刻嚴肅起來。兩手扶住她的肩膀，沉重的說道：

「晶華，難道你願意長久在日本人的奴役下生活嗎？抗日救國是每一個國民的責任。危險是有的，但是，爲國家和同胞的自由而冒險，不是很值得的嗎？」

「可是這麼多中國人，爲甚麼非要你們去冒險呢？你們都還太年輕，我很怕，我反對！」

「晶華，別這麼想不開。事情沒有你想的那麼可怕。」

「還說不可怕！我問你，你一旦被憲兵隊逮去，叫我怎麼辦？我建議你和哥哥都不幹算了。」

「別這麽說，晶華！我們不能逃避責任！」

「好哇，你既然決心爲國家犧牲，又何必愛我呢？這豈不是故意害我嗎？」她說到這裏，睫毛濕潤了，掏出小手絹來擦淚。英達被她問得無話可說。沉吟了半天，才低聲說道：

「也許是我做錯了，當初不該追求你。不過我問你，難道一個決心報國的青年，就應該喪失愛情的權利嗎？這樣的男子漢，就不値得愛了嗎？」

「不，英達！」她抽泣着伏在他肩上，「正因爲你太値得愛了，叫我放心不下！」

他嘆口氣，緊緊的摟住她。兩個人誰也不說話了。

四　獄中磨練

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三年，日軍已陷四面楚歌的窮途，中國抗戰的勝利已經在望了。這個時期，在古城的地下抗日份子特別的活躍。宗華和英達他們這一個單位，也建立了不少汗馬功勞。英達直接參加了兩項重大行動；一項是偸放定時燃燒彈，焚燬了華北敵僞的廣播電台，另一項是刺殺了日軍大本營派到華北視察的兩個高級參謀。在兩次行動之後，他們都遭受了凌厲的大搜捕，所幸都因事前有了準備，及時離開古城躱過了風險。

英達因爲夜裏工作，白天又要應付學校的課程，因此與晶華見面的機會既稀少又不固定。約會常常要臨時取消，並且見了面也不能從容談心，匆匆而來，忙忙而去。他對晶華的生活情況也就不能完全了解。幾次他聽到傳聞，晶華已經另有男朋友，可是當面問她，她又絕口否認，兩人發生過好多次爭吵。英達曾幾次下決心，想結束這段愛情，可是他已經陷得太深，拔不出脚來了。愛情就像賭博一樣，輸的愈多就賭的愈兇，因爲

下的血本太大，總不甘認輸。

有一次他和晶華見面之前，已準備好了分手的話，可是一見了面，望着她如花似玉的小模樣兒，心就軟了。況且他和她的關係，早已不同尋常。英達是一個痴心漢，讓他虧負一個人，尤其是一個女人，而且是夢想過、熱戀過、佔有過的女人，對於他是不堪想像的事情。有時候他就想不透，晶華該多傻，她是女孩子，把一切給了我，她對我的感情，居然毫不在乎！她簡直是輕視我的感情。她所以還沒有主動向我提出離異，只不過是出於憐憫罷了。丈夫絕不受人憐！他每想到這，就覺得不可忍受。可是他又想起她在太廟公園裏說過的話：「你既然決心為國犧牲，為甚麼還要愛我？這豈不是故意害我嗎？」不禁又原諒了她。哪一個女孩子願意愛一個隨時會坐牢和殺頭的男人呢？英達就一直在這個矛盾中掙扎。

這年冬天，局勢更明朗了。明年暑期英達卽將大學畢業。這兩個因素使英達打定了主意。等大學一畢業就結婚。他想晶華的動盪搖擺，在結婚之後就自然會好的。而且對他們的婚事，由於宗華從中疏通，晶華的父母早已經答應了。

十二月初，宗華和英達他們這個工作單位，接到了重慶的電報，調單位的負責人陳革去西安受訓。他們開了幾次會，把陳革走後的工作分交宗華和英達分任代理，並且決

定陳革在十二月底出發。因爲去西安的地下路線，是要乘平漢線的火車到新鄉，轉懷慶，再由懷慶偷渡黃河。沿途要經日本軍憲無數次的盤查。在新年假期中，盤查比較鬆懈，正好利用這個機會過關。

想不到陳革不够沉着，在新鄉旅店裏犯了事，被日本憲兵隊逮捕了。他捱不過拷打，把一切都供認了。他們這個單位全部名單遂落進日本人手裏。一個深夜，他們正在宗華家裏開會，日本憲兵帶着特務和警察突然包圍了宗華的家。開會的五個人被一網打盡。

他們被反綁着手押進囚車時，張府響起了一片哭聲。

爲了防止他們串供，五個人被隔離在五個單人監房裏。當軍警包圍了張府，宗華判斷已無法脫逃時，就趕快把紀錄和文件扔進爐子裏燒了，日本人並沒有獲得直接的證據。當警察進到院子裏，宗華還鎮靜的囑咐大家，要堅持抵抗，絕不招供。所以這一夜在監房，英達貫注精神準備好了一篇謊話，好應付明天的審訊。監房中便桶的臭味，零下的寒氣，都沒有擾亂他的思考。天快亮了，他在床上坐起來，低聲背誦文天祥的正氣歌，當他唸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得丹心照汗青」，不禁流下兩行熱淚。他並不是爲了怕死而哭，而是爲了未能報答父母而哭。他平生第一次想到了死，他才只有二十三

歲！

第二天早晨九點多鐘，獄卒打開了門，喝令他們出去。下面帶着腳鐐，上面帶着手扣，還得用手提着褲子；因爲怕他們自殺，一進監房就把褲帶沒收了。

他們五個人被帶到一個磚地舖的院子裏。憲兵的通譯令他們不准交談。只見院子中央放着一隻長條木案子，乍看不知道是做甚麽用的，說它是床又太小了，說它是剝肉的案子又太低了。可是仔細看，木案子偏高的一頭，對準一口壓力機器井的井口，英達才恍然大悟，這就是用來灌涼水的刑具了，他心裏不禁一哆嗦，但是狠着心自唸一句「不怕！」膽子就壯了起來。頂多不過是一死！

一個帶着中士階級的憲兵，坐在走廊下的桌子裏邊，一個通譯站在一旁。只聽那日本憲兵哇啦哇啦講了一大堆，那個通譯翻成了中國話：

「你們的首領姓陳的，已經被捕了。所有的情況都已經招認了。你們五個人要識時務，等會過堂要從實招來。如果存心抵抗，現在給你們見習見習……。」

通譯的話還沒說完，只見個獄卒押上一個衣衫破爛的中年漢子，頭髮像刺蝟一般，腮下的鬍鬚有三寸長，隔了五六步就聞到一股使人窒息的臭氣。只聽那個通譯說道：

「你們看這傢伙，他是一個共產黨，最初不肯招認，捱不了刑終於招認了。可是這

傢伙狡猾，還隱藏了一段事情不說，今天要他說出來。」

「跪嗄！」那個日本憲兵用半吊子的中國話這樣喊。那個囚犯正在遲疑，押解他的一個便衣狠狠的對他膝彎踹了一脚，他就噗通一聲跪下了。

雖然從黨的文件中，英達知道共產黨與國民黨是勢不兩立的敵人，但畢竟都是中國人，現在看見他這樣被辱，不禁氣憤塡胸，臉色一下子變白了。他用眼睛瞟了一下宗華，只見他面如冷鋼，如果不是帶着手扣，他一定會衝過去拚了！這一刹那，心中漲滿了民族的恥辱和憤恨！

刑訊開始了，先是用牛筋抽脊樑，眼看着把脊背抽得腫起來，好像紫皮蘿蔔，然後又灌涼水。兩個便衣按着他，供他嘴和鼻子對準水龍頭；他緊閉着嘴，閉緊呼吸，可是終於要張口呼吸，一張口水龍嗆進去。那中年漢子幾次暈了過去，又甦醒過來。

受刑者的淒厲哀號，聽了使人眞要發瘋！那個中年漢子折磨得幾乎是問甚麽說甚麽，可是具體的事情他似乎眞不知情，因此雖然大聲叫着：「我招了，我招了！」可是鬆下刑來，仔細一問他，他還是說不出。

給他們五人見習刑訊，確收到了心理效果。其中身體最弱的一個同志，當場暈倒了。

回到監房裏，英達的信念幾乎動搖了。於是他想到自殺，但是手腳都不能動轉。唯一的方法用頭撞牆，可是牆四周釘了一層木板，木板不够硬，如果一下子碰不死，結果會更慘。同時獄卒不斷在監房外面走來走去，身體稍一轉動，腳上的鐵練就嘩喇喇的響，獄卒馬上就提着皮鞭子過來查看。現在他是求死也不可得了。

苦苦思索，他終於想出了一個主意，那就是在訊問的時候，乘其不備，把憲兵或通譯打昏，奪下手槍和他們拚！拚死一個就够本兒，拚死兩個就賺一個！

下午臨到英達受審了。他被帶到另一個跨院裏去。當他走到那個日本憲兵前面，還沒等他們喊跪下，他就帶着腳鐐，用小步急走兩步，舉起兩手捧着的手扣和鐵練就朝那日本憲兵的腦袋砸去。那憲兵忽的躲開了，砸在墨水瓶上，把瓶子砸的粉碎，手指刺破了，兩隻手變成了血掌。押解他的便衣馬上走過來打他，劈劈啪啪的捱了一頓耳光。只聽那個日本憲兵大聲喝住了。英達的勇敢，引起了他武士道的興緻。忙叫那個便衣把他的手扣腳鐐都解開。在場的人連英達自己都感到莫明其妙。只聽那個憲兵說了幾句話，通譯翻成中國話：「好哇，算你小子有種。你既然要打，我現在就陪你幾個囘合。咱們兩個人單對單的較一個勝負！」

英達一聽，心想這就正合我的主意了。他自忖身體够棒，不致於輸給他，先打死他

再說。可憐的英達，他忘記了日本憲兵都經過嚴格的柔道訓練，他哪裏是對手！

手扣脚鐐都解開了，那個通譯扔了一根蔴繩給他，他把褲子紮好，現在他抱着拳，怒髮衝冠的站在那裏。那個憲兵笑嘻嘻的，招手示意叫他動手。他再不猶疑，搶上一步舉起右拳就打。那憲兵不慌不忙，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另一隻手一提他的腰，他的脚就離開了地面，然後狠狠的把他摔在地上。摔得他頭昏眼花，脊樑像折斷了一般。但是他咬着牙，連忙跳起來，結果又照舊被摔了一個跟斗。摔了三個跟斗之後，他就爬不起來了。那個憲兵只好把他提起來，用各種柔道姿式摔他。直到他失去了知覺，伏臥在地上不能動了。那憲兵用穿了大皮靴的脚把他翻過來，然後踩了他的臉一下，又狠狠的對準他的肋骨踢了一脚，只聽咔哧一下子，他在昏迷中哎喲了一聲。憲兵一揮手，兩個便衣把他架到井邊，用冷水澆他的臉，他悠悠的醒過來。他感到左脅劇烈的疼痛，痛得馬上閉上了眼睛。那兩個便衣，架着他來到憲兵的前面，用脚踢他的膝彎，使他跪下；可是那兩個便衣剛一撒手，他馬上又倒下去了。

他用手撫着肋骨，盡力壓制自己不喊出聲來，疼得滿臉是汗珠。那個通譯走過來，摸了摸他的肋骨，跟那個憲兵哇喇了兩句，結果把他抬走了。原來他的肋骨被踢斷了一根，當天被送進日本陸軍的一個秘密的病院。

英達因禍得了福，他入院當天動了手術，把折斷的肋骨接合了，可是因爲當時藥品的缺乏，營養的惡劣，他的傷勢恢復得很慢，接着又患肋膜炎，所以在醫院裏住了四個多月；等他出了院，一切惡風雲都已經過去了。

由於宗華他們四個人，在憲兵隊的長期酷刑拷問之下，已把全部事實都招認了。同時日軍當局似乎預感到距投降之日不遠，已改變了政策，對於地下抗日份子一律從輕發落。以往對於他們的處理不外三途：對於頑强抗拒的份子秘密處死；對於意志薄弱的人利用爲特務，協助破壞地下組織；對於無所謂的人，則送往日本或東北最苦的礦山裏去做奴工。現在卻只把他們關在集中營裏，在營內生活完全自由，還供給書報和運動設備，儼然是優待的樣子。

英達從醫院被押回憲兵隊，他正緊張的考慮應付未來的嚴酷審訊，同時惦念着宗華他們的下落。完全出他意外，到了憲兵隊，一個通譯很友善的告訴他：

「你的案子已經弄清楚了，現在把你送到集中營去，你的朋友們都在那裏。」

他吩咐英達，塡寫一張表格，就陪他一齊上了囚車，送到集中營裏來。宗華他們正在操場玩排球，一看見他來了，一窩蜂似的湧過來，抱着他又叫又跳，他高興得流下眼淚來，可是對整個的事情又感到莫名其妙！經過宗華一番解說，他才如夢方醒。在營

裏，他見到了其他被捕的同志，大家聚在一處談了個痛快。吃過晚飯，宗華把他叫到操場的無人處，又和他單獨談了一番。

「伯父現在常到我家去打聽消息，我只告訴家中轉告他，你一切平安。想不到你回來的這麼快。」

「怎麼，你家裏已經知道你在這裏呢？是不是可以寫信呀？」

「不，我們是以地下路線通消息的！這裏的看守被我們吸收了。他每星期到我家裏去帶一次口信。因爲他出入大門也要受檢查的。家裏的人只知道我已經沒有危險了，可是不知道在這個地方。因爲告訴他們，怕他們貿然在外面張望，弄出意外的麻煩來。」

「我家中的情況怎麼樣了？晶華呢？」

「有幾個憲兵隊的小腿子到你家去敲了幾個錢，現在已經沒有甚麼了。因爲在我家中被捕，我父親差一點被株連，不過化了一筆錢也就沒事了。晶華一切還好，她給你帶過好幾次口信，如果知道你已經平安無事，不定該多高興呢！」

「這四個多月，自己受苦還能夠忍受，一想起兩個老人家和晶華的惦念，就肝腸寸斷！」

「好啦，現在一切都算過去了，回頭我跟那個門房打個招呼，星期天他回城去，給

你家中帶個信。」

英達不禁搖頭嘆息。然後問道：

「怎麽沒見陳革在這裏？他可有消息？」

「他恐怕已死了。在我被審的時候，我堅不肯招認，他們說將帶陳革來對質，可是始終沒見他的面。也許被關在別的集中營。不過我們既是一個案子，應該解到一處辦理的。你知道，他身體很弱，挺不過這種折磨！」

「就是你和我也是挺不過呀！他媽的，不死也要脫層皮！我還算便宜，雖然被他們踢斷一根肋骨，可是沒有受零罪，你們四個人可眞吃苦了。」

「咳，別提啦。憲兵隊所有的刑具我都嚐遍了。糟糕的是他們三位都已經招了，已經知道我是代理書記了，我還死不肯承認。後來在中午吃飯的時間，乘日本憲兵不在，那個通譯還有天良，偸偸的告訴我，他們三個已經招了，我還不信，他拿出口供給我看了，我才洩了氣。於是我也只好招認了。不過，我始終沒有把第二組的名單說出來，這個只有你和我知道。終算保全了一部分同志。」

「說實在的，這也難怪他們三個，這種殘酷的拷打，金剛羅漢也受不了。你能挺一次，兩次，三次，但是你挺不過無數次！現在我才知道，寧死不屈這四個字，可不是隨

便說的。」

「你說得對。最後幾次拷打，我能夠挺過去，主要還是受了你的鼓勵。想到你挺身和他們拚命，我就感到不能不堅持到底。有一次灌涼水，我閉住嘴不讓水流進肚子，結果水從鼻孔流進肺裏去，一嗆從鼻孔湧出血來，肺部像萬針戮刺一般疼，那時候我幾乎要告饒招認了，幸虧不久我暈了過去，否則就糟糕了。古人說：『慷慨犧牲易，從容就義難』，這次我可有了深刻的體驗。」

英達聽了點點頭，半晌默然無語。轉個話題問道：

「你看我們還要在這裏住多久？」

「我看頂多不過兩年。現在盟軍正轟炸日本本土，登陸的時期不出一年了。」

「抗戰一旦勝利，我們幹甚麽呢？」

「嗨，這個事你何必發愁，戰後建國的工作，處處需要人才；我們不管大小，都算是有功抗戰的人，中央一定會有妥善安排的。」

「可是問題在我們自己呀！這些年只學會了放火、散傳單、扔炸彈，這一套在建國時期可一文錢也不值了，我想繼續把學業完成再說。打算轉經濟系，重讀四年大學。一個人學無專長，就不能報効國家。」

「你的話雖然有道理，不過我覺得有點脫褲子放屁，多費一道事！」宗華說了這句俏皮話，兩個人不禁都笑了。「建國工作雖然千頭萬緒，但是黨務工作最重要。我猜想一旦勝利了，黨部將公開活動，我們這些人大部分要留在黨部裏工作的。那時候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哪裏有閒功夫去重唸大學呀！」

「哦！」英達這麽應了一聲。心裏還有一大堆問號，可時一時又理不淸楚。他顯然沒有宗華那樣樂觀。

第二年三月裏，盟軍在冲繩島登陸，六月間佔領全島。戰局直轉急下。八月裏廣島一聲巨響，日本無條件投降了。英達他們從集中營裏放出來。以英雄的姿態囘到家裏，受親友們的慶賀。

這些天一隻眼老李，比當年進北京的李闖王還要高興。眼淚快哭乾的英達母親，淚泉忽然暢旺起來；拉起英達的手，用舌頭吮着，叫一聲：「小英達！」快樂的淚珠就成串的往下流。

當英達被捕失踪的那些日子，隣居街坊沒一個敢上門來，唯恐一沾邊也就惹上禍事；連那些多少年天天來吃早點的熟客，聽說一隻眼老李的兒子被憲兵隊逮捕了，也多不敢來照顧了。可是現在，風水完全變了，街坊隣居，遠親近友爭着請吃酒，幾年不見

面的朋友，也都老遠的趕來道喜。那些眼皮子淺的張大媽、李二嬸，還不惜挖心頭肉花錢送禮。日本人完蛋了，將來中央軍來接收，英達不定當甚麼大官兒，早點走人情，希望給自己的兒子找個差事。

日本人投降已經半月了，中央軍遲遲不來接收，古城的居民盼得眼睛紅。大家成天到晚談論、打聽、傳告、中央軍接收的消息，亂哄哄的不可開交。

英達從集中營回來的當天夜裏就見到了晶華。但是只談了幾句話；這些天黨部忙着開會，家中又有推不開的應酬，始終還不能和晶華寬心舒懷的長談，這一天兩個人才約好了，一清早就騎着自行車並肩出了西直門，打算做一次竟日遊，吐一吐一年零八個月的相思，也好談一談終身大事。

因爲不是假日，頤和園裏看不見幾個遊人。園中只有嘹亮婉轉的鳥唱，花草樹木的清香。雲淨天青，微風輕拂；湖光山色在幽幽的靜謐裏，就像神仙洞府似的。

英達和晶華在石舫餐廳裏吃罷了午飯，划船到了五龍亭，並排躺在茶座的帆布長椅上，一邊品茗一邊低談，對着瀲瀲的湖水，蔚藍的晴空，悠悠如在夢裏一般。

「英達，我忘記了問你，你到醫院去檢查過身體沒有？」晶華轉過頭注視英達的臉，這樣問他。

「還沒有。這些天一直沒功夫。」

「你這個人就是這麽不分輕重緩急，身體是大事呀，怎麽能這樣馬虎！明天上午可一定得去了，我來找你，陪你一起去。」

「不行，明天上午我和宗華要開會。下午吧，我陪宗華一同回你家，咱們一起走。其實我現在不是很好嗎？檢查不檢查，都不要緊。」英達微笑着，拉起她的手。

「你不是說，每逢下雨陰天，肋骨就做痛嗎？怎麽說不要緊呢？你再這麽不愛惜自己，哼！我不理你了！」

「好啦，小姐！明天下午一定去就是了。」

「日本人眞惡，大哥渾身落了幾十處疤，當時難爲你們，怎麽受得住！昨天在西單商場，我看見幾個流氓在圍着打一個日本人，打得滿臉是血。要是平常呀，我一定會感到忍不得，可是知道他們這樣殘酷的對待你和宗華，我就覺得該打！」

「這種報復實在不必要。做惡的是日本一部份軍人，何必對付那些小鬼兒？」

「我看你這是故意說矯情話！我問你，你眞的不恨日本人？」她睜大了眼睛看着他。英達笑着道：

「說眞的，我不恨，現在我已感到他們可憐了。我這個人就這麽怪！誰要是硬壓

我，不管它天大的勢力，我也要跟它拚到底。可是，心腸軟得又像棉花，見不得別人受難為。」

英達的話，使她受了感動。她想起這些年來，種種對不起英達的事，不禁感到羞愧。望着蕩漾的湖水，茫然的說道：

「英達！你這個人太好了！」

「怎麽，你又說起傻話來。」他把她的手握的更緊一些。她閉了一下眼睛，用臉偎着他的手，半天不想說話。兩個人都沉默着。讓兩顆心無聲的交談。四週傳來嗖嗖的松濤。過了好久好久，晶華才放開他的手，柔聲說道：

「爸和媽都在催我，叫你早點擇定一個日子。你和伯父伯母商量過沒有？」

「商量過了，兩個老人家也希望愈快愈好。不過，我想等到中央來正式接收，我的工作有了定規之後再說。爸和媽都再三的說，我們結了婚，希望我們另行組織小家庭，你知道我家中那麽亂，實際上沒法在一起住。這需要一筆錢，爸給我準備了一些，不過不好意思動用。他老人家可為我勞累了一輩子，我希望他晚年享點福。中央有一筆慰勞金給蒙難入獄的同志，我想等領到那筆錢，再——」

「英達！這要等多久！我看最好別再拖了。錢不成問題，家中給我一筆嫁粧足够維

持一年的生活。我今年已經廿四了，難道將來你要娶一個老太婆不成？」

「晶華，別這麽說。我絕不想拖。中央來接收，頂多也不過是兩三個月的事情。你的嫁粧和爸爸的錢，都不是我賺來的；做丈夫的無論如何應該以自己的力量養活他的妻子。我眞捨不得叫這隻美麗的鳳凰受一點委屈！」他笑着，用一個手指托起她的腮。她禁不住也笑了。

「好啦，好啦！一切都依你就是了！」

…………

五　斯人憔悴

人間最大的慘痛，不是來自敵對的迫害，而是夢想的破碎。敵對的迫害，可以激起堅强的反抗，生命可以發出意想不到的力量；但是夢想的破碎，則會造成意志的癱瘓，生命的解體。

中央軍和接收人員陸續的到達了，在敵僞統治下忍辱呻吟了八年的古城，湧起了歡騰鼓舞的浪潮。由後方來到的人，被看成勞苦功高的救星；當中央軍第一批空降部隊，行列整齊的進城時，古城的居民們，萬人空巷的擠在街頭觀看，感動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有人要是得到機會和重慶來的人談過一席話，和親戚朋友就可大講半個月。但是勝利的蜜月很快就結束了。內戰的烽火，接收人員的腐敗，把短暫的歡樂，撕成了片片碎。尤其是英達，這些天憔悴黯淡得像是一個病人。

市黨部從地下鑽出來，公開辦公之後，在重慶派來的大員主持之下，經過了一番改組和整頓。發生了一連串使人目瞪口呆的怪事。地下黨員和幹部突然增多了好幾倍。眞

正爲國家立過功流過血的人，不但沒有按功行賞，並且被擠得東倒西歪。一是因爲受了派系傾軋的影響；二是因爲派來的大員，濫行任用私人。許多中下層的漢奸，昨天還戰戰兢兢，擔心會被捕坐牢，可是忽然找到門路，一夜之間，就變成抗日英雄了。

宗華被派在區黨部裏，做了一名組員；英達本來是被編餘了的，還是經宗華一番奔走，才弄得一名錄事，職責是收發文件。

英達並不是爲職位的低下而傷心。只要國家强大起來，做最卑微的工作也都甘心情願。可是擺在眼前的事實，完全不是那麽回事兒！絕沒想到接收的人員，會這樣作威作福自私無能。那個甚麽主任委員，比皇上還要難侍候。他一個星期只來黨部三次，每次也不過停留一二個小時。可是每次來了都發脾氣。他罵人的口頭語是「莫名其妙」。大家捱罵已成了習慣。由捱罵的多少，定出了三句解嘲的流行話。如果他今天心情好，罵得少，等他走了，大家就說：「今天是微妙！」如果罵得更多一點，就說：「很妙！」在逢人便罵的時候，就說：「妙極了！」

性如烈火的英達，哪能受這個氣。他上班不到半個月，就打算辭職不幹了。宗華聽到了風聲，趕緊來勸他。十一月裏乍寒還暖的天氣，正是羊肉上市的時節；這天晚上宗華把英達約到一家飯館吃涮鍋，順便就談到了這個問題。

「英達，聽說你要辭職可是眞的？」

「正要和你商量這件事，我實在幹不下去。」

「這件事，我希望你愼重考慮。」

「我實在看不下去了。」

「英達，別說這麽激烈的話。國家的事在我們每個人的肩上，不能因對某一部分人失望，就輕易放棄自己的責任。」

「我辭職並非表示我放棄責任。報國有好多條路，何必非要賴在這個泥坑裏打滾不可呢？」

「不過現在辭職不是時候。我很了解你的處境，我比你也好不了多少。正因爲我們處境不好，所以暫時不好辭職，叫人家瞧我們在爭名位。再者說，原來的地下工作同志，隨着原來領導人接任教育部長，正往教育機構裏移轉。最近我得到消息，下個月你我都可能安插到教育局去。那邊熟人多，一切都不會這麽彆扭了。」

「宗華，我看不是熟人多少的問題。有句話我只能對你說；我看整個的領導和制度有問題。俗話說得好：上樑不正下樑歪，我們這些小卒子，在下邊怎麽樣苦幹都沒用的了。」

「英達，你的思想怎麽變得這樣快！我覺得你把事情看得太偏，結論下得太快了。你所接觸的只是片面的現象，不能根據這一點來肯定全面！」

「撕破自己的希望，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所以人們容易受希望的欺騙。宗華，我說一句話，你可別生氣，我懷疑你是不是被自己的希望欺騙了。我們所接觸的，何嘗是片面的現象？你看各方面接收的情形，不都是一團糟？那些大漢奸的洋房汽車以至嬌妻美妾，不是全盤被這些大員接收了嗎？這樣的一羣人，要說他們能領導建國，我就有點『不信羊上樹』！」

聽了英達這番話，宗華沉默了。他感到了深沉的痛苦。英達是他吸收入黨的同志，是他生死患難的朋友，又是未來的親戚；現在居然說出這樣不可理喩的話來。他可能接受了左傾的宣傳！他們雖然面對面的坐談，相距不過幾尺遠，可是宗華感到彼此的思想已經隔着一座山了，並且正在背道而馳。隔了好久，他才低聲說道：

「英達，我們不要再爭論了。現在我只有兩點請求：一個是希望你不要冒然辭職，等下個月教育局方面的事情確定之後再說。其次希望你，對今晚上所說的話，再深思熟慮一下。」

英達見他動了感情，衡天的怨氣立時消了。想到這些年，宗華待自己的種種好處，

不禁後悔剛才的話說得過火了。但是他心裏的判斷，一點也沒動搖；他只是不忍刺傷宗華，他喜歡這個忠厚謙誠的君子。在過去，宗華是他的靈魂和信仰；現在他的思想雖然獨立了，但是在感情上，宗華永遠是他的兄長，是他生活裏不可缺少的温暖和光亮。於是他輕鬆的笑了，舉起了酒杯對宗華說道：

「這些年服從你的命令，我從來不感到委屈。這次雖然有點委屈，我還是服從你。來，宗華，咱們乾一杯！」

宗華也笑了。兩隻酒杯碰在一起，然後各自一飲而盡。

接受了宗華的勸告，英達一心一意想忍過這個時期，誰料到突發的一件事，把他的夢想打得粉碎。

這天上午主任來了，召集全體同志訓話，罵了一大堆莫名其妙。散了會坐上汽車走了，另外一個錄事禁不住擠眉弄眼的對英達說：「今天妙極了！」英達臉上毫無笑容，冷冷的看他一眼，連哼都不哼一聲。心想：「你這個可憐蟲！」

他心裏正在十二分的不痛快，主任的小舅子郭秘書在喊他：

「李英達！你過來一下。」

英達一聲不響走了過去。兩隻眼睛如在冒火。郭秘書吩咐道：

說道：

「明天主任的公舘搬家，請你也過去幫忙照料一下。」

英達用眼睛看着他，依然一聲不響。鼻窪在翕動，呼吸急促起來。終於斬釘截鐵的說道：

「對不起，我不能去。因爲這不是公事！」他說完了掉頭就走。郭秘書氣憤憤的喊道：

「喂，李英達你囘來！」英達停住腳步，轉囘身來。「你這簡直是不識抬舉嘛！」郭秘書用手狠狠拍了一下桌子，「你這種桀傲不馴的態度，必須檢討！」英達聽了冷笑一聲，用手指着他的鼻子說道：

「把同志當苦力使喚是甚麽抬舉？甚麽叫桀傲不馴？要檢討的是你的官僚作風！」

「混帳！你簡直是目無長官，要造反嗎？」郭秘書瞪起眼睛大聲喊叫。

「你才混帳！你再駡人我就揍你！」英達握緊拳頭敲着桌子。辦公室裏的人都緊張起來，宗華連忙跑過去。

「好哇！李英達，你大概是不想幹了！」郭秘書面色發青，嘴唇直在哆嗦，可是口氣軟下來了。

「英達！你這是幹甚麽？」宗華在拉英達的胳臂。英達用力把他甩開，憤憤的對郭

秘書說道：

「我早就不想幹了，明天起我不再上班！」他說完了就大步走出了辦公室。宗華追出門外跟在後面喚他，他都裝聽不見。宗華只好回去了。

英達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着，心緒紊亂和激動，就像煮滾了的水。雖然他早就決定辭職不幹了，可是沒想到今天以這樣的方式離開，不禁感到痛苦和難堪。同時他感覺到，這不單是離開那錄事的職位，而是離開五年多流血犧牲獻身奮鬪的紀錄！過去的一切到此做了悲慘的結束！雖然他感到這並不足惜，但是今後走到哪裏去呢？他將像一隻無舵的小舟在大海上東飄西盪！

他感到愧對宗華！他們的友情被深深的刺了一刀，將長時期的流血，不能封口。同時他躊躇起來，不知怎樣向二老交代。親友鄰居對自己過份的仰望，已經使父親和母親很難堪了。到現在爲止，他們還對別人瞞着，不肯說出兒子在幹一名小錄事。

現在連這個小差使也丟了，唸過大學的兒子要蹲在家裏吃閒飯了，這該使二老多麽傷心！想到這，他感到肚子裏好像有一把刀在翻攪！

一個男子在事業上受了創傷的時候，對於異性的安慰就特別飢渴。想在温柔鄉中消忘苦痛，治療創傷。英達感到從未有像現在這樣需要晶華。他看了一下腕錶，才剛剛十

一點鐘，正在寒假期間，晶華也許在家。他立卽坐上一輛三輪車，急急忙忙趕到張家來。

一路上他草草的打定一個主意。趕緊找一份兒職業，儘快和晶華結婚。國家的事交給像宗華這樣的人去擔當吧，我要好好嘗一嘗人生的味道了。

眞使他失望，晶華剛剛出去了。晶華的母親告訴他：

「都是她那個姓姚的同學不好，像勾死鬼兒似的，成天的來找她，一出去就是一天，有時候玩到半夜才回來。我已經罵晶華好幾次了，這麽大的姑娘，哪有這麽瘋的！」

英達一聽這個話，心裏燒起一片火。晶華那個姓姚的同學叫姚玉露，父親是個漢奸。國軍來接收之後，他以女兒爲進身之階，和一個少將姘居，保障了安全和財產。他的家成了接收官員的俱樂部。姚玉露專門替那些大官拉皮條。一個月以前，晶華告訴他曾去姚玉露家中參加過一次舞會，他就發過脾氣，把姚家的來龍去脈都跟她說了。怎麽，現在她照樣和姚玉露來往呢？並且還常常玩到半夜才回來，這成甚麽話？可是當他一想到，這兩個月來，自己只顧忙工作；尤其是頭一個月，幾乎是不眠不休的工作。他雖然是一名小錄事，實際他做了許多組長的工作和秘書的工作，同時也做了許多工友的工作。例如白天的開會紀錄，他常是在夜間寫鋼板、油印，然後一份一份的釘起來，

第二天一上班，每個人的桌上都擺了一份裝釘整齊的會議紀錄。他曾爲此感到驕傲和高興。可是他這樣熱心工作，結果弄得被迫辭職！這都不說，現在最使他傷心的是只顧工作，冷落了晶華，致使她和姚玉露那種腐爛的女人接近，照晶華過去的表現，這不能怪她，她就是這樣一個近墨者黑，近朱者赤的人！

「伯母！等晶華囘來，請您告訴她，我明天上午再來看她，我現在去了。」

「怎麽，你天天上午出來，不上班了麽？」

「已經辭職了。這份工作收入太少，結了婚養不活家口，我打算另找一個工作。」

「哦！」張老太太驚疑的看着他，面無表情的把他送走了。

第二天上午還不到十點鐘，他就來到了晶華家中。開門的女工把他讓進客廳裏坐下，給他斟了一盃茶；然後告訴他：

「小姐昨夜睡得很遲，現在才起床，請您等一等。」

他飲着茶，不耐煩的等着。足足等了半個小時，才見晶華懶洋洋的走進來了。

「晶華，你昨天到哪裏去了，怎麽一早出去，到半夜才囘來？」

晶華本來臉上還做出幾分笑容，一聽他張口就興師問罪，馬上就把臉拉長了。冷冷的說道：

「怎麽，你忽然對我又關心起來了？往日裏約你見個面，恨不得跪下來求你。你不理我，還不許我自己出去玩？」

「我並沒有說你不該出去玩，可是玩到半夜才——」

「怎麽，玩到半夜又怎麽樣？這是我的自由！我告訴你，從現在起，你少管我的事！」她本來坐在英達對面的沙發上，現在站起來，走到窗前去，把脊樑對着英達。

「晶華！過去兩個月，怪我自己太愚傻，沒有時間多陪你，這個請你原諒。現在我已經辭職了，打算另外找一個工作；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

晶華轉過身來，怒氣冲冲的說道：

「哼！你說的可倒容易！過去的事情你可以忘記，我可忘不了！你根本不把我當回事兒。有時間就拿我尋開心，工作一忙就把我扔開不聞不問！冷一陣，熱一陣，這些年我可受够了！你以爲除了你，我就嫁不了人哪，哼！你走着瞧好了！」

「晶華，你今天怎麽了！我不是一再請你原諒嗎？爲甚麽竟說這樣絕情話！」他站了起來，走到她眼前，用兩手扶住她的肩，懇切的哀求道：「晶華，過去的事都是我不好，從現在起，我要以事實證明給你看。對國家的事我決心告一段落，以後永遠陪伴你。晶華，別用這樣的眼光看我，我受不了！我馬上去找別的工作，找到工作咱們就結

婚，我會補償你過去受的委屈！」

晶華一晃身體，掙脫開他的手。臉上雖然仍是凛如冰霜，可是心裏有一團熱在漾動。看了他一眼，低下頭去說道：

「恐怕已經太遲了！你讓我考慮考慮。」

一聽這個話，英達才發覺事情的嚴重了。他呆如木鷄的站在那裏，好久才吞吞吐吐的說道：

「晶華，你當眞另外有了人？但是，我求你，」說到這兒，他一隻腿跪了下去。用兩隻手抱住她的身體，大顆的淚珠奪眶而出。「我求你，不要扔開我。現在除了你，我甚麼都沒有了！」

晶華從沒有看見他這般軟弱，也從來沒有看見他流過淚，心裏雖然堅如鐵石，不禁也受了感動。連忙摟住他，用臉偎着他的頭，禁不住也流下眼淚來，嗚咽着說道：

「英達，你還記得不？那次到頤和園去玩，我不是催你快點結婚嗎？無奈你自己把機會拖掉了。現在，可能太晚了，不過我仍願意重新考慮，請你給我幾天時間。」

她說完了，就用手撫着他的臉，含着眼淚吻他。

其實晶華已經沒有考慮的時間了。當她把英達敷衍走之後，當天下午一輛嶄新的轎

車又把她接走了。

現在她坐在北京飯店頭等套房的沙發上，對面坐着一個近五十歲的一個將軍。他才從美國受訓回來，穿了一身美式軍服，雖然不漂亮，但是那中將的肩章閃着金光，那沉穩的態度，那不可一世的氣派，使她就像老鼠見了貓一般，任他予取予求了。相形之下，英達渺小得有如一個玻璃球兒。他渾身光光的，甚麽都沒有了。這個將軍則像是一隻鑽石王冠，是難得的珍寳，嫁給他不止是佔有一個男人，而是佔有金錢，身份和名聲！這就是晶華最後的考慮了。

英達萬萬想不到，那是和晶華最後一次見面了。以後他又去找過她好幾次，女工都說不在家。連她母親也不出來接待他了。有時碰到宗華，只見他搖頭歎氣，相對無言。大約一個月以後，他取到了一張喜柬，晶華和那位將軍結婚了。

事業和愛情在這樣短的時間裏一齊喪失了，現在英達眞的是甚麽也沒有了。他的生命空了，他像是一棵水份被抽乾的樹，垂頭喪氣的等待着死亡！雖然他生命的根鬚仍深埋在土壤裏，他仍有人生最後的一個避難所，那就是雙親的慈愛；但雙親爲了他的失敗而遭受的恥辱和痛苦，比他更要嚴重；縱然二老原諒他一切，並且更加呵護他，可是在這種情景之下，只能增添他心理的負擔罷了。他悶在家裏，吃了睡、睡了吃，目光呆

凝，一臉死氣，終日不說一句話。二老一方面爲兒子憂心，一方面仍要提起精神經營那間燒餅舖。當英達每見他父親提着籃子，躬着腰走出去，以沙啞的喉嚨喊：「燒餅哎，油炸鬼！」他就涕淚交流！爸爸喊了三十年，聲音都喊啞了，可是這個二十五歲的兒子，卻還要靠他養活！

那個陰曆年過得份外悽慘。但是一過了年，英達就逐漸從絕望的悲痛中站起來。他開始到各處走動去謀事，結果只因爲大學還差半年沒畢業，少了一紙文憑，所以到處碰壁。最後好歹在一間中學找到了給人代課的位置。白天去上堂教書，精神有了着落，每月有了收入，情緒也定下來，人也就一天一天的恢復了活氣。但是轉眼到了暑假，代課期滿了，他必須另找工作，灰色的愁雲又卷卷而來。

宗華前一個月已轉到教育局工作，幹上了專員，也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官兒了；如果託他找個小差事，或者在中學安插一個教職，是沒有問題的；可是英達性子太剛，說甚麼都不去求他。同時他知道有了機會，宗華一定會來找他的，果然一個星期天的上午，宗華飄然來了。兩個人三個多月沒見面，握住手份外的感到親熱。宗華把他拉到兩單商場一間咖啡廳裏，坐定了，宗華望着他的臉說道：

「你的氣色比上次見面的時候好多了。」

一嗯，是嗎？」他答着話，用手摸摸自己的下顎，臉上掛着苦澀的笑容，眼角現出幾條細細的皺紋來。宗華看了那皺紋，不禁無限感觸，悵然說道：

「光陰過得眞快，那年暑假，我們初見面時，都還是吃飽了不知餓的孩子，一晃我們臉上都出現皺紋了。」

「是呵，人生也不過是這麽幾晃。」他從褲袋裏掏出紙煙來，彈出一隻來讓宗華，宗華搖搖頭，表示仍不吸煙，笑着問道：

「你甚麽時候也開始吸煙了？」

「就是最近幾個月開始的。母親不讓我喝酒，只好拿這個東西解悶！」

宗華舒出了一口氣，想到這半年多英達受的苦痛，心裏感到很歉疚，連忙把帶來的好消息說了出來。

「英達，今天我來有兩件事跟你商量。我先問你，學校教書的情況怎麽樣，下學期是不是可以得到正式聘書？」

「還不知道。」他點着煙，深深的吸了一口，兩股濃煙從鼻孔中徐徐噴出。

「最近教育局要添一個科員，你有沒有意思做？此外，上級最近來了一個訓令，蒙過難的地下工作同志，可以保送進大學讀書，還給公費；你如果想繼續唸書，這倒是一

個機會。」

英達吸了幾口煙，緩緩的說道：

「我還是去讀書吧！淪陷期間那三年半大學，根本沒唸書，我想好好再讀四年。」

宗華點點頭。稍爲猶豫了一下說道：

「不過保送入學有一個條件。入學之後要到學校黨部去報到，得繼續過組織生活。你知道，共產黨在學校裏搞的很兇，我們必須加强大學裏的黨務工作。」

英達聽了，神色立刻嚴肅起來，沉吟了半天才說道：

「宗華，這個條件我不能接受，實際上我已經放棄了黨藉，我永遠不想再恢復了。如果他們還體念我過去的一點功勞，保送我去讀書，我將十分感激；不過請你對他們說，進了學校之後，我是絕不再參加工作，也不會去報到的。如果他們非堅持條件不可，那，我寧可放棄這個機會！」

「英達！你的火氣還是這麽大！」宗華無可如何的看着他，「他們並沒有說，非堅持那個條件不可，不過只是這樣要求罷了。你既然不願意，我想也就算了。」

秋天開學時，英達重又跨進了北大的校門。心中感慨萬千，淪陷期間他初進此門時，還是剛二十歲的少年，如今已經是二十六歲的大漢了。

文學院那棟紅磚大樓，依然古貌森然的矗立無恙。可是那面具有歷史性的民主牆，則另有一番風光。政治鬪爭的火藥味，他立刻就嗅出來了。

六　綠竹紅花

在英達班裏有四十幾位同學，其中有七個女生。女生裏有一個叫鄭竹筠的，最吸引他的注意。並不是因爲她長得最漂亮，是因爲她打扮得最樸素。就像她的名字一樣，她不是有顏色有香味的花朵，而是一株綠意蕭蕭挺拔不俗的竹子。她只有中等身裁，可是因爲瘦削纖細，顯得個子很高。黃白的面孔，微微帶有一點病容，兩條向上斜的眉毛，使人感到幾分男性的英氣。她的眼睛並不大，但是雙眼皮，長睫毛，黑眼球亮如點漆，不由得惹人多看幾眼。她經常梳着兩條長辮子，一身藍布旗袍，臉上從來不擦脂粉，大概連雪花膏也不擦，她似乎不會笑，永遠緊緊的閉着嘴。常是大家講到了有趣的事，哄然大笑的時候，見她冷冷的坐在一旁，都感到有點煞風景。男同學給她起了一個外號叫「小冰塊兒」。

他也許是受了晶華的影響，因爲晶華的心和她的臉一樣，都是濃妝艷抹的。所以對於鄭竹筠的淡樸和素淨才特別欣賞。不過也很失望，因爲小冰塊兒太冷了，在冰封雪掩

的大地上，一切生機都深藏在土裏，發不出芽兒來。

英達復學之後就抱定宗旨專心讀書，不問政治。對於民主牆上那些殺氣騰騰的壁報，從來不看；對於左右兩派的集會，從不參加。甚至連班會和系會也甚少出席。他的行止幾乎是固定了的，在教室裏聽課，在圖書館裏看書，在宿舍裏除了睡覺還是看書。只有吃飯後，獨自一個人到公園散散步，或者到東安市場裏逛逛；星期天照例回家吃晚飯，和二老團聚。

現在他非常喜愛一個人散步，當他逍遙徜徉的信步走時，就陷入如痴如醉的沉思；藉此來咀嚼和消化從書本裏吞食的那些知識和思想。他感到自己的心靈好像長了翅膀，可以飛離現實；從高處下望把現實看得更爲清楚。這時候，他心裏充滿了光亮和喜悅。

他這種恬靜自如的生活過了不到兩年，像一泓潭水似的心裏，又漾起漣漪。

那是入學後第二個初夏，榴花紅似火的五月。突然他感到小冰塊兒似乎解凍了。她的臉上有了笑容。同時他覺出來，她眼睛閃出的兩條光帶，正一圈圈的繞近他。從前見了面打招呼的時候，他想乘機談幾句話，可是總被她臉上的冰冷打退了；可是現在情形倒過來，一見了面打招呼，當他知趣的要走開時，她總是藉故找幾句話說，顯着很不平

常，使他有點受寵若驚。

一個星期六的中午放了學，英達騎着自行車正想到東安市場去買一本參考書，就便去東來順吃牛肉蒸餃，打一個牙祭；因爲學校的伙食太苦了。

在一條胡同裏，他看見了鄭竹筠，她正在前面騎着車慢慢的走。他連忙用力踏蹬，很快的追上前去。

「喂，鄭竹筠！到哪去？」

「嗨，是你！我現在回家。你到哪兒去呀？」

「我打算去東安市場買本書。你家住在哪兒？」

「過了東安市場不遠。」她沒說出準地方。連忙反過來問道：

「你今天怎麼不在學校飯堂吃飯？」

「嘴饞了，想去東來順吃蒸餃。怎麼樣，你如果不忙，一塊兒去好不好？我請客！」

她嫣然笑了。眼珠轉了兩轉，有點害羞的說道：

「媽在家等我回去吃飯，今天不行。你如果有誠意，改天好不好？」

「明天中午怎麼樣？我在東來順樓上等你。」

「好罷。」她遲疑着，若有所思的這麼答應。

正好到了東安市場門前，彼此說了聲再見就分手了。

這一天夜裏英達躺在床上，心裏可不像往日那麼平靜了。翻來覆去想明天的約會，心裏頭一團火熱；同時再三的提醒自己：今年廿七了。

差一刻到十二點，英達就到了東來順。在樓上一個單間裏等她。鄭竹筠沒有一般小姐的習氣，非常的守時間，還不到十二點就翩然而來了。今天她穿了一件魚白色的府綢旗袍，臉上雖然沒搽脂粉，但是頭髮卻梳得油光水滑，兩條辮子梢還紮了兩朶藍綢花，比平常的日子可鮮亮多了。英達心中不禁暗暗歡喜。但是當他們一邊吃一邊談起來，英達就感到有點惶惑起來，他發覺兩個人的談話始終朝着兩個方向，不但不投機，甚至不碰頭。英達要說的是「情」，想多了解一下她個人和家庭；可是竹筠老是扯到學校國家問題上去。而他素來知道，她和自己一樣是不愛談政治的，今天這是怎麼回事呢？

「你知道大家背後怎麼講你？」提到班裏那幾個左傾的同學，她這樣問英達。

「我知道，他們管我叫書呆子。」

「不，還有；說你是時代的逃兵！」

英達一聽這句話，心裏燒起了一股火，禁不住憤憤說道：

「他們所說的時代，是哪一個時代？是抗日的時代？還是今天內戰的時代？如果是說抗日的時代，我已經盡了國民的天職，你看我被日本憲兵隊捉去時，打斷了一根肋骨。」他用手摸着左脅，「如果是說今天這個時代，對不起，我不感興趣！」

她聽說他被打斷了一根肋骨，不禁面露驚訝。一衝動不禁順口說道：

「我想不到，你眞幹過抗日工作，我只知道你是國民黨保送入學的——」說到這，她馬上頓住了，底下還有兩句話沒有說出來。那兩句話是：「他們說你是職業學生！是特務！」

英達大感奇怪，她怎麽會知道我是被保送來的？鄭竹筠該多機靈，馬上補充一句話：

「我是聽歷史系一位同學說的，他和黨部的人很熟。」

英達臉上的緊張這才緩和了。長出了一口氣，茫然的對她說道：

「我雖然是被保送來的，但是情況很不同。其實我已經在北大唸了三年半外文系，那是在淪陷時期，還差半年畢業就被捕了。我本來可以憑那三年半的學歷在勝利後申請入學的，根本用不着保送；可是我自己錯過了時機。黨部保送我的時候，曾要求我恢復黨籍，參加學校的黨務工作，我拒絕了。對政治我已經傷透了心！」

「原來是這樣的！」鄭竹筠無限感慨的說。她睜大了眼睛，在不安的目光裏流露着驚異、同情和喜悅。

英達被迫說出了這段不愉快的往事，心裏很不自在。談話的興緻和靈感都呆了下去。竹筠乘機把話一轉說道：

「你對現實的政治不感興趣，現在我明白了；可是你爲甚麽對班裏和系裏的事情也不參加呀？上個星期天舉行的朗誦詩晚會精彩極了，可惜你沒有去。」

「無論是班會還是系會，不都是一樣？都脫不了政治氣味。你大概太年輕了，看不出幕後的戲法。就拿朗誦詩晚會來說吧，還不是左派仁兄在那裏操縱？」

「我看不一定！」

「中國的好詩很多，要然爲甚麽他們特別朗誦聞一多的作品呢？」

「你不能否認聞一多是一個大詩人呀！」

「不過，他是左傾的詩人。」

「說他是左傾詩人，那倒不錯。有些人欣賞他左傾，另有些人欣賞他的詩。拿我來說，只是欣賞他的詩而已。」

英達暗暗驚奇，這個素來不愛講話的女孩，居然有這麼鋒利的口才。沒等開口，又

聽她說道：

「我和低班的幾個同學，合辦了一份純文藝的壁報，你也參加好不好？她們已推我當主席，我正在發慌，你來幫我一下，眞的，求求你！」她鼓嘴，眨眼睛，嬌聲嬌氣，就像小孩子磨大人要糖吃似的。英達不禁笑起來，故意推拖的說道：

「我對文藝全不在行，你叫我去幫忙，豈不是愈幫愈忙？」

「你說謊！我不喜歡你了！」她肩膀一搖，用眼睛瞪着他，裝作生氣樣子，可是沉了一會兒馬上又笑了。接着又說道：「你不是說讀完三年半的外文系？還有你在世界日報副刊上發表了不少散文，我都讀過。還說不在行！」

英達被她搶白得哈哈大笑。連忙問道：

「你怎麽知道我在世界日報上投稿？」

「嗨！你拿人當傻子是不是？你同住的幾個人老是看見你貼自己發表的作品，人家怎能不知道？」

英達聽了只是笑。他正在尋求多接近竹�的機會，現在機會送到眼前，他樂得接受了。從這起，兩個人就愈談愈高興。

當他們從飯館出來，並肩騎着車，在街上慢慢的溜。

「我送你回家，好不好？」

「不啦。家裏沒準備，亂七八糟的怕你笑話！」

「那麽，我送你到大門口，不進去還不行？」

「不行！那太失禮了！」

「那麽，我就送你到胡同口。」

竹筠笑吟吟的，咬了一下嘴唇。蒼白的臉泛起兩朵紅暈，只好答道：

「好罷！你這個人，眞是的！」

從那以後，英達和竹筠之間開始了兩件事；一是愛情，一是工作。

英達靜默沈潛了兩年，好像是一個空閒了的火爐，現在重新燃燒起來，依然是烈燄熊熊，熱力四射。

鄭竹筠主動接近英達的動機，他日後才明白。當時竹筠不過只想以愛情爲餌，來達成她所負的任務罷了。可是她一經把他的火燄挑起來，她就感到英達的感情是多麽眞摯和熱烈；她縱然步步爲營，竭力防犯，可是馬上就被英達的急風烈火，燒得心慌意亂了。

在東來順吃過飯之後，不到半個月，竹筠鬧了一次感冒，三天沒來上學。英達急得

失了魂。到了第四天，他實在沉不住氣了，向竹筠的幾個要好同學打聽她的住址，很奇怪她們都說不知道。最後他跑到註冊組去才查到了。當天下午正好沒有課，他就騎了車飛似的趕到竹筠家裏來。

那是一個黑漆的小門樓，他拉了一下門鈴，惴惴不安的等人來開門。等了很久才聽見腳步聲慢慢走來。

「誰呀？」是一個中年婦人的聲音。

「是我，鄭竹筠的同學，聽說她病了，來看看她。」

門開了，他看見一個態度和善的婦人。

「你貴姓？」

「我叫李英達。」

「請等一等，我去告訴她。」

又等了好半天，才見那婦人走出來，態度遲疑的請他進來。那是一個狹長的院子，只有東北房各三間。那婦人引他進了北房，請他坐了。才自行介紹：

「我是竹筠的母親。你看屋子這麼狹小，叫李先生受屈了。」

「伯母——您別客氣。」

正說着話，竹筠從裏間走出來。她的臉蒼白得像一張紙，才穿好一件長衫，連頭髮也沒梳。

「竹筠，你好些了嗎？」

「都完全好了。媽要是不攔我，今天就想去上學了。你怎麽找到這裏的？」她驚異的這樣問。

「我，我到註册組查出來的，問你的幾個好朋友，她們都說不知道！」

那母女倆一聽不禁都笑了。

「這是我給你抄好的筆記；這是——」他用眼睛看着桌子上一大包水菓。他手心發熱，頭上冒出汗來。

「謝謝你！」竹筠笑着說。

「這可叫李先生費心啦！」她媽媽加了一句。

竹筠把用活頁紙抄的筆記接過去，翻開一看，九門課程，三天的講義，一課也不少。而且字跡寫得那麽整齊。她算了一算，這三天英達一定要開夜車才能抄完，不禁深受感動。她母親出去燒茶去了。她用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你還說家裏太亂，這院子多乾淨呀！窗明几淨，一塵不染。」他笑嘻嘻的說。

她依然沒說話，只是滿頰紅暈，望着他笑；表情柔和得如搖曳杏枝的春風。現在她已經不是在執行任務是一個被愛情激動了的少女。英達見她半天不說話，耐不住問她：

「怎麽啦？你是不是感到不舒服？」

她搖搖頭，依然在笑。呑呑吐吐的說道：

「英達，你眞好！」

……………

自從英達知道了竹筠的住址，就常常來看她。她母親對這個儀表堂堂，厚厚實實的青年，很快就發生了好感。

英達從竹筠母親口中才了解了她的家世。她父親是一個軍官，七七事變時，倉皇隨軍南下，母親、哥哥和她三個人就淪陷在古城。當時她才十歲。在抗戰期間，她父親轉戰各地，早與家中斷了連繫。她母親是一個小學教師，千辛萬苦把他兄妹撫養成人。她們好容易盼到抗戰勝利，得知她父親不但仍健在並且已升任師長，方期望骨肉團圓，重建生活；哪想到她父親在上海，另娶了一位接收夫人，把她們抛在九霄雲外了。雖然每月寄些錢來維持家用，但是母女三人八年血淚、苦節風霜，到頭來竟被抛棄，她們的痛憤和寃情，比大海還要深。她哥哥一氣跑到冀察邊區去參加了共產黨，剩下竹筠和

她母親就過着淒淒涼涼的日子。現在英達走進她們的家裏來，給她們的生活帶來了熱力和光亮。

一個星期天的下午，細雨霏霏，英達又到竹筠家裏來。母親到親戚家串門去了，竹筠正一個人在外間廳裏看書。聽到門鈴響，忙去開門把英達迎進來。

「你不是說好了今天回家，怎麼又到這裏來了？」一邊往屋子裏走，她連說帶笑的問他。

「在家裏坐不住，心裏像長了蟲子！」他頑皮的對她瞞眼睛。

「你這個人！」她瞟了英達一眼。把房門推開讓他進去,關上了門，接着說道:「又會自來熟，又會得寸進尺的放肆！」她的話雖然鋒利如刀，可是心裏卻甜甜的像蜜棗。

英達不答話只是呵呵的笑。她去厨房燒了一壺水，泡了茶，兩人坐在窗前，望着院中那棵雨淚滴嗒的槐樹，東一句西一句的品茗聊天。竹筠只談他們所辦的那張壁報，儘量不看他的眼睛，她說不出來爲甚麼心裏感到有點沒有主張。可是英達哪裏肯放鬆，靈感一動忽然說道：

「你不是說教我扭秧歌嗎？今天沒人，正好教教我。」當時在大學裏，扭秧歌是左傾學生的標誌，英達雖然對現實不滿意，可是還不甘心扭秧歌。竹筠拉他好幾次，都沒

成功，現在他主動的提出來，叫她無從拒絕，果然她一聽就高興了。馬上放下茶杯站起來，兩腿一擺，甩開胳臂，嘴裏唱着：「嗆嗆、齊嗆齊，嗆嗆、齊嗆齊！」扭了兩圈給他看。接着他就跟着學。不到幾分鐘，他就會扭了。兩個人就退退進進的，繞着圈兒扭起來。不到半小時，都扭了一身汗。竹筠蒼白的臉頰現在泛起桃紅，鮮艷得像朶花，忽然她的眼睛被他的目光呆呆的盯了一下，她的心不禁咚咚亂跳，腳步就慢下來。終於兩個人都停住了，吁吁的喘着氣。

「來，領我看看你的像片！」他突然拉住她的手，走進裏間去。

那是她的臥房，牆上掛着一大堆像片。裏間的窗戶掛着竹簾子，又是雨天，昏暗的光線恰好給她一種安全感。她知道要發生點事情，二十歲的她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她的腿在哆嗦，可是身不由己。

她的腰被摟住，兩片灼熱的唇，揉在她的唇上。她閉上眼睛，昏糊的叫了一聲：「英達！」然後就酥軟的倒在他的懷裏，接受他又緊又長的吻；幾乎使她窒息。當他放開她的時候，她半睜着眼睛喘息，剛剛清醒過來，她的嘴唇又受到壓力，她再進入了那甜得發熱，熱得發狂的夢境裏去。直等到她感到一種恐懼，她才掙扎着，把頭埋在他的胸前，哼着說：

「够了，不要了。」她的聲音是那麼軟弱無力，英達聽出來那不是拒絕，而是順服前的掙扎。不過他是一個心腸軟熱的君子，立刻停止再吻她。

回身他坐到椅子裏，把她抱在膝上，緊緊的摟住她，誰也不說話，只聽見窗外的風聲和雨響。

幸虧不大一會兒，竹筠的母親回來了。就留英達在家吃飯。當他騎着車冒着濛濛雨回學校時，不禁吹着口哨，好像一個凱旋的將軍。他滿以爲從此可以順風滿帆直達彼岸了，其實他想錯了。

當天夜裏，竹筠心裏起了一陣劇烈的爭鬭，她把事情從頭想了一遍。

竹筠原來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最初組織決定她去接近英達，目的是探聽情報。他們了解英達是一個失意的國民黨員，希望由他那裏知道國民黨對付左傾學生的行動。想不到英達久已脫離了組織，對於這些事比他們知道的還要少。後來發現他很有才幹，就想爭取他參加外圍工作，所以竹筠才拉他一起去辦壁報。就在這個期間，英達像疾雷閃電一般闖進了她的心窩。她是團員，組織的紀律不准她自由的愛一個組織外的男人，但是現在她在愛這樣的一個男人了。

這些年來，由於父親的冷酷無情，在她心裏引起的毒焰烈火，使她接受了從仇恨出

發的主義。她憎恨這個時代，憎恨這個社會，認爲摧毀它的鬬爭，比愛一個男人更爲重要。但是她這種一貫的想法，現在被英達撞得七零八落了。組織的陰影，像大章魚似的，舞動着巨腳向她撲來，她感到怖慄的犯罪感。「小資產階級意識，是隨時會復辟的！」她反覆的咀嚼這句話，終於咬定牙根，揮動理智的利劍，把情絲斬斷了。她爲這個偷偷的哭了好幾次。

第二天英達在飯堂吃過了早點，就照例騎上自行車去迎接竹筠。她才一出胡同口，兩人就碰上了。

「早！竹筠！」英達臉上的笑容，在初升的太陽裏歡欣而明亮。但是他馬上發覺不對勁了，她的臉僵冷沉重，就像要下雪的天空。

「早！」停了好久，她才冷冷說出這一個字。兩個人騎車默默前行。

「你怎麽啦？」

「沒怎麽。」

「我就怕看人家的臉色！竹筠，假如我有甚麽不對，請你明白告訴我。」

「我不喜歡你昨天那一套作風！」她大聲說出來。英達一聽，覺得好笑。昨天那一套，豈是我一個人的事？不過一轉念，她年紀比自己小，才剛剛二十歲，大概對愛情還

沒有成熟的了解，嫩蘋菓總是有點酸澀的，所以也沒認眞往心裏去。仍是笑着說道：

「好啦，你不喜歡那套作風，我換一套就是了，何必生氣呢？」，

她斜過眼睛看看他，彎不住也笑了。撒嬌的說：

「你這個人！跟你談正經的，你總是嘻皮笑臉！」說到這兒，她又扳起面孔來，氣哼哼的說：「我告訴你，以後除了星期六晚上，不許你隨便到我家來。」

「若是伯母想念我，叫我去呢？」

「眞沒羞，誰想你呀！」

「如果你不信，咱們今天晚上就當面問問伯母。」他仍是一味頑皮。

「不行，媽叫你去，我可不叫你去！記住點，如果你不聽話，我就不理你了。」

「好、好，我聽話就是了。」

英達被迫換了一套作風。那就是兩個人不再單獨會面。但是日久天長，兩個人如何能守得住！她無論怎樣堅強，畢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一個需要男性慰藉的女人，而且是一個誠實正直，熱情如火、使異性震顫的男人。

轉眼到了暑假。星期六英達在竹筠家吃晚飯，屋子裏又悶又熱；竹筠母親就說道：

「你們倆個幹嘛成天呆在屋子裏，怎麽不到公園裏去散散心？」老太太一心一意把

英達受拘束，她可早就覺得不大好意思了，所以才說了這番話。

「是呵，竹筠！去北海溜溜好嗎？」

竹筠轉了兩下眼珠，抿着嘴笑了，於是兩個人推着車出了大門。跨上了車，悠悠晃晃來到北海，把車存好，進了大門，過了石橋，順着小徑緩緩的走到山頂來。

坐在白塔前面的石階上，西望是萬紫千紅的晚霞，東天正升起又圓又大的月亮；撲撲的清風，吹得兩個人心意好舒暢。東拉西扯談了一陣，兩人就低聲哼起歌來。

「團結就是力量，
力量是鐵，力量是鋼！
比鐵還硬，比鋼還强！
向着法西斯蒂開火，
讓一切不民主的力量死亡！
向着自由，向着太陽！
……」

月亮掛在中天，遊人逐漸散去了，四下傳來唧唧的蟲吟。話談得疲了，歌也唱得倦

了，兩人在銀霧似的月光裏，悄然沉思，像在夢中一般。竹筠幾次想說：「咱們回去吧！」可是她沒有說。忽然一隻大甲蟲飛進她的衣領裏去，她媽呀一聲叫起來。英達忙過去，掀起她的衣領，用兩個指頭把它挾出來扔了。她像一隻受驚的鳥兒，不禁伏在他的肩上，差點兒哭出來。英達輕輕摟住她。一隻手托起她的下顎，照着月光，仔細的看她的臉。她不禁閉上了眼睛，摟住他的頸子，把三個月來壓在心裏的苦悶，都在那一吻裏發洩出來。然後她把自己所有的秘密告訴了他。在談話的結尾，她要求英達「向左轉」，參加革命的行列，否則他們的愛情從現在起就一刀兩斷。英達聽她講完了，沉重的說道：

「我早就料到，會發生類似的問題。可是我像從高山上滾下來，停不住腳。對於當前國家的問題，我雖然對舊社會絕望，可是我還看不見新的光明。我的思想還沒有確定方向，你得給我一段時間。」

…………

從那不久，竹筠請示過組織的意見，把一個左傾的教授介紹給英達。負責指導他的思想。

內戰進入了第三年，戰況日趨劇烈；中共在各大都市策動的學潮，像傳染病一樣的

蔓延着，在這個時候，英達的心裏也正進行着一場戰爭。那個教授善巧的辯才，加上竹筠焦切的期待，終使他通過一條險峻的峽谷，而投入那激喘澎湃的狂流裏去了。

英達的才幹和熱情都是出衆的，況且他已經二十七歲，比一般同學有經驗，所以一參加進去，很快就成爲左派學生運動的領袖。中共那些地下工作份子，向來是潛伏不動的。公開出頭組織羣衆，貼標語、喊口號，和警察軍隊打衝鋒的，都是像英達這種人，淡紅皮的蘿蔔。

當英達第一次參加了反飢餓、反迫害的遊行；第二天宗華就來找他，兩個人爭吵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以後宗華又來勸過他幾次，當然都沒發生效力。因爲他已經陷入太深了。火熱的政治鬬爭，加上竹筠給他的蜜意柔情，使他的生命就像爆燃了的油庫；烈焰四射、濃煙冲天，燒呵，燒，好像一切的痛苦和不幸都在這場大火裏燒得精光；幸福的夢景就將隨明天來到似的。

一九四八年的冬天，內戰的形勢到了決定性的關頭。爲了制壓左派的學生運動，政府在各大都市設立了特別刑事法庭。一個冷風虎虎的夜裏，宗華突然到學校的宿舍裏來訪英達。把他拉到學校附近的一間小酒舖裏，各要了一大盅高粱。兩人無言的舉起酒盅各自喝了一口。宗華夾了一塊五香豆腐乾在嘴裏嚼着，黯然的說道：

「英達，今天晚上我來找你，並不是爲了和你辯論，是來向你說明利害；並不是爲了國家大事，而是爲了彼此的友情。」

英達微微的笑了，柔和的說道：

「老朋友，你有甚麽話儘管說好了。」

「我勸你立刻掙脫左派的控制，離開政治的是非，否則你會有麻煩！」

英達一聽左派的控制這句話，肝火就冒上來，但是他極力壓制自己，因爲他感到宗華處境的可憐，同時他了解這些話對自己是一片好意。耐心的解釋道：

「我已經向你說過很多次了，我沒有受任何人控制！至於政治是非，是任何人也離不開的。麻煩嘛，也是免不了的。」

「英達，我問你，你是不是還想坐牢！」宗華大聲叫着，用力拍着桌子，英達冷冷的笑道：

「我也沒犯法，爲甚麽要坐牢？」

「你受他們利用，還說不犯法？」

「宗華，咱們是從小的朋友，彼此得說老實話。你說我被利用，可有甚麽證據？」

宗華氣得面色發青，呼呼直喘。半天才說道：

「英達，我說過了，我今晚不想和你辯論，你受不受人的利用，你心裏明白！現在我只想告訴你，如果你不懸崖勒馬，吃虧是你自己的事！我是你的朋友，不能不盡朋友的情份。」

「對於你的善意，我一點也不懷疑。我只有心領神會了。你知道我的個性，臨危變節，畏難而退，那就不是李英達了。」

話說到這裏，宗華把筷子一放，酒盅一推，立刻站起來滿面苦惱的對他說道：

「英達，最後我求你一件事，今晚上談的話別再跟第三個人說。」

「這個你就放心好了。宗華，謝謝你。」他把手伸出去，宗華無可奈何的跟他握了手，就頭也不回的去了。他騎着車往家走，迎着透骨的寒風，禁不住流下兩行熱淚來。十幾年的摯友，一起蒙難的同志，現在成了誓不兩立的敵人！自己冒着洩露機密的罪名來營救他，卻不能使他回心轉意！

以後事實證明了，那天夜裏宗華對他說的話，絕不是虛言恫嚇；同時也證明了，英達對友誼的忠實，確沒有把那些話告訴別人。

半個月以後，快過新年了；英達和其他一大批左派學生一同遭受了逮捕。

七　斗轉星迴

英達這一次被捕坐牢，比起日本憲兵隊抓去那次，可要輕鬆多了。他們被覊押的地方，並不是監牢，是一所年久失修的王府。他們在裏面行動完全自由，一日三餐，比起學校的伙食並不差。被捕的同學聚在一起可以隨便談笑，看守的警察，對他們很客氣，家人朋友還可以來探望。他們幾乎沒有坐牢的心情，正好藉此休養。即使在受審之後，判幾年徒刑，也沒有甚麼嚴重；因爲共軍已經席捲東北，華北已經搖搖欲墜了。

果然，英達被捕不到兩個月，還沒輪到受審，古城守軍不戰而降。在共軍入城的前一周，他們就被悄悄的釋放了。

半個世紀以來，古城的居民已經閱盡興亡成敗；張勳復辟的辮子軍，口叫媽拉巴子的奉軍，趕走宣統皇帝的西北軍，他們都曾步伍堂堂的開進北京城，結果又周章狼狽的逃出去。現在他們又以同樣冷漠的心情，站在街上圍觀共軍入城。只有像英達那樣有一

股邪勁兒的青年們，鑼鼓喧天，興奮如狂的點綴着這幕歷史的台景！他們喊口號，喊啞了嗓子；扭秧歌扭得大睡三天；熱鬧了一個星期，這陣狂潮才算平息了。

自從英達出獄之後，他和竹筠的婚事露出了陽光；至少在竹筠母親的心裏，這是註定的一對鴛鴦，不能再有差錯了。這些天每當英達一來，她就藉口躲出去，或到同院隣家去串門，或者上街去買菜，爲的是讓竹筠和英達免得受拘束。

這天下午英達又到竹筠家裏來，老太太囑咐英達在家吃晚飯，拿起筐上街買菜去了。英達和竹筠就拉拉扯扯進了裏屋，親呀吻呀的，膩了一大陣；才定下心來說話。

「怎麽樣？你哥哥有消息沒有？」英達坐在床邊，望着躺在床上的竹筠。

「前天接到他一封信，也沒有地址，只有軍隊的郵箱號碼；信裏只說一切都很好，工作很忙，短期內還不能回家；我猜他可能隨軍在前線。」她說着話，用手撩了一下頭髮，兩隻眼睛水汪汪的看着他。英達點點頭，轉個話題問道：

「你看，從現在起我們該做甚麽呢？繼續把大學唸完，還是做些實際工作？」

「這要看黨的要求。昨天我去見過支部書記，聽說就要開辦革命大學，訓練文工幹部，支援南下的部隊；爭取在最短期間解放全國。你我最好都去參加，一同隨軍南下。」

英達苦笑着，惘然的說道：

「母親給我算命，說我命中註定不能大學畢業。第一次讀了三年半，這一次又讀了三年半，雖說是迷信，你看，該多巧！」

「你呀，小資產階級意識太濃厚；爲甚麼把大學畢業看得那麼重要呀？以後你得在實際鬭爭裏好好的鍛練自己！否則——」

「否則，怎麼樣？」

「否則，黨就不會喜歡你！」

「不喜歡我又怎麼樣？」英達笑嘻嘻的拉緊她的手。

「黨要是不喜歡你，我也就沒辦法喜歡你了！」

「眞的？」

「眞的！」

他伏下身去吻她，她緊緊把他的頭摟在胸脯上。

「英達！」她臉上現出了憂愁。

「幹嘛？」他閉着眼睛，懶懶的這麼問。

「我憂慮，組織不會批准你入黨！」

「是嗎？」英達猛的從她胸脯上抬起頭來。

「我問過曹支書，他的態度很冷淡！只說你的立場還有問題，還要觀察你以後的表現。」

英達臉色露出了緊張，氣憤的說道：

「難道我過去兩年多的表現還不够嗎？我的立場還不够明顯嗎？我眞想不到——」

「英達！」她大聲喝住他，「你不要發牢騷！比你有過更大功勞的人，進不了組織的不知有多少。爲甚麽稍受一點挫折，就這樣抱怨呢？」

英達沉默了一會，低聲說道：

「我並不是爲個人的地位抱怨。我只是爲了我們的事情發愁；我不能參加組織，結婚也就遙遙無期了。」

「別這麽悲觀，將來在革大受訓和參加南下工作，你都有爭取入黨的機會。對於結婚，你又何必看得那麽重要？那不過是無聊的形式罷了。」

四隻眼睛做了無聲的談話。英達壓低了聲音問道：

「伯母甚麽時候囘來？」

「恐怕天黑以前才能囘來。」她的聲音像蚊子叫那樣小，說完了就轉過身去，把臉

朝着牆。

英達看了一下錶，就悄悄的把窗簾放下來，把房門鎖上了。

…………

革命大學三個月的訓練，像一陣風似的過去了。英達的表現留下了優異的紀錄；但是入黨的申請，依然沒有批准。不過黨委在個別談話時，曾給他暗示性的鼓勵，使他有了繼續爭取的信心。

四月裏，春風駘蕩杏花開的時節，英達和竹筠就隨着成千的革大畢業生紛紛參軍南下了。他和竹筠都被分發在第二野戰軍；英達被派在團部政工隊工作，竹筠則被派在師部的文工團服務，兩人雖然不能像從前那樣朝夕相處了，但是在匆忙的軍旅生活中，仍不時有碰面的機會；雖然多是幾分鐘的談話，有時只是在人羣中互相看幾眼，招一招手，也足以慰藉相思；比那些被分在兩地的情侶，算是幸運了。

在英達的回憶裏，在前線上最初的兩個月，那並不是作戰，只是日夜不停的强行軍；從沒整夜睡過覺，也沒從容吃過一頓飯，追南逐北了幾千里路。很少遭遇劇烈的戰鬬可是就見到成千成萬的俘虜，堆塞如山的軍械。看見那些俘虜，他心裏有說不出來的悲哀。這使他想起在日本憲兵隊裏那個被拷打的共產黨員，他心裏漲滿了民族感和同胞

愛；對在革大所學的階級意識和黨派立場，忽然感到陌生起來。

七月裏英達隨軍進了四川。當大規模的戰事結束之後，他被選拔派到川北山區去圍剿游擊隊，他才開始體驗到眞的戰爭。那些由殘敗將兵和老百姓混成的烏合之衆，雖然裝備惡劣，人數不多，可是他們戰意頑强，晝伏夜出，此剿彼竄，像在土地裏生了根。

英達他們三個大學生臨時被派在一個區政府裏，協助區長辦理民運工作。可是都配有步槍，隨時參加作戰。

那個區長叫王子才，是一個不識字的老粗，頑强得像一塊石頭，把他們三個大學生，全不看在眼裏！

「我是這裏的領導，你們少管閑事！」

把英達氣得目瞪口呆。憤然嚷道：

「你拿領導來壓人，我不接受！如果你要堅持胡來，我就去報告師政治部！」

「哈哈，你這個娃兒，沒學會做事，先學會了反抗領導；來呀！把他押下去，禁閉他一天再說！」

兩個民兵進來把他拉走。和英達同來的兩個同學，一看這個情景，也都噤若寒蟬不敢出聲了。

王子才雖然當場處分了英達，可是心裏直嘀咕。想了一夜，第二天又悄悄把英達和那個中醫都放了出來。和英達見了面，就像沒有這麽囘事兒一般。英達把這件事情的經過詳詳細細寫在工作日記上。過了不久，一天夜裏他們獲得了緊急的軍事情報，游擊隊將夜襲他們所駐的鄉鎮。游擊隊有五百多人，而他們只有四十幾個民兵。駐在這裏的一營共軍早晨開進山裏去，到現在渺無消息，說不定被圍了。

這個鄉鎮修建了五座碉堡。東西南北一邊一座，鎮中心區政府一座。當夜英達他們三個人，都被分派在北邊的碉堡裏駐守。午夜時分，游擊隊果然來了，北面碉堡的戰況尤爲激烈。忽然王子才打電話給指揮作戰的民兵小隊長，轉令他們三個人囘到區政府的碉堡來，他派了五個民兵接替他們。

他們三人奔囘區政府來，就問王子才，北邊正在吃緊，爲甚麽把他們撤囘來。王子才笑道：

「你們嬌生慣養到這麽大，犧牲了太可惜！囘頭我對師部沒法交代！」

他們囘到區政府還不到一小時，北邊的碉堡中了迫擊炮彈，防守的十幾各民兵都死在裏頭了。英達不禁暗暗的吐舌頭，心想揀了一條命。天明時分，遊擊隊才退去了，民兵損失過半。

英達把這個戰役的經過，也詳詳細細寫在工作日記上。同時還稱讚了王子才，說他表現了「階級的良心」。他事後想起來，覺得這完全是糊塗話。王子才不過表現了中國傳統農民的愚昧和忠厚，與階級有甚麽相干呢？可是只因他寫了那句話，當一個月後他們調回成都去，被黨委在批閱工作日記時看到，沒幾天他就被批准爲候補黨員了。

他找到竹筠，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她，她不禁抱着他又跳又叫，高興得忘了形。半月以後，他們就在成都舉行了婚禮。

婚禮簡單得好像開玩笑，沒有酒宴，沒有儀式，新娘新郎都穿着軍服，胸前只戴了一朶大紅花。並且只過了三天蜜月，就各自回到部隊去了。現在英達才完全同意竹筠的意見，結婚不過是無聊的形式罷了。

一九四九年底，戰事差不多完全結束了。部隊駐紮在成都，進行改編和整訓。英達才從火熱的鬬爭中冷卻下來，有時間咀嚼和消化這段生活經驗了。

離開美麗的古城半年多，他踏遍了華中、西北、西南大半個祖國的土地；錦繡的山河，古樸的城鄉，在記憶中連成一幅巨大的畫卷；各地的風土，勤良的同胞，使他呼吸到五千年文化的芬芳；做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該是多麽光榮的事情；過去一個世紀，她受盡了壓迫和凌辱，從現在起她將擦乾眼淚，迎接美好的明天！每一想到這兒，他就

感動得要流淚，但是不禁又有點疑惑！腦海裏突然湧上來一團猩紅的感覺，那是血！血！血……

他每一次想到那猩紅的血，他所有的理論和說教就都崩潰了！覺得自己好像一個不可饒恕的罪犯。

英達心裏這個矛盾，一直戰戰兢兢的隱秘着；甚至連對竹筠都沒說過。這天兩個人乘着假日到昭覺寺遊玩，才無意中流露出來。

他們坐在籐椅上，品着扣碗茶，從樓窗下望悠悠的江流，不禁感觸到時光的無情。英達注視着竹筠身上那套綠布軍服，頭上披散的短髮，嘆息着說道：

「到哪一天，你才能脫下軍服，穿上旗袍，百分之百的像一個女人，安安閒閒的過日子啊！」

「怎麽，你忽然說起這個來？」她說着話，不禁打哈欠，伸了一個懶腰，眨着眼睛看他。

「這些年一直在忙，太緊張了，該有個安靜的家庭喘喘氣。」他笑嘻嘻的望着她那慵懶的神情，接着說下去：「人一快到三十歲，就不知不覺有一個奇怪的盼望！」

「盼望甚麽？」她才說完不禁皺了一下眉，用手撫着肚子。

「希望抱個孩子¡」

「你呀，你還說哪！都怪你。」她左手摸着肚子，右手指着他的臉。

英達不禁呵呵笑了。馬上問她：

「你請假甚麽時候可以批准？我眞擔心你懷孕還要照常工作，會不會出毛病？」

「恐怕要下個月。接替我工作的人，下月初才能來到。你不要老是大驚小怪的，我每星期都去看軍醫，會出甚麽毛病！」她斜着眼睛瞪他，可是一抿嘴又笑了。

「小瘦丫頭，你的脾氣越來越大；如果不是因爲你身子不方便，你看，我不打你屁股才怪呢！」

他這一駡，兩人都笑起來。

「別儘瞎扯，我問你，在小組會上有人批評你立場不够堅定，究竟是怎麽囘事？」

她收住了笑容，認眞的問。

「嗨！還不是認錯了事。」英達不耐煩的這麽答。

「英達，對這個事，你不可能馬虎。究竟他們批評你甚麽，你怎麽認的錯，你告訴我好不好？要知道，你仍在候補期間，可不能鬆勁兒，一出錯，不但不能成爲正式黨員，還可能被趕出門外去，那可就糟了。」

英達聽了，停了一會兒，才無精打彩的說道：

「他們批評我有同情地主的傾向！」

「可有甚麼事實根據？」她緊張的坐直了身體，嚴肅的逼視着他。

「他們說我，每次搞完公審大會回來，情緒低落，心思不寧。」

「這可是眞的？」

「眞的！」

「沒想到，你會這樣軟弱！」她低下頭，面如冷霜。

「我不承認自己軟弱！」

「那你爲甚麼在鬬爭會之後情緒低落？」

「因爲我感到有點不妥。」

「鬬爭地主有甚麼不好？」

「有些地主行爲很好，不該把他們那樣處置！」壓在心裏很久的話，現在用暴燥的聲音喊了出來。竹筠瞪起眼睛，倒吸一口涼氣，就像看見一棟高樓迎面塌下來一般。

「英達，你怎麼說這個話？」

「我只覺得有些不妥，我怕看見無辜者流血！」

……

他和竹筠的爭論在沒有結果中結束。從這他感覺到，竹筠並不是屬於他的，而是屬於黨的。他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在這個大地上，他的心只能永遠關閉着，沒有一個人和他息息相通了。

一直到竹筠離開四川起程回北方去，他倆之間的裂痕仍不能完全恢復。在汽車站作別的時候她還垂淚囑咐他：

「英達你要堅强起來，站穩立場！」

那一團猩紅的感覺，把英達的思想喚醒了。他開始有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他很快就發覺到，這是多麽不幸！他心裏嚮往着一個尊重人命，珍惜流血的社會；可是現實的生活，卻追着他爲一個嗜血的目標鬬爭！當一個人的心靈，已經飛離了現實，那麽現實的一切就成爲他苦痛的負擔。現實的活動愈繁忙，他的苦痛就越深鉅！

他在四川捱過了潮濕而又寒冷的冬天。第二年三月，竹筠生了一個男孩。照他倆預先想好了的名字叫小華。小華給英達帶來了歡欣和希望。他企盼早點退役回家去，祖孫三代歡聚一堂，看着滿頭白髮的二老，抱着愛孫在春天的陽光裏嬉戲。那是辛勞一生的二老最大的快樂，也是他這一生對他們唯一的報答了。可是想不到，六月裏朝鮮戰爭爆

發了！到了秋天，英達被編入了志願軍。經過一個多月的思想動員，就星夜開拔了。

當兵車經過古城時，正是舊曆八月十幾一的個夜裏。列車只停了一小時，爲了怕走漏風聲，官兵一律不准下車。他只能從車窗望望正陽門的箭樓；風燭殘年的雙親，生下來尚未見過的小華，還有產後一直病弱的竹筠，都不得見一面。而且這一去，可能永遠見不到面了。他不禁對中天的明月爲他們暗暗祝禱。淚珠在眼睛裏直轉，可是不敢流出來；因爲他是政治指導員，主要職責在鼓動別人歡笑，踴躍赴戰。

部隊到達安東，稍事休息；朝鮮前線的流言傳進了軍中。美國空軍的汽油漿燃燒彈如何厲害啦，蘇聯助戰的空軍如何膽怯啦等等，使一些新兵恐懼起來。雖然部隊的各級政工人員，立刻召集了會議，針對那些流言，在各連隊裏做了戰況報告，可是士兵逃亡的事件仍是層出不窮。英達那個營裏逃掉七名，人數最多；他受了上級嚴重的申斥和檢討。幸好，部隊不到兩天就趕着過了江，一到了朝鮮境內，士兵因爲言語不通，逃亡事件就自然不發生了。

那是一場奇異的戰爭，美軍幾乎始終在被包圍和被追擊中，從鴨綠江邊一直追到元山港。志願軍應該算是打勝了，可是戰場上卻滿佈着自己兄弟的屍體。他們很少見到美國兵的影子，卻晝夜在吃他們的炮火和炸彈！

當英達乍臨炮火連天，血肉橫飛的戰場，他曾感到恐懼和悲憫；可是戰爭有一種奇妙的力量，使人很快變成勇敢和殘忍。

不到兩個月，英達所屬的那一師，死傷已經過半，在他左右的戰友一個接着一個倒了下去。對於那些當場戰死的人，已不會引起他的悲痛；因爲他對死亡和生存已經同樣熟悉了；唯有那些受傷的人，才使他心灰氣短。由於交通線常被空襲截斷，加上救傷組織的缺乏，負傷人數又過多，以致許多傷兵被棄路旁，哀號着慢慢的死去。如果要他在陣亡和負傷之間做一選擇，他寧可選擇陣亡，可是他不幸偏偏受了傷。

是在一個拂曉，他們正在一長滿松林的山谷裏吃早飯；敵人的飛機，突然來襲。當指揮部發出警報，命令部隊散開躲避時已經太遲了。汽油燒彈，把整個的松林炸成了火海，同時戰鬬機羣輪番俯衝掃射衝出火海逃生的人。所幸英達正在松林邊上，他一聽到散開的號音，就伴同幾個人跑出去，打算翻過山崗找個地方隱蔽起來。可是跟着跑來的人太多，形成了被襲目標；一架轟炸機急降下來，扔了一串炸彈，跑在最前的三個人，兩個人被炸死了，他的小腿中了破片，腿肚子被炸得稀爛。

他忍着疼，爬進一個山洞隱蔽起來；運忙把軍服褲褪撕下裏住傷口。等飛機聲音去遠了，才感到傷口的疼痛一陣一陣的加劇起來。他掙扎着用一條腿站起來，扶着崖石走

到洞口，抬頭一看，山那邊仍在濃煙漫空，隱約的傳來集合的號音；他可以想到，指揮部正在召集殘餘的官兵，準備整隊開拔了。將留下一個留守排來尋找和照看傷兵；等山下村莊的朝鮮擔架隊到來，把傷兵送到村莊裏；再等救護車接往後方病院去。現在他必須及時和那個留守排取得連絡，否則他將被棄在這個荒山裏，活活的疼痛飢餓而死。可是一隻腿怎麼走呢？他試着跳了幾步，馬上摔倒在地面，一受震動傷口更加疼起來，他兩手撲在亂石上，仰起頭來看着那冥冥的蒼天，呼呼的喘着氣，頰上臉上流滿了汗水，他平生第一次感到死亡的來臨！不覺着奮起一股衝勁，側過身體，使那隻好腿挨着地，拚命的往山上爬。爬到中途他就暈過去了。他還算幸運，那個留守排的排長，非常認眞的搜查傷兵，終於在山崗上發現了他。

英達在後方的醫院裏住了半個月，傷口還沒有治好，就被送囘安東去了。翌年三月英達出了醫院。左腿肚挖去一大塊爛肉，結了一個大疤；因爲腿筋斷了幾條，所以腿縮短了半吋，他現在變成一個瘸子了。不過瘸的程度很微，如果慢一點走路差不多看不出來。

出院當天，他就去師部留守處報到。結果才知道他已經被調職，命他去北京公安部報到，等候派遣。第二天他就啓程囘北京了。在歸途中他不禁半喜半憂。喜的是能夠活

命歸來和家人團聚；憂的是組織對他的記錄顯然很糟，不曉得今後命運如何。

山海關外仍是遍地積雪，可是，火車一進了山海關，就感到春風貽蕩了。離開兩年，古城的天空，依然是那麼蔚藍無痕，陽光依然是那麼溫和明亮，那些胡同依然是那麼靜謐安祥；可是和兩年前比較，英達的心情該多麼不同呵！當時是志在四方，壯懷激烈；現在就像折了翅膀的鳥，孤零零凄涼涼奔回自家的窩，只想在窩裏躲一躲無情的風雨，調養一下遍體的鱗傷！

英達首先回到父親的燒餅舖裏來。他一進舖子就看見父親，像過去三十年一樣，兩手伏在麵桌上做燒餅，可是他的腰彎了，滿頭銀灰色的亂髮。他叫了一聲：

「爸爸！」

父親轉過身來，用那一隻睫毛已禿，眼角爛紅的眼睛，呆呆的看着。半天才喊出來：

「英達，你回來啦！」他兩隻手合在一起搓了兩下，嘴裏發出嗚嗚的聲音，不知道是哭還是笑。「到後屋坐呀，」他讓着兒子，隨口大聲喊道：「孩子他媽呀，英達回來嘍！」

英達進了屋子，看見母親正驚慌的從床上爬起來。他忙跑過去扶住她。

「兒，兒子！你可囘來了！」她緊緊的摟住英達，抽抽噎噎的哭起來。父親在旁說道：

「你媽就因爲想你，這幾天不舒服。你一囘來，她馬上就會好啦！」

「媽，你哪裏不舒服？」英達放開手，抹着眼淚這麼問。

「沒甚麼大不了的，前天給小華送衣服去，受了點風寒，上午吃了牛黃保金丹，現在已經好多了。」母親一手用袖子擦眼淚，一隻手拉着兒子的手，睜開眼睛仔細的把他看了又看，說道「英達，你怎麼這樣瘦？」說着話，捧起他的手，吻了一下，不禁又哭起來。

「瞧你這麼沒挺勁兒！已經都平安囘來啦，還這麼難受幹嘛！算了，別哭了！」父親咧嘴笑着這麼說。母親連忙忍住了眼淚，掙扎着下了地。父親又接口說道：

「英達，等會兒你去看看小華和他媽。小華那小子長得跟你小時候一模一樣，連吃奶的神情都像！又白又肥，現在都開始冒話兒啦！」

竹筠帶着孩子跟母親還住在老地方。英達在家裏吃了點心，就急急忙忙的趕到鄭家來。竹筠和她母親，自然也有一番歡欣。可是小華見了他躲得遠遠的，他上前一抱就哇哇大哭。不過長得確是眉清目秀，比照片還要好看。

竹筠看了他腿上的傷痕，雖然感到心疼，不過也感到榮耀。及至聽他說被調了職務，就替他躭心起來。

第二天英達去公安部報到，當卽發表被派在部裏做事，官階雖仍然是少校，實際的職務只是一個小科員。不過英達已無心計較這些，只要能在北京住下去，他一切都不在乎。他以爲從此可以過一段平靜的生活了。實際上平靜了只有三個月。

這天上午他照常到公安部去上班，他一進辦公室，科長就喊他去，說帶他出去調查一件事，兩人上了汽車，就一直開到公安部的一所秘密監獄來，他以反革命嫌疑被捕了。

「英達被審訊了兩個多月。從他記事的年齡起，每一件事幾乎都被盤問到了。他們把可疑之點都羅列爲證據，那些證據包括有：解放前夕，華北當局施行大逮捕時，張宗華秘密與他連絡，把左傾學生領袖一網打盡；在鎭壓反革命運動中，沒有向黨忠實彙報國民黨潛伏份子，尤其故意漏報主要反革命份子張宗華；在西川被派往農村實行土地改革時，有同情地主的嫌疑；參加朝鮮戰爭期間，工作不力，情緒消極，縱容士兵逃亡；還有對黨欺騙，沒有忠實反映自己的階級出身，自報父母是無產階級，其實是剝削階級，因爲他父親的燒餅舖雇用過夥計。最使他痛心的，是竹筠居然做了主要的證人，供

給了最多的資料。

英達被開除了黨籍，判了三年勞改，這年夏天他就被押送到北大荒去了。

八　絶境奇遇

在興安嶺一所伐木的勞動營中，英達已經捱過一年了。飢餓、酷寒和疾病，造成勞改犯可怕的死亡率；去年夏天一齊來到營中的三千勞改犯，現在剩下已不足兩千人了。到兩年後刑期滿的時候，自己是否還能活着，他感到毫無把握。依照營裏的規例，只有在服刑期間表現良好的人，才能在刑期滿後獲釋；幾乎半數的人都被延長了刑期；而他過去一年的表現並不算好，因爲一到此地，興安嶺森林裏的大蚊子就帶給他一場瘧疾。直到現在還沒痊愈。他瘦得像包着皮的骷髏，已不能挺直身體走路，彎着腰幌幌蕩蕩，像一條癩狗；頸子伸得長長的，幾乎撐不住腦袋；就是這樣，他仍必須每天幹十二小時的苦工，有時候還要加夜班，他自己忖度，很難熬過這個夏天了。不知多少次，他在心中默默的遙向家人訣別；起初他還有眼淚流出來，現在衰弱得整個神經都痲痺了。晚上像死人一般睡，白天像幽靈一樣掙扎勞動，臉上沒有笑，沒有淚，大腦沒有思想，心中沒有感觸；死神之門就在他身旁開着，他隨時準備走

進去了。對於他，死亡已是痛快的解脫。

奇妙而不可解的遭遇，人們就管它叫命運。英達命不該絕，九月裏的一天，公安部來了一道公文把他釋放了，並且叫他立刻回北京候命。勞動營的幹部，爲了掩遮營內情況，並沒有馬上放他走；把他安置在幹部宿舍裏，讓他吃小灶，恢復體力。養了有三個星期，英達的臉上才有了一點血色，眼球才恢復靈活轉動，然後發給他一套新制服和一筆旅費，打發他走了。

一年多斷絕音信，家人見了他，好像見了鬼魂一般。但是眞正做了鬼的不是他，而是他父親。在他被解往北大荒之後兩個月，父親就一病不起作古了。父親死後燒餅舖關了門，母親搬到竹筠家去住。小華已經滿地亂跑，會說話了。竹筠乍見了他，嚇了一跳，尷尬得不得了，躺在床上哭了好半天。不過英達絕沒有意思向他重提舊事。因爲他早已把事情想得透澈，竹筠擧證他反革命，並不是因爲她特別惡，一切悲劇都是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造成的。

回到家第二天，他趕緊去公安部聽候命令。一個秘書單獨接見了他。對他的態度相當客氣。從那位秘書的談話中，他才了解被釋放的原因。張宗華領導的反共地下組織已被破獲，宗華已在天津被捕了。從審訊紀錄中得知，英達並沒有蓄意掩護反革命的事

曉日文，又被僞華北政權派爲青年代表到日本旅行過一個月，因爲這些特殊的條件，選定他去日本做特工。對於這個任命，英達是沒有選擇的，只有爽快的答應了。當他告辭出來的時候，那位秘書特別鄭重的對他說：

「李同志的母親和家小，由公安部直接照料，你儘管安心前去，放手做事，不必惦念。」英達對這幾句話，立刻就有了深一層的了解。那意思是說：「你的母親和兒子，都在公安部手中，你可不准有背叛的行爲！」

特准他在家裏休養了一個月，然後就被集中到一所秘密的學校接受特殊訓練。三個月後，他們一組五個人被送到香港來。

在他們五個人當中，英達日語最好，年歲最長，資歷最深，被派做了組長。可是實際的權力卻掌握在副組長林棟的手中，他是一個工人家庭出身的黨員。

他們化了兩個月的時間，周密的計劃和準備了那次偷渡的行動。預定搭一艘小型的走私船，繞過台灣和沖繩，在日本九州最南端的鹿兒島登陸。爲了防備在途中被搜截受盤查，特意準備了兩套掩護身份。他們化裝爲日本漁民，各備有可以亂眞的證件；另外他們各帶了一些手錶、自來水筆、絲襪等私貨，預防萬一被日本海關抓住，識破他們不

是漁民時，可以充作走私商人被處罪，不致暴露眞實的身份。唯一的弱點是林棟、宋奎和范鈞志三個人，日本話講的不够好；因此他們決定到盤查時，由英達和方濤兩個人出頭答話，必要時日本話最差的林棟可以裝啞巴。

一切都已準備停當了，在十一月一個沒有月亮的夜裏，他們登上了一艘排水量五噸重的小輪出發了。

船長和三名水手，都是日本人，他們都是走私的老手，航線熟悉，經驗豐富，並且是由日共特別選雇的，可以說是萬無一失了。但是萬萬想不到，那天下午經過琉球附近時，機器發生了故障，馬達的聲音戛然停了。船長和三個水手，立刻到機房裏，做緊急的修理；可是他們忙了一個多小時，弄得一身油汚滿頭大汗，失望的搖搖頭，發現內燃機壞了，根本不能修理了。林棟他們五個人一聽，嚇得面如土色！馬上聚在一起，緊急的商量了一番，決定了一個主意，寧可漂流海上，也不要到琉球去，以免落在美國人的手裏。

船在駛進時，是扒着浪頭走的，雖然一起一伏，上下搖動，但是因爲船有動力，有方向，就可以減少波動和浸水的危險，現在船失去了動力和方向，就任令波濤的蹂躪了。墨藍色的巨浪冒着白色的湍花，像怪獸一般掀天而起，陡然把小船抛在浪谷裏，然

後巨吼一聲，像天崩一般從上面冲下來，小船從浪裏一翻，倉裏就灌進了海水；大家一邊用水桶、面盆緊張的向外排水，一邊大聲叫嚷的議論，船長要立刻棄船，放下小舢舨向琉球逃生；林棟堅持要守住這隻船，等待航過的輪船救援；船長告訴他，他們的船是在國際航線之外的，要打算得到救援，必須乘舢舨划近琉球，到國際航線以內去。結果只有遵照船長的意思棄船了。那隻小舢舨只能容五個人，現在裝了七個人；五個船員之外，林棟帶着方濤搶着坐了上去， 英達，宋奎、和范鈞志三個人只好各套了一個救生圈，用繩子拴在舢舨上，漂在海浪中掙扎。

英達和宋奎的水性好，身體結實，還能够順着浪勢起伏，隨着舢舨前進，可是范鈞志卻慘了，他身體矮小，又不識水性，被浪打了幾次，灌了一肚子水，就像死魚一樣漂着；英達和宋奎一邊扶着他，一邊祖宗三代的咒罵林棟和方濤只顧自己，不顧同志。

他們十個人在怒海惡浪中掙扎了四個小時， 遠遠的望見了琉球。海浪逐漸平息下來，只見港灣裏一艘快艇破浪翻花向他們駛來。

他們被救到快艇上去。原來是琉球水上警察的巡邏艇。把他們帶到岸上，給范鈞志做了緊急救護，然後帶到警署裏接受盤問。

在受盤問之前，他們五個人慌張的商量了一下，決定盡一切可能爭取被送到鹿兒島

去，到了那裏他們頂多被拿當走私犯來處理，況且他們隨身帶有證件，還有平安進入日本的機會。如果落到此地美軍的手中，那就不堪設想了。

照原來的計劃，林棟裝扮啞巴，他們四個人戰戰兢兢應付過了警官的盤問，以爲可以過關了；在這裏被拘留幾天，就可以被遣送到鹿兒島去。不料那問話的警官，既認眞又細心；聽說他們全是鹿兒島的人，就叫一個在鹿兒島長大的警員過來，盤問他們關於鹿兒島的情形。如果先問那幾個日本海員，也就可能應付過去了，偏偏第一個就問到宋奎，結果一問就露出了破綻，再問方濤也是答非所問，於是馬上就把他們十個人拘留起來。同時打電話報告美軍當局。

黃昏時分來了一輛囚車，由武裝警員押着，把他們送到那霸監獄來。

………

英達躺在監房裏，翻來覆去，思前想後，不覺漏盡更殘，監房外面現出朦朧的曉色，四周的鷄叫聲，此起彼應，一陣比一陣急起來。他感到有點冷了，把毛氈往肩上掩了一掩；想到平生和牢獄眞有緣份，坐日本人的牢，坐國民黨的牢，坐共產黨的牢，現在又坐美國人的牢。牢！牢！牢！牢！始終逃不出牢獄的網羅！

幾天來海上的掙扎，加上一夜的焦切，現在他疲乏到了極點，心力鬆弛下來，立刻

合着眼睛睡着了。

上午八點鐘，他被獄卒喚醒了。另一個工友送進來一份日式早餐。一大碟飯，一碟煎魚，一碗醬湯。他餓極了，三扒兩扒，把碟碗扒得精光。肚子裏有了東西，神志一清醒，對於昨天發生的事情，就好像隔世一般。引頸就戮的那種悲壯心情已經淡了許多，現在他開始重新估計自己的命運。首先他想到，他可能被當做俘虜，將來可望交換回國；可是他馬上又想到，情況也許沒有這麼嚴重，昨天我們只不過被揭破是五個來歷不明的中國人；如果大家沉着應付，至多打偸渡走私的官司，坐幾年監就可以被解回香港了。但是，五個人之中，任何一個人出了錯，那可就糟了。他正這麽胡思亂想，忽聽得監房外面一陣馬達響，似乎來了幾輛車。不大一會兒，獄卒開了門，給他加上手扣，把他帶出了監房；林棟他們四人也都被押了出來，到大門口一看，擺着一輛美軍大卡車，一輛吉普。一個美國軍官正對幾個美兵講話。他講完了，一個穿美軍制服的中國人，對他們五個人說道：「現在你們五個人請上卡車，要記住：第一途中不要試行逃跑，第二、彼此不許談話。」

他們五個人被美國兵扶着上了卡車，坐得距離很遠，三個美國大兵，佩着手槍，神情緊張的監視着他們。車開了，速度很快。因爲車上罩着雨布，英達看不見沿途的景

物。走了大概一個多小時，開進了一所美軍的兵營停住了。那個譯員通知他們下車。在下車的時候，林棟跟他一碰肩膀，他感到林棟的手向他褲袋裏塞了一下。

他被帶進一所美軍半圓形鐵皮蓋的活動房屋裏，那屋子從外看起來很矮小，一走進去卻非常寬大。雖然是洋灰抹地，但是桌椅沙發陳設得相當舒適，並且還裝有冷暖氣。一月天正是琉球最冷的季節，室內卻溫暖如春。

一個美兵帶着他進到一間房裏，只見一個軍官和一個譯員從裏面迎出來，剛要開口向他講話，他就搶先說要去厠所。那個軍官一示意，美兵立刻握住他的胳臂帶他走了。他進了厠所，倒鎖了門，趕緊去掏褲袋，發覺袋裏空空如也。他一急連忙將褲袋翻了出來，只見一小塊舊報紙，像一片樹葉一樣翩翩飛落地上。

拾起來一看，上面並沒有墨痕字跡，心中正感納悶，翻過來再仔細看，才發覺紙片上用尖細硬物劃的字紋，他認出來是「只說偸渡赴日」六個小字。與他早晨所打的主意不謀而合，不禁暗暗歡喜。

他從厠所回到那間屋子裏，那軍官首先問他，懂不懂英文，英達故意搖搖頭僞稱不懂。通過譯員告訴他請坐，並且命令看守的美兵，把他的手扣解下。聽那軍官說道：

「中川先生，對不起，這是你的化名，回頭請你告訴我你的中國名字，眞名實

姓。」他客氣的笑了。接着說道：「我是西門斯，這位是彼得王，今天我們隨便談談，並不是審問，談話並不做紀錄。」說到這他撇了一下嘴，抽動一下肩膀。「不過，希望你不要隱瞞事實，免得浪費時間。同時請你安心，你只要遵守這裏的規矩，保證你不會受虐待。」

英達向他怒目而視，一言不發。那軍官無可奈何的看看譯員，低聲說道：「開始吧！」譯員點點頭。於是開始了問話。

「你姓甚麼，叫甚麼名字？」

「我姓王，叫王天民。」

通譯告訴了西門斯。他似乎頗爲感動的點了點頭。英達心中不禁好笑。

「王先生，在沒談到這次偸渡事件之前，你能不能把自己的出身履歷，簡單的述說一遍？」

於是他就編造了一套假的故事，裝做無限感慨的樣子，講給他聽了。他說自己世居天津，是一個資本家的兒子，所以大陸一變色，就跑到香港。關於去日本這件事，他這樣說：

「到香港後因爲做生意失敗了，賠光了所有的錢，最近一個在日本的朋友，在東京

做生意，約我去幫忙，他就給我接洽了偸渡的船隻，想不到途中機器壞了，另外帶了一點私貨，不過想賺幾個錢罷了。」

英達說一段，譯員翻一段，西門斯聽得非常仔細，不明白的地方，不斷重複的問。現在他聽完了整個故事，長出了一口氣，顯得很疲乏的樣子。掏出紙煙來，先讓英達拿了一支，親自替英達點着了；同時又命令一個琉球女工端來三杯咖啡，拿一杯來招待英達。接着他說道：

「謝謝王先生。不過，很抱歉，我還有幾個問題，請你答覆。」英達聽了表示願意答覆，他就問道：

「你說曾在香港做生意，能不能告訴我，做過甚麽生意？」

他一聽，心中不禁着急，在香港只住了三個月，並且住在郊區的一所別墅裏，市區的情況一點不知道，如果瞎說開舖子做生意，一定要露馬脚。腦筋一動隨口答道：

「說起來慚愧，只不過是炒黃金美鈔，做投機生意罷了。」

西門斯一聽不禁笑了。接着他又問：

「你的朋友叫甚麽名字？在東京做甚麽生意？住在甚麽地方？」

這又是一個難題。英達只知道一個地下工作同志的名字和地址，如果說出來，就等

於供認一切了；可是這個問題，又不能不答覆，只好編了一套假話，裝做很自然的答道：

「我那個朋友叫陸文祥，是開飯館的，他約我去做經理，因爲我懂點日文。」他先這麽答了，心中繼續在想，如何答覆地址的問題。只聽他又追問道：

「飯館叫甚麽字號，在甚麽地方？」

他仍沒有想好答案，可是現在非立刻囘答不可，急中生智，順口說道：

「他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叫我一到東京就打電話給他。可是電話號碼寫在記事本上，昨天在海上遇難時遺失了。他的飯館，等我到了那裏才開張，一切還要詳細商量……

……」

就這樣，他又渡過了一個難關。接着西門斯對他的四個伙伴問了一些問題，他都說是爲搭伴偸渡臨時認識的又被他吱唔過去。

時間快到中午了，問話才告結束。西門斯好像非常滿意，跟他握手而別，還說：

「王先生，謝謝你的合作。」

他們分別被問完了話，又被送囘那霸監獄裏來。大概由於他們的態度和順，合作滿意，在監房裏被解除了手扣，還送給他們香煙和糖果，和一些香港出版的中文報刊。

根據問話時的口氣，英達判斷，如果每個人都不出毛病，就很有希望離開這個鬼門關。他感到美國人很天眞，很容易對付。其實美國人並不像他想的那般傻。

過了三天，毫無消息。英達才又感到不安起來。他成天躺在那裏胡思亂想，再不就無聊的呆看天花板。天花板上被漏進的雨水留下一塊一塊的水印。他幾乎對每一塊水印都熟悉了。依照它們的形狀，幻想成各種各樣的東西。有的像雲彩，有的像仙女，有的像軍隊的行列，有的像天安門的城樓……

他感到從未有像現在這樣想家。在四川，在朝鮮戰場，甚至在北大荒，他也曾魂牽夢繞的想家，但是在心裏總有一個最後的盼望，下意識的以爲總有回家的一天；可是現在卻不同了，卽使他能夠重獲自由活下去，似乎也永遠不能和家人見面了。他雖然心裏這樣感觸，但是並沒再有激動的悲傷。

這些天他苦悶不能和林棟他們通消息，不知他們四個人答話的情形，是不是會有矛盾和漏洞。他們五個人，必須個個機智，一個人出漏子，其餘四個人都得跟着倒霉。

第四天上午，英達再被押去問話。這次只解他一個人。在途中他從布篷的縫隙可以看見沿途的風景。舉目都是美軍的活動房屋，偶也穿過幾個小城和鄉村，只見些日式的木屋，琉球人長得又黑又小。

這一次西門斯的臉色很難看，一點笑容也沒有。不過仍保持客氣，揮手請他坐下。等他坐定之後，只聽西門斯說道：

「王先生，我感到非常遺憾；上次你說的全是假話！今天我希望你能說眞話。」

英達一聽雖然心裏有些發慌，但卻力持鎭靜，從容說道：

「你的話使我摸不着頭腦，你爲甚麼認爲我說的是假話呢？」

「據你說你在香港的地址是在四層樓上，我們那裏的工作人員調查過了，那個門牌號碼只是三層樓的建築！」

英達不禁大吃一驚，想不到他記憶力這麼好，連門牌號數也記下來了。糟糕的是自己隨口編造的一個地址，現在自己都記不起是多少號了。英達雖然在感情上很魯莽，但是卻有臨危不亂的機智；他連忙說道：

「你們恐怕把號數記錯了，明明是四層大樓，怎麼會變成三層了呢？」

被他這麼一反問，西門斯馬上把桌上的電報紙拿起來看了一下，他說道：

「號碼並不錯，一百九十七號。」

「那也許你記錯了，我的住址是一百七十九號。」英達所說的地址，是九龍一條熱鬧的大街，三層樓的建築沒有幾間，眞倒霉，怎麼這樣巧就碰上了。現在他總算又繞個

圈子把這個問題應付過去了。只見西門斯的眼珠轉了轉，冷冷的說道

「我沒有記錯，是你說謊！」

「你憑甚麽——」英達的話還沒說完，他氣哼哼的拉開抽屜，拿出來一卷錄音帶來，叫那譯員放在錄音機上，放出聲音一對照，果然說的是一百九十七號，這回英達可無話可說了。不過他覺得有氣，就憤言向西門斯抗議道：

「你不是說，談話不做紀錄嗎？你這美國人！說話不守信用！」

譯員把英達的話，翻譯給西門斯聽了，只見他哈哈大笑起來，然後說道：

「對於你這樣經過特別訓練的人，不能完全誠實！」說完這句話，他沉下了臉，怒目而視。英達一想這樣跟他僵持下去，自己只有吃虧，轉個彎說道：

「你不能根據住址不對這一點小問題，就推論我所說的都是假話。我老實告訴你，我在香港的住址，不想告訴你們，因爲我怕家庭受到干擾！」

西門斯聽了冷笑道：

「王先生，你不要再聲東擊西。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那五個日本船員，已經由在日本的工作人員調查明白，他們根本不是鹿兒島的漁民，三個人是職業走私者，現在被日共雇用，專門負責走私貨物，運載特工偷渡；昨天他們已經全部招認了，說你們五個人

是中共派來的：你還想抵賴嗎？請你注意聽着；你們如果把實際情況說出來，對於情報有貢獻，我可以負責把你們釋放，如果不然，送你們去受軍法審判，當間諜處罪！」

英達一聽就知道他話中有詐。因爲他確切知道，那幾個日本船員，雖然是日共同志接洽的，不過他們決不知道那位日共同志的眞實身份。同時他們五個人在船上，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始終沒有把眞實身份洩漏出來，於是他從容說道：

「西門斯先生，我發覺你在說謊了。那五個船員是否與日共有關係，我完全不清楚，是我的朋友替我接洽的。你說我們五個人都是中共派來的，恐怕是你的猜想，我們都是難民，已到香港多年，對大陸情況已完全不清楚了。你想在我們身上獲得情報，中國聖人說過一句話，那就是『緣木求魚』了。」

西門斯聽了，仍是大不以爲然的神氣。馬上又說道：

「你們五個人說的話，個個有矛盾，顯然有隱藏的秘密！」

「我們都是老百姓，頭一次進美國的軍事衙門，當然都有些害怕，所以語無倫次，這一點也不奇怪！」

西門斯這才點了點頭，忽然笑了，指着他說道：

「你可一點也沒慌張，你是一個非常的人！」

英達興至神來，順口說道：

「我當然不同，大陸變色以前，家中富有，唸過大學，在書本上對你們美國有些了解。你們是尊重人權的國家，對於任何一個人，是不能無理迫害的！」末一句話，英達特別用力大聲說。

西門斯一邊聽譯員翻話一邊不住的點頭。馬上過來和英達握手，興奮的說道：

「王先生，謝謝你，你說得對，我們是尊重人權的國家。你有很高的思想。」

這天的問話，就到這裏結束了。西門斯雖然仍是滿腹狐疑，可是一時又找不出新證據來。只好繼續蒐集資料，再進一步調查。

一晃他們已被拘留兩個多月了。在這個期間，他們輪流被押去問話，可是西門斯發現，他們的答話，愈來矛盾愈少了。這因爲他們五個人在監房裏已有了秘密通信。他們利用上厠所的時候，把紙條塞在板壁的縫裏，仿林棟的方法，用圖釘或鐵絲、火柴桿在紙上寫無色的字，一個人當天被問甚麽話，怎樣做答，第二天其他四個人就都可以知道了。

快到第三個月，西門斯不得不承認失敗。開始想法結束這樁有頭無尾的間諜案子。可是想結束也不容易。因爲他們五個人是偸渡去日本的，只因船發生故障，漂到琉球，

當然不便交琉球政府處理；如果移送到日本去，手續太麻煩，況且他們還根本沒在日本登陸；如果移送香港政府罷，要通過外交程序，更是麻煩；所以研究來研究去，想不出一個簡便妥當的辦法。

最後他們忽然想通了，決定把他們送到台灣去。他們既然都自稱是政治難民，去台灣是非常合適的；其次把他們拘留了三個月，如果回香港張揚起來，豈不糟糕？台灣四面是海，出入境管制非常嚴格，一切都不必顧慮，西門斯覺得這個決定眞是妙不可言！

三個月的獄中生活，雖然對於英達的精神是殘酷的煎熬，但是對於身體則是數年來所未有的休息，不知不覺胖了許多、他每天早晨到盥洗室去的時候，對着鏡子看看自己陰白得像浮腫了似的臉龐，不禁黯然神傷。大好的世界，大好的時光，都非他有；窮天絕地，羈留在這個荒島上，不知甚麼時候才能重見天日！

這天上午美國兵又開車來接他，但這次不是卡車和吉普，而是兩輛旅行轎車，例外的載他們五個人一齊去，並且一概未加手扣。來接他們的人不再是武裝的兵，而是一個軍官一個譯員，態度和氣極了，像迎賓客一般。他們分坐在兩輛車上，似乎也並不禁止他們彼此交談了。

他們突然受此優待，大爲驚疑不安，往好處想，可能是被釋放了，往壞處想，可能

是處死前的最後優待。

兩輛轎車開到一間理髮店的門前停下，那個譯員告訴他們，請大家去理個髮。弄得五個人更是莫名其妙。只好猶猶豫豫的進了理髮店。

從理髮店出來，他們被載往一所獨立的美軍活動房屋。當他們從車裏出來，才看清這所房屋，坐落在半山上，四周圍着鐵絲網，出入只有一個小門，門前站着一個荷槍的琉球人警衞。

進了活動房屋，那年青的軍官把他們召集在一間客廳裏，笑着對他們說：

「我叫傑克·巴納特，以後大家可以叫我傑克。這是給各位準備的新居。關於各位的前途，等下午由一位斯密司先生來向大家說明；現在請大家洗個澡，換好衣服，休息休息。這裏給大家各準備了一間房，每間房裏都放着被服和日用品。浴室裏冷熱水都已修好，冰箱裏有吃的東西，厨房裏有電器爐子，諸位可以隨時做東西吃。各種用品由我負責隨時供應。」

他說完了就向大家告別，帶着譯員開車走了。看着他們一出了柵欄門，五個人不禁驚奇的抱在一起叫了起來。但是英達突然制止大家吵叫說話，擺手把他們引到屋後的草地上來，然後才低聲說道：

「屋子裏可能裝有錄音機，我們不能隨便說話？要談有關係的話，最好到院子裏來，或者用紙寫，隨時燒掉。他們這種特別優待，可能是套取口供的陰謀。」

經他這麽一說，大家才猛然提高了警惕。低聲商量了一番，才各自回到房裏去。各自的房間裏，都打掃得乾乾淨淨。床上舖好白被單，新洗的白枕套，兩條半新的毛毯；有桌燈、電風扇，衣櫥裏掛着兩套美軍便服，背心底褲、毛巾、牙刷、甚至厠紙都一應俱全。英達活了這麽大，從沒有過這等享受。不管三七廿一，他拿了洗澡毛巾，先去洗了一個熱水澡，換了衣服；然後到了客廳裏，打開冰箱一看，裏面塞滿了飲料和食物。他打開了一紙筒鮮奶，一仰頸子咕嘟嘟喝了半筒，然後翻出切開的麵包，大片的火腿，餓虎一般吃了起來。跟着其餘四個人也都來了，他們飽餐了一頓。打開收音機，收聽日本和台灣電台的廣播節目，五個人雖然心裏壓着一個大疑團，可是也不禁悠哉優哉的有點高興。

下午兩點鐘，門外一陣汽車馬達聲，走進來四個人，一個是西門斯，一個是方才那個青年軍官傑克，一個是譯員彼得王，另外一個六尺高的壯漢，大概就是斯密司了。

四個人一進屋，斯密司就過來和他們一一握手。他一邊用右手握手，一邊左手大拍膊頭，矮子范鈞志，被他拍得東倒西歪。

西門斯也笑眯眯的過來和他們握手。之後大家環坐着竹子做的沙發上。斯密司講了一番話：

「各位先生，非常抱歉，使大家在這裏躭擱這麽久。大家知道，這裏是美國的軍事基地，對於任何未經許可登陸的外人，必須做徹底的調查，這是必要的手續，希望各位諒解。

「過去三個月，各位對我們的調查工作，非常合作，本人特表示感謝。現在一切都已調查清楚，諸位並沒有對這個基地有任何不軌的企圖，現在我們決定設法，送各位離開此地。」他說到這，沉了一會兒，望着他們五個人臉上驚奇的表情，接着說道：「各位是從香港來的，本該把各位送回香港去，不過各位是未經許可離境的，回去就非得要香港政府批准不可，這要經過很麻煩的外交手續，我們要報告此地最高當局，此地最高當局要報告在東京的美軍總部，美軍總部要報告國務院，國務院要通知駐香港的美國總領事館，由領事館再向香港政府交涉。這是不堪設想的。諸位要想回到香港去，恐怕只少要等半年，是否成功還不知道！」他說到這，英達他們五個人臉上的笑容頓然消失了。林棟聽他接着說道：「現在我們決定把你們送到台灣去！」五個人不禁都睜大了眼睛，林棟尤其緊張。西門斯聽斯密司說到這，臉上本來是一團得意的笑容，現在看他這般驚慌，

不禁也嚴肅起來。斯密斯接着說下去：「各位在談話中都表示是政治難民，你們當然希望到台灣去了。而且如果你們從香港到台灣去，可能性是很少的，你們知道台灣入境是很嚴格的。好了，現在我負責向當局交涉，把你們送到台灣去，各位住在這裏，等候交涉；交涉一成功就用飛機把各位送走。本來應該讓諸位行動完全自由，但是這裏是軍事基地，限於規定辦不到；因此隔一日准許大家外出一次，由傑克巴納特少尉陪伴大家一齊外出。並且還發給各位零用錢。關於外出的詳細情況，由傑克再向大家說明。我說的話到此爲止，大家有甚麽問題，可以提出來。」

「斯密司先生，我不想去台灣！」林棟神情緊張的這樣叫着。

彼得王把他的話譯給斯密司聽了，他不禁一楞。連忙問道：

「你們四位怎樣？」

英達他們四個人也都搖搖頭。斯密司不禁訝異的看着西門斯。心想你不是說他們都願意去台灣嗎？西門斯的臉立刻紅起來，連忙低聲和斯密司說了幾句話。然後清理了一下嗓子問道：

「你們爲甚麽不願意去台灣呢？」

英達馬上答道：「台灣謀生不容易，我們的家都在香港……」

斯密斯聽了，馬上又和西門斯交頭接耳一番。然後冷冷的說道：

「好吧，各位既然非要回香港不可，我只好替各位去交涉一下試試看，不過如果香港政府不批准，那也沒有辦法。」

他說完了，就向他們招呼了一下，慌忙的和西門斯先走了。傑克和彼得王回來，向他們說道：

「各位先生：在各位離開此地以前這段期間，由我和彼得王來照顧大家的生活。我和他兩天來一次，來送給養，同時把各位換下來的髒衣服拿到軍部洗衣部去洗。各位隔一天外出一次，領大家到市區裏去玩。到有小姐的地方去。」他說到這，禁不住擠眉弄眼的笑了。接着把臉色一沉道：「不過關於外出，有幾項規定，大家必須確實遵守。如果有一個人違犯規定，大家要一同跟着受苦。第一，不得我的許可不得離開指定的區域；第二，不要和本地人以及美國兵起衝突；第三、有人問及各位的身份，就說是美軍雇用的技術人員，………」

傑克講完了，發給每人兩百元零用錢。又宣佈道：

「明天下午七點鐘，我和彼得來接各位一齊外出。再見……」他擠了一下眼睛，等彼得把話譯完，兩個人就笑着走了。

九　花街遊魂

望着傑克和彼得王的汽車走遠了，那個琉球警衛把門上了鎖；大家站在那裏一言不發，臉上的表情都很古怪；說是發愁吧，眼角眉梢都含着一絲歡笑；說是高興吧，又滿臉擺着沉重！

林棟一揮手說道：

「走，到房後院子裏玩牌去！」他順手從桌子上拿起一副撲克牌。其餘四個人明白是去開會了。

五個人都坐在草地上，方濤從林棟手中把牌接過去，洗了兩次，一邊發牌先開口說道：

「他媽的，美國人在搞甚麽鬼？把我們弄到這裏來，給好吃好穿，一定有陰謀！」

他說着話，兩隻藏在眼胞裏的小眼珠，像老鼠似的，滴溜溜的轉。他故意把話說得慷慨激昂，可是不住露出牙齒在笑。他是工人出身，淪陷期間在日本人的工廠裏當工頭，會

說日本話，又是黨員，他是林棟的第一心腹。

「陰謀是肯定的，現在我們得研究一下，他們究竟意圖何在？」林棟鄭重其事的這樣說。

矮子范鈞志聽了他倆的話，不以爲然的說道：

「我看不一定有甚麽陰謀，他們只是感到寃枉了我們，打算以優待來消除我們對他們的壞印象。」

黑塔宋奎馬上附和道：

「對，老范說得對，我看沒有甚麽！這幾個美國鬼子！都很和氣嘛！」他咧開嘴笑起來。

「你這種看法，未免太危險了。美國人還有甚麽人性！他們是笑裏藏刀！你們兩個人說的話，簡直是喪失立場！」方濤氣勢洶洶的開始了攻擊。

「我也覺得老范和黑塔的話有些問題，大家必須提高政治警惕，不能被他們狐狸精的手段迷惑了。」林棟說話的態度雖然比較持重，但是顯然在支持方濤的意見。

英達聽到這，才皺起眉頭說道：

「今天上午我乍來這裏的時候，以爲他們是耍手段，可能在房子裏裝錄音機，偷聽

我們的談話；不過我已經仔細到各處看過，這種房子只是一層鐵皮，下面是洋灰地，裝錄音機是沒有可能的；我和老范又仔細看過了那個冰箱，收音機和厨房的用具，都看不出有毛病，我雖然不大懂，老范可是專家，我想不會錯的。今天下午我聽斯密司說的話，我才相信他們不會有甚麽陰謀了。但是他們堅要把我們送到台灣去，這才是問題的焦點。我們得針對這一點多下功夫。這是我個人的看法。但是，我仍主張大家應提高警惕，如果露了馬腳，那就慘了。」

他們討論了老半天，做了兩個決定：盡一切努力爭取回香港，誓死不去台灣；在生活上儘量表現資產階級意識作風，消除美國人的疑心。不過有一項禁忌，就是不能喝醉酒，以免洩漏機密。

散了會，林棟和方濤站起來回屋了；黑塔宋奎把嘴裏含着的一棵草莖唾在地上，憤慨的說道：

「他媽的，跑出這麽遠，還要弄這一套！動不動就扣帽子，惹急了我，揍他個兔崽子！」

矮子范志鈞淡然說道：

「何必和他一般見識，方濤就是那麽一個莫名其妙的傢伙！」

「喂：你們兩個小點聲。」英達提醒他們之後低聲的說道：「現在咱們是共同患難，別為小事鬧彆扭，忍讓着點，一切等脫離險地之後再說。」

「×他奶奶的，回到香港，各走各的；海濶天高任鳥飛，哼，受够了！」黑塔怒目橫眉的駡着說。矮子看了黑塔一眼，又看看英達，問道：

「老李，你怎麼樣？」

英達皺了一下眉頭，無精打彩的說道：

「我的母親在北京。」

宋奎一聽馬上開口要說話，矮子連忙使了一個眼色止住他，英達一看心中起疑，心想你們兩個小子，原來對我背後還有一套，矮子馬上解釋道：

「老李你不要多心！我怕他發火，大聲嚷出來。因為他有一個愛人，還沒結婚，也被從開封調到北京去，由公安部直接照顧了。」

英達心裏的疑雲這才消散了。連忙說道：

「咱們得回屋啦，否則兩個傢伙又該疑神疑鬼了！」

這天夜裏，英達躺在半生睡得最舒適的床上，但是他卻睡不着。

階下囚一變而為座上客，這個大翻身太突然也太離奇。今後一個月，或許更多的日

子，他將過一種難以想像的生活；半自由半軟禁，前途捉摸不定。美國人是一個大笨象，把敵人的特工小組吞在肚子裏，現在又要吐出去了。可惜他們五個人不是孫悟空，否則大鬧一翻，那才開心！

他重再咀嚼黑塔和矮子的話。回憶他倆在香港時企圖逃走失敗的事情。這個秘密他一直藏在心裏，因此和他倆成了知己。他也曾有過逃走的企圖，但是他放心不下風燭殘年的母親。她爲兒子受了一輩子苦，他不願再給她添任何麻煩了。他雖然也惦念小華，但是小華不會有危險，因爲他的母親會保護他；同時他還太小，等他長到自己這麽大的時候，中國或許已經天下太平了，不會像自己一樣，爲了國家終生叛逆，不斷坐牢！自從被判決送北大荒勞改的時候起，竹筠在他心裏已經死亡了。他所以還和她維持夫妻的名份，完全是爲了小華。

儘管他對黨已經絕望了，但是他絕不想到台灣去。他的一切不幸，開始於那個國民黨的將軍奪走了晶華。雖然他並沒有全心全意的愛過她，但是那件事，決定了他以後一錯再錯！以往他一直羞於承認，他之愛上竹筠，投進紅色的政治漩渦裏去，是出於報復！愛竹筠是對晶華的報復，投身紅旗之下，是對國民黨的報復！現在他才澈悟，報復使人目盲！現在他從報復的昏熱中清醒了，可是卻困在這個小島上，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第二天剛吃過晚飯，傑克偕同彼得王駕一輛大型旅行轎車來了，招呼他們上了車，就直向一個花街區駛去。傑克一邊駕車一邊輕鬆的談着，彼得王翻譯給他們聽。

「大家到了那裏千萬注意，不要多叫喝的東西；如果小姐問你喝點甚麼，你就叫一瓶可口可樂，當然你可以請她喝一瓶，千萬不要叫啤酒，貴得要命！如果你不注意，請小姐喝啤酒，她可以喝半打，因爲每瓶啤酒，她賺一半！」

五個人一聽，嘩的笑起來。只聽他接着說道：

「如果小姐對你特別熱情，拉你到她的小房間裏去，你可得勤看表，因爲她是按照鐘點收費的！」

又是嘩的一陣笑。

轎車駛進了一條裝滿霓虹燈的街道，每一處霓虹燈招牌底門前，都站着幾個花枝招展的女郎，燕語鶯聲的向經過的美國大兵招呼。轎車在一所門面最大的酒巴停下，他們才一開車門鑽出來，就被那些女郎蜂擁圍住，一人纏一個，拉拉扯扯走了進去。

裏面是密密麻麻的卡位，有了雇客的女郎坐在卡位裏伴酒陪話，沒有雇客的女郎，就成對的在半明半暗的燈光裏，隨着電唱機的歌曲跳舞，向新進來的客人展示她們的媚笑和妖體。

他們七個人分別被拉到卡位裏去。

坐在英達對面的女郎，大約十八九歲，面目和善，五官端正，梳着短短的頭髮，完全不像此中人。

「我叫百合子，您叫甚麽名呀？」她用本地腔的英文開始搭訕。

「我叫中川。」英達用日本話做答。

「原來你是日本人？」她不禁現出有點羞怯。因爲她們是不接待本地人的，這一則是老板的生意經，二則她是偸着出來幹這行的新手，怕人認出來，讓隣居親友知道，她家的體面就無法維持了。英達看她這個神情正感到莫名其妙，只聽她問道：

「你一定是美籍日本人了！」

「你怎麽會知道？」英達故意這麽順風駛船的問。

「因爲本地日本人是不準到這裏來的。怪不得你的日本話，聽起來有點怪。」她說到這裏還沒等英達囘話，就忙着問道：

「你喝點甚麽呀，要不要啤酒？」

「我不喝酒，來瓶可口可樂，你也喝一瓶吧！」

那女郎恭恭敬敬的答應了一聲，轉身去了，不大一會兒，就笑嘻嘻的拿來兩瓶可口

可樂，各自拿起一瓶；英達喝了一口，問道：

「你到這裏多久了？」

「三個月。」

「這以前呢？」

「在另一家。」

「沒到這種地方之前做甚麽呢？」

「唸書，我現在白天仍在學校唸書。」她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目光呆呆的望着他。

「唸書？」英達不解的問。

「是呀，白天在學校唸書，晚上來這裏陪客人。」

「噢，我想不到。這太——」英達不禁搖頭歎息。

「請你不要問我這些事好嗎？提起這些彼此都會不快樂是不是？」

「對不起。」

「我該向你說對不起。你不會感到我討厭吧？」

「不，絕不會的。你很好，我喜歡你。」

英達舉起可口可樂，兩人對飲了一口。他看見百合子的瓶裏，已經乾了。

「你還要喝一瓶嗎，去拿好了。」

「我想喝一瓶啤酒，你在乎不在乎？」

「好，你喝啤酒，我喝可口可樂好了。」

「謝謝你。」她像一陣風似的去了。很快就拿來一大瓶啤酒和一瓶可口可樂。英達偸着摸了摸錢袋。

這時候傑克從卡位裏站出來，大聲嚷着說：

「喂，兒郎們，到時候了，別在卡位裏戀棧了，快點來啦！」他招手表示讓大家進女郎的房間去。他說完就拉着他的女郎走進去了。

「你怎樣？」百合子喝了一大口啤酒笑吟吟的問他。英達苦笑着說道：

「不到裏邊去好不好？」

「不好！」

「爲甚麽？」

「那表示你不喜歡我。」

「我實在很喜歡你，我只想和你坐在這裏談談。」

「到裏面去，不一樣可以談話？」

英達苦於無法作答，正猶豫不決，只聽她說道：

「走吧，看、你的朋友都進去了，你如果不跟我去，老闆要罵我的，說我不會招待客人。」

「好吧，我們到房裏去談談。」

她聽了，把最後一口啤酒喝光，眉開眼笑的拉起他一同進了她的小房間。

那房間小得出奇，只能容兩個人並肩躺着。日式房間，一進拉門就得脫鞋。事已至此，他只好脫了鞋，鑽了進去。英達坐在塔塔咪上，不禁躊躇起來。心想：「這算是甚麽？」於是下了一個決心，不要碰這個可憐的女孩，只跟她談談，混過這段時間罷。

百合子拿起一個塑膠造的小盤和一條小毛巾，向他說道：

「請你等一等，不要急！」她向他擠眼。英達正想攔她，她一閃身拉開門出去了。

他靠板壁坐着，點了一隻煙，心裏七上八下的，再一次堅定自己的決心。

百合子回來了，換了一件寬大的和式睡服，一看他那個呆相，就笑着說：

「你還不脫衣服，在那裏躲着做甚麽？」

「百合子我是眞的只想和你談談。」

百合子咯咯的笑起來，說道：

「你這個人眞會開玩笑！誰化錢到這裏來談話呀？」她說着，把兩個枕頭擺好，自己枕了一個先躺下了。和服的前襟一開，露出兩條白花花的大腿來。

「百合子，不是開玩笑，我平生第一次到這裏來。」

「你騙誰呀？我不信！」

「不，眞的。」

「你一定是個老手，故意逗弄我！」

把英達弄得啼笑皆非，無奈何只好吸了兩口煙，望着她搖頭苦笑。她忽然坐起來，面對着他說道：

「你不喜歡我是不是？你可以挑選另一個，沒有關係！」

「不，絕對不是。」英達不禁用手摸着她的頭髮，柔和的說道：「我不習慣這種方式，你要相信我，我喜歡你。」他唯恐傷她的心。

百合子從他的目光裏，似乎領會了他的心意。這是她自從到這裏來，從沒有遇到過的。她不禁摟住英達，像瘋了一樣吻他。當她鬆開手，躺在他的懷裏，哀哀的說道：

「我從來沒遇見像你這樣的好人，正因爲這樣，我求你不要嫌棄我！」

她一邊說一邊替他解襯衫的鈕扣。英達感到一陣猛烈的心跳。這一陣心跳，把一個

清白男子的尊嚴跳飛了。

燈熄了，時間進入瘋狂和混沌。

規定的時間到了，七個人從女郎的小房裏鑽出來。六個人的臉上都神采飛揚；雖然林棟和方濤臉上的笑容，不够自然，好像在說：「我這是故意表現資本主義作風呀！」可是怒放的心花，怎麽也掩蓋不了的。只有英達一個人臉色慘白如紙！傑克一眼就看出來了，打趣的問他道：

「你怎麽樣？好像遇到了甚麽痲煩！」

英達連忙苦笑着答道：

「沒有，妙極了！」

聽了這句話，七個人哈哈大笑了一陣。那七位女郎送到門外，看着他們上了車揚長而去。

在歸途中，大家談笑風生，英達仍然是精神恍惚，回到了住所，他就默默的先去睡了。

他們五個人住的房間是並排着的，英達住在第四間。左隣第三間是矮子，右隣第五間是黑塔。現在矮子正在黑塔的房裏，兩個人還餘興未盡，高聲談笑。只聽矮子說道：

「琉球人簡直和日本人一樣嘛，小姐對人眞够温存！」

「哈！做夢也想不到，在這個古怪的地方，被關了三個多月，還享受到這麽一段風流！」

「你看那麽多美國兵，看他們那種花天酒地的樣子，想不到他們在戰場上也會打仗。」

「嗨，你沒幹過軍人，不懂軍人的心理。唯有吃得好玩的痛快，上前線才能生龍活虎。」

「那可不一定！」

「怎麽不一定？」

「譬如說——」矮子壓低了聲音；「解放軍的生活那麽苦，不一樣也能打仗！」

聲音雖然很小，但是隔着一道三合板的牆，英達仍是聽得清清楚楚。只聽黑塔也以小聲答道：「苦是苦，但是也並非沒有這些勾當。我幹了五年軍隊，我淸楚；那些士兵還不是手淫，鬧同性戀！那些幹部如果泡不上女同志，還不是偷偷摸摸去找暗門子！就拿蘇聯來說，他們革命成功快四十年了，開到東北的軍隊，對於女人那種窮兇極惡的作風，不是更糟！」然後他放大聲音說道：「人終歸是人，七情六慾誰沒有啊！」

英達愈聽心裏愈煩，禁不住用手敲板壁，喝道：

「喂！兩位明天再談好不好，我可要睡覺了！」

隣房傳來一陣嘻嘻的笑聲，接着聽見矮子打了一個哈欠，也囘自己的房裏去睡了。全座房子的燈都熄了，所有的聲音都沉寂了，在暗寂中傳來唧唧的蟲聲，月亮光從窗戶照進屋來。英達抬頭望了一眼，急遽的翻過身去，好像怕那月亮窺探他心裏的秘密一般。

隔了一天，又到了外出的時候。這一次改變了方法。傑克途中告訴他們說：

「上一次領你們去花街見習過，發現你們都很內行，算你們都畢業了。」他們不禁閧然大笑。他接着說道：「這一次你們不再需要教師了。現在我開車送你們到一個叫胡差的城裏去，那裏有電影院、有餐館、有舞廳、當然也有花街。我把車停在一間叫新月的餐館門前，在那裏解散，大家可以自由行動，做自己高興做的事；但是要記住，千萬不要離開城區。十點半鐘左右，我仍在餐館門前接你們。」

到了新月餐館門前，大家歡天喜地的招呼了一聲，就各自分開了，林棟和方濤走在一起，矮子和黑塔想約英達一塊走，英達說：「不，我要獨自逛一逛！」他渴望孤獨已經很久了。這幾年他一直被埋在集體生活裏，像一部機器裏的一個齒輪，身不由己的轉

動；現在他一個人，孤孤單單的走在燈光燦然的街上，袋裏揣着一疊鈔票，可以自由自在的看一些東西，買一些東西，他重再發覺地球上有了一個「我」，不禁感到從未有過的歡喜。他本想在餐廳裏喝一杯咖啡，聽聽音樂，再去看一場電影；斯斯文文，悠然自得的度過這三小時。可是第一次外出使他沮喪的那件事，像魔火一般燒着他的心。那是任何一個男子不能忍受的失敗！於是他就匆匆忙忙向前面的花街走去。

到了十點鐘，當他們七個人又在歸途中，仍然和第一次一樣，六個人都興高彩烈，只有英達呆頭呆腦，神情沮喪！

第三次外出，時間延長了。下午兩點鐘傑克就開車來接他們。到了目的地，開始自由行動之後，英達仍是一個人走了。這次他沒有去花街，悄悄進了一間小醫院。

一個滿頭白髮的老醫生，問明了他的症候，經過仔細的診察，慢條斯理的對他說道：

「你的生理並沒有毛病。大概你心理有些問題。」他用手摸了摸眼鏡，慈祥的笑了；然後問道：「你是否初次接觸那些亂七八糟的女人？」

「是的。」英達耳面發燒，兩頰流出汗來。

「你大概讀過大學吧？」

「是的。」

「像你這樣的人，只能和正經的女人談愛，是沒有資格嫖妓的！」他說完呵呵的笑了。接着說道：

「我想可能是你的道德觀念，對那些女人的同情心，不甘墮落的自尊心，使你神經緊張而喪失了機能。你結過婚沒有？」

「結過婚。」

「太太不在此地是不是？」

「是。」

「我斷定你回到太太身旁去，你的毛病可以不治而愈。否則除非你能放鬆你自己的那些道德觀念。對了，還有坐過牢的人，意志長期受到壓抑、也容易發生這種情形。」

英達由衷感激的點點頭。脹滿在他心裏的鬱愁惱火立刻消散了。他付了診費，向老醫生道了謝，走在朗朗的陽光裏，望着青空裏飄飛的白雲，好像死而復活似的。

現在他不需再向那黑暗的洞窟挑戰了。他覺悟到沒有愛情的肉慾，等於是對自己無情的懲罰！

三月的琉球，仍有一點料峭的寒意。但是當陽光普照的晴天，就熱烘烘的好像初夏

時節。英達從醫院出來，興奮的走了一段路，來到一間小餐館，要了一杯咖啡；吸着煙、品着咖啡，空靈無礙的遐思漫想，恣意的吮嘗着這段奇異的自由時光。

餐館的珠串門簾一掀，走進來一個綠衣少女。遠遠的坐在他的斜對面。他一看不禁呆住了。他幾乎要喊出來。那鵝蛋形的臉龐，勻稱纖秀的身體，小鼻子小嘴，眞有八分像慧梅。他不禁呆呆的看着她。心中感到熱酥酥的。想到慧梅他該多快樂，感到生命有了光亮，因爲她眞正的愛過自己。

那綠衣少女吃完了一客雪糕，就站起來付了賬，姍姍的走了。她似乎查覺到英達目不轉睛的在看她，當她掀起門簾的時候，偷偷的秋波回盼，看了英達一眼。然後就在閃動着的簾影中消逝了。在英達心裏，美麗的回憶，虛幻的憧憬交織成的夢境也突然飛散了。英達望着她愈益模糊的背影，不禁長歎了一聲。

時光好像一張空白的紙。你必須以有意義的活動來塡滿它，它才能够成爲一幅美麗動人的生命紀錄。當你不能以活動來塡滿它，它就變成有毒的燃燒，使你受空虛和寂寞的煎熬。

英達離開了那間小餐館，去看了一場電影；從電影院出來才七點多鐘，他到一間飯館吃了一頓琉球餐，海帶，肉丸子燉炸豆腐，頗有幾分中國風味。可是吃完了飯，還不

到八點鐘，距離集合時間還有兩小時，到那裏去呢？他只有茫然的在街上蹓躂。

可是這個小鎮只有一條街，五分鐘就可以走一個來回，蹓躂了兩趟，覺得無聊；這時候他想到，下次出外時，一定要和黑塔矮子他們一起；可是馬上他就發覺不妥，因爲他們對琉球女郎着了迷，迫他們犧牲快樂來陪自己，那是强人所難；可是怎麽辦呢？他忽然想起那個酷似慧梅的綠衣少女，她可能也是一個賣笑的女郎，何不去找她呢？不過夜晚不能去，她要忙生意。最好是白天，這些女郎一般都睡到中午起床，下午是自由時間，如果把她們約出來，一齊看電影，坐咖啡館，吃飯，談天，那不是很美的事嗎？可是怎樣才能找到她呢？那一條花街，共有二十幾家妓舘，下次外出不妨挨門逐戶的尋訪，對了，就是這個主意！

十　陋巷佳人

下一次外出，英達果然的到那條花街去了，挨門逐戶的尋訪那個綠衣女郎。他每到一處，老闆娘就把姑娘都叫出來，讓他逐個的細瞧細看，可是走完了整條街，也沒有訪到，可憐的幻想破滅了。他重新面對了那個煩人的問題，到哪裏去呢？怎樣度過這八小時空白的光陰呢？看電影、坐在咖啡館裏讀報紙，在街上像遊魂一般蕩來蕩去！

他茫然的走出了花街，拐進一條小巷，感到喉嚨像冒煙似的發乾，急想喝一杯冷飲。望見路旁有一間小舖子，半邊擺着一架縫級機，和做衣服的木案；另半邊擺着一架手搖的刨冰機，靠窗戶只有一張桌子，周圍放着木櫈，他掀起簾子走進去，屋子裏靜悄悄的，連一個人都沒有。他不耐煩的喊了一聲：

「喂，裏面有人嗎？」

等了半天沒人回答，他正想轉身就走；只聽裏面傳來了一個少女的回聲：

「來了！」隨着喊聲，接着是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從裏面跑出來。「對不起！」她

慌急的這樣道歉，就從塔塔咪上伸脚穿了木拖鞋走了下來。

她穿了一件又破又舊的白襯衫，下面是一條墨綠色的布裙子。蓬散着頭髮，神情尷尬的站在他面前。

「請給我一瓶冰凍的汽水！」

「眞抱歉，這裏沒有冰箱，恐怕不够涼。」英達一聽她這麽誠實，就不好意思走開。

「那沒有關係。」

「是！」她用日本女子特有的柔順聲調，這樣答應着。就從裝滿冰水的桶裏拿出一瓶可樂，打開了，恭恭敬敬的送過來。然後她就回到縫級機旁邊去，開始縫一件未完的衣服。

英達喝了幾口，覺得舒暢一些了，就無意中看了她一眼。可是看了第一眼，由不得看第二眼，接着仔仔細細把她看了個够。她比一般琉球女子要白得多，頭脚胳臂身體都長得嬌小，豐滿，勻稱。那張不着脂粉的臉，愈看就愈有味道。兩條不粗不細的黑眉毛，不需剪也不需描；兩隻眼睛雖然不肯睜開來看人，但是眨動着又彎又長的睫毛，使人感到純潔的羞澀、甜美的深情；頰上兩朵蘋菓紅，使她鮮如吐放香氣的春花；那直直

的小鼻子，會使許多女孩子感到妬忌；微微上翹的嘴唇，像是在撒嬌生氣一般，露出她的倔强。

她的樸素、羞澀和美麗，使英達的心靈驟然擺脫了憂愁和煩惱；簾影搖疏，默然與她獨對，這是一個多麽醉人的夢呵！

英達發覺瓶裏的可口可樂早已喝光了，爲了再坐一會兒，多欣賞她幾眼，於是就說道：

「給我一碟刨冰好嗎？」

她又那麽柔和的應了一聲。敏捷的刨了一碟冰，澆上紅色的菓汁，插上一個小匙，恭恭敬敬的送過來。她仍是低着頭避免看他，把刨冰放下，又囘到縫紉機旁邊去。

「這裏就是你一人嗎？」英達禁不住搭訕一句。

她微微笑了，睜開兩隻水波浪似的大眼睛，露出又白又亮的牙齒；答道：

「不，和我媽媽兩個人，她今天有事出去了。」

「你一個人不是太忙了？」

「不忙，沒有甚麽事。」

說到這，門簾一掀走進來一個琉球青年，嘰哩哇喇跟她講了一陣琉球話，英達聽不

懂。不過可以從表情上看出來，他在對她調情。英達莫名其妙的感到有點妒忌。不過她在莊重和溫和的應付他，似乎並未使那個青年得意。他坐到英達的對面去，也要了一碟刨冰。他一面吃着又嘻皮笑臉的挑逗她，她依然不卑不亢，帶搭不理的；大概那青年感到無機可乘，趕快吃完刨冰，一抹嘴巴付過錢走了。

「方才這個人，看樣子非常喜歡你呀！」英達冒冒失失說了這麽一句。

「他討厭死了。」她呶起小嘴這麽罵，馬上又害羞的低下頭去踏縫級機。英達心裏暗暗稱奇，這個女孩確可說得上是冷若冰霜。他已感到無話可說，可是又禁不住找了一句話說道：

「我能不能知道你的名字呀？」

「你問這個幹嘛？」她停住了機器，嚴肅的望着他，可是馬上又笑了，說道：「我叫加田秀子。」

「加田小姐，我請你喝一杯汽水好不好？」

秀子的眼睛眨了眨，用手抹去額角上的汗，柔和的答道：

「謝謝你！」她走過去，在盛着冰水的洋鐵桶裏，拿出一瓶可口可樂來，一邊用抹布擦去瓶上的水滴，一邊問道：「你也喝一瓶嗎？」

「陪你喝一瓶啦！」聽英達這麽說，她不禁笑了。馬上又打開了一瓶可樂，遞給英達一瓶，自己拿了一瓶，安安靜靜的在英達的對面坐下。

「你是哪國人呀？」她遲疑的這樣問。

「你問這個幹嘛？」英達學她剛才的口氣和表情；逗得她放下可樂咯咯的笑起來。英達笑着問她：「你爲甚麽不信我是日本人呢？」

「不是，絕對不是。」她收住了笑聲，斬釘截鐵的這樣說。沒等英達說話，她又接着說道：「你的日本話，聽起來有點不對；還有你的態度，一點也不像日本人。」

「那麽我是哪一國人呢？」

「我猜，你大概是美藉日本人。」

「不，我是美籍中國人。」

「中國人？」她睜大了眼睛，訝異的看着他。

「怎麽，你感到奇怪嗎？」

「不是，因爲我很久就想看看中國人。」她好奇的望着他，若有所思的這樣說。

「對中國人，你爲甚麽這樣感興趣呢？」

「聽我父親說，我家的祖先原也是中國人。以前我們姓林，從祖父那一起代才改姓加

田。」

「這麽說來，我們是同族了！來，慶賀一下！」英達舉起可樂，邀她一齊喝了一口。她無言的笑了，兩隻眼睛迷茫的望着簾外，很久以來隱藏在心中的恐懼忽然消失了；對於這個温文英俊的中國男人，她心裏湧起一股熱流，感到從未有的神秘喜悅。英達默默的看着她，就像春天的晨風偷窺一朵含苞的花瓣待放一樣。

「加田小姐，你在想甚麽這樣出神？」

秀子含羞的搖搖頭，然後說道：

「我甚麽都沒想。」

「眞的？」

秀子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咬着下嘴唇笑了。英達一看這個情景，喜不自勝的說道：「我們祖先都是中國人，今天初次見面，太巧了，我請你一齊去看電影好不好？」

秀子立刻收歛了笑容，驚疑的說道：

「我從來不和男人一齊去看電影的！」

「爲甚麽不呢？」

「害怕！」她面色嚴肅，很認眞的這麽說。

英達一聽不禁笑起來。問道：

「和我一起去也害怕嗎？」

「我不知道。」她的眼睛露出疑懼和不安。

「如果你一個人和我去感到怕，不妨帶家人同去。」

「這個我得和母親商量。」

「你母親幾時囘來呀？」

她的目光突然注視着簾外，驚喜的說道：

「母親來了。」她說着話就迎了出去，一個老婦人和一個比秀子年輕的姑娘一齊嘻嘻哈哈的走進來。秀子用琉球話、興奮的和她母親在談着，她母親和她妹妹不住的咯咯大笑，又不住的用眼睛望着英達。

她母親長得又黑又肥，頭大如斗，四方臉粗眉大眼，簡直像一個男人。秀子可一點也不像她。她的妹妹吉子，又粗又肥，一臉呆氣，跟秀子也一點不像。英達心裏暗暗感到奇怪。

他們娘兒三個——————大聲談了老半天；然後秀子又把母親叫到一邊去，貼着耳根子，小聲談了幾句才走上嗒嗒咪進屋裏去了。她母親滿面堆笑的，和英達攀談起來。

「先生，你貴姓呀？」她長得雖醜，可是笑起來非常和祥。

「我姓王，叫王天民；基督教名是保羅，你喊我保羅好了。」

「今年貴庚多大了？」

「你看我多大了？」英達故意打個哈哈。

「我看哪，大概也有二十六七啦！」

「二十八！」英達故意的撒了一個謊。

「府上在甚麼地方呀？家中有多多人？」

英達被她問得有點發慌，心想她這是幹甚麼呀？不過他仍照着傑克替他編好的一套假話答道：

「在舊金山，家中只有一個母親。」

「你還沒有結婚？」她滿臉狐疑的問。

「沒有。」這雖然也是一句謊話，不過他並沒有感到太大的不安。

「我不信！」她雖然這麼說，可是卻掩不住笑。

「眞的沒有。」英達這麼答，心裏才恍然大悟，她盤問自己原來是爲了這個。

她重新把英達上下打量了一番，才笑呵呵的說道：

「這孩子，可從來沒單獨陪一個男人談過這麽多的話，今天眞是瘋了。你別看她長得這麽大，膽子比三歲孩子還要小。她最小的妹妹文子，今年才九歲，自己一個人哪裏都能去，可是秀子就不行；成天死纏着我，一步也離不開。方才她告訴我，你要請她看電影，她自己不敢去，要我陪她，您可別見怪。她居然答應去，那可是破天荒了，長到這麽大還是第一次！」

英達對她的話並不能完全了解，以爲她不過故意顯示自己的女兒嬌氣罷了。不管如何，她已經答應一齊去看電影，總是値得高興的。她母親一齊去，也沒甚麽不好，反正有人陪伴，比一個人做孤鬼遊魂好多了。

英達和那老婦人談着話，秀子換好了衣服，從屋裏有點忸怩的走出來。只見她穿了一件黃地紫花的緊長衫裙，露出了嬌小豐滿的體形，蓬散的頭髮，梳理了一番，顯得臉型更小，更秀氣了；新洗過的臉，閃着紅潤的光澤；眨着半羞半喜的眼睛。手裏拿着一塊小手絹。她眞够漂亮，英達心裏這麽讚歎。她母親看着女兒就咯咯的笑起來，用琉球話對她講了幾句，大概是和她開玩笑，她撒嬌的呶了一下嘴，就連忙彎下身體穿鞋。

那老婦人對秀子的妹妹吉子囑咐了幾句，母女出了門，在去看電影院的路上，秀子

挽着她母親的手，兩隻眼睛慌張的注視着前方；始終躲着英達。每當英達挨近她說話，她就拉着她母親加快走，很怕被熟人看見。逗得她母親直笑。

電影院是循環制的，下午四點鐘，觀衆還很稀少，英達買了三張樓座的票，樓上只有他們三個人。

到了電影院裏，秀子的害羞和恐懼似乎輕一些了。不過對於座位母女兩人仍然發生了爭執。她母親要她坐在中間，這對英達是種禮貌；她則堅持要母親坐中間，把她和英達隔開；她母親幾乎要發脾氣，她纔在英達旁邊坐下了。可是緊緊的靠着母親，一眼也不看英達。英達對於她這種不必要的恐懼，感到新鮮有趣。覺得這個女孩生命裏定有與人不同的東西。

電影開演不大一會兒，英達跑到樓下的商店買了三瓶汽水，一塊巧克力糖，一盒香口膠。賣店的老闆是一個中年婦人，身後揹了一個孩子，手裏又抱一個孩子，大概太忙了，把一張百元的琉球幣當做廿元的票子找給了英達。英達馬上發現了，就當場退還給她。她連着躬鞠道謝，英達笑了笑，就跑上樓去了。

三個人喝着汽水，英達把那塊巧克力糖剝出半截來，一把抓住秀子的手，把糖放在她的手心裏，那動作就像對待一個才會走路的小孩一樣。英達笑着說道：

「大概我這樣對待秀子，她就不會害怕了。」把母女兩人逗得前俯後仰，大笑不止。這陣喧笑剛剛過去，只見那商店的老闆娘悄悄走過來。她手裏拿來一包糖菓送給英達，表示對他拾金不昧的敬謝。原來老闆娘是秀子的隣居，看見母女倆馬上互相招呼。老闆娘再三的說：

「這位先生太好了，眞是君子！」說得英達直不好意思。可是，秀子和她母親，顯然受了感動。秀子對英達的矜持和戒懼，到這裏又消散了幾分。

愛情的追求和藝術的創作一樣，既需要天才，也需要靈感。英達對此似乎天份特別高，靈感特別敏捷。他每一個衝動，都很自然的流露出來；從他生命裏噴射出來的熱力，可以在瞬間把阻隔兩個心靈的障礙穿透。

秀子一邊看電影，一邊小心翼翼的把巧克力糖吃完，正要用手絹擦沾在手上的糖渣，英達就掏出自己的手絹，抓住她那隻手，呵斥道：

「看！你吃得這麽髒！」然後就把她的手指頭逐個擦乾淨。這一行動又引起母女倆一陣喧笑。把她的手擦淨了，他就毫不在乎的握住。她沒有抽回去，但是也沒有任何反應。那隻手就像脫離了她的身體一般；任他擺弄和撫摸。但是沒多久，當銀幕上出現了緊張鏡頭，她就情不自禁，用力捏他的手，兩隻手終於緊緊的握在一起。並且偷偷的把

他的手拉到座位下面去，躲開她母親的視線。

兩隻手緊緊相握了兩小時。當電影終場，燈光突然亮了，他和秀子都不由得用手絹去擦手中淋漓的汗水。她故意高聲和她母親談論劇中的情節，裝做甚麼事也沒有發生，可是她的心兒卻依然留在英達那隻熱乎乎的手上，怎麼也收不回來了。在走下樓梯的時候，她不住的看英達；眼睛閃露着莊嚴的柔情，好像在問他，甚麼時候再能看見你？

「伯母！我隔一天外出一次，後天再來看您！」在電影院門口，英達向她母親這樣說。

「歡迎你隨時來玩！」她說完了轉過身來對秀子說道：「秀秀，你歡迎不歡迎這位先生來看你？」她連忙轉過身去，半惱半羞的說道：

「媽，您盡跟人家開玩笑！」

但是當英達向她們揮手告別時，她很莊重的說：

「謝謝你！再見。」

和秀子母女分手之後，英達進了一間餐廳，如醉如痴的囘味着今天的奇遇。

天下有這樣的奇事嗎！相識纔幾小時，就會定情相愛嗎？萍水相逢，一見鍾情，那不過是小說家的幻想曲；他不住的這樣懷疑着。因爲一個使他快樂得震慄的夢境，來得

太容易，太快了。這個女孩是與衆不同的，大大的不同，她的美麗，固然可以使任何一個男人神魂飄蕩；但是英達更欣賞她的樸素和純眞。他感到在秀子的生命裏藏有一種純愛和眞情；她深邃沉默的眼睛在渴望着，把整個的生命毫無保留的獻給所愛的男人。這是晶華和竹筠都沒有的，在晶華心裏只有虛榮，而竹筠的心裏只有政治。慧梅也許有，但是他不能確知，因爲他們相戀時，年歲還都太小了。秀子使他感受到一個眞正的女人。從她才能獲得永遠的歸依。如果得到她的愛情，可以遮蔽人生的風雨，可以捨棄塵世的繁華；他情願和她隱居在一個荒島上，過原始生活。秖要有她陪伴，宇宙就不會寂寞，人生就是一朶盛開的花。此外一切的東西，都不值一顧了。英達想到這裏，感到周身的血液都在籤籤的湧流，十幾年來一切不幸和煩惱都似乎都可以得到補償了！可是當他查覺到這只是無根的夢想時，立刻又跌進悲苦的現實裏去。目前他仍是被軟禁的囚徒，今後的命運仍渺不可知；這個念頭是太荒唐了。

「嗨，想得這麼多幹甚麼？事情還根本沒發生。今天才見一面，怎麼能够確定她眞的愛自己呢？自己未免太自作多情了！無聊！」英達心裏這麼自言自語，苦笑着吸了一口煙；盡力想把這件事暫時忘掉；該想想今晚上還有四個小時怎樣打發。但是秀子那莊嚴柔美風情萬種的影子，很快又回到腦裏來。禁不住，把從第一眼看見她，到告別分

手，她說的每句話，每個動作，貪婪的又重新嚼了一遍。

最後他逼迫自己只做這樣的希望：能有這麽一個可以出入的家庭，免得在空白的時光裏受煎熬，使他長久疲憊，滿是創傷的心靈得一喘息；他想着，下次外出到秀子家中去，可以請他們全家去看電影、吃晚飯；如果她們歡迎，可以在家給她們燒中國菜吃；陪他父親喝茶談天，教她弟弟妹妹做功課；他渴想做些對人有益的事情，換些友誼和溫情；只要能够警惕他和秀子的感情進展，這豈不是一合情合理的打算嗎？但是怎樣纔能防止和秀子感情的進展呢？他並沒有深想，同時他有點不願意去深想；他感到秀子的愛情，是這樣貴重，貴重到值得付出他整個的人生。其實得不到像她這樣女子的愛情，人生還有甚麽值得留戀的呢？可是只爲了她的緣故，必須避免和她相愛！因爲他過去的歷史，仍像痲瘋病菌一樣跟着他，逼他付出慘痛的犧牲！

第二天悶在營裏，他再不能像以往那樣平靜的閱讀書報了。以往英達對宋奎他們，在不能外出的日子裏，又唱又鬧，窮極無聊的樣子感到討厭，現在他比他們更感到迫不及待。恨不得一閉上眼睛就到了明天，立刻飛到秀子身邊去。

吃過午飯，英達睡了一覺，醒來正感無聊，黑塔宋奎懶洋洋的嘴裏叼着香煙，溜進屋來。英達馬上從床上坐起招呼道：

「喂，黑塔，請坐！」

「他們三個在睡覺，我他媽的怎麽也睡不着。」宋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皺着眉狠狠吸了一口煙。

「怎麽樣，這些天玩得痛快吧？」

「噢！」宋奎笑了，忙說道：「痛快過頭了，現在有點麻煩！」

「怎麽喇？有甚麽麻煩？」

「那個姑娘，他媽的，眞的愛上我了。」說到這，他那鍋底似的黑臉膛，閃出了光亮。不等英達搭言，接着說下去：「每一次去，她老遠的就在門口張望；臨走的時候，摟着我的大頬子，哼哼唧唧的叫人心酸！」

「喂！老兄，她是不是故意給你上洋勁呐？」英達成心開他玩笑。

「不，絕對不是。老王，我告訴你吧，她呀，甚至替我打算，捨不得讓我花錢！帶我去吃琉球飯館，東西又好吃，價錢又便宜！你看——」他從口袋裏翻着一張四寸的照片來，遞給了英達，英達一看，那是一個穿和服的少女，小眼睛，還是腫眼胞，樣子可絕不漂亮。再看像片後面，寫着「松本雪子」。宋奎在一旁緊張的等待英達的誇讚；看英達無表情，就急着問道：

「你看，够不够漂亮！」

「情人眼裏出西施！」

「甚麽？你眞開玩笑！人家是十九歲的大姑娘呀！照片上看不出來，本人長得可眞叫俊！你不信，哪一天帶你去瞧瞧！」

英達被他逗得哈哈大笑。然後沉下臉來說道：

「老宋，我忠告你，心裏得有點底，可不能眞動感情。半個月後，我們就可能突然離開此地了，像你這樣實心眼兒的人，到時候可有罪受啦！」

「你這個話說得倒眞對，不過太晚了。不瞞你說，我眞動了心；將來我不知怎麽辦好！」

說到這，兩個人沉默了一會兒，宋奎把照片小心的收起來。反過來向英達問道：

「我說，你怎麽樣呀？外出的時候，你老是一個人開專車，每次回來都綳着臉；究竟是怎麽回事兒？」

英達把認識秀子的經過和他說了，對於去醫院那件事，可一字沒提。馬上轉了話題說道：

「我看他們三個都玩得不亦樂乎，林棟那小子也不講怪話了。」

「嚇！他怎麽沒說怪話；矮子沒告訴你嗎？」英達搖搖頭，他接着說道：「他說，抗日戰爭的時候，日本兵糟踏了許多中國婦女，現在他要報仇雪恨！」

英達一聽不禁放聲大笑不已。只聽宋奎接着說道：

「方濤那小子窮骨頭，太小氣！連一瓶可口可樂都捨不得請姑娘喝；所以，到處遭白眼，跟人家吵架！」

「矮子呢？他和那個壽子小姐怎麽樣了？」

「那個小子，個子長得矮，心眼可比我多。他不像林棟和方濤那樣，每次出去都找新對象；一直都上壽子那裏去；不過他不像我這麽血迷心竅，始終保持不冷不熱！」

「我覺得他這樣做就對了。像你這麽搞下去，我看將來一定沒法收場！」

「嗨，你別提這個好不好？一想起來我就煩！跟你說實話，如果能設法留在這裏，我非娶她做老婆不可！可是，看我們這個情形，全是廢話了！」

英達望着宋奎惶惑不安的表情，心裏自言自語道：「這眞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了。假使自己和秀子的感情繼續發展下去，終有一天也會和宋奎一樣。」不禁嘆息了一聲。祇聽宋奎說道：

「喂，老李，昨天我在囘來的途中，傑克說下次外出，我們可以在幾個地方自由的

活動，都是哪些地方呀？王彼得翻譯得太簡單，我沒聽淸楚。」

「噢，他說我們可以在從那霸到名護沿長途汽車線的各地方玩，但是十一點必須到指定地點集合。」

「哇，從那霸到名護那麽遠，我們如何能跑得完？還有，」他壓低了聲音說：「他怎麽不怕我們逃走啊？」

「從那霸到名護並沒有多遠，本地人告訴我，坐巴士只要一個多小時。沿線的城鎭也沒有幾個，傑克差不多都帶我們去過了。至於說逃走麽，你想得太簡單；四面是汪洋大海，恐怕是揷翅難飛！」

「我看不見得，只要有本地人幫忙，搭小漁船可以到日本去！」

「嗯——」英達攔住他。眼珠一轉，低聲說道：「你這個意見，値得仔細硏究。你可先別告訴林楝和方濤，和矮子我們三個人先談談，動動腦筋。」

十　春心疑雲

第二天傑克和彼得王來接他們的時間特別早。當他們到了新月餐廳門前解散時，剛剛一點鐘。英達一反常態，下了車急急忙忙往秀子那裏走。走出沒多遠，只聽背後林棟叫他：

「老王，慢點走，咱們倆一路！」

英達只好站住，看見林棟喘吁吁的跟上來。迎着問道：

「你到哪裏去，怎麽知道和我一路？」

「昨天我看見你進了一條小巷，你是不是還到那裏去？」

「是呀，怎麽你不再打游擊了？有了固定的目標？」

林棟咧嘴笑了。有點尷尬的說道：

「不是，老闆娘答應今天給我介紹一個偷着出來的家庭主婦，新從大阪來的，是一個純種的日本人！」

英達一聽，心裏一機靈。想起宋奎告訴他「報仇雪恨」的話，不禁大笑出來。

兩個人一邊說話，來到那條花街。英達望着林棟進了一家叫紫羅蘭的妓館，才獨自拐進那條橫巷。他三腳拼做兩步，飛似的來到秀子的門前。秀子隔着門簾看見了他，突然立起身、上了嗒嗒咪躲進裏面去了。英達掀簾子進去不禁發呆。她似乎生氣了，可是爲了甚麽呢？他正感到進退維谷，秀子的母親從裏面出來了。只見她沉着臉，扮出一個苦笑，前天那種歡天喜地的神氣完全不見了。

「王先生，請坐！」

「伯母，你好？」

兩人隔着那張吃刨冰的方桌對坐下來。

「王先生，很對不起，我這個女兒性情太古怪！」英達滿頭霧水的看着她。她黯然的說道：「她從小就特別。十六歲那年許配過人家，對方是琉球大學的學生，比她大五歲，人長得又出衆，家裏又有錢；收了人家的禮金，還有三個月就迎娶了，秀子突然變了卦，非要退婚不可；弄得她父親和我都很爲難，百般的勸她都不行，罵呀、打呀鬧了一個多月，還是拗不過她，結果還是退婚了。這個孩子就是這麽倔强，一拿定了主意，誰也改不了。」英達聽着，心裏又悶又慌，悶的是昨天才見一面，怎麽就會談到婚姻問

題，慌的是秀子打定主意不理自己了，那該多糟糕。她母親又在說了：

「前前後後不知有多少人追求她，有的託媒人來說情，有一家財主還答應送一棟房子給她，她一概拒絕。跟我說，再逼她嫁人，她就跳海自殺！」說到這老太太禁不住流下兩行眼淚來。擦乾了淚，接着說道：

「去年有兩個美國人，都追求過她；一個當兵的叫湯姆，父親是百萬富翁，第一次看見秀秀，就纏着不走；向她說，只要她答應嫁給他，他情願把自己的財產都搬到琉球來，在這裏成家；秀秀連睬也不睬湯姆，一連三個多月，每天來這裏，一坐就是一天；秀秀不理他，他就坐在那裏哭。喝一瓶可口可樂，常常放下十塊美金！」說到這，進來了一個取衣服的客人，她把客人答對走了，又坐回來，繼續說道：

「另外一個美國人叫威廉的是美軍的工程師，是很好的一個人，行爲也正正派派，和秀秀處得不錯；熱心的教她學英文，三天兩日買東西送給她；兩個人處了半年多，秀子卻從沒有陪他出去過一次，臨回國的時候，拉着她的手，哭了半天，現在還一直有信給她，去年聖誕節，還寄來一大包禮物。我問過秀秀，對他怎麽樣？她說可惜他是美國人。你知道，她恨日本男人，這一輩子，絕不考慮嫁日本人！」

「爲甚麽呢？」英達不解的問。

「我實在也不知道，要不怎麽說她怪呢？日本人不嫁，美國人又是外國人，所以她抱定終生不嫁了。爲這件事，她父親和我，不知操了多少心，受過多少氣。昨天你來了。」說到這她臉上微微露出了笑容。「你們第一次見面，她陪你談了那麽久，使我大吃一驚；還答應陪你去看電影；你知道我該多高興！我以爲這個孩子忽然轉性了。而且你昨天，給她的印像非常好，囘來之後，我就跟她開玩笑：『原來你說終生不嫁是騙媽媽的，一定要自己選一個如意郎君，今天你選到了是不是？』她只是抿着嘴笑，雖然不說話，我一看可就明白了。做晚飯的時候，在厨房裏她還患得患失的說：『媽媽，那個王先生，是不是會嫌我太沒學識呀？』使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秀秀會說出這樣自卑的話來。我就逼她說：『秀秀，爲了你的終身大事，媽媽已吃了不少苦，以往那麽多人追求你，你都不理，這個王先生你爲甚麽一見就迷上了，這可眞是緣份了。』她很認眞的對我說：『王先生是中國人。』我就問她：『中國人又有甚麽好？』她笑着說道：『日本男人對女子太兇，美國男人對女子雖然客氣，但是藍眼睛、黃頭髮使人害怕；中國男人既斯文又和氣，長相又和我們一樣！』王先生，我聽了她這些話，高興極了，以爲多少年來心裏一塊大病，從此可以除去了；想不到，當天夜裏又發生了變化！」她一口氣說到這，把話頓住了；顯然她還有話要說，似乎不好說出口。

英達在一旁聽得如醉如痴，一喜一憂。他突然感到恍如置身在一個曲折動人的傳奇中；面貌醜陋，能言善道的老婦人；卻有這樣一個美如春花，莊嚴高貴的女兒；一個十八歲的少女，在愛情上經過許多波折，已抱定終生不嫁了，與陌生者一面之緣，就動了婚嫁之議；而一夜之間又起了不可知的變化！這是怎麼回事呵！

英達心裏雖然很亂，但是他已清楚了秀子對他避不見面，與她母親所說的突然變化是有關係的，而他要急切究明變化的原因。於是問道：

「請告訴我，秀子爲甚麼對我生了氣？是不是我做錯了甚麼事呀？」

她母親面露猶豫之色，吱吱唔唔的說道：

「依我看，這並不算是一回事，可是呀，秀秀這孩子太認眞了。」

「伯母，究竟是甚麼事呀？」英達有點急了。

「獨身的男人，在外邊總免不了逢場作戲，這——」

她母親欲言又止。

「我還是不懂，伯母，請您明說好了。」

秀子的母親，沒說先笑了，終於說了出來。

「那一天夜裏她看見你去花街遊逛！」

「咦——！」他想這簡直是沒影的事，前天晚上和他們母女分手之後，獨自去吃了晚飯，因爲時間還早，無地方可去，只好去另一家影院，又看了一場電影，然後就囘營房了；絕沒有到花街來，她如何會看見我呢？這個女孩神經一定有些問題了。他不禁笑着答道：

「這就奇怪了，前天夜裏我根本沒有到花街來，難道她看見我的鬼魂嗎？」

她母親笑了，說道：

「你不必掩飾，在這裏的外地男子，那個不去玩呀？我已經說過了，這本不算一囘事；只是，秀子想不開。」

「不，伯母，我眞沒有去！她或許看錯了人。」

「怎麽會看錯呢，你前天穿那件花襯衫，美軍褲子，高腰皮鞋，她都記得的呀！」

英達一想，恍然大悟，那可能是林棟！因爲他和林棟在一間商店裏，買了同樣花紋的夏威夷衫，而且個子和他差不多高。對了，一定是她看錯人了。於是說道：

「秀子是不是只看見了背影，沒有看見正面？那是我一個同事，他那天夜裏到花街來過。他的上衣跟我一樣，個子又差不多高。」

「哪會這麽巧呀，哈哈……」她母親不禁冷笑了。

「伯母，我這個朋友，現在就在紫羅蘭那家妓院中，我馬上把他叫來，您去問問，秀子是不是只看見了背影。」

老婦人一聽才發覺秀子可能看錯人了，馬上回到後面去。趁這個時候，英達連忙跑到紫羅蘭去，正好，林棟用半吊子日本話，還在和那個日本女子閒談，英達拉起他就走，一同來到秀子家。她母親一看林棟依然還穿着前天那件花襯衫，不禁咯咯的大笑起來。連忙朝着屋裏喊：

「秀秀！秀秀！」可是秀子沒有回應。

「王先生，可眞對不起了，你看這孩子，自己做錯了事，還不趕快出來道歉！」她說着又進到後面去了。

英達剛要回話，林棟連忙說道：

「你這是搞甚麼鬼呀？還有事沒有？我可要走了！」

「謝謝你，沒事了。」聽英達這麼說，林棟慌忙的出門走了。

好半天，老婦人才拉着秀子走出來。秀子一見了英達，就跪在嗒嗒咪上，彎身行禮，用柔細的聲音說道：

「實在太失禮了，請原諒我！」

英達趕緊走過去，把她扶起來，然後握着她的手低聲說道：

「感到慚愧的應該是我，我不配受你這樣關懷。」

秀子睜開眼睛望望他，又低下頭去。她母親從旁說道：

「王先生請到裏面去坐吧。你和秀子好好談談。」馬上又對秀子說道：「快準備茶！把你爸爸叫起來，店裏由我來照看好了！秀子柔順的應了一聲：

「是啦！」就欠身揮手對英達說：「請！」

英達脫了鞋，上了嗒嗒咪的房間。秀子把一個紅花圓形的棉坐墊擺在客席，請英達坐了，然後拿來一份當天的琉球報紙給英達，說道：

「我去煮茶，侍候爸爸起牀，請您在這等一會兒。」她說話的神情、動作、姿式完全是日本風的。唯有她的兩隻眼睛顯然有點不同；現在雖然含情默默像春水柔波，但是堅定嚴肅，毫不閃爍，顯出她不可侮的個性。

英達含笑點頭，她就飄然出去了，在外面把拉門輕輕的掩上。英達並沒有馬上看報紙，把周遭的環境看了一番。

這是並排的三間房子。前面一間是舖面，從過道走進來右邊有兩間房，他坐在最後一間房裏，兩面有窗，很是光亮。旁邊的窗戶臨着一條小胡同，後窗外面是一個小天井

可以望見一個大土坡，坡上面有一棟小房。天井裏搭了兩間木屋，看樣子是厨房和洗手間。現在秀子正順着土階走上坡去，推想她父親可能就在坡上的小屋裏睡覺。

英達靜悄悄的坐在室中，心裏卻像海潮一樣翻騰。兩個主意在互相爭鬪，惶惑不決。一方面他被這樁飛來的愛情弄得陶陶然，感到不能自持；他摸摸那根折斷過的肋骨，又摸摸受過傷的腿；自忖從十七八歲的少年時代起，就一直在爲國家犧牲，沒有過一天自己的生活；以往三次的愛情都悲慘的失敗了，現在他遇到了秀子，使他的人生望見了春天，如果能够與她結合度過這後半生，可以把過去一切不幸忘得乾乾淨淨；這是他這一生，最後和最佳的機會了。另一方面他又被殘酷的現實所困繞。因爲把幻想變成眞，要克服的困難，幾乎是不能克服的。他必須背叛組織和國家，抛棄母親和小華，單是這些他硬一硬心腸還可以辦得到，但是他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這個世界雖大，可是沒有立足之地。他既無法在琉球住下來，又不能在香港安居，如果被送到台灣去，就更不堪設想。秀子是這樣可愛，她的愛情是這麽貴重，可是他沒有資格承受！如貪圖一時的快樂接受她的愛，那不但是害她，並且是騙她！如果欺騙和傷害這樣一個純潔美麗的女孩，你還有勇氣活在世上嗎？想到這他不禁毛骨悚然！

「砰！砰！」有人在敲門。英達以爲是秀子家裏來了客人。他忙說了一聲：

「請進來！」站起來正要去開門，門嘩的一聲拉開了。英達一看，不禁一驚。那好像是日本浮世繪裏的美女圖。只見秀子換上了一身便裝的和服，頭上梳了兩個抓髻，戴了一穗茉莉花，臉上薄薄敷了粉，兩頰和唇上抹了紅，寬衣乍腰，兩手捧着一個茶盤，淺笑盈盈站在那裏。

「叫你受等了。」她一邊說着走了進來，掩了門；囘身跪在他的對面，斟了杯茶，把茶碗擺正，使碗上的花對着英達，恭恭敬敬的送過來，柔聲說道：

「請！」她的動作和表情，是那樣輕妙而有節奏，好像一種無聲的音樂；那美麗的小身體裹在寬大的和服裏，翩翩娜娜就像神話裏的小仙女。英達看得呆了。

「你穿和服比穿西裝更好看！」英達接過了茶，這樣讚她。

「是嗎？」她含羞的笑了。「我還以爲你不喜歡日本衣服。」

「不，日本的和服是女人最美麗的服裝，富於東方美。你看那兩隻大袖子，就像蝴蝶的翅膀。」

「中國女子穿的旗袍，不更好看嗎？」她俏皮的反問着。

「旗袍比西方女子穿的露肩長裙要好看，但是不如和服這般古色古香。」

「不過穿和服太不方便了。除了過年和祭日，已經很少有人再穿了。」她順口這麽

說。

「唷，你今天爲甚麽事換上了和服？」

秀子一聽抿嘴笑了，不好意思的小聲說道：

「因爲您第一次到我家裏來做客。爸爸請您在家吃午飯。」

「那可太費心了，我眞不好意思。」

「不過沒有甚麽好吃的，你可別嫌棄。您愛吃日本飯，還是西飧？」

「西餐吃膩了，還是日本菜好。」

「您到過日本嗎？」

「十二年前，會到日本旅行一個月。」

秀子定神笑了一笑說道：

「還是在戰爭期間，是不是？那時候我才六歲！」

英達一聽她提到戰爭期間，心裏有點發慌，因爲前天告訴她，自己是美籍中國人，戰爭期間怎麽會跑到日本旅行呀，眞荒唐。他正這麽懊悔，只聽她問道：

「你不是美籍中國人嗎？怎麽在戰時會到日本去旅行呢？」她這樣問着。臉上浮着陣陣疑雲。

「我是戰後移民到美國去的，戰爭時期我還在中國，在北京唸書。」英達機警的撒了一個大謊，急了一頭汗。

說到這裏，只聽門外有人高聲叫道：

「句面那塞以！」（註：日本話，表示進門的禮貌。）

秀子連忙站起來，拉開門，走進一個又黑又瘦的小老頭來。

「這是我爸爸。」秀子這麽介紹。

英達喚了一聲：「伯父！」站起來鞠了一躬，她父親忙過來和他握手。讓他請坐。秀子給他父親斟了一碗茶，就行個禮退出去了。

「前天聽內人說起王先生，我就想和您見面談談。我的先祖也是中國人；可是我活了六十多歲，還沒看見過一個中國人呢！」小老頭摸了摸才用剃刀刮過的下巴，笑嘻嘻對英達說。

「聽秀子說，您原來姓林，不知最初從哪一省移到此地來的？」

大概是福建省的漳州。時期可能是明朝末年。從第一代祖先開始，都在琉球王朝做官，那時漢人是很受重用的。可是自從日本人到這裏來，漢人就不吃香了。明治維新以後，被迫取消了漢姓。」

英達聽他談吐不俗，不禁肅然起敬；同時對這個華裔老人，感到有點血緣同胞的親切。於是好奇的問道：

「伯父，您在戰前做甚麼事呀？」

「嗯，做過各式各樣的事情，都是卑不足道的。我從小是個孤兒——」他說到這，喝了一口茶，掏出香煙來，讓了英達一隻，英達連忙劃火柴替他點着。他吸了一口煙，沉入回憶裏，惘然的說道：

「十四歲開始給人傭工耕田，十八歲在商店做伙計；那以後幹過碼頭工人，拉過洋車；做過公司的小職員，戰爭期間，此地疏散人口，被送到中太平洋塞班島去開墾。差一點沒死在那裏。你大概也聽說，美軍攻陷塞班時，所有的日軍都戰死了；美軍登陸之前，日軍命令所有的日本人，無論男女老幼都得跳海自殺；在一個斷崖上面，一個接着一個，往黑水洋裏跳。島上一共有兩千五百多人，只剩下不到三百人，我們全家因爲躲避美軍的炮火，藏在山裏，和日軍司令部斷了連繫，沒接到集體自殺的通知，所以才幸免於難！」說到這，他停了停，吸了一口煙，接着說道：「美軍當局派船把我們送回琉球，那時候，琉球還是一片瓦礫，沒有房子，全家住在山洞裏，領救濟品活命。七個孩子，一家九口，能够活到現在，是當初想不到的！現在，苦的日子總算過去了。六個女

兒，已嫁了三個。秀子和她媽開了這間裁縫店，我現在給美軍看守倉庫，混碗飯吃；夜裏上班，白天睡覺，所以今天起得這麽遲，剛才眞是失禮了！」

兩個人談得甚爲投機，話愈說愈多。不曉得怎麽提起圍棋來，原來她父親是一個棋迷，聽英達會下棋，眉飛色舞的搬來棋枰就砰砰叭叭較起勝負來。才下一盤棋，秀子就擺上了午飯。菜是炸大蝦和生魚片，喝本地產的燒酒；吃芹菜拌冷麵。這是一般琉球人待客最豐滿的菜肴了。

老先生喝了幾杯酒，滿面紅暈，格外的興奮；指着秀子對英達說道：

「如果你看中秀秀，就趕快把她娶去吧！」

「爸爸！喝了酒就亂說！」秀子半喜半羞這麽抗議，把全桌的人都逗笑了。英達臉上陪笑，可是心裏正有說不出來的酸苦！

吃過午飯，喝着熱茶，又玩了兩盤棋；英達請她們全家去看電影。老夫妻加上秀子和英達先去了，另外買了三張下一場的票留給吉子、文子和她弟弟太郎。

這次在電影院裏，秀子不再那麽忸怩了。順順當當的挨着英達坐下。燈光一暗，兩隻手就不謀而合的扣在一起。她還不住的貼近英達的耳朶說些話。告訴英達說：

「你請吃晚飯，可千萬別叫酒，爸爸喝起來，就沒完，喝醉了不能上班，會被開革

的！……」

她不但用口說話，同時也在用手說話。兩人互相揉搓、揑弄、撫摸，來傳達傾心的愛慕和神秘的歡愉。英達坐在那裏，一方面被甜美的戀情所陶醉，同時又被悲苦的心事所折磨。

當英達與秀子分手的時候，已經九點多鐘了。他提前來到每次集合的新月餐廳，打算喝杯冷飲，獨自坐一會兒，來囘味一下今天悲苦中的歡樂；要緊的是想一下，怎樣防止和秀子墮入愛的深淵！

出乎英達意料之外，他一上樓就看見宋奎已經先到了。他的對面坐了一位小姐，正在幽幽的拭淚，宋奎神情緊張，似乎在勸慰。英達本想過去打招呼，一看這個情景就欲行又止，他心想，那位小姐一定就是他所說的雪子了。正在猶豫間，宋奎囘過頭來叫伙計，一眼看見他，就連忙大聲叫道：

「來得正好！」他跑過來一把拉住英達，急忙的低聲說道：「今天我告訴她，半個月後可能調到韓國戰場去作戰，她就眞的哭起來。怎麽哄也不行，想不到逢場作戲惹出這麽一次不了情！來、來、來，你幫忙勸解勸解！」

他說完了這段話，轉過身來用日本話說道：

「雪子，這就是我說的那位朋友王先生。」又對英達說：「這是雪子。」

雪子見了英達，馬上不好意思起來，一邊擦淚一邊笑；長得雖然不漂亮，但是這份眞情，叫人感到她很美。

「王先生，叫您見笑！」

「別這麼說？我非常羡慕我的朋友，能有你這樣一位愛人。」

「他說可能被調到韓國戰場去，可是眞的？」

「每個人都有可能，不過不一定是他！」英達這樣一說，宋奎不住的眨眼睛，心想你不是故意揭露我撒謊嗎？

雪子馬上用眼睛瞪着宋奎，呶着嘴問道：

「你不是說，已經決定了嗎？」

「我，我——」宋奎剛想說話，可是不知怎麼來自圓其說；英達立刻攔住他搶着答道：

「只因爲他太愛你了，怕調到前線去，所以一聽見點風聲就自作緊張罷了。」雪子一聽不禁笑了，宋奎也只好跟着傻笑。可是心裏有點彆扭。

等雪子告辭回去了。宋奎就問英達說：

「喂，老兄，你怎麼當着孩子的面，叫我下不了台呀！」

「嗨，你這個人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了。我這麼說，正是替你打圓場。否則叫她哭哭啼啼的，算是怎麼囘事？」

「但是我不能騙她呀，她對我是一片眞心！」

「黑塔，你當眞的愛上了她？」

宋奎欲哭無淚的點點頭。

「上次我不是勸過你，不能動眞感情嗎？」

「可是，我不能控制自己！」

其實英達又何嘗能够控制自己呢？他就像在懸崖邊緣上掙扎的人，兩隻手瘋狂的要抓住一些東西，現在他一把抓住了秀子；他不能再放開手，因爲下面是無底深淵！

在囘營房的途中，傑克發表了使他震驚的好消息：

「西門斯先生今天下午從香港囘來。他告訴我，諸位囘香港的事情，大有希望！」

聽到這裏，他們五個人嘩的一聲喊了出來。林棟禁不住用手去拍傑克的肩膀。聽他接着說道：

「把各位囘港的手續已經交給了香港政府，如果順利的話，兩個星期以內，諸位就

可以走了！」

大家又是一陣歡笑。傑克等他們的噪聲平靜下來，又說道：

「還有一個好消息，後天外出，我借來一部帶篷的卡車，送大家到海灘去野餐；一共準備十四份午餐！每個人可以帶自己的女友一齊去！」

…………

這天夜裏五個人坐在廳裏，談到深夜才散。林棟、方濤和范鈞志三個人高興得簡直不想睡覺；英達雖然也很高興，可是想到秀子不免有點惆悵，雖然這樣離去，橫在心頭的問題可以自然解決，但是失去秀子，生命就變成空殼了。宋奎在高興了一陣之後，一想到和雪子的分離，馬上就慘然沮喪起來，他的生命在琉球生了根，離開琉球，必須連根拔起來！

十一　海灘風雨

剛剛早晨九點鐘，大卡車的馬達聲就在營房的門外吼叫了！英達他們五個人與高彩烈的一擁而出；說笑着爬上了車。

他們仍在新月餐廳門前解散，分頭去接自己的女友；十一點再集合出發去海灘。當英達往秀子家走的時候，心裏是很矛盾的。他一方面希望秀子能陪他同去，另一方面他又不願意秀子去。因爲其他六個女郎都是妓女，他不願秀子與她們同流合汚。雖然在琉球因爲妓女太多了，社會對她們並不十分歧視，但是英達仍認爲對秀子是損害和侮辱。於是他打定了主意，只想到秀子家裏坐一會兒，到時候自己一個人去算了。

英達以爲不久將離開此地，爲了答謝秀子家人對他的盛情，特意到百貨店買了些禮物：兩大瓶日本清酒、糖果、罐頭、還給秀子買了一件衣料。當他抱着東西，從汽車裏鑽出來，秀子已經站在門前接他了。只見她梳洗得整整齊齊，容光煥發的向他招呼。英達從她矜持莊重的禮貌中，可以窺見她心裏如花似夢的期待，不禁感到黯然。她還不知

道英達將要永離她而去了。

英達的禮物給秀子全家帶來了春天。秀子的父親，抱着兩大瓶日本酒，笑得合不上嘴，他們並非只爲了那些禮物而高興，而是爲了那些禮物的意義而歡欣。還以爲這是英達對秀子求婚的表示，萬萬想不到，這是英達向他們告別的謝禮呀！

秀子的父親，鄭重而殷勤的把英達讓進裏間，秀子送上茶來；他以佯做不知的神情，對英達說道：

「王先生，眞不好意思，讓你化這麽多錢。」

「小意思，不成敬意——」英達說到這把話頓住了。本想接着說：「我不久要離開此地」的話，忽然想起宋奎和雪子的那一幕，就沒有說出來。心想何必這麽早讓他們難堪和傷感呢？同時感到對於這家人辜負太多了。她們以最甜美的心款待自己，而所得的卻是一堆謊話！

秀子的父親見他吞吞吐吐的樣子，還以爲他害羞，不好意思說明心意，禁不住含笑說道：

「秀秀和你眞是緣份，以往幾樁提婚，我罵她打她都沒用，這次——」

「爸爸！」秀子叫了一聲，打斷他的話，羞得滿面緋紅，忙站起身來躱出去了。她

父親和她母親一齊哈哈大笑，英達坐在那裏，卻是哭笑不得。只聽她母親說道：

「你還說哪，如果她十六歲那年，被你逼着嫁給松本家，今天可就得不到像王先生這樣的好丈夫了！」

英達聽了這話，眞是如坐針毡，急得流出汗來。幾次要把眞相說出來，又怕他們太難堪了；可是使他們這樣誤解下去，將會受到更大的難堪。他正不知如何是好，只聽秀子的父親說道：

「你今天不忙吧？來，咱們下盤棋！」他說完，剛叫人去拿棋盤，英達馬上說道：

「今天我們營裏有一個旅行野餐，十一點鐘我要去集合，恐怕時間來不及了。」

「到哪去旅行呀？」秀子的母親馬上在問。

「一個海灘去，那地方我沒去過。」

「一共多少人去呀，單是你們同事，還有其他的人？」

「本來是每個人帶一個女友的，不過——」不等英達說完，她母親搶着說道：

「你帶秀秀一齊去好了。她也許害羞不敢去，等我跟她商量一下！」

「不要，伯母！」英達馬上攔阻她。

「爲甚麽，難道你一個人去嗎？」她母親驚訝的這樣問。

「是的，我想一個人去算了。因爲那般同事所帶去的女友，多是亂七八糟的人！」

「噢，那不要緊，她去陪你，也不是陪她們；我看你還是帶秀子一齊去好了，你知道，趁這機會帶她見見世面，出去開開心；這麽大的人成天在家纏着我，實在太不像話了。」她不等英達答話，就起身出去了。一根紙煙沒吸完，她老遠帶着咯咯的笑聲回來了，進了屋內，不等坐下就說道：

「你看秀秀多怪，她說不能和你一齊從家裏走出去；怕街坊隣居笑話！讓你在第二個巴士站等她。」

「這個孩子眞多事！怕街坊隣居笑甚麽？」她父親有點不耐煩的說。

「是呀，我也這麽問她；她就說，怕王先生將來不要她，太丟臉了。」說完就拍手大笑。

聽到這裏英達實在是按捺不住，幾乎要實話實說了，可是望着兩個老人那種高興勁兒又忍住了。他心裏這樣考慮；在此地還有十幾天，只多再見五六面，只要我不動聲色，不正面談這件事，總不會把事情弄得更壞，離開此地時再告訴他們好了。

當秀子的母親告訴英達：

「秀秀已經換好衣服出門走了。」

英達就急急忙忙的趕到巴士站來。只見秀子已經站在那裏等他了。她穿着白上衣、墨綠裙子，紮了一條小皮帶，把腰紮得又圓又細；頭上戴了一頂白帆布的帽子，手提着一個籐子編織的旅行袋，樣子完全像一個女學生。老遠看見他來，就扭過身上去裝做看不見。他一直走到她身旁，低聲喚道：

「秀秀！」

她才轉過身來，含羞的看他一眼，面色有點蒼白，身體微微在顫抖；用小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道：

「巴士來了！」

英達對她這樣害羞和恐懼，一方面感到無法了解，同時又深爲感動。她爲了陪自己去玩，心裏是經過多麽激烈的掙扎啊！

上了巴士，她的情緒穩定一些了。但是也很少說話，只是默然的望着窗外的景物。不時的對他笑一笑。

英達帶着秀子來到集合地點，大卡車裏已經坐滿了人。其餘的六對都已到齊，他倆一到就開車出發了。

當英達扶着秀子上了車，車裏嘩的一聲鬨了起來。那些女郎七嘴八舌的紛紛議論。

「咦——看這個小妮子長得這麽白淨！」

「喂，她好像是新下海的雛兒！」

「你看她像哪一個電影明星？是不是有點像若尾文字！」

…………

只有雪子儀態莊重的和秀子打招呼，對宋奎說道：

「這個小妹妹，長得眞可愛！」

秀子對這些議論和喧笑一概裝做聽不見，靜靜的挨着英達坐着，兩隻眼睛羞怯的望着車外。英達心裏有點難過，後悔不該帶她來，使她受這些委屈。

當他們出發的時候，天空雖然佈滿了灰雲，但是陽光仍從雲層裏，一隱一現的透出來；他們雖然有點失望，但是仍然興緻勃勃的下了車，但願天公作美，千萬別下雨。

一塊灰色的沙灘，連着一片蒼翠的松林。他們七對，各自在林中找了一塊幽靜的地方，佈置了一個小天地。

英達和秀子在松林深處選到了一塊好地方。幾棵馬尾松環抱在一起，好像一個大屏風，兩旁是灌樹叢，中間是一塊葫蘆形的空地，舖滿厚厚的軟軟的松針。

當英達回到卡車上去，把他們的一份食物和飲料搬回來，秀子已經把雨布毛毯在松

針上鋪好，脫了鞋，含笑端坐在毯子上，見他來忙上前接應。一邊向他說：

「您辛苦了！」就像一個新婚的日本妻子，在門前迎接她的丈夫一樣。

「不要緊。」英達一邊答着，把一大把東西放在毯子上，連忙脫去夏威夷衫，躺到裏邊去，拿起她的帽子搧着，呼呼的喘息。

她一看那麽多東西，禁不住驚奇。一個裝滿了冰塊的小冰箱，裏面有各式各樣的飲料、啤酒、橙汁、汽水、是够兩個人一天喝的；吃的東西就更豐富了，火鷄腿、火腿、果醬、花生醬、紙筒裝的鮮奶……還有兩套竹子做的刀叉，硬紙做的杯碟。她一樣一樣的理清楚；把鷄肉撕下來，就着牛油和花生醬，夾進麵包裏，做好了幾個三文治；利用那個裝東西的硬紙盒做了桌子，擺好了餐具；然後柔聲問他：

「你要喝啤酒嗎？」

「好！」他答應着，馬上坐起來。她替他開了一罐啤酒，自己打開一瓶橙汁。

「請吧！」她這樣招呼。英達坐到她對面去，舉起啤酒罐和她對飲了一口，兩人就開始了午餐。

傑克帶來的手提收音機，正播放着一隻爵士樂曲，隱隱的從遠處飄來。他倆坐在那裏一眼望去，是疏落縱立的褐色樹幹，在間隙中可以望見幾片藍色的海原；婉轉的鳥

唱，顯出了林中的幽寂。

「秀秀，我想不到你今天會來。」英達喝了一口啤酒，這樣說。

「爲甚麽呢？」她嫣然一笑，這麽問。

「你怕羞，而且你一定很不喜歡這羣女郎，是不是？」

她翻了翻眼睛，把嘴裏的東西嚥下去，停了半天才低下頭去答道：

「如我不陪你來，還不是另外有人陪你來嗎？」她說完抬起頭，兩隻眼睛水汪汪的望着英達。

「不，秀秀！如果你不來，我決定一個人來的；對這些女郎，我沒有興趣！」

「說謊！」她果斷的這樣說。英達不禁吃了一驚。聽她接着說道：「你們這些美國軍人，不論哪個都是一樣！我家就在花街旁邊，從小看得太多了。」她不好意思的這樣說。

「秀秀，我們認識的時間還太短，你對我還不大了解；我有許多話，很難向你解釋。」英達皺起眉頭，嚴肅的對她說。

「解釋甚麽呢？這不需要解釋。你是一個男人，免不了這些事。」她含笑的這麽說。英達不禁又是一驚。心想這個小姑娘想法該多不可捉摸呀！他把最後一口啤酒喝

光，點了一隻煙吸着，心中像海潮一般汹湧激蕩。

「你不再吃了嗎？」她溫柔的看着他。

「不吃了。你呢？」

「我早就吃飽了。你要不要再喝點東西？」

「我自己來。」說着話，他正想爬過去拿汽水；只見秀子連忙把他的手推開，笑着說道：

「你不願意我替你做事嗎？」

「當然願意，不過事事麻煩你，你不是太辛苦嗎？」

「有甚麼辛苦呀？」她笑着說，接着問道：

「你要喝甚麼？」

「請給我一瓶檸檬水！」

她打開了一瓶，把瓶嘴用手絹擦淨遞給了英達。然後把旅行袋放在樹根上，用手按平，笑着說：

「你躺一會兒，等我來收拾東西。」

英達喝了一口汽水，默默地看着她，心裏深深爲她可憐，感到自己眞是一個可恥的

騙子。於是他決心把自己的眞意告訴她。

他喝完了汽水，把空瓶抛開，躺下去呆呆的想。他在想用較柔和的含蓄的話，來告訴她，以減少她的刺激和悲傷。於是他編造了一個故事。在二次大戰期間，一個美籍的德國人，潛回德國去做間諜。他與一個賣花的少女相識，那少女愛上了他；他雖然愛那少女，但是因有秘密的任務在身，無法和她相愛；那少女不諒解他，怨他無情；於是他不能堅持自己的初衷，終於和那少女墮入情網；可是因爲愛情，誤了機密，被德軍捕獲處死；那少女發覺了他因自己而死，也跟着殉情自殺了。

英達想好了這個故事，心中很高興。以爲秀子會從這個故事裏，得到暗示和警惕。

「我們甚麽時候囘去？是不是還要在這裏吃晚飯呀？」當秀子把一切都收拾好了，這樣問英達。

「原定在這裏吃晚飯的，車上還有很多吃的東西。不過這要看天氣了，我擔心會下雨。」

秀子把罐頭売、髒了的盃碟、汽水瓶等廢物，用一塊紙包好，拿起來走到遠處扔掉，又姍姍的走囘來。

「你想不想游水？要游水得換泳衣了。」英達迎着她這樣問。

「我不會游水；陰天水又冷，我不想去了。你要去，你自己去好了，我可以在岸上看着你。」她笑着坐了下來。

「我也正不想去。不如兩個人在此談談。」

「你談吧，我聽！」她柔和的看着他。

「好，我給你講個故事；」他笑了笑，坐了起來。「你也躺一會兒吧！」英達一邊說，把那個旅行袋拿過去，示意給她枕。

「不，我不要，你枕着好了。」她堅持着，她顯然不願意英達有一點不舒服。

「我還有這個！」英達拿出自己帶來的小包裏，裏面是浴巾和泳衣。她這才不說話了，不過仍然無言的坐在那裏，兩隻眼睛痴痴的望着他。

「你幹嘛不躺下？」

「你先躺下！」她固執的這麽說，兩隻眼睛仍是那麽痴痴的望着他。英達突然湊過去，摟住她。她羞怯怯的閉上了眼睛。英達感到心像擂鼓一般跳；當他的嘴唇挨近她，聽見她的呼吸時，他突然止住了；把她輕輕的放下，使她的頭枕在旅行袋上。然後輕輕吻了她的額角，才翻過身去，在另一邊躺下。

秀子睜開了眼睛，悠悠的側過身來，望見英達仍在緊張的喘氣。她不禁用手蓋住了

自己的臉。

英達點起了一隻煙，吸了幾口，等待胸中的火焰慢慢熄滅。四週是這樣寂靜，一隻啄木鳥，咚咚的啄了一陣，微風在樹梢歎息，幾縷松針無聲的飄落。

「秀秀，現在我開始講一個故事，你高興不高興聽呀？」

「我不是在聽嗎？」她把手從臉上挪開，懶懶的這樣說。

「這是一件眞事。我有一個朋友叫湯姆、皮爾遜………」

那是英達平生最用心講的故事了。他像北京天橋講評詞的一般，對人物的形貌和動作都加以活現的描寫。秀子聽得入了神。等他講完的時候，秀子感動得哭了。

英達不禁笑起來，他掏出手絹替她擦眼淚。對她說道：

「中國有句俗話：看戲流眼淚，替古人擔憂！」

秀子笑了，可是眼淚仍然往下流，這又哭又笑的樣子，嬌極了，也美極了。

等秀子的眼淚停住了。英達就問她：

「你喜歡這個故事嗎？」

秀子的眼睛還是紅的，笑着點點頭。英達又問道：

「你對男女主角的行爲有甚麽感想？」他急想引導她了解，他們的戀愛是一個不必

耍的悲劇；只因那個男主角的軟弱，害了自己也害了那個少女，只聽她哀哀的說道：

「我覺得他們的愛情，才是眞正的愛情！」

英達不禁大失所望，苦笑着說道：

「你所說眞正的愛情，是甚麽意思呢？」

秀秀躺在那裏，眼睛望着樹梢，出神的說道：

「活着永遠相愛，若不然一齊死去！」

英達一聽，不禁打了一個冷噤，無可奈何的說道：

「假使湯姆能够堅强一些，不和那個少女墮入情網，他們就不致悲慘而死了，是不是？」

秀秀聽了突然坐了起來，驚異的看着他，嚴肅的問道：

「你認爲他們相愛是錯了嗎？」

英達感到他的眼睛像刀一樣刺進自己的心裏；連忙說道：

「我沒有說是錯誤，我只覺得他們的死、太慘了、太可惜了。」

秀子沉默了一會兒，柔聲說道：

「我以爲一個女人，所愛的男子只有一個。」

英達被她的話和她的神色嚇住了，他本想說，「這可不一定。」可是沒有說出口。無可奈何的點點頭。聽她接着說下去：

「當他發現了自己所愛的男子，她就該盡一切去愛他；不論有甚麽困難！」

她的話是斬釘截鐵的，她的表情堅決而莊嚴，好似女神的塑像。英達突然感到自己渺小起來。他發覺自己的計劃完全失敗了，心裏開始焦燥不安，感到渾身鬱熱難耐，不由得把褲腿往上撩起，露出小腿來。

「啊——！」秀子突然睜大眼睛，驚訝的用手指着他的小腿，「這麽大的傷疤！」

英達索性把褲子提到膝蓋，把受傷的小腿全部露出來。秀子忙移前，用手摸了摸，現出要哭的樣子問道：

「你甚麽時候受了這麽重傷？這疤痕還很新！」

「兩年前在韓國戰場受的傷！」他底下想說我仍要到前線去，我愛你，但是我不能愛你，就在這個時候，突然起了一陣風，隨着風洒下又大又涼的雨點來，遠處傳來隆隆的雷聲。

「秀秀、快收拾東西，大雨來了！」

說着話，兩個人把所有的東西都拾到毯子中央，急急忙忙捲起來；風愈來愈大，雨

點愈來愈密了；只聽彼得王在呼叫：

「喂——大家趕快囘到卡車裏去！」

英達揹起了那個包裹，拉着秀子就急忙尋路跑出了松林。當他們一上了卡車，漫天的大雨就嘩嘩的潑了下來。其餘下的六對，喞哇喊叫的陸續跑了囘來，早已澆成落湯鷄了。

傑克叫彼得王向大家宣佈：

「從現在起，囘到市區裏去。把各位送到自己要去的地方；十一點鐘仍在新月餐廳門前集合。」英達看了一下錶，才下午四點鐘。

狂風挾着暴雨像瘋了的巨獸，咆哮着撕咬着這部緩緩爬行的卡車。舉目望去是一片灰白色的水牆，從天傾瀉而下；公路上的水像泛濫的河流一般。卡車上雖然有帆布雨蓬，可是雨水仍從每一個空隙湧入；尤其靠近車尾的地方，從雨蓬的敞口處，陣陣的雨淋，隨呼嘯的風洒進來。傑克駕車，帶着女友在司機座裏；宋奎他們幾對各自圍了毛氈和雨布，甜甜蜜蜜的偎在一起，不時的發出嘻笑；這場暴雨對他們不是災難，而是別開生面的快樂。

英達和秀子挨近車尾坐着；秀子爲了避開那些浪蕩的笑聲和輕佻的舉動，臉朝向車

外，注視着那惱人的風雨；但是她的手卻緊緊與英達相握。

兩個人的體温在毯子裏混成一片如膠似漆的暖意。秀子想道，他眞是神奇的男子！在松林裏她那顫慄的決心，被他放棄的時候，曾感到羞愤和惱懊，但是現在想起來，他該多麽偉大呀！她不禁感到一陣心熱臉紅，把他那隻熱乎乎的摟着她的手，用力的握了握，緊緊的抱在胸前。她好像一個皈依宗教的信徒，他就是上帝，她願奉獻一切去愛他、信仰他。

「你感到冷嗎？」英達見她迎着風雨出神，把毯子往她身上移了移，這樣問她。秀子轉過頭來，柔情似水的望着他，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用力的搖頭。

「你是不是討厭她們呀？」英達使眼色指着毯子裏的那幾對男女。

「有一點，不過我不在乎。」她笑了，輕輕的把頭偎着他的胸。拿起他的手，偷偷的吻了一下。

卡車回到了市區，傑克把六對男女分別送到地方，然後開車帶着他的女友走了。

英達和秀子一進門，雨勢突然小了。她母親，吉子，太郎，文子一齊擁過來，不禁都替他們抱怨這惡作劇的天氣。

英達把那份拿回來的晚餐打開，分給吉子她們吃了，使三個孩子歡天喜地。秀子一

轉眼不見了，不大一會兒，換了衣服走出來，站在嗒嗒咪上向英達招手，說道：

「請跟我到裏面來。」

英達摸了一下文子的臉蛋，就連忙脫了鞋走上嗒嗒咪跟了進去，直來到後面那間房裏。

「換上這套睡衣，把濕衣服脫下來給我！」秀子說完話，轉身要出去，英達攔住她說：

「不要緊，穿在身上等會兒就乾了！」

「那怎麽行，你會病的！」

「那豈不使你太麻煩？」

「快點吧，我拿去洗一下，好把它烘乾！」她說完就出去了，把門拉上，靠着門忍不住的笑。

英達只好換了衣服。穿上那肥大乾爽的和式睡衣，渾身輕飄飄的，感到舒暢無比，正對着鏡子左照右照，看自己的怪樣子，只聽秀子在敲門，問道：

「換好了嗎？」

「好了！」

秀子開門進來，背後跟着文子和太郎，看見他穿了和服，都拍手叫起來。

英達拉着文子到前面去玩，秀子母親去準備晚飯，秀子連忙把他的衣服洗了，叫吉子拿着在爐邊烘乾，然後送到前面，她升起了燒炭的熨斗，一件一件的把衣服燙平。

英達一邊和文子和太郎在說笑玩耍，一邊用眼睛看秀子，心裏一陣甜一陣熱，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她穿了一件桃紅色長裙，用一條海藍色的綢子裹着才洗過的頭髮，整個的臉閃着柔潤的光。她右手每舉起熨斗，就用左手沾一點水，去試熨斗的熱度，惟恐把衣服燙焦。當她轉動熨斗燙衣服的時候，是全神貫注的，把每一個縐折輕輕的燙平。熨斗的火把她臉頰烤出兩朵紅雲，額角溢出津津的汗水來。當她每燙好一件衣服，禁不住偷偷看英達一眼，那目光像春風一樣柔和，像大海一樣深沉。當她發覺英達在看她，就連忙垂下眼睛，欲語還羞。

「呵！秀秀！你是好姑娘，好妻子，好母親！」英達心裏這麽讚歎着，不禁魂銷神馳！

快吃晚飯的時候，秀子的父親回來了，還帶了一個朋友。經過介紹，知道他叫黑岩次郎。此人長得粗壯高大，聲音宏亮，笑起來像打一串響雷。秀子和她母親似乎不大高

與這個人。他們三個人一邊喝酒，一邊談話，倒是很痛快。當英達問他：

「請問黑岩先生，幹哪一行呀？」

他哈哈大笑，打趣的說道：

「政府社會調查的檔案裏根本沒有我這一行！」把杯中的酒一飲而盡，接着又說道：「你既然是加田老先生的好朋友，我就不必瞞你，我是此地的走私大王。專做見不得人的勾當！」他說完又是一陣大笑。英達聽了心中不禁一動，他想起和宋奎，范鈞志談過的逃走計劃。可惜現在用不着了，若不然這倒是一個絕好的機會。

「王先生，不怕你見笑，在那霸我開有一所妓館，如果你要玩，請找我好了。管保給你介紹一個如意的！」黑岩很認眞的對英達說。秀子的父親忙接過來說道：

「王先生倒不是愛玩的人他是秀子的朋友。」

「噢，原來是這樣，請原諒我失言！」他轉頭來又對秀子說道：「秀秀，你別生氣，如果我看見王先生到花街去玩，我就抓住他送給你！」他說完又是一陣高聲朗笑。

十二　一波三折

自從去海灘野餐回來，英達內心的矛盾和掙扎，越發的激烈和深刻了。他瘋狂的愛上了秀子，可是又必順强迫自己和她疏遠。爲這個他做了非凡的奮鬭。

現在他每次到秀子家裏去，多半是和她父親下棋飲酒，和文子、太郎在一起玩耍；儘量避免和秀子單獨相處。有時候陪她去看電影，總是帶她的家人一齊去。在影院裏，雖然仍和她挽臂握手，但是他不再做任何進一步的表示。他的理智做了殘酷的獄卒，把自己的感情監禁起來。

對英達這種不冷不熱的態度，秀子當然感覺出來了。她雖然有些焦疑不安，卻一點也不怨。可是秀子的母親就有點沉不住氣了，暗暗的爲女兒不平。心想我這個女兒，有這麽多人追求，也不是嫁不出去，現在看上了你，該是多大的福氣，你還故作神秘，突竟存甚麽心呀？同時她對秀子也有點感到不滿意，怪她變得太軟弱了；以往她對男人盲目的害怕和討厭雖然不好，可是現在對這個中國人低聲下氣，患得患失，未免太自賤

了。對於這一點，她實在大惑不解！

有一次私下裏她對女兒說道：

「你看這個中國人，是不是有點不識相？我早已把話對他說得淸淸楚楚，到現在他毫無反應！究竟是怎麽囘事呀？」秀子馬上答道：

「媽，對這件事、您別管好不好？他是一個正人君子，對這件事豈能馬馬虎虎，他應該愼嚴考慮，我們認識還不到一個月呀！」

「還有甚麽考慮的？我就不明白。憑你這個模樣，那一點配不上他？」

「媽：請您別這麽說。他讀過大學，我是小學畢業生……」說到這兒秀子把話噎住了，心裏煩得慌。

「唸過大學又怎樣？威廉不也是大學畢業，他怎麽一點不嫌棄你！他如果是這麽挑三揀四呀，哼，不如算了！難道你還怕嫁不出去？」

「媽！」秀子大聲叫着，流出兩串眼淚來，哭着說道：「如果他不娶我，我這一生也不再嫁人了！」

媽媽一聽，吸了一口涼氣，心想這孩子眞瘋了。對許多男人，說不理就不理，一旦愛上一個，就愛到這個程度。她知道扨不過女兒，於是把話拉囘來說道：

「咳！這也是前生的緣份。其實他確是一個好人，不過這樣拖下去，也不是同事；如果你自己不好意思問他，等下次來的時候，我替你問問他，究竟是甚麽主意。」

「別直接問他，我怕！」

「怎麽，你怕甚麽？」

「如果他說不行，我受不住！」

她母親嘆息了一聲，無可如何的搖搖頭。

…………

這天上午傑克提前半小時來到營房，不過沒有馬上送他們出去，先發表了一段談話。他裝做非常高興的樣子說道：

「關於各位回香港的事情，到目前爲止，一切消息都是樂觀的。明天將有一批文件寄來，裏面可能有批准各位回港的手續，如果是這樣的話；各位在幾天之內，就離開此地了。說不定今天是最後一次外出了。斯密司先生和西門斯先生，爲了這件事，已經替大家盡了一切努力，現在終於接近成功了，……」

聽完了傑克的話，他們興奮如狂的把傑克舉了起來。當天外出的時候，他們想請傑克吃飯，感謝他一個月來對他們的照顧。傑克乖巧的推拖了。

在外出的路上，英達就在想，怎樣向秀子一家告別。他雖然爲與秀子永別而感到悲傷，但是也有着成功的快樂，他終於以堅忍耐過了這一段時間，保全了良心的平安。這一個月來，他掙扎得多辛苦呵！這就好像一隻餓貓望着一條鮮美的魚兒，而不用爪去抓一樣。也爲此感到自傲！同時又感到這是殘忍，是對自己的殘忍，也是對秀子的殘忍！可是，這殘忍卻是愛，最高的愛，最美的愛！

當他一進巷口，就望見秀子站在門前張望。急忙跑向前去，望着她，激動得講不出話來。

「伊莱夏夷痲塞！」（註：日文歡迎客人的敬語）她和往日一樣向他鞠躬這樣招呼。隨後就問道：

「今天怎麼來得這麼遲呀？」英達忙看了看錶，低聲說道：

「不過才遲了十分鐘。」他的聲音有點顫抖，因爲他的心幾乎要碎了。望見她蒼白的臉色，孱弱的喘息，又馬上問道：「感冒好了沒有？你的臉色還不大好看。」說着話兩人進了屋子。

「還有一點頭痛，不要緊的。」她勉强的笑着；又說道：「你不是說今天要教我做餃子嗎？肉我已經剁好了。」

「好極了，來，我們馬上就動手吧！」

他們一齊到厨房，她母親在洗菜，見了英達就迎着說道

「王先生你來得正好，快勸勸秀子，她病還沒有好，硬挺起來做事情，我怎麽說也不聽！」

英達忙握住秀子的手一摸，不禁吃驚的說道：

「秀秀，你在發燒，快去躺下休息。」

「不要緊！媽老是這麽大驚小怪！」

「不，你的手好燙，快去休息！」

秀子無可奈何的進屋去了。英達和她母親、吉子一起做起餃子來。他忙着合麵、壓皮、拌餡，然後教她們包。秀子躺了一會兒，又回到厨房來，英達趕她不走，只好讓她站在那裏看。

這一頓午飯大家吃得特別香，都讚美英達的手藝不錯，可是秀子吃不下。坐在那裏，渾身一陣冷一陣熱，頭痛如裂，感到有點天旋地轉。

在飯桌上英達本想把告别的話說出來，看見秀子那般情景，就猶豫着沒有說。吃完午飯，他和秀子的父親照常開始下棋。這天他棋鋒特别差，一連輸了五六局，秀子的父

親禁不住笑着問他：

「王先生，你今天怎麽啦，好像心不在棋枰上？」英達立刻把手中的棋子頹然放進棋盒裏，一看屋子只有他老夫妻倆和吉子，秀子已經囘自己房裏休息去了；嘆息了一聲說道：

「可能在明後天，我要離開此地了！」

老夫妻倆一聽，面色立刻蒼白起來。秀子的母親馬上緊張的問道：

「到哪裏去呢？還囘不囘來？」

「到韓國前線去！不知甚麽時候才能囘來。」

屋中突然陷入死寂。煙碟裏一隻沒擦滅的煙蒂，討人厭的冒着煙。英達終於又開口說道：

「關於秀子的事，我非常感謝你兩位對我的一片盛情，我也非常喜歡秀子，可是我一直在猶豫不決；因爲我還有兩年才退役，隨時會調囘前線的，我不願意連累秀子，我愛她，所以要爲她着想！你請看，」說到這他提起褲管露出小腿上的傷痕，接着說道：

「我受過一次重傷，戰場上隨時會發生危險的。」

秀子母親悄然流下淚來，抽嗒着說道：

「現在我才明白，你爲甚麽一直不肯表示態度，原來是這樣……」

他們三個人正在談著，一眼沒注意，不知甚麽時候吉子跑出去了。現在忽聽到她驚駭的叫聲：

「媽媽！秀子姐姐昏倒了！媽，快來呀，哇——」她急得哭起來，她母親趕緊拉開門，緊張的往秀子的房裏跑，她父親和英達也急忙跟了出去。

來到秀子的房裏一看，秀子倒在門坎上，身體在屋裏一半在屋外一半。她母親急忙抱起她，大聲喊道：

「秀秀！秀秀！」馬上回過頭來罵吉子：「一定是你多嘴，叫她受了刺激！」

英達握住她的手，像火燒一般燙，發現她的臉一點血色也沒有，兩片小嘴唇皺着白色的乾皮。

「伯母，我去請醫生來！」

英達說完了就往外跑，穿上鞋來到街上，叫了一部計程汽車，直向那位森野老醫生的診所而去。

當英達同老醫生趕到時，秀子已經甦醒了。見了英達禁不住淚流滿面。

醫生給秀子打了退燒的針，他說病情並不太嚴重，但是要好好休息。留下藥方就走

了。

忙亂了一大陣，吉子取藥去了，她父親回坡上的小屋去休息，她母親在前面店中忙活計。剩下英達一個人照料秀子。他一隻手被秀子握着，一隻手輕輕揮着蒲扇。

「你眞的明後天要走了嗎？」她用力睜開眼睛，喘着氣，喃喃的問他。停了半天，英達才小聲答道：

「是的。」

她的眼淚又流出來，他忙掏出手絹把她的臉頰擦乾。

「請給我寫信。」她閉着眼睛這麽說。

「好，我一定寫。」

「我早就感到，你會離開我遠去！」她掙扎着說下去：「只希望你早點平安回來。」

「我，我一定會回來的。」英達吃力的說了這句謊話。

她再睜開眼睛，用手摸着他受過傷的腿。

「醫生說，需要安靜休息，你睡一會兒吧！我在這裏看着你。」

她閉上眼睛點點頭。

…………

秀子的母親，强打精神給英達準備了送別的晚飯。吃飯的時候，氣氛黯淡得幾乎使人感到窒息。平常有說有笑的文子和太郎，今天卻靜靜的吃飯，一聲不響。唯有秀子的父親，仍維持着興緻，殷勤的勸酒。英達默默的一盅一盅飲下那苦酒，感到自己好像是受刑一般。

情景雖然這麽難堪，可是英達仍捱到最後一分鐘才告辭。他向老夫妻行過禮，悄悄的來到秀子的房裏。他只希望她仍睡着，那麽就可以無痛而別了；可是當他輕輕拉開了門，秀子馬上坐了起來。他招手說道：

「秀秀，再見了！」

「秀子掀開了毯子，整了一下衣襟，端端正正跪好，兩手伏在嗒嗒咪上，向他深躬行禮。他顧不得還禮，忙過去伏住她。她鎮靜的說道：

「不要緊，我已經好多了。」

英達堅持她不要離開屋子，就此相別；可是拗不過她；她站起來扶着牆走，隨着大家把英達送到門口。出乎英達意料之外，她再沒有哭泣。在他最後一瞥裏，她的表情是嚴肅而堅强的，就像一個拿着武器的戰士，準備好去斷殺一般。

英達坐在巴士上，回頭望着那條小巷，感到脊樑一陣一陣的發麻，大腦像是被抽空

了的売，世界悠悠惚惚的像一個悲慘離奇的大夢；他極力忍着那不斷湧上來的悲痛，眼淚在眼球上轉圈，終於把睫毛潤濕了，那兩滴眼淚份外的辛酸！

英達來到新月餐廳。五個人都到齊了。矮子輕鬆自在的喝着啤酒；宋奎和雪子正在那裏哭哭啼啼的話別，林棟和方濤在低聲談話，不時以冰冷的眼色掃射宋奎。看見英達來了，淡淡的招呼了一下。英達悄悄的溜到矮子的座位去。兩個人只無言的互相看了一眼，好像說了一大堆話。

樓下面汽車喇叭叫了三聲，他們知到傑克和彼得王已經到了。就相繼走下樓去。雪子把宋奎送上車，變成了淚人兒。當車開的時候，宋奎幾乎哭出聲來。英達緊緊的握着他的手，表示了滿腔同情。

五個人一回到了營房，立刻分成了兩伙。宋奎、范鈞志和英達，坐在院子裏的草地上；林棟和方濤關在屋子裏。兩伙人都在用低聲談。

「時間不多了，我們是不是商量一下，回到香港該怎麽辦？」矮子開口。

「那還不簡單，下了飛機各走各的路，誰管得了誰？」宋奎毫不在乎的這麽說。英達有點猶豫的說道：

「也不像你說的那樣簡單。香港地方太小，早晚會被他們發覺的。而且我們在香港

人生地疏，生活如何解決，也是一大難題，我看不如愼重一點，先和他們敷衍一個階段再說。」

「和他們敷衍一個階段，我看這太危險了。如果囘去一報到，我們三個可能馬上調囘大陸，起碼三年勞改！」矮子這麽一說，英達不禁變了臉色。想起北大荒的一經驗，他就心膽俱裂。

「老王，你知道，自從我們拒絕再開小組會，林棟已經把我們恨透了。假使再落到他手裏，我們還想得好嗎？」宋奎補充了矮子的話。

「我不知如何是好，因爲我母親還在北京。」英達皺着眉頭說。

「對了，我正想告訴你——」矮子剛說到這兒，又把話停住，沉吟了一會兒，終於說道：「我告訴你一個消息，你可別太激動，令堂已去世了！」

英達聽了猛然一驚，急着問道：

「甚麽？逝世了！你怎麽知道？是在甚麽時候？」

「——！」矮子用手擋着嘴，「小聲點，別在這個時候發作。這件事從香港出發之前，我就知道了。一直不敢告訴你，怕你沉不住氣，惹出麻煩來。令堂大概在今年九月間去世的，那份電報是我譯的；有命令不要通知你，同時還加嚴檢查你的信件，防止

你知道這個消息。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你也不必再難過。」

英達抑制着哭聲，臉上的肌肉緊張的抽動着，淚如泉湧一般流出來，哽咽着說道：

「現在我已經沒有牽掛了，決定隨兩位老兄一致行動！」他說完就馬上站起來，回到自己的房間裏把門鎖了，躺到床上去，用毛毯把頭蒙住，盡情的哭起來。

第二天下午，彼得王來送給養的時候告訴他們，明天上午西門斯來向大家宣佈重要消息。

「甚麽消息？」

「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是不是明天就可以坐飛機走了？」

他們緊張的追問着，他聳聳肩膀說道：

「我也不知道！」

彼得王走了之後，他們把他送來的大紙盒撕開一看，發現裏面裝了有三天的給養，不禁都悲觀起來。如果明天起身走的話，決不會送這麽多東西來。這一天他們在營房裏，如熱鍋上的螞蟻，白天吃不下東西，夜裏睡不安枕。不過宋奎在失望之中，卻有幾分喜色。如果走不成，他就可以和雪子再續他們的露水姻緣。英達的精神還在痴呆狀

態，沉在悲痛的回憶中，對目前的順逆利害已經漠不關心了。

翌日上午西門斯果然來了。他臉上毫無笑容，大家一看心裏就涼了。只聽他說道：

「各位先生，今天斯密司先生因爲事忙不能來，叫我替他向各位轉達幾件事。關於替各位辦理回香港的事情，到頭幾天爲止，得到的消息都是樂觀的，可是到最後關頭，意外的失敗了。

「斯密斯先生和我，對於這件事都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這是無可如何的，大家必須平靜的面對這個事實！

「現在我們打算再從不同的路線進行這件事，不過希望不會很大；但是爲了尊重各位回香港的意願，我們只有努力到底！」說到這兒，他停了一停，用眼睛溜了一下他們五個人的表情，把話一轉說道，「不過有一項好消息，台灣方面已有回信來，他們表示歡迎各位到那裏去。如果各位之中有人願意去，隨時可以報名，一個星期內就可以起身；並且保證各位在港的家屬也可以到台灣去，而且我們願意出一筆安家費。對於這個問題，希望大家要認眞考慮，因爲香港的入境問題，是很麻煩的，希望非常渺茫！

「各位住在這裏的營房，本是向一個軍事單位借來的，下個月他們自己要用，因此如果各位到時候仍未離開此地，就要搬開這裏，到一個大營房裏去。在那邊各位不能像現

在這樣，隔天外出一次，只能一周外出一次了。這是軍營的紀律，大家必須諒解。……」

聽完了西門斯的話，大家呆如木鷄，西門斯連問了幾聲，各位有甚麽問題，還沒等他們從容考慮，他就抽身走了。事後他們五個人聚在一起，都放下了個人的打算，對他們共同的命運開始了一場討論。

「我就說美國人不是好東西，絕不會順順當當放我們去的！」方濤擺出事後諸葛亮的神氣這麽說。

「西門斯顯然仍是要我們去台灣！」這是矮子的聲音。

「一方面威脅，一方面利誘，說的話可是官冕堂皇！」林棟憤慨的說。

「他媽的，我們得另外想辦法！」莽宋奎這樣駡。矮子用手偸着扯他的衣襟，示意他別再說下去。

…………

只有英達始終沒有說話。

第二天又到了外出的日子。英達本想不出去，打算自己在營房裏，好好追思一下母親的生平，可是他又捨不得放棄這被賞賜的自由，他還是跟隨大家一齊走了。

「往哪裏去呢？」等在餐廳門前解散之後，他又在被這個難題拷問。他很想再回到

秀子那裏去，但是一想起過去一個月，所受的矛盾和痛苦，他就廢然而止了。好容易割斷了那場離奇悲慘的愛情，現在秀子或許已經開始忘記自己了，她可以從此走向新的人生，何必再去招惹她，把她拉回地獄裏來呢？

現在他有點羡慕矮子他們了，能够不理會愛情，在色慾的泥坑裏打滾，殺掉這無可奈何的時光！做出一個萬物之靈的人，貪嗜無情的肉慾是可恥的；但是它卻可以使你暫忘一切，使精神免受凌遲之苦。

「往哪裏去呢？」他一邊這麽問着自己，一邊在街上漫無目的的走着。到了一間電影院門前，他正想去買票，一看還不到賣票的時間。於是他進了一間咖啡館，上午十點鐘咖啡館裏靜悄悄的，空無人影，他要了一盃咖啡，就坐在那裏望着朦朧的窗紗，痴痴的呆想。

他想母親可憐的一生，想起吞掉他青春的時代，想起遙遠的祖國山河，……終又想到今後不可知的命運，和繫住他心魂的秀子，她就在附近，只要走十分鐘的路就可以看見她。

可是他不能去！想到這兒他心裏捲起一團昏黑，感到胃裏很難受，說不出來是餓，是痛，還是噁心；他連忙喝了兩口咖啡。

心裏一煩，思想就像無頭蒼蠅，東一下西一下亂撞；忽然想起那天下午，秀子跟他的一段談話。她告訴他，在故鄉石川度過的童年。停戰不久，她才十二歲，就幫助母親照看一間雜貨舖，許多美國大兵，買了各式各樣的東西送給她；有一次把她抱到軍營裏去表演琉球的土風舞，送給她一個大洋娃娃，和她差不多高……

何不到石川去看看呢？那裏留有她的思念和事蹟！到那裏去，可以回到她童年的夢境裏去。

他出了咖啡舘，搭上巴士，半小時後來到了石川。

石川是一個美麗的小城，依山臨海，公路從鎮中心穿過；現在這裏沒有花街，看不見美國兵；靜謐安詳，樸素古氣，就像淡墨畫裏的景物。英達一走進市區，心頭的煩亂就澄清了許多。他以貪婪的目光，吮吸着每一條街，每一棟房屋，每一棵樹，遇到的每一個人；他爬上那座小山，想到秀子曾在這裏玩耍；在小溪邊佇立，因爲那涓涓的流水，曾冲刷她的足踝；他在海邊踟躕，秀子曾在沙灘上拾過貝殼。他走得疲倦了，就進了一間舖子，吃了一碟刨冰；初見秀子時的情景驀的浮上心頭。然後，在小戲院裏看了一場電影；出了電影院他感到有點餓了。

在飯舘裏，他一邊飲着啤酒，一邊咀嚼着他在這小城中拾來的夢；他感到了一種滿

足，因爲那些夢印滿了秀秀的影子，置身在這些夢裏，可分享她童年的回憶。

兩樽啤酒喝下肚裏，意識朦朧起來，被壓抑的衝動像跳出柵欄的老虎。他無論如何要到秀子那裏去，把在石川拾來的夢告訴她！意念已經決定了，然後屈服了的理智開始給他找理由。過去一個月，我能够謹愼自持，現在仍然可以做到；只是和老頭下下棋，和文子太郎玩耍，這有甚麽要緊呢？對了，還有那走私大王黑岩次郎，這次非找他幫忙不可了。

出了飯店，就在石川的一間舖子裏，買了一大盒點心；然後就搭上巴士，一直坐到秀子家附近的車站下了車。他提着點心盒，急急忙忙往小巷裏走，到了門前，他感到一陣猛烈的心跳；當他揭開簾子走進去，只見秀子正在踏縫級機做活計，一見他進來，不禁楞住了，蒼白的臉頰還留着病容，兩隻眼睛轉動了幾下，才尖聲叫出來：

「王桑！」（註：桑是日語，先生的俗稱。）

吉子也跑出來喚他。

「怎麽、您還沒走嗎？」她驚奇的這樣問。

「命令臨時變更了。」他含笑這樣答。舉起那盒點心給她看，「你看這是在那兒買來的？」她仔細看了一下點心盒上的地址，笑着問道：

「你甚麽時候去過石川？」她訝異的看着他，開心的笑了。

「我才從石川來。」

「噢！」她應了一聲，不禁又笑起來。略一沉思：說道：「請到裏面坐罷，母親在洗澡。」又吩咐吉子道：「你來照看一下，等一會兒有位太太來取衣服，把那個紙包交給他。」

兩人來到後面的房間裏。才坐下來，秀子道：

「你走後第二天上午，在院子裏我看見一駕飛機掠過天空，我想您一定在裏面，飛走了！」她說着話眼圈一紅，兩串眼淚撲簌簌湧出睫毛洒下來。

「秀秀！」英達叫着她，握住了她的手。他的心又在像擂鼓似的跳了，他感到自己像一塊鐵被火燒溶了一般。

正在此時，忽聽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從過道朝裏面走來，秀子連忙掙開他的手，擦了擦眼淚，小聲說道：

「母親來了！」

秀子的母親見了他，又是一陣驚喜和喧嘩。使她感到秀子和他的緣份，冥冥中必有天意，歷盡波折，終必成功。

十三　苦心孤詣

深夜一點多鐘，營房的燈光全都熄滅了。滿天的繁星眨着眼睛，四周靜悄悄的；唯有唧唧的蟲聲，荷槍琉球守衛在鐵絲網外面沉重的腳步聲。

英達的房間裏，在黑暗中，三個人正湊在一處，低聲唧唧喳喳的談話。

「我們必須在這一個月的時間裏想辦法，將來搬了地方，一個星期出來一次，事情就不好辦了。」這是宋奎的聲音。

「我看，一個星期出來一次也靠不住，到時候說不定他們會把我們强迫送到台灣去！」這是矮子的聲音。

「喂，老王，你不是說你認識一個走私大王嗎？能不能設法接洽接洽？」宋奎迫不及待的問英達。

「我正在想這個問題。那個人叫黑岩次郎，我只和他見過一次面。不過這有許多困難。」

「你說，有哪些困難，咱們研究研究。」矮子接了一句。

「第一點，你倆都知道，我和秀子的感情問題一直在苦惱着我。如果要接觸黑岩次郎，必須先得到她和她家人的諒解。她們滿心希望我和秀子結婚，而現在我卻要偷着逃亡，要她們幫忙幹非法的事，這豈不太離奇了嗎？事實我又不能和秀子結婚，我又不願意欺騙她。」

聽英達說完，三個人都沉默起來。黑暗中只見三隻燃着的紙煙，一亮一亮的發出紅光。

「我倒想出了一個辦法，你看能不能行。」矮子打破了沉寂，隨手把煙頭在煙缸裏擦滅，接着說道：「你不妨以戰爭期間無法和她結婚爲理由，取得她的諒解。」

「這個我已經向她們說了，結果弄得很僵。」英達搶着說了一句，只聽矮子說道：

「你聽哪，我底下還有話。我建議你拜她父母爲義父義母，這樣有幾點好處；第一可以把彼此關係加深，然後才可以跟她們說出黑岩次郎的事；第二，可以塡補秀子的失望空虛，你變成了她的哥哥，雖然暫時不能結婚，她也會覺得有了親戚關係而平靜下來了，豈不是一舉兩得嗎？」

「哎——你這個辦法倒不錯！」英達這麼說。

「矮子！你眞是一個智多星！」

宋奎這麼一逗，三個人禁不住嘻嘻的笑了。

…………

第二天外出的時候，英達心裏裝着矮子的計劃來到了秀子家。秀子的病已完全好了，看見他來笑得滿面春風。英達心裏有了一定的主意，臉上的愁雲一掃而光，對秀子的表情也就活潑自然了。一進門見了她，招呼了一聲，就用手捏她的臉蛋，然後舉起一個紙盒，逗着問她：

「你猜盒裏是甚麼？」就像對自己的妹妹一樣。

秀子被他突然的活潑和親近，弄得手足無措，可是心裏卻高興得像開了花；眨着眼睛想了想答道：

「是巧克力糖！」

「你眞聰明！好，猜到了就給你喇！」他說完了，又捏了她一下臉蛋把盒子遞給了她，然後沒等她請就自動脫了鞋，走到裏面去找她父親下棋去了。

和往常一樣，秀子把棋枰在兩人中間放好，又送來兩杯茶，轉身出去了；秀子的父親剛打開棋盒，抓起一把棋子準備廝殺了；英達欠了一下身，開口說道：

「老伯，今天我來，有一件事先要向您請教。」

「甚麼事，你儘管說好了。」她父親滿心歡喜，看英達這樣鄭重其事的神氣，還以爲他是求婚。

「自從認識秀子，常到府上來，我在此地好像有了一個家；您和伯母待我這般厚，我非常感激。」他說到這兒，秀子的父親馬上笑着說道：

「別這麼客氣，王先生，我們一家人實在都很喜歡您。」

「如果是這樣，那就好極了。現在我有一項請求。」他說到這裏，秀子的父親立刻嚴重起來。「我想拜你及伯母爲義父義母，不知您以爲合適不合適？」

秀子的父親聽了，臉上現出有點失望，不過仍是呵呵笑起來。然後鄭重的答道：

「王先生，你這種要求，我很感謝；只要您不嫌棄，我是求之不得的。我想秀子的媽媽也會高興的。」

「那樣，我在此向您行禮了。」英達立刻跪起來，仿照日本的儀節，行了三個禮；秀子的父親連忙還禮。英達馬上又說道：

「從現在您不必再叫我王先生，叫我名字好了，還有請您擇定一個日子，我準備正式行個禮。」

「不，不要了，那太麻煩了。」

「這個事可不能馬虎，您無論如何不能推拖。」

秀子的父親看他這般眞誠，於是說道：

「也好，下星期一是我的生日，嫁出去的三個女兒和女婿都回家來，如果那天你得便，我給你介紹見見面，你看好不好？如果你願意，我可以給你起一個日本名字，以後互相稱呼也方便。」

「那太好了，老伯。下星期一正是我外出的日子，我一定會來的。……」

出乎英達意料之外，他拜義父義母的舉動，並沒有引起秀子的不愉快。她一廂情願以爲這是向她求婚的一個步驟。父親不是常常說嗎，中國人是温和有禮的，做事情是不慌不忙的；不過，這麽從容，這麽有禮，使她實在有點受不了。她想起海灘上發生的事情，不禁羞得渾身發燒。同時偷偷的想；他眞是一個奇怪的男子，對人那麽親熱，那樣大膽，第一次見面，就敢拉我的手，使我那樣快就愛上了他；可是背着人，他又那般有禮貌，對於我這樣一個女孩，毫不動心！他究竟想要甚麽呢？他眞是不可了解呵！

星期一那天，英達買了四樣禮物，打扮得整整齊齊，來到了秀子家。

「王桑，你早！」秀子見他進屋來，馬上站起來打招呼。「你買這麽多東西！」她

連忙把禮物接過去。

「以後不管我叫王桑了。你知道不知道？」英達用手指着她的鼻子說。

她嘀嘀的笑了。反問他道：

「那麽叫甚麽呢？」

「叫保羅好啦！」

「不，爸爸給你起了新名字。」

「叫甚麽？」

「叫秀夫！」她得意的這樣說。

「哇，如果叫起秀秀來，是你答應，還是我答應呢？」

「對男子不能叫秀秀，一定叫秀夫的，你呀，你不懂！」

「秀秀！秀夫！」他把兩個人的名字叫了一遍，用手摸摸她的頭頂。你今天怎麽不換上和服呀？」

「時間還早嘛，吃晚飯之前姐姐和姐夫他們才能來。」

兩人一邊說一邊笑，來到後面屋裏。一進內，英達感到氣象完全不同了。

兩間房的中間的隔扇拆掉了，變成了十二疊塔塔咪的大廳。所有的窗戶，都擦得晶

光發亮，每壘嗒嗒咪都洗得清爽爽的；牆上的神龕揭去了帷幕，新插了兩隻蠟燭；屋子的中央擺了長桌，桌上舖着花枱布，擺了一瓶鮮花；桌子周圍放了二十幾張棉墊子。英達禁不住讚道：

「很像樣嘛！」他說完就坐下來，秀子也在他對面坐下。

「今天早晨天沒亮，我和吉子就爬起來打掃了。」

「一定感到累了吧？」

她笑着搖搖頭，說道：

「沒甚麼累的。」停了一下又說道：「媽媽給你也準備了一套和服。是向二姐夫借來的，他的身體和你差不多高。」

「噢，那好極了。我問你，你二姐多少歲，她大還是我大？」

「你大她兩歲。」

「那麼，你的二姐夫，就是我的二妹夫了。」

秀子笑了，沒有答話，只用眼睛淘氣的看着他。

「怎麼，伯父今天還不下來？」英達這樣問，用眼睛望着坡上那棟屋子。

「他正在幫媽做菜呢，你吃過海帶角嗎？」

「記不清了，也許吃過。」

正說到這，聽到坡上木屐響，秀子的父親，穿着一套新和服，飄飄然的走下來。

「我得燒茶去了。」她說完就起身出去了。

今天加田老頭並沒有急着下棋，認眞的把他的家族對英達介紹了一番。他的大女兒叫靜子，嫁了一個農夫，已生了三個孩子；二女兒叫繁子，嫁了一個銀行職員。還沒有小孩。他提到繁子時說了這麽一句話：「她和秀子兩個人長得最相像！」他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使英達感到很奇怪，秀子長得這麽嬌，繁子既然和她長得像，一定也很美了，提到這兩個最美的女兒，他應該歡喜才是，可是反倒有點不高興，使他無法了解。

談了一會兒話，就吃午飯了。飯後兩個人下了幾枰棋；下午四點多鐘，繁子來了，秀子的母親介紹過之後，英達仔細的對繁子打量了一番，果然不錯，長得很像秀子。皮膚白皙、手腳纖秀，兩隻眼睛閃動着靈氣，和其他姊妹迥然不同。不過繁子比秀子明朗活潑，對她這位義兄雖然初次見面，就有說有笑的，一點也不拘束。她打開包裹，拿出了一套黑紗的和服和黑綢子腰帶，笑嘻嘻的交給英達。英達迫不及待的拿着那套和服跑到坡上的屋子裏去，很快的就換上了，繫了腰帶，腳上穿着加田老頭的一雙木屐，得意洋洋的走下來。他才一從坡上露出來，就聽下面院子裏唧唧咯咯又叫又笑。繁子和秀子

笑得直不起腰來，吉子一邊笑一邊叫道：

「尼桑（註：日語對哥哥的敬稱）！你的腰帶紮得不對！」

英達連忙低頭看了一下，看不出來有甚麽不對，就不加理會，繼續走下來。可是她們仍在前俯後仰的大笑不止。她母親連忙笑着說道：

「秀秀，你別只顧笑，快去幫尼桑把腰帶重紮一下。」

秀子這才走過去，笑着對英達說：

「男人的腰帶要紮在這兒！」她用手比着小腹，「花要紮在後面；紮在腰上，你看，你把腰紮得這麽細！」說到這她又咯咯笑個不停。英達不由得也跟着笑了。

秀子把英達帶回屋裏，把他腰帶解下來，然後重新替他紮好。他對鏡子一照，果然不同了，如果在腰帶中間插上一長一短兩把劍，眞可以演日本古裝電影啦！

快吃晚飯的時候，靜子夫婦帶着孩子，繁子的丈夫和博子都陸續來到了。前院後院，屋裏屋外擠滿了人，秀子母親和她們姊妹四個卻換上了花花綠綠的和服，幾個孩子到處亂鑽亂叫，好不熱鬧。

酒飯擺好的時候，秀子在神龕上點起香來；全屋的人都服裝整齊的，圍着桌子坐好；英達先過去拜了神，然後給老夫妻倆拜了三拜。對她大姐和大姐夫也行了禮；其餘

年歲少的姊妹，以及孩子們又都過來給他行禮。周旋了一大陣，英達忙了一身汗。

酒宴開始了。秀子和吉子兩人篩酒上菜，忙得不可開交。加田老頭高興得像土地爺似的，不住和兩個女婿，英達他們三個人乾盃。

酒喝得差不多了，繁子的丈夫開始唱起民謠來。跟着大家就要求秀子表演舞蹈。秀子的母親彈起三線，繁子開始唱一支民謠，秀子把頭髮用紅綢子包住，拿起一把紙扇，就在神龕前面隨着歌聲琴音，翩若驚鴻一般舞起來。

茫茫海呀海茫茫！天色未亮喚情郎，張起帆先出了港，慢駛船哪，輕撒網，金色魚兒跳滿筐。茫茫海呀，海茫茫！

茫茫海呀，海茫茫！白雲朶朶像白羊，淘氣的風兒扯衣裳，郎在海上念奴家，奴在家下想情郎。茫茫海呀，海茫茫。

茫茫海呀，海茫茫，龍王一怒如癲狂！雷公號呀風姨叫，捲起排天無情浪；哎喲，哎喲，我的郎！

茫茫海呀，海茫茫！

大家跟着歌聲低吟擊掌，當繁子每唱完一節的時候，就一齊唱：「洽可詼！洽可詼！」做爲下一節的過門。

三線的聲音是蒼涼悲切的，像一條小蛇似的咬着人的心魂。繁子的歌聲，嘹亮哀婉，就像吹雲遮月的秋風；但是這淒涼的歌聲和琴聲，被秀子的嬌艷，花團錦簇的服色，靈活優美的舞姿給調和了；烘托出一種悲歡交織的美。

秀子母親手指的揮彈，繁子的歌喉，秀子的舞蹈，座中人的低吟唱和，擊掌的節奏，混成了一和諧的彩色和旋律，在酖酣的酒氣醉氛裏，每人都如痴如狂。

歌踊繼續輪流表演下去，英達也被請唱了一首歌。大家玩到盡歡而散。

回到集合地點的途中，英達回味着在秀子家的情景，不禁歎道：「他們誠誠實實的接納了我，現在我又有了一個家！」想起和宋奎、范鈞志所決定的計劃，突然感到很難過；戲弄這樣忠厚善良的一家，做爲逃亡的手段，是多麽可恥的事情呀！

這天夜裏，在英達的房間，他們三個人再度秘密集議。英達把在秀子家中的經過告訴了矮子和宋奎。

「老王，你可眞有一手，裝得滿像回事兒！」宋奎興奮的這樣說。英達馬上說道：

「我並沒有裝！我眞的喜歡這家人。」

「這樣最好，處不出眞感情來，事情根本就沒法進行。」矮子的話聽來似乎同情英達，實際上他仍着意在他們逃亡計劃的進行。

「不過，正因爲有了眞感情，我感到有點不忍；因爲要她們協助逃走，一旦被人破獲，她們要受連累的！」

聽了英達的話，三個人都沉默了，還是足智多謀的矮子想出了主意。他說道：

「我們得儘量給她們減少麻煩。我看，英達你該直接去找黑岩，根本不要使秀子家人知道這件事，這樣就可減少她們的危險了。」

「你這個主意不錯。但是我必須想法使黑岩守住秘密，不把這件事跟秀子的父親說。」

「我想問問你們兩人，如果和黑岩接洽成功，我們是去日本呢，還是去香港？」宋奎提出了新問題。

「我主張去日本！因爲去香港，美國人和中共都容易找我們的麻煩，不如乾脆去日本，把一切煩惱割斷，逃就逃個徹底！」

「對！」我也贊成去日本。不瞞你兩個人，如果我去了日本，決定把雪子也接去，就在日本做海外逸民了。」宋奎喜不自勝的這樣說。英達聽了他這樣說，心頭的矛盾和愁苦突然消散了，就像黑漆的夜空，閃出了一道光亮。他以往只爲秀子着想，咬牙自制，千方百計來阻隔和秀子接近；現在他望見了和秀子圓滿結合的希望，不禁興奮的說

道：

「對！對！去日本！」

「喂——！」矮子連忙用手按他的腿，「你瘋了，怎麽忽然用這麽大聲叫嚷！」

…………

三人會議散了。英達把窗戶打開，放出房中的煙氣。靜靜的躺在黑暗中，一顆心卻像長了翅膀一般，正在麗日藍天飛翔。他把秀子和自己編排到一個夢裏去，一個永恆的春天裏去。

他在想，怎樣出她意料之外的向她求婚，看着她流下快樂的眼淚；在明年櫻花盛開的四月，他將以最謹誠的儀式娶她這個世界上最美的新娘。兩個人只要一間睡得下的小房子，就可以裝滿幸福和快樂；淸晨在她柔聲的呼喚中醒來，桌子上已擺好熱氣騰騰的早餐。當他迎着乍昇的太陽走出家門，她會站在門前癡癡的用眼睛送他；自己做一個農夫也好，一個工人也好，或者是一個街頭小販，一個小店員，都無關重要；只要能賺來柴米油鹽，把她小小的胃口塡滿，供她上街的時候穿上一件花衣裳，那就行了。傍晚當他工作歸來，她會依在門旁接他，像許多日本妻子一樣親切的向他問辛苦，不過她的聲音比所有的日本女子更爲甜美；進到屋子，換上袈裟似的和服，洗一個熱水澡，坐到飯

桌上去，狼吞虎嚥她精心做的小菜。在飯桌上，他將耐心的聽她這一天裏的瑣聞小事；母鷄生了蛋，小貓偸了魚吃，東隣的孩子捱了打，西隣的姑娘有了愛人，晚飯後的時光該多美麗呵！或携着手到小河邊去散步，在夕陽晚風中徜徉；若是冬天圍着火爐，兩人腿挨着腿，靜靜的看書，喁喁的閒談，有時會小心的數着節省下來的一點點積蓄。一杯熱茶，一碗豆羹，輕輕的呵斥，痛癢的關懷，還有那夜夜同心的好夢，使天上的月亮窺笑，使星星妬嫉……

英達愈想愈興奮，渾身癢熱，手心淌出汗來。但是他的夢想得太快，飛得太遠了；當他把心思收回來，一想到眼前的現實，不禁黯然悽惶起來。現在這個夢只是有了一線實現的希望，仍必須經過一番出生入死的奮鬪，獲得一連串奇蹟似的勝利，那個夢才能變成眞！

隔了一天又到了外出的時候。他沒有到秀子家裏去，一直搭車到那霸去找黑岩。他和宋奎、矮子約好，下午一點在新月餐廳會面，告訴他們初步接觸的結果，好商量下個步驟的辦法。

英達下了巴士，直奔花街而來，他只記得黑岩說過他的酒吧叫「夜來香」，可不詳細在那一條街，多少號數。他不得不逐條街，逐戶的找尋；出他意料之外，「夜來香」

酒吧就在正街的入口處，兩層樓一排六間舖面，那可能是琉球最大的一間酒巴了。

上午十一點多鐘，酒巴還沒有開始營業。英達走了進去，只見幾個女郎，像是才起床，穿着褻衣，一臉晦氣，沒梳頭沒洗臉坐在卡位上吸煙閒談；英達走進來，她們像沒看見一樣。

「請問，黑岩先生在不在？」英達向一個年歲很大的女郎這樣問。

「不知道！你找他幹甚麽？」

「我是他的朋友，有事和他商量，請幫忙給傳一聲！」

那個女郎仔細的打量他，吸了一口煙，懶懶的說道：

「你等一會兒啦，我去樓上看一看。」

「謝謝！」英達才呼出一口長氣。掏出手帕擦頭上的汗水。

等了好久，才見她從樓上扭着身體走下來，她後面跟着一個肥女人，眼睛賊溜溜的看着英達。

「你貴姓呀？找黑岩做甚麽？」那個肥女人走到近處問他。

「我姓中川，是黑岩的朋友。」

「中川？我可從來沒聽他提過呀！」

「是最近在加田先生家裏認識的。」

「噢！加田老頭呀。」她似乎有點相信了。不過一翻怪眼又說道：

「他不在家，你改天來吧！」

「我有重要的事情，急等和他商量。」英達焦急這樣說。

「他不在呀，那有甚麽辦法！」

「他到哪裏去了，能不能告訴我？」

「不知道，也許囘名護他老家去了。」

「名護？那條街？」

「不知道，對不起，你改天再來好了。」

她說完馬上又上樓去了，英達一看再問她也沒有用，只好垂頭喪氣的搭車囘來了。雖然還沒到一點鐘，宋奎和矮子已早在那裏等他了。他帶囘的消息使他們非常的失望。三個人研究了一番，還是要英達去秀子家，先向加田老頭探探黑岩的底細。

英達這才急急忙忙來到秀子家。他一進內，秀子就皺着眉問他：

「尼桑！你到哪裏去了？吃過午飯沒有？等你好久你也不來！」

「對不起，營裏有事情，出來晚了。」英達這樣答，望着秀子，她正顰眉而笑。連

忙又問道：「爸爸在家沒有？」

「在。他等你來下棋，等得沒精神，到上面睡覺去了。」說着話，兩人已來到後面屋裏。才進門，英達焦切的說道：

「我有點事想和爸爸談一下。」

「是急事嗎？」她一邊問，斟了一杯茶遞給了英達。

「不算太急。」

「他才去睡了，不如等一會兒再叫醒他。」

「噢，那也好。」英達點起一隻煙，心緒不寧的，一口一口的吸着。

「那一天夜裏你走了以後，大姐丈喝醉了，又鬧又叫，吐了滿地！」

「如果我不是走得早，一定也喝醉了。」英達這麽說，沉了一會兒忙又問道：「我還沒來得及問你，你從那裏學的舞蹈？跳得很不錯嘛！」

「十四歲那年，在舞蹈學校學了半年多，現在都忘了。」

「爲甚麽沒繼續學下去呢？你很有舞蹈的天才。」

秀子剛想說話又嚥了回去，臉上泛起紅暈。低下頭去說道：

「那個教師對我不懷好意！」

「你到處遇到不懷好意的男人，是不是？」英達捏了她一下臉蛋，半安慰她，半開玩笑的這麼說。秀子沉默了，心想：「遇到你這個懷好意的男人，結果又怎麼樣呢？」

英達掛記着那件事，迫不及待的問道：

「那次去海灘囘來，在這裏見過的那個黑岩次郎，最近到家裏來過嗎？」

「你打聽他做甚麼？」秀子睜大眼睛，驚訝的問。

「我覺得那人很有趣。怎麼，你好像不喜歡他。」

「這個人專愛管閒事！」

「管閒事不一定就不好呀？」

「你知道嗎？我十六歲那年，被許配給松本家，就是他做的媒，他還從松本家收了一筆錢！」

「噢，這倒是可惡了。」英達這麼說着，心裏才明白，她爲甚麼不高興黑岩了。只聽秀子又說道：

「不過，他也不完全是壞人。後來退婚的時候，因爲爸爸把禮金都化光了，多虧黑岩拿出錢來，否則我們要把這棟房子賣掉了。」

英達剛想問她，爲甚麼拒絕那樁婚事，可是急着要知道黑岩的底細，就顧不得這

個，接着問道：

「黑岩自吹是走私大王，是眞的嗎？」

「眞的，他常常偸着離開此地，神出鬼沒的！」

「你可聽過，他偸運客人到日本或香港去嗎？」

「你直問這個幹嘛？尼桑！」她雖然是笑着說，可是眼珠轉了兩轉。

「我想知道，有朋友託我打聽。」

「尼桑，你是不是密探呀？要把黑岩逮起來，是嗎？」

「不是，秀秀，你怎麽會想到那上面去。」

「那你爲甚麽問得這麽詳細呢？你一定是了。不過我請求你，不要抓黑岩，他也幫過許多人。」

「秀秀！」英達大聲喊她，「難道你不相信我嗎？我絕不是密探，相反的我要做一件使密探頭痛的事！秀秀，相信我！」

秀子看他臉上那沉重的表情，心裏的疑雲才消散了，可是聽說要幹一件使密探頭痛的事，又感到不安起來。

「尼桑，你究竟要做甚麽呀？我感到有點怕！」

英達聽了。安慰她說道：

「沒有甚麼可怕的。等些時候我會告訴你全部的事情。現在請你告訴我，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黑岩？」

「你眞的不是密探，不是要抓他？」

英達閉上眼睛，搖搖頭有點生氣的說道：

「秀秀，相信我！」

「他就住在那霸花街，『夜來香』最大的一間酒巴。」

「我去過那裏，找不到他。說他可能囘名護去了，你知道他名護的地址嗎？」

「我不知道。大概爸爸知道；我現在去叫醒他下來好不好？」

「好的，不過你答應我，剛才談過的話，先別對人說；過幾天，我有許多話想單獨和你談談。」

秀子點點頭，開門跑出去了。

不大一會兒，加田老頭從坡上下來了。

從老田老頭的話中英達才知道，黑岩到奄美大島去了，要十天後才能囘來。

十四　碧海青天

是一個乾爽的晴天。下午兩點鐘，英達先離開了秀子的家，緩緩的走到巴士站，那正是他和秀子第一次約會去海灘見面的地方。

不大一會兒，秀子羞怯怯的來了。她穿了自己新做的一件粉紅色的長裙，戴着用同一布料做的遮陽帽子；她的臉和衣帽的顏色幾乎是分不清的，在五月艷陽的照耀之下，顫顫巍巍、一團錦簇，正像一枝盛放的櫻花。

兩人見了面，顧不得說話，含笑點頭打過招呼，英達慌忙截住了一輛計程汽車，坐了進去，就吩咐司機直向中城公園駛去。

他們在公園裏鵝卵石舖的廣場下了車，當車子咆哮着開走了，他們望望空曠寂靜的園林，像是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在這裏沒有任何干擾，兩顆歷盡辛酸的心靈，感到一種永恆的契合，同時也感到命運揭曉之前的忐忑不安。

他們踏着林蔭小徑向園中走，綠幽幽的林影，傳來悅人的鳥聲。兩人都準備了滿肚

子的話，可是現在卻不知從何說起，只是拉着手，默默的相視而笑。

爬過一個山坡，他們看到了一所廢墟。原是一棟兩層的別墅洋樓，樓頂和中央的部分已經坍塌，只剩下四周的斷牆，裏外長滿叢叢的野草，牆上東一塊西一塊抹着綠苔；一扇窗戶已經不見了木框和玻璃，留下一個長方形的洞，英達見洞下邊的牆垛還十分平整；就指着它說道：

「我們在那裏坐一會兒吧！」

秀子點頭說道：

「聽說在大戰時，這裏是日軍司令官的住宅，中了炮彈，炸成了這個樣子。」

英達看了兩眼，不禁惘然唏噓，拉着她的手來到那個窗洞旁邊；他把牆垛上的灰塵吹了一下，掏出手絹舖好，然後用雙手擎住她的腰，輕輕的把她舉起放在牆垛上；自己扶牆一躍也坐了上去。

從樹叢的缺口望出去，是一片蔚藍的海水，上面是飄着朶朶白雲的青空；他們悄然並坐在廢墟的窗洞裏，好像是從煉獄裏逃出來的一對幽靈；他們純眞的戀情，甜美的夢想，在殘酷的時代和無情的命運之旁，顯得這樣悽悲欲絕，孱弱可憐！

「秀秀！」英達喚了一聲，拉起她一隻手，嚴肅的望着她。

「噢！」她低聲答應着，兩隻眼睛流露着羞澀和溫柔，呼吸急促起來，小胸脯在一起一伏的抽動。

「今天，要向你說的話，我已經猶豫很久了。所以一直忍着沒向你說，因爲我自己一身麻煩怕連累你。可是現在我非說出來不可了。」

英達嚥了一口吐沫，秀子用小手絹擦了一下嘴，全神貫注的在聽。

「我並不是美國軍人，是從香港偷渡到日本途中被捕的囚犯！」

「眞的？」秀子吸了一口氣，用手抿住嘴，驚慌的睜着眼睛。

「我找黑岩，是爲了偷渡到日本去。如果我逃亡成功，在日本立住了腳，我馬上就向你求婚！秀秀，現在我沒有資格愛你，你懂了嗎？」

「不，尼桑請你別說這樣的話！」她面色突然變得蒼白，手有點發抖，眼裏閃着淚光，懇求的對他說。

「秀秀，我把實話已經告訴你了，你要好好考慮；我沒有權利要求你幫助我，你從現在起不理我，我毫不會怨你！」

「尼桑！」她大聲喊着，制止他再說下去，兩行眼淚披面流下來；哭着說道：

「我不管你將來會怎樣，只請求你允許我愛你，這一生我不會再愛別人了！」她說

完，用手絹擦眼淚。

英達激動得渾身發顫，感到一般熱流在體內爬行，腦海突然抽空了，好像生命的血肉都化爲烏有了。呆了半天才遲疑的說道：

「這樣，對你不是太不公平了嗎，假使我發生了危險！」

「別說這個，尼桑！我相信你會平安去日本的；萬一有甚麽意外，只是我的命苦罷了。能和你相愛，一年也好，一個月也好，一天也好，對我已經沒有遺憾了！」

「秀秀！你眞的這麽傻嗎？」他用兩手扶着她的肩，望着她淚汪汪的眼睛；她悽慘的點點頭，堅決的望着他。「秀秀！」他又喚了一聲，把她抱近自己，秀子閉上眼睛；英達輕輕的用嘴唇在她唇上揉了一下，接着再吻她，緩緩的吮着她那兩片柔嫩的紅唇；就像嗅着一朵珍奇的花，惟恐把花瓣碰落一樣。「尼桑！」當他放開她，她這樣呼喚，半睜眼睛，半張着嘴；突然用兩手摟住他的頸子，沉入那昏迷和窒息的長吻裏去。

太陽在朗朗照耀，白雲在悠悠流飛，大海在澎湃歡呼，微風在林梢囈語；草木無聲吐放着淸香，蝴蝶在翩翩曼舞，鳥兒在綠蔭深處歌唱！

當她從失神的狀態裏醒過來，就貼在他的胸前，被他緊緊的摟着。好久、好久，才從他懷裏抬起頭來，痴痴的望着他問道：

「尼桑！你眞的愛我嗎？」

「嗯，你幹嘛還要問呀？」

「你眞的永遠不會扔掉我嗎？」

英達笑了，低下頭去正要吻她，她連忙用手堵住他的嘴，認眞的再問道：

「眞的，尼桑，你永遠不扔開我嗎？」

「永遠不會！」他挪開她的手，這麽答。

「讓我們發誓吧！」她莊重的要求。

「好！」英達抖起精神笑了。

她伸出右手的小指勾住他右手的小指，緊緊的勾了三下。然後她滿意的笑了。再次摟住他，吻他，又貼在他的胸前；諦聽他心房的跳動，她感到時間好像已經停止，她願意永遠活在這一秒鐘裏。

「秀秀！」當他聽見了她哭泣，這樣喚她。她仍然貼在他的懷裏不動，眼淚默默的流出來。

「秀秀！你怎麽啦？」他說着把她的身體抱在膝上，用食指搬過她的頭，驚奇的望着她滿臉的淚水。

「尼桑，我騙了你！我騙了你！」她神色惶恐的這樣叫着。

「秀子！甚麽事値得這樣難過？」

「我說出來，你就不理我了！我怕！」

「不會的，秀秀，有話儘管告訴我。」

「眞的，尼桑，你會原諒我嗎？」

「我請你原諒的事可太多了，你有甚麽事需要我原諒？秀秀，別難過。」他輕輕替她把眼淚擦乾。

「我已經做過壞事了！」她說着話，低下頭去，淚水再次激流而出。

英達聽了，吃驚的呆了一下，很快就把她摟住，安慰她說道：

「這算甚麽大事呢？把過去的事忘掉好了，我不是那種鑽牛角尖的男人。」

「尼桑，你原諒我嗎？」

「我不是根本沒在意嗎？」

她這才擦乾眼淚，把整個的故事講了出來。

「我十六歲那年，黑岩跑到家裏來做媒，爸爸把我許配給松本家。」說到這兒她頓了一下，英達聽了連忙點頭，表示已經知道這件事。她接着說道：「過了禮之後，他就

時常到家裏來玩。他們家有錢，爸爸和媽媽對他都特別客氣，總是故意讓我和他單獨在一起。我很怕又很害羞，他約我出去看電影，吃飯，我始終拒絕不去。關在房裏和我談話，我又感到無話可說。」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難道你一點也不喜歡他嗎？」英達忍不住打斷她的話這樣問她。

「那年他二十一歲，人長得並不太難看，不過他很壞！」

「怎麼個壞法呢？」

「他仗着家裏有錢，瞧不起人；還有他對我呼來喝去，像使喚僕人一樣，使我感到討厭。」說到這她又把話頓住，用眼睛看看英達，又馬上低下頭去，說道：

「有一天他又來了，吉子和母親都上街了，家中只有他和我兩個人，他就對我無禮起來。當時我曾極力抵抗，抓破他的臉，咬破他的手，高聲喊叫，可是沒一個人來救我。結果被他——」

說到這，她又哭起來，英達急忙摟住她，他感到體內的血液像沸騰了似的，呼吸不由得急促起來。

「他臨走時還用腳踢我，罵我賤貨！」

「這個人眞豈有此理！」英達憤慨的罵了一句。

「我哭了好幾天，終於告訴了父親，我決定不再嫁給他。父親不明白原因，罵我胡鬧，可是我始終堅持，爸爸打我，把我關在黑屋子裏，關了一個多月才退了婚。」

「你沒有把退婚的原因告訴爸爸？」

「沒有，這件事現在只告訴了你。」

「爲甚麽不說出來呢？」

「我怕羞，同時怕說出了就不能退婚了。」她說完了，低下頭去，像待罪的羔羊一般，哀哀而泣。

聽了這些話，英達才如夢初醒；才了解秀子爲甚麽這麽害羞，這麽怕男人，這麽討厭日本男人，他不禁對秀子肅然起敬，她在那小小年紀，居然有這樣堅强的意志，同時感到她的遭遇太可憐了，受了嚴重的創傷，還要掩蓋這創傷，過去兩年來，她的心頭等於是日夜揷着一把刀！禁不住安慰她道：

「秀秀，別難過；你能把這段話告訴我，證明你誠實和勇敢，我將永遠感激，覺得你更高貴更可愛。」

「不，尼桑，我已經有了汚點，我不配你！」

「你沒有汚點，秀秀，有汚點的是傷害你的人；你千萬不要再在這件事上感到抱歉了。」

她抬起頭望望他，目光流露着感動和渴慕，他低下頭去吻她。然後她就偎在他的懷裏，像一隻小貓一樣，閉着眼睛假睡。他一隻手抱着她，一隻手拍着她的身體，低聲哼起一隻歌來。

「當梨花開遍了天涯，

河上飄着柔曼的青紗；

柯秋莎、柯秋莎，

站在峻峭的岸上；

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

………」

「這是甚麽歌呀？很好聽。」她抬起頭，睜開眼睛望着他。

「噢，這首歌是讚美一個姑娘，像你這樣純潔美麗的姑娘！」

她無言的笑了，馬上又像貓兒一樣偎到他的懷裏去。

當他們覺得坐得有點倦了，就離開那個廢墟，順着小徑到園中各處遊覽，她拉着他

來到了子母泉。

那是一個深陷的山坎，坎裏有兩池泉水，一大一小，大的是母泉，小的是子泉。泉水緩緩的湧出來，順着山溝流成小溪。圍繞着泉水，有幾棵枝葉參天的古樹，使人感到冷森森的。他們順着石階來到泉邊。秀子彎下身去，在子泉裏捧了一捧水，笑盈盈的自己先喝了一口，又捧過來讓英達喝了一口。兩個人的影子在泉上漾動着，秀子一邊用手帕擦手，一邊含羞帶笑的說道：

「這裏的人迷信，新婚夫婦，和不生子女的婦人，就來飲這子泉的水，聽說很靈驗哪！」

「那麽，我們今天喝了，一定也會靈驗了！」英達順口接着說。

秀子背過身去，忙用手遮住臉。英達不禁笑了，把她抱起來，順着石階一步一步走上去。

上邊是一塊平坦的草地，他把她輕輕的放在一棵樹底下，然後挨着她悄悄的躺了下來。點起一隻煙，向天吹着。

「尼桑！你到日本去，打算在甚麽時候走？」秀子側過身來問他。

「本來是愈快愈好，但黑岩還沒有囘來，眞急死人了。我必須在三個星期之內辦好

兩件事，一個是要弄到一張琉球的居民證明，一個是要接洽偷渡的船隻；……」

「只要黑岩回來，這兩件事都不成問題。去年有一個朝鮮人偷渡到日本去，就是經黑岩辦的。不過，那要很多錢哪！」

「你知道嗎？一個人得用多少錢？」

「我記不清了，大概是二百塊美金吧！」

英達算了算自己的錢足够並且有餘，矮子大概也不成問題，宋奎恐怕都把錢花光了。今天晚上回去得好好商量商量。他正在出神，只聽秀子問道：

「尼桑，你說你是一個囚犯，怎麽又可以自由行動呢？究竟是怎麽回事呀？」秀子忽然惶惑的問他。

「唉！秀秀，怎麽向你說呢？那恐怕要說三天三夜才能說得完。現在我只能簡單的告訴你；我們五個人偷渡到日本去，中途船壞了，被美國人收容起來。他們懷疑我們是到此地刺探軍情的間諜，結果沒找出證據；現在想把我們送到台灣去，我們不想去，我們是暫時受優待，三個星期以後，就不能這樣自由了！」

「嗯！」秀子驚異的應了一聲。英達又接着說道：

「我眞正的名字叫李英達，王天民是假名，當我充日本人的時候叫中川，現在應該

叫中川秀夫了！」

秀子聽了惶惑的睜着眼睛，摸不着頭腦，但是她管不了這許多；她望着他英氣勃勃的面孔，兩隻使人心跳的噴火似的眼睛，就完全相信了他；唏噓着說道：

「尼桑，你太神秘了，我無法了解；但是我愛你，相信你！」說完她就滾着過去，攀住他的頭，獻出整個的心吻了他。

當他們擁抱得累了，秀子枕着他的臂彎喘着氣；英達無意中說道：

「我感到很奇怪，爲甚麽你和你二姐長得很像，和其他的姊妹一點也不像呢？」

「哦，這也要說三天三夜才能說完哪！」她笑了，把英達也逗笑了。她坐起來，用手撩了一下頭髮，鄭重的說道：

「你知道嗎？家中的爸爸和媽媽，並不是我的親生父母！」

英達一聽，連忙也坐了起來，愀然的望着她，聽她接着說下去。

「生我的母親早已經死了，是美軍攻打塞班島時，被炮彈炸死的，那年我才六歲。她生了我們姊妹六個人，太郎是最小的，文子又是另有來頭，等會兒再說！」

英達聽了，驚奇的搓着手掌，想不到她的家庭這樣複雜。

「母親死的時候，我年歲太少，模樣已經記不清了，不過年老的親戚們告訴我，她

長得很好看。他十六歲那一年，和一個同村的青年相愛，可是那青年的家和外祖父家有仇，外祖知道了就把她嫁給了父親，那時候爸爸在外祖家傭工。母親嫁給父親，是心有不甘的；結婚以後，那個青年又來找她。他們偷着繼續來往，就生了二姐和我！」

「呵，原來如此！怪不得你二姐和你皮膚都這麼白！」英達禁不住插了一句。她苦笑了一下，接着說道：

「大概爸爸知道了這件事，他爲人老實，不願意爲這件事和人拚命，所以在我生下來不久，就帶全家去了塞班島。從那以後我的母親就再沒見到那個青年了。」

說到這裏，秀子惘然的望着照在樹叢上的斜陽，輕輕嘆息了一聲。

「現在家裏這個母親是怎樣來的呢？」英達迫不及待的問。

「你別急，讓我慢慢說。她說着話，換了一個姿式，把臉對着他，用裙子把腿掩了一掩；接着說道：「這個母親原來的丈夫是開妓館的，隨着軍隊去了塞班島。在一次大空襲裏，她的丈夫被炸死了；當美軍登陸的時候，她也被疏散到山裏去。美軍登陸那一天，炮火猛烈極了，我們躲在山洞裏一晝夜不敢出來；炮火把山上的樹都打着了，滿山遍野都是火，我們在山洞裏幾乎被煙薰死。等炮火熄了，日軍全體都自殺了，美軍才上山來搜索，把我們從山洞裏搜出來，我們已經餓了三天啦！」她說到這裏，把兩個腮吸

成兩個坑，翻着白眼，形容餓的情景，把英達逗得哈哈直笑。

「你知道，大部份日本人不分男女老幼都被日軍命令跳海自殺了，我們這羣人因爲始終困在山洞裏，才揀了一條命。」

「那時候你多大了？」英達插口問了一句。

「大概五六歲。你聽呀，當時在美軍的吆喝下，父親帶着我們六個人，太郎才兩歲，由大姐抱着，從山洞裏鑽出來，跟着美國兵走了不遠，就聽見一個婦人躺在道旁的樹林裏呻吟，美國兵走過去一看，發現她的腿受了傷，在她旁邊死了一個婦人，還有一個才幾個月大的嬰兒正在地上爬，美國兵命令父親扶助那婦人，把那個嬰兒交給二姐抱起來。那個婦人就是現在這個母親，那嬰兒就是文子！」

她喘了一口氣接着說道：「這個母親雖然不是親生的，但是她眞的疼我，我對她比對爸爸更親。」

她說到這裏，喉嚨似乎感到疲倦了，閉了一下眼睛，吁了一口長氣，懶懶的靠着樹躺下去。英達呆呆的望着她，仔細的把她那又嬌又美的小模樣重新看了一番；「她眞是一個奇蹟！」不禁喃喃的讚歎着。生長在那樣複雜的環境，經過那許多艱險和折磨；她是一個受過鍛鍊的生命，正像他自己一樣。她來自中太平洋的荒島，自己出生在遙遠的

北國，兩人在這個鬼魅似的環境裏相遇，是經過多少曲折，多少變化呵！只要錯過一個因子就不會相遇了。這大概就是緣份吧，他仰起頭，望着着悠悠的雲天，不禁感到宇宙人生眞不可測！

「尼桑！你在想甚麼呵！」她看英達這般出神不禁發問。

「我在想你和我相遇是一件多麽奇妙的事。」

「怎麽呢？」

「你看，我生在中國北方，你生長在塞班島，幾乎相隔半個地球；我們居然能在一點上相遇，那不是很奇妙嗎？我感到好像冥冥中有個人在引導我們似的。」

秀子訝異的看看他笑着說道：

「你說的話，我雖然不大了解，不過感到很有興趣！你這人多古怪呀，想出這些道理來。」

「我也不十分了解，只是這麽感覺。有了你，我不需要了解那麽多了。」

他用手托起她的下顎，輕輕的吻她，然後就把她摟在懷裏，兩人都不說話，只聽斜陽晚照的林中，響起碎雨似的鳥鳴。海風撲撲的吹來，他們才忽然感到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

兩人在夕陽裏，牽着手走下山來。渾身帶着過度興奮之後的疲倦。這個世界還是那個樣子，但是他們的感覺該多麽不同了呀！在每個人的心裏，都獨有自己的世界；愛情才能穿過這獨有的秘境，使兩個人升進到一個新的世界，新的秘境裏去。

…………

英達在下次外出的時候，買了一隻K金鑲的寶石指環，還另備了一份禮物，一齊送到秀子家裏去；算是正式納聘。田老頭本想擺一桌酒，給他和秀子的訂婚熱鬧一下，被英達極力阻住了。他把自己母親不久以前逝世的消息告訴了他們，在母喪期間訂婚，只好從權辦理了。

從英達拜加田老頭爲義父，到他和秀子訂婚，相距只有半個月。前一個行動，本來是爲了逃避後者的努力，可是一波三折的變化，事情發展顚倒過來竟急轉直下。

事情發生太多，轉變太快了；弄得英達心和腦一直都在發脹；就像暴食饕餮之後，胃口在鬧消化不良。母親的逝世，和秀子的定情，這兩件絕不調和的事一直在他心裏翻騰；他既不得從容的悲悼，又不能盡情的歡樂；還有對自由的渴望和掙扎，逃脫雙重牢籠的恐懼，迫使他必須從亂如蔴的情緒中拔出腳來，做一番旋天轉地的奮鬪！對於這一奮鬪，雖然疑難重重，但是他卻滿懷信心。一則因爲過去經歷那麽多大風大浪，他都闖

過來了；他捱過日本憲兵隊的酷刑，在四川逃開游擊隊的夜襲，在朝鮮戰場死裏逃生，在北大荒眼見已經絕望，在最後一刻得救；這些神奇的經驗，使他產生了一種牢不可破的命運感，堅信這一次也必能成功。另外，有了秀子愛情的支持，使他增加了無限的勇氣；就像一個教徒虔信上帝與他同在一樣。除非世界要毀滅了，否則誰忍得創傷她這個美麗善良的生命呢？

十五　魔心義膽

距離西門斯給他們最後考慮的限期僅有十天，黑岩才從奄美大島神秘的回到琉球。經秀子父親的接洽，英達再到那霸去訪黑岩。

大約下午兩點鐘的光景，他悄悄的來到「夜來香」酒吧門前，他剛想掀門簾走進去，忽聽背後有人說道：

「喂，你找誰？」

他回頭一看，只見一個長了一臉疙疸的青年，斜戴着一頂窄邊草帽，穿了一件大花的夏威夷衫，敞着前胸，赤腳拖着一雙木屐，臉上的表情機警狡猾有如才出洞的狐狸。

「我找黑岩。」英達焦切的看着他，這樣答。

「你貴姓？找黑岩先生幹嘛？」他說着話，眼珠咕嚕嚕直轉，把英達從頭到腳看了幾遍。

「我叫中川，是加田先生介紹我來的。」

「噢——加田先生介紹來的；好，請到裏面坐。」英達跟他走進去，他請英達在一個卡位坐了，然後扮了一個笑臉，說道：「我上去看看他在不在。」說完，他就大步跑上樓去。不大會兒就咚咚的跑下來。

「黑岩先生請你上邊坐，方才眞是太失禮了！」他一邊說，一邊笑，一邊彎腰鞠躬。

英達跟着他上了樓，走過一條狹長的甬道，進入了一間八疊嗒嗒咪的大房。

「請您在這坐會兒，黑岩先生才到洗手間去了。」他說完了話，鞠躬陪笑，連忙退出去了。

忽聽到噗咚、噗咚的腳步聲，踩在地板上咯吱吱的響，使這棟木板釘成的樓房顫起來；英達馬上就覺出黑岩來了。

「日安！中川先生！失迎，失迎！」黑岩拉開門，這樣大聲的招呼着，他肥大的軀體，穿着和服，開着前襟，露出撮撮胸毛，站在那裏像巨無霸似的。他吃力的坐下來，滿腮的連鬢鬍子，顯得他的臉像面盆那般大，兩隻眼睛掛滿了血絲，說明他好久睡眠不足了；但是說起話來依然那麽響亮有力。

「黑岩先生，上次來過一次，恰巧你不在家。」

「噢，我聽說了，眞對不起。」說到這，他舞起肥大的手掌，啪、啪、啪，拍了三聲；只聽門外有女子柔順的應了一聲，拉門一開鑽了進來，忙問有甚麽吩咐。

「中川先生，你想吃點甚麽？」

「我才在加田先生家裏吃過午飯。」

「那麽喝啤酒，吃點菜啦！」接着向那女子吩咐了一大堆話。她聽一句話，答應一聲；最後行了禮，飄然無聲的退了出去。

「中川先生，怎麽樣，甚麽時候喝你的喜酒哇？」他這麽問，不禁哈哈大笑；臉上的肉和肚脯上的肉，都震得直哆嗦。

「日期還沒一定，今天有一件事——」英達正想單刀直入說明來意；黑岩打斷他的話說道：

「秀子是一個規矩的姑娘，婚前不能胡來；老兄是不是要找點野味嚐嚐呀？」他說着又是一陣大笑。弄得英達啼笑皆非。這時候，只聽拉門響，兩個年輕女侍，穿着花團錦簇的和服、帶着滿身香氣，各端了一個盤子一邊躬身行禮，一邊唸唸有詞低聲說着「失敬了」，一個女侍的盤子裏是一瓶冰凍啤酒，兩隻玻璃杯，挨着黑岩坐了，另一個女侍拿來兩付碗筷，黑岩說道：

「中川先生，挨着你坐的這個叫和子，才十九歲，你看看怎麼樣？」

英達向旁看了一眼，發覺和子長得確是漂亮，加上蛾眉輕顰，淺笑傳情，可以使任何男人心飄魂蕩；但是比起秀子來，就輕了許多份量；況且現在他心裏壓着一塊大石頭，哪有興緻扯這個。可是又不能不敷衍黑岩，因爲今後的生死禍福都在這個人身上。於是陪笑說道：

「確是個美人兒，一定是夜來香的紅姑娘了！」

「第一個！」黑岩豎起大姆指，馬上端起酒杯又說道：「來，來！中川兄，今天咱們痛飲一場，不醉不散！」

「今天恐怕不能多喝，回頭有事和你商量。」英達馬上這樣的回答，同時也拿起酒杯。

「我這裏的規矩，是先喝醉了才能辦事！來，先乾這一杯！」

英達無奈只好同他乾一杯。當他們嚥下了最後一口啤酒，倒拿起酒杯互相示意時，和子和另一個女郎，不禁拍手讚好。

切得有半寸濶有兩寸長的生魚片，黑岩一筷子夾起四五塊，蘸了些醬油和芥末，呼嚕一聲塞到嘴裏去，嚼得眉飛色舞；使英達不禁一怔，他感到這個人，野性、豪快、威

猛、機警，又有點不可測。

喝過了一陣啤酒，女侍拿上來日本清酒。在黑岩與和子的勸誘之下，英達一杯又一杯的灌下肚裏去；現在他已經感到天旋地轉，心裏一陣明白一陣糊塗，像騰雲駕霧一般；黑岩的笑聲，和子的媚態，心裏壓着的那件事，都一齊朦朧起來；最初在神智淸醒的時候，他還知道節制自己少飲，現在已經醉了，反倒逞起强來，頻頻的和黑岩乾杯。同時對於坐在他身旁，如花似玉的和子，不禁也暈起浪來。

黑岩原來的主意，打算很快把這個來歷可疑的中川灌醉，讓和子陪他去睡覺；把他引進賄賂的陷阱，使他不敢與自己爲敵。可是他現在開始驚奇起來，這個看來不會喝酒的小夥子，居然喝了這麽多酒還不醉倒，而他自己已經有七八分了。他正在使眼色給和子，設法把他拉到她的房裏去。只見他突然掙扎着站了起來，表示要去洗手間，和子連忙扶着他出去了。他這才舒了一口長氣，點起了一枝煙；對他身旁的女郎命令道：

「快去把和子的房間收拾好，等會兒你幫着把他扶進去。去買上好的水果送去，要儘量使他滿意！」

那女郎答應一聲趕緊去了。他側過身看了一下窗外，日影已經西斜了。

出黑岩意料之外，英達到了洗手間，把膀胱裏脹得發痛的液體排洩出去，用冷水洗

過臉，已經淸醒多了。他猛然想起今天來這裏的目的；用手指狠狠的擰自己的大腿，把意志堅定了一下。他正想開門出來，突然嗅到一陣難聞的氣味，薰得他直皺眉，他連忙攀着窗戶望下看，見到幾個滿臉油汚、渾身破爛，披着長髮，正彎着腰聚在小巷裏，像鬼似的在燃吸一種東西；他恍然大悟，這就是吸毒的道友。他正在張望，忽然看見進門遇到的那個青年，開了後門，走到小巷裏去，和那些道友說說弄弄，之後又囘到院子裏來。

「原來這是毒窟！」他心裏這樣一警覺，神志就更爲淸醒，當他出了洗手間，和子連忙上前來扶他，一團又香又軟的感覺，幾乎使他再糊塗過去，只聽嬌聲嬌氣的說道：

「到我房裏躺一會兒吧！」

「不，我和黑岩先生還有事！」他掙脫她的手，力持鎭靜，搖搖晃晃的走囘來。他一進內，黑岩正枕在另一件酒女郎的膝上，在那裏發膩；一看英達闖進來，大吃一驚就連忙坐起；心想這小伙子眞是一條鐵漢，喝了這麽多的酒，對着嫩得水葱兒似的和子，居然還囘到這間屋子裏來！心裏這麽想，嘴裏忙着說：

「怎麽樣？中川先生，不要到和子房裏休息一會兒嗎？」

「不，我有事和你商量！」他一邊說，一邊歪着身體坐下，拿起一杯凍水咕嘟嘟一

氣喝了，然後對那兩個女郎低聲說道：「我和黑岩先生談點事情，你們兩位暫時去休息一下好嗎？」

和子和另一個女郎聽了，用眼睛看一看黑岩，黑岩一擺頭，她們兩人連忙行禮出去了。

「黑岩先生，今天我來有一件事情拜託！」英達把握住機會搶着說出來。

「不必客氣，儘管吩咐！只要我辦得到的，絕不成問題。不知道是甚麽事？」黑岩說完了，兩隻眼睛緊張的溜來溜去。

「我和另外兩個朋友要偸渡到日本，每人還要一張此地的居民證明！」

黑岩一聽哈哈仰天大笑，搖着頭說道；

「中川先生，你簡直和我開玩笑，憑我黑岩哪有這麽大的神通，怎麽能够辦這等事呀！」說完又是一陣哈哈大笑。接着又說道，「如果你眞要想買點手錶，照相機之類的私貨，我倒可以想想辦法，你知道，我有許多朋友在船上做事；如果要用錢的話，你儘管告訴我，千萬別繞彎子；方才你說的事，那可辦不到，讓軍方知道要槍斃的呀！」

被他這麽一說，英達沒了主意；心裏不禁感到一陣黑；可是想到秀子在中城公園說的話，明明說給他二百美金就可以辦好這件事，現在他一推六二五，裝做毫不知情，顯

然內裏有文章。於是他懇求的說道：

「黑岩先生，我們雖然是初交，但你和加田老先生是數十年的老朋友，我已經和秀子訂了婚，憑這樣的關係，請你相信我！」

「唉，你別這麽客氣！老兄這個事我實在辦不到呀！你提到加田先生和我的交情，他還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說到這裏，他斟了一杯茶喝了一口，接着說道：「那一年秋天我和人家爭碼頭，如果不是加田老先生及時搭救，我早就被扔到大海裏餵魚了。」說到這裏他不禁興奮起來；坐直了身體，掏出兩隻煙來，讓英達一隻，然後點着吸了一口，說道：「白天我們兩幫人馬在碼頭上打了一仗，他們一百多人，我們才六十幾人，仗我們年青力壯，居然把他們打敗了。你知道，那時候我纔二十八歲，憑三段柔道的功夫，那些膿包一沾手就倒，被我打得落花流水；結果他們託人講話，晚上擺了一桌酒，講好了條件，原來碼頭的大哥做正首領，我坐第二把交椅；誰想到他們把我們三個人都灌醉了。我們從酒館出來，經過一處荒僻的海岸。遭了他們二十多人的埋伏；我的兩個夥伴被打倒在地上起不來了，我再有本事也不中用。就在這個時候，警察趕來彈壓，原來加田先生早知道了消息，去警署報了案！如果不是這樣，他們已準備好三條蔴袋，準備把我們三個人裝進去投到海裏餵王八。你看，該多險哪！」

英達同情的點着頭，可是心裏急得像一把火，窗外的天色已暗下來。只聽黑岩又說下去：

「多虧加田老先生救了我這條命，今天所有這麼點成就，飲水思源，我忘不了這份恩情。中川先生，你是他未來的女婿，你有事我能不幫忙嗎？問題是我根本辦不到，這就得請你包涵了。」

黑岩這一番話，說得風雨不透，英達明知道他在說謊，可是也感到無可如何。但是他不能就此罷手，生死福禍在此一舉，心中暗想懇求他不行，現在只好激他一激。於是把臉一沉說道：

「黑岩先生，當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我就歎服你的爲人，覺得你是江潮好漢，風塵俠客；所以今天才冒昧前來，以生死攸關的大事相託；想不到你毫無義氣，見死不救！」英達本來只想激他，話說到這裏愈來愈氣，眞的動起肝火來；接着說道：「你還說與加田先生有生死之交，現在我才明白加田先生瞎了眼睛！這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現在我總算認識了你的爲人，今天打擾了，再見！」英達說完，忽然站起來，開門就要往外走。

「且慢，中川先生！有話坐下慢慢談！」黑岩急忙起來，一把抓住英達的手。等

英達過囘頭來，他馬上又說道：「我黑岩可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他的面孔儼如冷霜，眼睛像刀子一般注視着英達的臉，「請坐！有話和你說！」他又補充了一句，英達只好又坐下下來。

「第一點我想跟你說的是，加田老先生介紹你今天來，他並沒有提到你所說的事，如果你眞有這種困難，他不會不對我說的！」

英達一聽立刻轉怒爲笑，忙答道：

「這一點我沒來得及說，關於我所說的那件事，只有我和秀子兩人知道，因爲怕加田老先生擔驚受怕，所以一直瞞着他。」

黑岩點點頭，但仍是滿面疑雲，嚴肅的說道：

「對不起，中川先生，我還有幾個問題要請教，你可不要生氣。」

「我已把這件事向你說了，還有甚麽話不能說，你問好了，我一定儘量奉告。」

「中川先生，請問你究竟在美軍裏擔任甚麽職務？你和你的朋友爲甚麽要偷渡到日本去？」他兩隻眼睛緊緊盯着英達。這一問眞麻煩，英達沉了一沉才答道：

「說出來你很難相信，我們並不在美軍做事，而是從香港偸渡到日本的商人！中途沉船被美軍留難到現在。」黑岩一聽就哈哈笑了，搖着頭說道：

「中川先生，你自已說得明白，實在很難叫人相信！況且你既是中國人，名字一定不叫中川了。這個暫且不提，我還要請教一個問題，和你經常接觸的一羣美國人，都是穿便衣負責秘密任務的，哪個不知道呀？他們一年到頭在找我的麻煩，而你是他們的工作人員，現在你要求我幫助你偷渡！哼！中川先生，請原諒我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想要臥底抓人，也沒有你這麼兇的呀！」

英達一聽這才明白，原來他把自己當做了美軍的特務，方才種種手段都是想賄賂自己。現在他發現如果得不到黑岩的了解和信任，一切的計劃和夢想就全要落空；同時要想用假話騙過這條九尾狐狸是比登天還難了；他無可奈何的長歎了一聲，沉重的說道：

「黑岩先生，話逼到這裏，我不能不告訴你實話了；但是，我把這些話告訴你，就等於把生命交給了你；我相信你有骨頭——」說到這裏他把話頓住，銳利的逼視黑岩，使黑岩不禁眨了眨眼睛；他接着說道：「擔起這份危險，有義氣拔刀相助；假使你感到害怕，跑到美軍去告密，來擺脫自己的責任，我也沒有理由怕你；……」底下他把從香港開始的事實全都說了出來，足足的講了一個小時，黑岩聽得變貌變色，但是等英達說完之後，他卻把臉一沉，右手握拳猛擊了一下左手大聲說道：

「好啦，中川先生！你們三位的事交給我辦了！我吃這一行飯三十年，全憑一點義

氣；你既然以肺腑相告，咱們就心碰心啦！不過——」他神色嚴厲的望着他，「我可從來沒有冒過這麽大的風險，一旦犯了事就沒命了，在行動的時候，你們三位必須嚴格遵守我的話，錯一點也不行。」

「那是當然的！黑岩先生，我在這先謝謝！」英達滿腔愁惱立刻消除，抑不住喜上眉梢。一邊和黑岩緊緊握手一邊這麽說，黑岩放開他的手，又說道：

「你們幾位要準備些錢。通常每個人船費和買身份證的費用，一共要二百五十元美金，你們三位減收一百五十元，我是白幫忙了，但是警官和船上的人非錢答對不可的！」

「黑岩先生這樣慷慨相助，此生永不忘記！」

「好說、好說，咱們也算是不打不相識啦……」他說完用手猛拍英達的膊頭，不禁哈哈大笑。「來、來！再喝一杯，咱們得吃晚飯啦！」黑岩說完又啪啪啪擊了三下手掌。

離開夜來香酒吧，已經是夜色低垂，滿街燈華。黑岩還叫了一部計程汽車，預付了車資送英達回去。他在車裏醉眼昏花，帶着滿腔使他有點慌亂的高興，直回到秀子家裏來。

加田老頭上班去了，秀子的母親回到坡上的屋裏去，太郎和文子在做工課，秀子和吉子正在趕活計，舖子已經關了門；英達下了車一敲門，秀子馬上跑過來打開舖板讓他

進去，迫不及待的問道：

「尼桑，黑岩答應了嗎？」

英達點點頭，神秘的笑了。一搖三晃的走進屋，在文子和太郎的臉蛋上各親了一下，用手又摸吉子的頭，就脫了鞋上了嗒嗒咪，走了進去。

「尼桑喝酒啦！」

「尼桑醉了！」

孩子們在喊叫，秀子馬上跟着英達到後屋裏來。

英達一進屋子，就長嘆一聲躺下，嚷道：

「秀秀，給我一杯涼水！」

秀子凝着眉頭笑着，很快拿來一大杯涼水，扶着他喝了，連忙又擰了一個手巾來，給他擦掉臉上的汗水。不容她說話，英達就一把摟住她狂吻起來。

「你怎麽喝這麽多酒？」秀子喘着氣，掙開他的糾纏。接着又問道：「究竟黑岩怎麽答應的？快點告訴我。」

「談了一個下午，起初他懷疑我，後來——」說到這他打了一個呃，酒氣湧上來，連忙欠身把剩下的半杯水喝掉，才說道：「最後我冒險說了實話，他就一口答應了」。

秀子笑了，笑得幾乎要哭，就忙伏下身去，把頭枕在他的胸前，兩人緊緊抱着。他舉起她的頭，吻她，翻身壓住她，然後又滾過來把她抱在胸前。

「尼桑！」秀子喘着氣在喚他，「你兩位朋友不是九點鐘在餐廳裏等你嗎？」她忽然這麽提醒他。

「呵！是的，現在幾點了？」英達從昏迷狀態裏陡然醒來。

秀子連忙坐起來，握住他的手，低頭去看他的腕錶，說道：

「九點三十分。」

「呵，我完全忘了。現在得馬上趕去。」

…………

宋奎和矮子在新月餐廳裏正等得心焦肉跳，快到十點鐘才見英達腳步踉蹌的來了。英達把和黑岩談話的經過從頭說了出來。二人聽到前半截黑岩的疑懼推拖，都雙眉緊鎖；聽到英達吐露實情又驚疑不定，聽到最後的結果又不禁喜極欲狂。

「老王，你眞有辦法！」宋奎握住他的手這樣叫，高興的臉肉直哆嗦。

「多虧你最後有勇氣說出實話，對於黑岩這樣的江湖人物，非得肝膽相照不可！」矮子這樣讚他。

「你們聽呵，還有好消息！」英達止住他倆的興奮，接着說道：「黑岩眞够朋友！他說每人本來要化二百五十美金，現在他自己白幫忙，每人只要一百五十美金就行了！」

「我正愁錢不够，黑塔手中只有一百二十元，我手裏也只有二百五十元；這樣一來錢不成問題了。」矮子這麽說着用眼瞪着黑塔，黑塔擠了一下眼睛笑起來。只聽英達又說道：

「走的路線是先從這裏到奄美大島，那裏已是日本本土了，從奄美大島到九州鹿兒島是國內旅行，只要買一張船票就行了，用不着任何證件！」

聽到這矮子和宋奎不禁又歡叫起來。

「從鹿兒島坐直通火車一天一夜到達東京。所以到了奄美大島，就等於大功告成了。」說到這，英達喝了幾口汽水，才又接着說：「從這裏出發，多是在黃昏時候，據黑岩說，黃昏時候人的注意力最弱，容易混過海上巡邏人員的監視。到奄美大島的船，多是幾噸重小輪，最多只能搭十幾個客人。我們這些偸渡客，無法在碼頭上船，要先坐撒網用的小漁船，到港外去等候，要在海上從漁船轉上小輪……」

三個人把離開琉球的計劃談完了，話鋒一轉提到方濤和林棟，英達就說道：

「他們兩個人雖然混帳，但是就這麽扔開他們而去，心裏實在有點不忍！好壞咱們

都是中國人！我們一走，他們一定馬上被强迫送到台灣去了！咳！」他無可奈何的歎息了一聲。

「哎呀！你這個人心眼就太實了，你以爲他們倆是傻瓜嗎？他們早已經着手另謀出路了，我和宋奎正在嘀咕，怕他們先出了麻煩，連累我們也走不了呢？」矮子馬上這麼說。

「你可知道，他們在進行甚麽路子？」英達忙着追問。

「確實情形我不知道，不過我從他二人鬼鬼祟祟的行跡來猜，他們一定在與此地日共地下組織接頭！最初林棟對我透露過，後來因爲我們拒絕開小組會，他就沒再跟我提了。」

「如果是這樣豈不糟糕？他們犯了事，一定要連累我們！」宋奎瞪大了眼睛這麽的說。英達馬上接口說道：

「我們犯了事，也一定連累他們！所以我想還是想個辦法，五個人一齊行動，否則兩頭蛇，危險性太大！」

「老王，我佩服你的氣量，不過據我知道你的想法是行不通的。他們倆絕不會信任我們了。尤其是你！」

矮子苦笑着對英達說。

「這個我也知道！」英達惘然若失的答了一句。

「我看現在，我們得加速進行了。免得被他們連累！」宋奎最後這麽說，三個人就都沉默起來。

十六　月滿花香

自從他們訂了婚，秀子家人對待英達，自然是大不相同了。以前彼此雖然已經很熟很親了，可是總免不了有些客情，現在眞的成爲一家人了。

秀子給英達做了兩身日式的睡袍，現在他一進門就換上，赤着脚到處走，渾身飄飄然，沒有一個細胞不舒服。一見他來秀子整個生命都笑了，點煙奉茶，更衣沐浴，甚麼事都不准他自己動手，把他侍候得像一尊佛似的；加田老頭棋癮雖然大，可是被秀子的母親管束起來，兩人在吃完飯之後，下不了三枰棋，老太太就過來逼老頭到坡上去睡午覺；然後把吉子帶到前面店裏去，好讓秀子和未來的女婿，安安靜靜的在後房裏獨處談心。等太郎和文子放學回來，大家熱熱鬧鬧的吃過晚飯，英達若不帶她們去看電影，就和秀子溜到坡上去；老頭去上夜班了，那裏寂靜無人，又涼爽多風；兩人黏在一起纏綿得難解難分。

今晚他倆又來到坡上的房子裏。

這是一棟長方型的日式房子，孤調調的建在土坡上，四面都是窗戸。屋子被一道紙

隔扇分成了兩間房，大間六疊，小間四疊。

秀子把大間裏通風的兩面窗戶拉開，她和英達隔着茶几對坐，正在替他斟茶。

西天的雲層裏包着一輪紅日，蔚成嫩紫橘紅一片彩霞，東邊淡青色的天空裏，昇起了檸檬色的團團的大月亮；左右市區隱隱傳來稀疏的車喧，就像退去的潮聲；燈火開始在昏黑中眨動；飄飄的晚風，吹在臉上像輕柔的綢子，送來窗前花圃裏的香氣。

「尼桑！你在想甚麼呀？這樣發呆！」秀子一邊說，手拿一杯茶送過去。英達笑了，接過茶杯，閉上眼睛吸口氣，小聲答道：

「我甚麼也沒想，被這些美妙的東西迷住了。你看，這月亮、夕陽、晚風和花香。還有你這個小美人！有了這些，甚麼都可以不要了！」

秀子聽了，嘀嘀的笑起來；伸了一個懶腰躺下去，轉頭望着天邊的月亮；像夢囈似的說道：

「尼桑，你這個人眞傻氣！」

「怎麼傻氣呀？」英達把茶杯放下，把茶几推開，也躺過去伏在她身旁，望着她的臉。

「你從來不想怎麼賺錢來生活，老是說這些不着邊際的話，好像我們將來可以吃月

亮過活似的；這不是傻氣嗎？」

「你是不是討厭我這傻氣呢？」他頑皮的望着她這麽問。秀子連忙搖搖頭，伸出手撫摸着他的頭髮，癡癡的說道：

「不，我喜歡你這點傻氣，這使你與衆不同！」

言語突然無能爲力了，他們開始一長串如膠似膝的擁吻；直等秀子用手堵住他的嘴，喘息的說道。

「歇一歇，尼桑！」

於是他們並肩仰臥，閉上眼睛享受那飄着花香的晚風。

「秀秀！你別擔心到日本以後的生活，那裏有許多中國人，他們總可以幫我忙的；實在沒辦法，我到工廠去做工也可以養活你！」英達想起她方才的話，就這麽安慰她。

「誰擔心啦？剛才不過隨便說笑話罷了。你只要能給我買一部縫紉機，我在家攬活計做就可以維持兩個人的生活了。聽說那邊手工很貴！」她柔聲嫩氣的說着，把手横伸過去讓英達枕了，把他摟到自己的臂彎裏。

「不，秀秀，一個男子起碼的尊嚴，要能養活自己的妻子。誰叫你長得這麽嬌，我怎麽捨得使你受那許多辛苦哇！」

「有甚麽辛苦呀，人活着總要做事情的。你可要記住，將來到日本結了婚，你可不許干涉我做事情！上次你硬替我提水，叫我多不好意思呀？」

「那有甚麽不好意思呢？那麽重的一桶水，你身體長得這麽小，提上坡來該多吃力呀，重活應該由男人做嘛！」

「不要，尼桑！媽媽說讓男子做家裏的事，就不算好妻子！其實提一桶水算得甚麽呢？你看見下面厨房裏的那隻大水桶沒有，是爸爸從汽油站一個朋友要來的，我一個人揹起走了回來！」

「那不把你壓壞了？」英達忙用手揉揉她的肩膀，接着說道：「秀秀，將來一切事情都依你，但是我不能眼看你做重活，我心裏難過！」

「傻瓜！對這些事何必這樣認眞！將來做這些事，不讓你看見就是了。」她笑着說把他的頭摟在懷裏，用一隻手撫弄他的頭髮，就像母親摟着嬰孩似的。

「我偸着做了，不讓你看見，不是一樣！」英達嗅着她的胸脯，搶着這麽說。兩人都不禁笑起來。接着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來，馬上問道：

「秀秀，我忘了問你，上次交給你的那三張居住證明收好了吧？」

「收好了，就在裏間的嗒嗒咪底下。」

「如果你母親找東西，會不會發現呀？」

「不會的。」沉了一會兒她又說道：「現在發現了也沒甚麽關係了，是不是？」

「不，還是不好；免得她們擔驚受怕。」

「你不提起我倒忘了，昨天黑岩又來和爸爸喝酒，他幾乎把你們的事說出來。他剛一說到前天又見到你，我就搶着說了一句話，把他打斷了。爸和媽還一直以爲你是美軍的密探，黑岩不得不應酬你呢？」說完了話，她神情忽然一怔，就沉默了。英達並沒有發覺，懶懶的說道：

「是嗎？那樣最好了。」他半天聽不到秀子回話感到奇怪，抬頭一看她那發呆的神情不禁問道：

「秀秀，怎麽啦？爲甚麽不出聲了？」

秀子勉强笑了笑說道：「沒有甚麽。」

「小美人！你騙我是不是？」英達手指着她的鼻子，用眼睛逼着她。

「眞的沒甚麽，尼桑！」她這麽叫着，那聲音帶着顫抖，有點惱又有點羞。

「秀秀，告訴我！」英達頑皮的看着她，她忙把臉向外，英達用手把它又轉過來。只見她兩隻眼睛在濛濛的夜色裏閃着光。她終於把秘密說了出來。

「夜來香酒吧有一個叫和子的姑娘是不是？」

「是呵，有一個姑娘叫和子。」英達故意輕鬆的這麼答。

「她是不是長得很漂亮？」

「是呵，長得很漂亮！不過，比起秀秀要差遠了！」

「你說謊！」她呶起小嘴說，接着又哼了一聲。

「這有甚麼必要說謊呀？秀秀，你怎麼啦？」

「我再問你——」她這麼說，忙低下頭去把話噎住了。英達苦着臉說道：

「有話只管問啦！」

「你是不是跟和子睡過覺？」她的話還沒說完，就把臉扭過去。英達不禁噗哧的笑了，搖着頭說道：

「秀秀，是不是黑岩跟你說了玩笑？傻瓜，你怎麼能——」

「不是玩笑！他說了好幾次，說和子每天都問他，中川先生幾時來！」英達聽了禁不住哈哈大笑，說道：

「這不是玩笑是甚麼？我一共去過四次，都是白天，都一直跟黑岩在一起的，她有時只來陪陪酒罷了。」

「他們那些女人還分白天和黑天？尼桑，你爲甚麽要瞞着我？」

聽她這麽一說，英達心裏氣惱起來。不禁沉下臉，嚴肅的說道：

「秀秀，我從來沒騙過你，你怎麽忽然對我不相信起來了？」她一看英達眞的生了氣，連忙撲過去伏在他身上，撒嬌的說道：

「一切事情我都相信你，只有這件事我懷疑！也許我錯了，你別生氣！」

「爲甚麽在這件事上你懷疑我呢！」

「因爲你是一個男人！」

英達記得那次一起去海灘時，她也說過類似的話；仔細一想她的懷疑並不是毫無道理，可是她對此抱容忍的態度，默許是男子的特權，使他甚感奇怪，他正想把自己的實情告訴她，只聽她說道：

「尼桑！我准許你每星期去找和子一次，只要不和她戀愛！」

英達實在忍不住了，連忙坐起來，把她抱在膝上，詳詳細細把自己在花街遭遇的事情和看醫生的經過都對她說了。她驚愕的睜大眼睛，聽得呆了。最後他問道：

「這回你相信了吧？」

她點點頭，痴痴的望着他，臉上的表情非常複雜；慚愧、悔懊、驚奇、激動還有點

失望。

「尼桑！」她喚了一聲，眨眨眼睛看着他，她想問一句話，可是羞於出口；就急忙把頭埋到他的懷裏去。英達馬上就看出了她的心事；把要說的話在心裏想了幾遍，才貼近她的耳朶，低聲說道：

「那老醫生還告訴我一句話，他說：我只能跟正經的女子戀愛！」

秀子仍然把臉藏在他的懷裏，像沒聽見他的話一樣。英達用手攀她的臉，她就執拗的抵抗，因爲她正在咬着嘴唇忍住羞死人的笑。

「有蚊子了，等我去點蚊香！」秀子突然從他懷裏站起來，拉開隔扇到小屋去取蚊香。

夕陽的餘暉完全看不見了，滿瀉的月光，像水似的照進屋裏來，四周傳來唧唧的蟲聲；幾隻蚊子在黑暗的角落裏巡飛。英達又開始那擂鼓般的心跳；在海灘上，在中城公園裏，喝醉酒那天晚上在坡下的屋子裏，同樣的一種感覺在燃燒他，他像被燒紅了的鐵塊！

秀子拿來蚊香，劃根火柴點着了，悄悄的放到屋角的暗處去；然後她並沒有回到英達身邊，轉身去關門；英達靜靜的躺在那裏也不說話；看着她關了門上了鎖；又去關窗

戶也上了鎖；當她關了一扇窗戶，走過他身旁正要去關第二扇，他情不自禁的問了她一句：

「秀秀，你關窗門幹嘛呀？」他的聲有點顫。

秀子，只哼了一聲，沒答話，接着把第二扇窗戶也關好鎖上了，然後關了第三扇窗戶，只留下迎着月亮的一扇窗沒有關，因爲窗外是山溝，沒有人從那裏走來。

她回到小屋去，從格子裏扯下一條四四方方又厚又重的日本棉被，在嗒嗒咪下舖平，又擺了兩個枕頭；然後才走過來，拉住他的手，讓他起來。把他帶到小屋裏去。

「秀秀，你不怕媽媽上來撞見嗎？」他一邊吻着她，一邊顫抖着問。

「她不會來的，她也不會讓吉子太郎他們跑上來的。」她的語聲非常鎮定。

「噢！」他喘着氣應了一聲。看着她從容的把衣服脫掉，直直躺下去，一舉手握住一個拉線的電燈開關，把屋角的一隻小檯燈開亮了。

英達癡呆的，驚奇的望着她雪白，柔嫩發光的胴體；只聽她說道：

「尼桑！請你慢一點！」她的聲音那樣溫柔，那樣莊嚴，又那樣堅決。她說完了，就用手遮住自己的眼睛。

…………

月亮已高高的掛在中天，比乍昇的時候小得多了。但是已經消失了那含羞的檸檬黃的彩色，發出清純的銀光。片片掠過的浮雲，好像是她曼舞的輕紗，忽而遮住了臉，好像顰眉發嗔，忽而又露出臉來，美目盼兮，嫣然而笑。她是一個淘氣的仙女！因爲偷看了人間太多的秘密。但是她也很公平，皓然當空、普照萬方。她不但照耀着這個北太平洋上神秘的小島，同時也在照耀着寂寞的阿里山、和嗚咽的黃河，照耀着繁華的東京、南洋的椰林；她不但照耀着甜美的戀情，也照耀着傷心的別離；不但照耀着活着的人們，也照耀着死去的人們；她照耀着過去，照耀着現在，並且也將照耀不可知的未來！

坡上小屋的窗門現在又打開了。兩人躺在月光底下正在說着他們的夢話。

「假如有了孩子，你希望是男的，還是女的呢？」英達撫弄着她的手，這麽問她。

「我希望是男孩。」

「我希望是女孩。」

「不，我要男孩！」

「爲甚麽你這樣希望男孩呢？」

「因爲若是男孩，一定長得像你！紅紅的一個小尼桑，該多好玩啊！」

「嗯！」他應了一聲，想起了在大陸的小華心裏不免一陣黯然。只聽她又接着說。

「我會給他做各式各樣的小衣服，每天給他洗澡，把他餵得白白胖胖的；好天氣帶他出去玩，在草地上晒太陽；唔，最好給他買一輛推車，你去上班了，我可以推着他上街去買東西！」

「他長大了，你希望他做甚麽呢？」

「我呀，我希望他和你一樣。」

「那不就糟了，像我一樣到處坐牢亡命嗎？」

兩人不禁都笑起來。她馬上說道：

「我是說他像你一樣能唸完大學，做一個寫字辦事的人。穿整潔的衣服，見人有禮貌！」

英達「唔」了一聲，看她那歡喜的樣子，忍不住把她摟近，只聽她又說道：

「到了日本，如果你賺錢不多，只要租一間四疊的小房就行了，我會把它收拾得乾乾淨淨。早晨起來給你做味噌汁（註：日本早餐吃的醬湯），多加葱和豆腐；還有煎魚和鹹菜，如果是星期天，多給你吃兩個煎蛋！」

「不，我每天早晨要吃兩個煎蛋，星期天得加倍，吃四個！」

秀子聽了不禁咯咯笑起來。忙又說道：

「你別打攪，聽我說呀！」她一邊用手推他，一邊制止住自己的笑聲，接着說道：「等你吃完了早飯，我就給你裝好中午在班上吃的飯盒，飯團洒上炒芝蔴，裏面有一塊魚，兩塊牛肉，還有你愛吃的海帶角；等你換好了衣服時，我站在玄關（日式房屋的門道）給你刷衣服，擦皮鞋；」說到這，她自己把話打斷，搖着他的胳臂撒嬌的囑咐道：「你可記住，不許像現在似的，噔噔的自己跑出去，穿上鞋就走掉了！」

英達一邊笑一邊答道：

「好，我記住就是了。」她又接下去：

「在門前兩人要說再見；我看着你走遠了才回屋裏做事。我要打掃房間，給你洗衣服，如果你給我買縫紉機，我可以在裁縫店攬點活在家做。等太陽西斜了，就開始做晚飯，等你回來的時候，一進門要喊一聲：『搭打以瑪』！（註：日本丈夫回家向太太打招呼的用語，表示從外面回來之意）等我跑出來向你問過辛苦，你才能脫鞋上來，懂得嗎？」

「懂！」英達笑着應了一聲。

「你進了屋，睡衣已經擺在塔塔咪上了，你就自己換上，然後你洗一個熱水澡；當

你洗完澡，晚飯就在桌上擺好了。晚飯的菜要好一點，因爲你勞累一天了，是不是？」

「吃完晚飯做甚麽呢？」英達故意逗着問她。

「吃完晚飯哪，唔！」她閃動着大眼睛想了一想，說道：「如果你不感到累，就帶我出去逛逛；東京有許多大百貨店，我們只走進去看看，沒有關係吧？」

「當然可以，不過你要看到心愛的東西呢？」

「那呀，」她捉摸了一下，「那我就多看幾眼！」

「多看幾眼幹嘛呀？」他又故意打趣。

「那表示我要買它，你如果有錢就給我買！」說完她又不住咯咯的笑起來，英達也跟着笑了。

笑聲沈寂了，兩人都感到有點疲倦；她仰頭看看月亮，摟住英達的手偎着臉，她眞想就這樣枕在他的臂彎裏睡去；不禁輕嘆一聲，說道：

「尼桑，甚麽時候才能日日夜夜跟你在一起，不再離開呢？你要知道，隔一天不見你，比一年還要長，尤其是昨天，我眞不知道怎麽過！」

「我也是一樣，在不能外出的日子，只有回想和你在一起的情景來捱時間！但是，我們只要再耐過一個月，就可以永遠在一起了。住在你所說的四疊的小房間裏，永不再

分離。」

「尼桑，眞的，只要再等一個月就行了嗎？恐怕沒有這樣快吧？」

「你算呀，黑岩說下個星期就可能有船了，卽使下星期走不成，半個月總可以了，在我走之前，把你的路費先留給你，到時候你一接到電報就可以動身了，我想你最慢一個星期總可以到日本了，一個月不是足够了嗎？」

「不過，我有點擔心，一切事情是不是會那樣順利。」

「秀秀，不要擔心，黑岩對我說，他每個月都送好多人去日本，這麼多年從來也沒出錯。」

「尼桑，我心裏一直在害怕——」

「怕甚麼呢？」

「怕你這一去，再也見不到面了！」

「別胡思亂想了，秀秀！這怎麼可能呢？」

「第一點，我怕你會變心！到了日本你要愛上那些漂亮的大學生，就不再理我了，是不是？」

「秀秀，你怎會想到這上去？不許你再說這個事，我要生氣了！」

「尼桑，你別生氣，讓我再說兩句就不說了好不好？」還沒等英達回答，她緊接着說道：「如果你愛了別的女人，也不要扔掉我，我求你，把我收留在你身邊，我情願服侍你一生！」

「秀秀！」英達大聲喝止她，舉起手在她屁股上拍了一巴掌；秀子哎喲的叫了一聲；「你再說，我可要用力打了，聽見沒有？」秀子嘀嘀的只是笑。英達接着說道：「秀秀，你爲甚麽總是把自己想得那麽慘呢？請你相信我，我會永遠愛你，盡一切努力使你快樂！過去我受盡了女人的欺負，從來沒遇到像你這樣愛我的人，而且世界上沒有比你更美的女子了，你的心和你的臉一樣的美，沒有你我不能活，你懂嗎？」他用手抓住她的肩膀，伏視着她的臉，嚴肅的這樣說。

「尼桑，請原諒我的瞎說！」她停了一停，用手摸他的臉；接着說道：「因爲我太愛你了，所以才怕失去你！」英達再也不說話，就伏在她身上瘋狂的吻她。剛剛平靜下來的愛火，重新熊熊的狂燒起來。

英達帶着一身疲乏滿腔陶醉離開了秀子的家，坐在巴士上，渾身的骨節好像要散掉一般。下了巴士，他急急忙忙往新月餐廳趕，可是上了樓一看錶，仍遲到了二十分鐘，宋奎和矮子早在那裏等他了。

「喂，老王，你可來了，有了好消息，急等跟你商量！」宋奎滿面高興對他說。

英達沒答腔，有點不好意思的在他倆對面坐下。

「黑岩告訴我們，下星期五有一隻船到大島去。要我們那天四點鐘到夜來香會齊！時間可正好，離搬進大營房去只差三天！」

「眞的嗎？」英達驚奇的問，他和他倆用力握手。

「黑岩眞够朋友！今天我們兩個在夜來香盤桓了大半天，飲酒吃飯的招待，那裏的和子還打聽你今天爲甚麽不去呢！」宋奎笑嘻嘻的，一臉得意的神情。英達聽了，用腿撞了宋奎一下，笑着說道：

「你先別扯閒白，我們得商量一下，下星期五怎麽個走法。」矮子忙接過來說道：

「具體步驟是這樣的，我們三個人四點鐘到夜來香集合，最好不要一齊去，分開個別的走，以防受人注意；在夜來香會齊之後，黑岩把我們帶到一個漁村裏去，從那霸港開出來的船正好經過那裏；接洽好的船是一艘五噸重的小輪叫大洋丸，這是最近出港的一條船；黑岩手下的漁夫用望遠鏡看見大洋丸之後，就用撒網的摩托小船出海，途中等候太洋丸，在海上從小船上大船。」

「哦，這個設計很周密，星期五那天恰巧是外出的日子，看樣子十天後我們一定在

日本了。黑岩果然說得到就做得到！」英達不禁眉飛色舞的說，然後兩隻眼睛像做夢一般發呆。

「對了，他還囑咐我們，那一天可不能穿這種花襯衫！」矮子說着用眼睛看了看英達身上的衣服，接着說道：「穿舊一點的白襯衣，打扮得像本地人一樣才好；每人隨身只能帶一個小包裹，不得超過五磅。」

英達聽了點點頭，惘然的說道：

「現在剩下的問題，是林棟和方濤了。不知道他們進行得怎麽樣。就怕他們突然出了事，一切都完蛋了。」

「是呵，我也一直嘀咕這件事。」宋奎接了一句。

「據我觀察他們的神色，好像胸有成竹的樣子，很可能在遷營房之前有行動；不過事已至此，只有聽天由命了。」矮子無可奈何的說。

「我相信我們三個人會比他們兩個運氣好，你看方濤那個缺德相！哪像長命的！」宋奎粗聲粗氣的這麽說，英達和矮子卻不出聲，英達搖頭歎口氣，宋奎看他倆不搭腔又扯起閒白來：

「喂！老王，你的秀秀怎麽樣了？」英達笑着反問道：

「你的雪子怎麽樣了？」矮子馬上接過去說道：

「嗨，別提了，他眞厚臉皮，跟傑克說了好幾次，要求在外面過夜，你看他這麽大塊頭，被那個小丫頭蛋子迷得東倒西歪！」

三個人一齊大笑起來。宋奎握住矮子一隻手用力的捏，捏得矮子哎喲哎喲的叫。

十七 絶壁風濤

月滿花香那天夜裏，秀子的青春柔情，像三月的雷聲，喚回了英達生命的春天；又像乾涸了的枯泉，突然湧出活水來！他重又體驗了他是一個完滿無缺的男人。

以往回到營房裏，他也爲思念秀子而感到難耐，但是和現在來比，可容易捱受多了。秀子對於他不再只是一聖潔的美，而是使他發狂的一種飢餓！離開秀子等於是離開了世界，生命變成了空虛的洞窟，天陰地慘，不復人間！

在那個使人戰慄的星期五到來之前，英達雖然外出了兩次，但是再沒有機會和秀子從容相敍了。第一次外出他忙於和黑岩接頭，第二次加田老頭爲他設酒餞行。在這兩次見面的時間裏，他和秀子只能利用零碎的空間，在沒人看見的地方偷着吻一下，擁抱一會兒，來消解兩人如燒如焦的戀火。

星期五那天上午，他們三個人裝做和平常外出的一樣，在餐廳門前一解散，就興高彩烈的各奔前程了。他來到秀子家的時候，還不到十一點鐘。總算秀子的母親通人情，把吉子支到前面店裏去，讓他們關在房子裏安靜的話別。時間是這樣短促，因爲到了中

午，加田老頭就要下坡來吃午飯了。

在那差不多一小時裏，英達和秀子幾乎沒說幾句話。他們在嗒嗒咪上翻來覆去的亂滾，就像纏在一起的兩條蛇。只有低聲的呼喚，昏迷的呻吟，在命途之前的戰慄，對當前刹那的瘋狂！

全家人在一起吃過了午飯，又圍在一起談了半天話，當英達起身告辭的時候，老頭和老太太都不禁流下眼淚來。他們一方面感到這個乾兒子太好了，有點戀戀不捨；另一方面對英達此一去究竟如何感到有點擔心，暗中爲秀子今後的日子悲傷。但是秀子卻忍住了眼淚，她怕擾亂了英達的心思，在途中出差錯。

大家把他送到門前，一聲「撒約那臘！」他就頭也不回的走了，他忍不得回頭！

還差十分到四點鐘，英達溜進了夜來香；他上了樓來到黑岩房間，一看矮子和黑塔都已經在那裏了，可是臉上都掛滿了憂愁，沒開口說話，英達已經知道事情起了變化！

原來預定出航的大洋丸，機器發生了故障，送進船塢修理去了。現在要等候消息，如果三個小時內修好，今夜仍照舊開行。否則就得改期；復航最快要等三天以後，那時候他們已經搬進大營去了；如果是那樣，在復航那一天他們未必能夠外出，去日本的計劃就要成爲泡影了！

英達聽完了黑岩他們的話，立刻呆了；一臉死色，眼睛像燒斷了線的電燈泡。

「中川兄，不必這樣發愁，你們三位的事情，包在我黑岩的身上，您放心啦！來、來、來，咱們喝杯酒解解悶！」他說着話，照例擊了三下手掌；一個女郎遠遠答應了一聲，像一陣風似的來到屋裏。

黑岩哇啦哇啦對那女子吩咐了一大堆話，不大一會兒又來了三個女郎，另有人送上酒菜來；他仍像槁木死灰一般呆在那裏，心中喊着：「秀秀！秀秀！」直到和子把酒給他斟好，坐在身旁看着他笑，末了拉他的手搖他，大聲喊：

「中川桑！」

他才猛然醒過來，苦笑着舉起了酒杯。惹得全座的人都笑了。不過宋奎的笑容有點悽慘。只有矮子還鎮靜的在和黑岩低聲談話。現在矮子轉過來對宋奎和英達用中國話說道：

「我和黑岩已經商量過了，假使今天晚上走不成，大洋丸在大後天復航我們是趕不及了，因爲剛搬到大營房裏去，要等六天之後才能外出。在我們外出的前一天，有一艘玄洋丸開航，到時候我們得想辦法。最好我們能夠提前一天外出，若不然玄洋丸拖後一天開航。」

還沒等宋奎和英達說話，只聽黑岩喊道：

「來呀，大家乾一杯！」

愁腸戀苦酒，人在無可如何的時候，酒才能發揮妙用。它使人意識朦朧，把壓在心頭的千萬愁苦剎那驅散。

他們藉着幾杯酒，强作歡笑；到了八點鐘，黑岩得到手下的報告，大洋丸決定延期開航了。聽到了這個消息，英達並沒有再震驚苦惱，心中想，好事總要多磨，同時又堅信自己的命運，逢凶必可化吉！

吃過了晚飯，他們從夜來香出來已經快十點了。臨行和黑岩約定，後天他們再來聽消息，希望大洋丸修妥能够復航；如果不行，他們會告訴黑岩下次外出的日期；希望那一天順風滿帆而去，不再蹉跎！

「你看他媽的。這算怎麽囘事！雪子已經給我餞過兩次行，今天這一次都有點半信半疑了；臨分手她還向我取笑，說我明後天一定再去看她。認爲我是故意說謊。她竟不幸而言中，今天果然沒走成。後天見了她，我眞不知道怎麽向她交代，下次再說要走，她可能根本不相信了！」三個人囘到新月餐廳來，剛一坐下，宋奎就這麽對英達和矮子說。三個人不禁相視苦笑。英達心裏也正在發愁，見了秀子的家人不知說甚麽好。

「你們兩個現在有了怎麽交代的問題，我可沒有這份麻煩！」矮子得意洋洋的說。

「你小子別說風涼話！你想要添這份麻煩，我看還不大容易呢？你就像水滸傳的矮腳虎王英，只等別人把扈三娘給你擒來，賞你做老婆啦！如果要是自由戀愛的話，那扈三娘怎麽會選中矮腳虎呀！老王，你說是不是！」宋奎這一輪話，逗得英達揚聲大笑，忙說道：

「黑塔，你的嘴好缺德！」

矮子苦笑着，舉手在黑塔肩頭打了一拳。

正在說笑，傑克，彼得王，林棟和方濤他們五個人也來了。傑克見了宋奎，擠眉弄眼，一臉鬼笑，他召集大家圍着一隻長桌坐定，才笑着宣佈道：

「各位都已知道，三天後就要搬進大營房去了；搬到那裏去外出就沒有這麽方便；每周只能在星期天外出一次；」說到這他故意停住，用眼睛巡視了一下每個人無表情的面孔；眼睛一轉笑着說道：「不過，今晚有一個好消息奉告各位；因爲大家在過去兩個月裏，非常守紀律，從未發生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特向斯密司先生要求，給各位兩天特別外出；」他又把話停住了，望着宋奎咪咪的笑；「可以在外面過夜！」五個人一聽不由嘩的一聲叫出來。傑克連忙一揮手，制住了大家的笑聲說道：「特別外出就從今晚

起；但是明天及後天上午十一點鐘，各位要來這裏報到，由彼得王查看人數；後天夜裏十一點鐘在這裏集合囘營房去，第二天搬家……祝各位渡一段快樂時光……」

傑克帶彼得王走了，大家一哄而散。英達急忙趕到秀子家來，一路上心裏又歡喜又憂愁。喜的是能有兩天時間和秀子在一起，憂的是她們下午才給自己餞了行，現在深更半夜又跑囘去尋宿，不曉得會造成甚麽場面。心裏這麽盤算着，不覺已來到秀子的家門口。一看，店舖已經關門了，從板縫向裏看黑洞洞的不見一絲燈光。他不想把吉子和太郎她們驚醒，所以沒有敲門，繞過一個小巷來到了後面的山坡上，遠遠望見室內燈還亮着，就怯怯的走向前去近處一看，望見秀子的背影，穿着睡衣正在放蚊帳；他壓低聲音叫道：

「秀秀！」

她似乎沒聽清楚，把手中的蚊帳放下，楞了一下神，發覺有人喊她，就轉囘頭來，乍看之下，她倒抽一口氣，睜大眼睛，眨了眨眼睛仔細再看，才喚了一聲：「尼桑？」像長了翅膀一般飛撲過來，抱住他的頭一邊吻一邊問道：

「我還以爲你已經上船走了，怎麽又囘來了？快點脫鞋上來！」

「船出了毛病，要修三天纔能復航！美國人給我們兩天的特別外出，准許在外面過

夜。」英達一邊脫鞋一邊說，進了屋裏，又接着說道：「十點半鐘我和那兩個朋友，一同從這裏的巷口經過，我心裏難過透了。本以爲再也不見到那些美國人了，料不到又囘到他們的籠子裏去；很想進來通知你一聲，時間又來不及！」

「船既然出了毛病，總算躲過了危險，晚幾天走有甚關係，你何必這樣難過？」

「秀秀，你不知道，三天後搬進新營房裏去，外出不方便，搭船就十分困難了。」

「那可怎麼辦哪？」秀子焦切的問。

「我門正在想辦法！」

「噢，尼桑！」她不禁欲哭無淚的偎在他的懷裏，英達緊緊把她摟住。

門外傳來卡嗒卡嗒的木屐響，秀子忙推開他說道：

「母親來了。你只說改了行期。」英達點點頭。

秀子母親見了英達也嚇了一跳；問明了原委，不禁笑着說道：「這是老天故意留人嘛，秀秀，這回你該高興了吧？今天下午你走了之後，她一直哭到吃晚飯！」她一邊說不住咯咯的笑。

「媽，你儘亂說！誰哭來？只是身體不舒服，睡了一覺！」秀子難爲情的這麽自辯。

三個人又談了一會兒，老太太就叫秀子給英達準備住處，她自己回到下面秀子的屋裏去睡，讓英達睡在上面。秀子忙給他準備了洗澡水，他洗過澡換上了睡衣，就鑽到蚊帳裏去。

那蚊帳和屋子一般大小，躺在裏面一點也不感到蹩屈，在嗒嗒咪上照樣可以自由的滾來滾去：秀子在蚊帳裏擺了一隻小茶几，几上放一壺茶，一隻煙碟；怕蚊帳裏漏進蚊子，又點了一根蚊香；然後才和她母親一齊向英達說了晚安，拉着手下坡去了。英達望着她的背影不禁有點悵惘；有點怨她，爲甚麽不給他一個單獨親近的機會；坡上的風這樣清爽，缺了的月亮依然那麽嫵媚；他只好嘆息一聲，帶着三日來的焦思渴想鑽進蚊帳裏去。緊張後的挫折使人特別容易疲乏，又加上喝了酒，他很快就昏昏然要入睡了；正當他神志半明半暗的時候，忽然聽到急促的呼吸聲，他立刻警醒過來；正要喝問「是誰？」只聽見一聲低低的呼喚：

「尼桑——！」

「秀秀，是你？」

一陣爬行的聲音趕了過來；她的嘴唇先觸着他的腮，很快移向他的唇，她的身體同時撲到他的身上；就像在沙漠裏斷水的旅途人，驟然見到了甘泉，伏身去喝那第一口水

似的，她整個的人都在顫慄！

「秀秀！你到坡上來媽媽知道不知道？」當第一個吻鬆下來，英達忙着問她。

「她知道！」秀子喘息着囘答，用柔滑的胸脯偎着他。

「她不生氣嗎？」

「傻瓜！她已經知道你在一個月以後就娶我了，還生甚麽氣？」她說完，哼了一聲「尼桑！」就再摟住吻他。直到她感到要窒息了，才放開手，禁不住又哼了一聲「尼桑！」

「我以爲今夜碰不到你了！」英達撫摸着她滑溜溜的脊樑，慘兮兮的說。

「那怎麽能够，你沒有注意，我把房門鑰匙帶走了嗎？」

「我沒看到，也沒想到！」

「你眞傻！噢，尼桑！你可知道這幾天每夜我都偸着喊你嗎？」

「秀秀！」他喚了一聲，用嘴唇找到她的唇，把她的身體從自己身上翻了下來……

被愛火燒紅的生命冷卻了，她躺在他的臂彎裏靜靜的吮嚐着剛過去的瘋狂的歡樂，幾隻蚊子嗡嗡的在蚊帳子外面巡逡，月光從木板縫裏照進屋來。英達吸了幾口煙，不經心的問道：

「爸爸幾點鐘回來呀？」

「早晨八點鐘才能囘來。」停了一停她又說道：「你別怕，七點鐘我就囘坡下去了。」

他沒有答話，用手揑了揑她的臉，她就緊緊把他的胳臂抱住。嬌嬌的說道：

「尼桑，明天你打算怎麽過呀？」

「我還沒有想。」

「如果你呆在家裏，又陪着爸爸下棋，我該多悶呀！」

「你想做甚麽呢？」

「我帶你到恩納去玩好嗎？」

「恩納？那是甚麽地方？」

「那是琉球最美麗的地方。那裏有恩納女詩人的墓，旁邊有一處斷崖絕壁，下臨最深的大海！」

「噢，美極了，明天我們就到那裏去吧！」

秀子歡喜的側過身來摟住他的胸，接着說道：

「聽說那個恩納女詩人，曾經爲老百姓的疾苦做了一首詩，皇上看了大受感動，就

做了許多改革，使老百姓得到很大好處。她活着的時候，常到那崖邊去散步，所以死了之後，就在那裏修了一個墓園。」

「琉球雖然是一個小國，也出了這樣偉大的詩人——咳——！」英達沉痛的歎了一聲。

「尼桑，你幹嘛這樣傷感呀？」

「你知道今天我們中國，詩人變成了籠子裏的鸚鵡，只能跟人學話，沒有一個敢爲老百姓訴苦了！」

「爲甚麼呢？」秀子失望的問。

「呵！秀秀，還是不說這些吧！」

英達說到這裏，兩人都沉默了，四週傳來喔喔的鷄啼。

「尼桑，你該睡一會兒了。」秀子說着，欠身起來把被單輕輕蓋在英達的小腹上，然後正了正枕頭，挨着他躺下。英達「嗯」了一聲，摟着她的肩，很快就睡着了。

不管人間的歡樂和哀傷，黑夜照常的逝去，太陽又升起來了。

英達在喳喳的鳥唱裏醒了，悄悄睜開眼睛，看見一輪紅日照進窗來，帶點涼意的晨風，撲撲的拂動着窗簾。翻身一摸秀子早已經走了。在蚊帳的那一邊，加田老頭正在軒

聲大作。他坐了起來，打了一個呵欠，正在想，接着睡呢，還是馬上起來；只聽一串木屐響，秀子的面影驀然從坡下浮上來。他連忙穿起睡衣，悄悄的掀開蚊帳迎了過去。

「早安！」她低聲用英文對他說，剛剛梳洗過的臉和頭髮在晨光裏，閃着鮮潤的光彩，就像一朵帶露珠的花。馬上又問道：「你睡够了嗎？」英達點點頭，走出了屋子；

「快到下面洗臉去，太郎他們才上學走了，給你留的早飯還熱着呢！」

「你甚麽時候起來走掉的呀，我一點也不知道！」英達一邊跟她走下坡來，低聲這麽問她。

「你呀，你睡得好像永遠也不會醒似的；我做好了早飯，在你旁邊坐了好半天；你連一動也不動！」英達不禁笑了。跟着又問道：

「我們甚麽時候出發去恩納呀？」

「你不是十一點鐘要去報到嗎？我跟你一起走，你報了到之後就可以去了。」

說着話已來到院子裏，秀子早已給他打好了洗臉水。英達就在院子裏用手潑水大洗特洗，又刷過牙，才進了屋子。到前頭舖面裏向老太太問過安，轉回到後屋來。

英達一開門就看見秀子已在等他了。桌上擺好了兩份早餐，豆腐大葱醬湯、蘿蔔醃菜和煎魚；他那一份多了兩個煎蛋。才盛好的飯和菜都熱騰騰的；秀子見了他來翹了一

下小鼻子，頑皮的笑了，笑得開心極了。

「怎麽，你還沒吃哪？」英達坐下來，拿起筷子，笑着問他。

「等你一塊吃嘛！」

「今天不是星期天，你爲甚麽給我兩個煎蛋吃呀？」

秀子乍聽了不禁一楞，不明白他的意思；眼珠眨了眨忽然想起，那天夜裏在坡上說的那些瘋話來，不禁咯咯大笑。

「你呀，你倒好記性；」說到這她止住了笑，一本正經的接着說道：「今明兩天是特別的日子，以後可不給你吃了。」

「那麽，今天咱倆一人吃一個好了。」英達夾起一隻煎蛋送過去。

「不，我不要！」她皺眉頭，把飯碗拿開，認眞的拒絕。

「你不要，我就不吃了。」英達故意鄭重的堅持。

「尼桑，別這樣，叫我多不好意思。」

「有甚麽不好意思呀，來，一人一個！」他再次送過去。

「那麽我吃一口好了！」

「那也好，快點！」他把煎蛋送到她嘴邊，她只好咬了一口，不禁羞答答的笑了；

英達把其餘的部分一口吞進嘴裏去，一邊嚼一邊說道：「唔——眞好吃！」英達感到這是他平生最香甜最快樂的早餐。秀子的愛使每樣平凡的小事，都變成了詩情和夢境。

英達依時去新月餐廳報了到，然後陪秀子買了些野餐的食品，中午時分他們就搭巴士到恩納去了。

在巴士上秀子緊緊挽着英達的手臂，有說有笑，與初次去海灘時的羞怯，完全變了一個人。愛情打開了她的心鎖，陽光照進她的心扉；突然的活潑和成熟，使她的生命充滿新鮮的魅力。

他們在恩納村下了巴士。英達一手提着東西，一手拉着秀子，興冲冲的穿過村子，就望見了一片鬱鬱蒼蒼的松林。

「那裏就是恩納絕壁了！」秀子興奮的指着前面叫了出來。

進了松林就看見恩納女詩人的陵墓。四個洋灰樁扯成一塊長方形的面積，洋灰樁之間懸着鐵鍊，中央是巨石砌成的墳墓，墓前立了一個紀念碑。英達仔細的把碑文讀了一遍，惘然的站在那裏，天風飄飄，掀起嗖嗖的松濤。

「尼桑！快來這裏看！」秀子早已跑到崖邊去，手扶着一棵斜出的松樹，坐在草地上，回轉身來叫他。英達把手裏的東西放在墓園的石階上，三腳兩步跑了過去。

「啊——！」當他拉住秀子的手，伏身下望不禁這樣叫！

原來那斷崖斜伸出來，高懸海面；從上望去陡然千尺，但見漩流的黑色海水，冲涮着嵯峨峋嶙的怪石，激起一堆堆雪白的浪花；隱隱傳來嘩嘩的聲響。乍一望見，使人不禁忽然一哆嗦，好像身體已經墜了下去，一顆心飛出了胸腔，懸在空中掙扎！等你多看幾眼，就感到眩暈；漩流的海淵像魔鬼的血口，嵯峨的怪石有如獠牙；它有一種貪婪的吸力，誘惑着絕望的生命！

英達看得眼睛發花，連忙縮回身體，長噓一口氣，兩頰泛起蒼白。

「尼桑！你怎麽的了？」秀子見了他驚變的神色，不禁問他。

「沒甚麽。」

「我知道，你害怕了！」秀子頑皮的笑着說。

「倒不是怕；心裏有點不舒服！」英達笑了，笑得很苦。

「第一次看的人都有點怕的！」秀子在安慰他。

「你現在一點不感到害怕嗎？」

「我從第一次起就不害怕！」

「你呀，你騙我！」英達捏了一下她的臉蛋。

「你看，我眞的不怕。」她說着話，就順着斜伸出去那棵樹往上爬，半截身子已經探出了懸崖。

「秀秀！」英達大聲叫着，緊忙過去摟住她的腰，用力把她抱回來；緊張的叫道：「你瘋了！」秀子倒在他的懷裏咯咯的笑個不停。「你眞頑皮！」英達一邊罵，輕輕在她屁股上拍了一巴掌。秀子沒完沒了的笑，好半天才停住了；忽然嚴肅的指着下面的大海說道：

「尼桑！如果你將來扔掉我，我就從這裏跳下去！」

「又說這個話！」英達大聲喝住她，用手堵住她的嘴；很快鬆開手，不等她再說話，連忙用唇把她的嘴封住。

「還說不說這種話了？」當英達放開她，兩人都呼呼的喘着氣，他像懲罰了孩子似的問她。

「還說！」她瞇着眼睛笑嘻嘻的說。英達一聽，馬上張起兩手要抓她的癢；她連忙叫道：「尼桑，再吻我，摟得更緊一點，吻得更長一點！」她說完了就猛然摟住他的頸子，像膠似的黏在一起，不覺着翻倒在草地上，滾過來又滾過去；直到他們筋疲力盡。

他倆默默中都感到，唯有在這瘋狂的火焰裏燃燒，才能忘卻命運的恐懼，和澈骨的憂

傷！

望着茫茫的碧海，迎着林中的清風，他們像書裏的一對神仙，悠然的吃過了午餐。然後並肩躺在草地上，閉上眼睛聽幽幽的鳥唱，仰看大塊的浮雲匆忙的掠過高空。

「尼桑！颶風要來了！」秀子望着流飛的浮雲這麽說。

「你怎麽知道？」

「生長在這裏的人都會知道。」

「怎麽會知道呢？」

「你看，天空裏大塊的流雲，不斷的朝一個方向飛，這就表示颱風要來了！」

「噢！」英達向天空望了望。「照你看颱風甚麽時候才到來呀？」

「我看，明天下午或者夜裏。」

「哎呀，這可糟了！早晨我的朋友才到黑岩那裏去過，還說明天傍晚可能有船出航呢？」

「是嗎？」秀子慌張的坐了起來：「尼桑，千萬不要搭這班船，千萬的，要聽我的話！」

英達想了想不禁笑了，不在意的說道：

「秀秀，別這麽緊張，那些船員無論如何比你更淸楚天氣的變化，難道他們不怕危險嗎？」

「不，尼桑，和黑岩有關的那些船，常常因爲想多賺錢，冒險開航的；尼桑，無論怎麽樣，你明天千萬不能走！」

「好、好！你別着急，等囘頭跟我兩個朋友商量一下。秀秀！爲了你我決不會冒險的！」

「明天我跟你一齊到『夜來香』去，當面問個虛實，否則我可不放心！你知道，這裏年年都有很多船被颱風吹沉！」

「你不說這裏的人都能預知颱風嗎？怎麽會有很多船被颱風吹沉呢？」

「因爲這裏颱風太多了，有時候來得太快！」

「哦！」英達這麽應了一聲，不禁肅然的望着天空裏匆忙掠飛的流雲。

「尼桑！」秀子閉了一會兒眼睛，現在睜開來，喚他。

「甚麽呀？」英達握起她一隻手放在胸前，眼睛仍望着天空的飛雲。

「我想起外祖母講過的一個故事，很有趣的。」

「那麽，講給我聽聽。」

「她告訴我，大海裏有五個龍王，東西南北海龍王，另外還有一個中海龍王。這裏的人從古來就相信，琉球在海中央，是歸中海龍王管轄的；同時中海龍王又是衆龍王的首領，東西南北四海龍王都得聽他的話。」

「嚇！牠怎麼這樣厲害呀！」英達不禁插下一句。

「別打撓，你聽呀！」秀子用手拍了他一下，又接着講下去：「當初五個龍王是一般大的，誰也不服誰；就互相打起仗來；中海龍王的能力最强，他有十二個龍太子，個個都武藝高强，所以把其餘四個龍王都打敗了，牠才做了五海之王。可是很不幸，他十二個龍太子都在戰爭裏打死了；牠成爲一個沒有太子的老王，牠因此脾氣特別壞；在龍宮裏常常喝酒，喝醉了就發脾氣；他一發脾氣，海上就起颱風了。牠常常發脾氣，所以琉球的颱風特別的多！」

「噢！原來這樣！」

「你聽哪！中海龍王雖然脾氣很壞，但是心地很仁慈；在其他的四海龍王，對於沉船落海的人，是一律吃掉的；龍王自己挑最年輕的吃，其餘的就分給魚鼈蝦蟹，水族百官吃；凡是被吃掉的人就萬世不得超生。可是中海龍王就特別開恩，對於年輕的人一律赦免不吃，點化成水族百姓；對於生前做善事，長得好看的還收留爲義子義女呢！」講

到這，秀子望望英達，兩人相視而笑。她忍住了笑接着說道：「所以呀，老龍王現在有成千成萬的乾兒子乾女兒。牠還有一條特別的法律，凡是眞心相愛的青年少女，其中一個人落了海，如果另外一個也跳海跟去，那麽老龍王就會特別體恤，准許他們在龍宮裏成婚；還賞一顆最大的珍珠，做爲賀禮呢！」

「嗯——！還有這等美事！這簡直是引誘人跳海嘛！」英達聽完了秀子的故事，打趣的說；側過身來望着秀子的臉，見她正呆呆的看自己，替她摘去頭髮上的松針和草芥，用手指點她的小鼻子，只聽她突然的道：

「尼桑：抱住我！」

英達就扶她起來，把她緊緊抱在懷裏。

天空的流雲飛得更快了，松濤的聲響更大了，絕壁下面的海濤，轟隆隆轟隆隆一陣陣的傳來；林中飄起蕭蕭的涼意。

十八　三日蜜月

傍晚時分英達和秀子像一雙倦遊的燕子，從恩納墓園翩翩的回來了。穿過花街，走進巷口，街坊隣居頻頻的向她打招呼；那些眼睛像要把英達吃掉似的，她們一邊評頭話足一邊低聲議論；秀子仍然有點害羞，但是她該多驕傲呵！

秀子的媽媽正在門口盼望，一見他們回來，眼睛都笑得看不見了。

「媽！你看那些街坊眞討厭！像看寳貝似的看我和尼桑，唧唧咯咯的笑，又瞎說八道！」才一進屋秀子就這樣對媽媽撒嬌。

秀子的媽媽還沒開口說話先哈哈笑了起來。好容易才收住笑聲說道：

「誰讓你選了這麽一個好女婿來！還能擋得住別人的談論？今天上午你們才走了不久，隣家酒井老太太就過來談了老半天，誇尼桑長得俊！說你們兩個是天生的一對！她們都以爲尼桑是二世（註：美籍日本人），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是中國人！」她說完了，又不禁拍手大笑，英達和秀子不由得也抿嘴笑了。

秀子招呼英達洗過澡換上了和服，吉子早已經把晚飯擺好，加田老頭已經斟滿了兩盅酒，坐在那裏等他了。

加田對於英達兩次辭行，又兩次打回頭，心裏不免有點疑惑；喝了兩盅酒，禁不住問道：

「秀夫！這次怎麽又沒走成呀？是不是不走了？」

「走還是要走的，不過改了日期。」被加田老頭突然一問，英達心慌意亂，順口這麽吱唔着。

「噢！」加田老頭鼻子裏哼了一聲，眼珠眨了兩眨，心裏頭仍是一團黑。沉了一沉說道：

「美國軍隊辦事眞太隨便，調動命令哪有一再更改的！我在日本軍隊服役的時候，那可是軍令如山，可沒有這麽兒戲！」

「是，是的。」英達只有這麽應承，恨不得趕快把這個問題揭過去。只聽加田老頭又問道：

「究竟兩次改了行期，是甚麽原因哪？」

「因爲——因爲飛機班次排不上，空運太忙了。」英達找了這兩句謊話，急了一頭

汗。

「不會吧？據我一位朋友他在機場倉庫當守衛，他告訴我最近軍運班機並不太忙呀！」這一下子可把英達問住了，因爲他根本不知道空運的情況，秀子坐在一旁急得直皺眉，正在尷尬的時候，只聽秀子的母親揷口說道：

「老頭子！你快點喝酒算啦！吃完飯還要趕去上工哪，直管問甚麽？」

加田老頭笑着答道：

「也不是外人，心裏掛念嘛，還不許問問！」

秀子母親連忙接着說道：

「問甚麽？我告訴你好了。秀夫捨不得秀秀，兩次裝病請假改期的！人家不好意思說出來，你偏要打破沙鍋問到底！」老太太這麽一打岔，全桌的人都鬨然大笑起來。英達暗中感激這個老太太眞是機敏善辯，連忙裝做害羞的樣子，把這個場面應付過去；可是心裏又有點奇怪，爲甚老太太不懷疑自己呢？大概秀子把實情對她說了。

「嗨，青年人總免不了這個；其實明告訴我，也沒有關係呀！」加田老頭這麽說，舉起酒盅和英達對飲；放下酒盅又轉了話題問道：

「上次你說有事去找黑岩，究竟是甚麽事，辦成了沒有？」

「噢，辦成了！有一位朋友要買一架德國像機，已經買妥了。」

到此老田老頭的疑惑才算消散了，趕緊扒了一碗飯，就忙着去上工，臨行對英達說道：

「秀夫，回頭還是到坡上睡啦，那裏涼快！」

晚飯後太郎和文子拉着英達在天井裏講故事，講了一個又一個，死纏着他不放；直到老太太過來把他們攆去睡了，英達才得到坡上來。秀子正在替他放蚊帳，舖睡處，他悄悄溜進屋去，乘她冷不妨從身後抱住她；她剛想喊出來，身體被他一翻，兩片火熱的嘴唇，已把她的嘴堵得滿滿的；她動不了，喊不出聲，心裏已知道是英達，只有顰着眉，用眼睛罵他。

「尼桑！嚇我一跳，我不喜歡你了！」當英達放開手，她喘着氣，哭不得笑不得的這樣說。

「秀秀，別生氣！幾個小時不得親近你，我就感到要發狂！」

「那你去了日本，要離開幾個月，該怎麼辦呢？」她仍在用眼睛瞪着他。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我想我會對着你的像片一邊喊你一邊哭！」

秀子一聽馬上嘀嘀的笑起來。欲嗔還喜的說道：

「你呀，你眞是我的魔道星！」

英達再抱住她，翻來翻去吻了一個够。

「秀秀！我們只有二十四小時了，明天這個時候如果不上船走了，就已經回到營房去了。」

「瞎說！怎麽只還有二十四小時？你該說，在動身之前還有二十四小時才對！」

英達不禁笑了，說道：

「剛才我想說，在這二十四小時裏，你要盡量跟我在一起！」

「傻瓜，這還要你說！」

英達一聲不響，撲到她的懷裏去，枕在她的腿上，閉上了眼睛；秀子抱着他的頭，用臉偎着他的頭髮，搖晃着身體，低聲哼着不知名的歌，好像在哄一個嬰兒入睡。

「秀秀，假使我就這樣死去，那該多美呀！」英達睜開眼睛，痴痴的這樣說。

「你儘說不吉利的話！」秀子咬着牙，擰他的臉蛋；馬上又用兩手捧起他的臉，伏身去吻他。

「秀秀，我想起來了，正要問你；吃晚飯的時候，多虧老太太救駕，否則我眞的下不了台；她似乎對我的事都知道了。」英達坐起來，忽然這樣問。

秀子含笑點點頭，說道：

「我全都告訴她了。」

「你和我不是說好了，暫不告訴別人嗎？」

「後來我覺得，非告訴媽媽不可。」

「爲甚麽呢？」

「因爲我們的事情，必須得到她的諒解和幫助。你知道，頭一次我們在坡上——，如果她不允許，我是不敢的；第二次也是。」

「那麽今天夜裏呢？」英達頑皮的接了一句。

「尼桑！人家跟你說正經事，你竟胡調！」她轉過身去，裝做生氣。

「秀秀，別生氣！」他用力攀她的身體，好容易攀了過來，看見她正在偸着笑。

「尼桑，有一件事，我正想對你說。」

「快點說啦！」

「媽媽在家裏的處境很不如意；大姐和三姐都對她不好，吉子和太郎也都暗裏和她作對；爸爸年歲這麽大了，萬一過了世，她就一點依靠也沒有；這麽多姊妹她只偏疼我和文子，現在也很疼你——」說到這她笑了，感到底下的話很難出口。把頭低下，終於

說了出來：「如果將來我們在日本，生活過得去，等爸爸去世之後，把媽媽和文子接去同住，你看怎麽樣？」

「當然可以！」英達毫不猶疑的答。

「噢！尼桑，你眞好！」

「這是應該的嘛！你爲甚麽不早說？」

「怕你嫌麻煩，一氣不要我了，那可怎麽辦？」

「傻瓜！」英達學她的口氣罵她，兩人不禁笑作一團。

兩人心裏一激動，禁不住又如醉如痴的，瀕於窒息的吻在一起，纏在一起。秀子突然掙扎着脫開他喚道：

「尼桑！我還得下去做點事！」

「甚麽事？何不明天再作！」

「不行，今天陪你玩了一天，要做的事都堆住了。有件衣服，顧客明天早晨來拿，只剩下領子的部份沒完工，只要半小時就可以做好了，做好了我就上來！」

「別讓我等得太久！」

「不會的！」她兩手捧住她的臉，腦門挨着腦門，鼻子碰着鼻子，親了一會兒，就

飄身下坡走了。

英達把燈熄了，悄然的坐在階上，四周傳來蟲聲；夜空裏看不見月亮，也看不見星星，只見大塊的烏雲匆匆飛過；風愈來愈大了。

前面舖子裏，縫級機的聲音停了，燈光熄了，吉子先去睡了；秀子悄悄回到自己的屋中，把在坡上和英達談過的事，低聲告訴了媽媽；媽媽快樂的哭了。然後她才換了睡服，穿了膠拖鞋，在漆黑的夜幕裏，偷偷的溜到坡上來。

明天就要離別了，又恐懼可能是永別；英達和秀子對於那一夜是多麼貪婪呵！瘋狂的纏綿，昏迷的喘息，喁喁的低談；呼喚、呻吟、哭泣！輾轉翻騰，不覺到了天明。那是英達一生中最短的一夜！

果然不出秀子所料，在剛剛天光的時候，颱風突然就來了！且是極猛烈的颱風，暴哮的風雨，漫天捲地而來！英達幫助秀子她們把坡上坡下所有的門窗都弄牢；吃早飯的時候，無線電廣播報告颱風中心已接近琉球，全島海陸空交通均已斷絕，呼籲居民躲在家裏防風避風。

「尼桑！你不是十一點鐘要去報到嗎？」秀子縐着眉問英達，英達點頭答道：

「一定要去的。」

「這麽大的風雨，又沒有車，怎麽走呀？」老太太也着了急。

「距離不遠，可以走着去。」英達表示無可如何的樣子。

「尼桑，我和太郎都不要上學了，你也不要去上班了，在家給我們講故事！」文子放下了飯碗，拉着英達的胳臂嚷嚷。英達把她抱在膝上，貼着臉，說道：「等我回來給你講一個又長又熱鬧的故事，好不好？」

「不行，現在就講！哼——」文子搖着小身體在磨人。

「文子！你下來，大人談正事，你卻來鬧人！」媽媽這麽一罵，她只好呶起小嘴從英達身旁走開了。

屋中所有的窗門雖然都已上緊了木板，但是那一陣陣掀天動地的狂風暴雨，像要把整個的房子撕裂一般，顫搖着發出喀吱喀吱的吟叫，木板縫和屋頂都開始滲進水來，全家大小都忙着接水，除水，嘰哇喊叫亂作一團。

英達披上加田老頭一件破雨衣，秀子在前面店舖裏拉住他，不讓他走。

「不願意讓你走！這麽大的颱風！」

「秀秀，我非去不可，否則要以潛逃論罪的。」

「那麽，今天晚上你不會來了？」秀子含着眼淚問他。

「大概是不會來了。」

「在你走以前，還能見到你嗎？」眼淚簌簌的沿她的臉頰流下來。

「今天的船是絕對不能開航了，下一班船，我是非走不可的。」

「那我們只有在日本見面了！」

「是的，秀秀！別哭！」他摟住她，吻了她沾滿了淚水的嘴唇。馬上又說道：「不要聲張，我怕走不了又要回來！」

「我寧願你走不了再回來！」她想笑，笑不出，結果伏在他胸前哭出聲來。

「秀秀，時間到了，再見！」英達說完話，快速的打開門板，抖起雨衣的領子，一咬牙就朝那無情的風雨中跑去，他聽到背後秀子哭着的喊聲：「尼桑，尼桑——！」

呼嘯的强風吹在他的身上，就像十個巴掌用刀推他似的，身體隨着風勢不住的搖蕩；猛烈的雨團打着他，感到像掉在瀑布裏一般；他奮力往前走，心裏卻在哭泣，在出血！秀子的喊聲，就像一把刀在戮他的心！

差十分到十一點，他終於掙扎着來到新月餐廳，餐廳關着門，他敲了很久才叫開了。因爲是熟客，餐廳伙計照樣招待他，讓到樓上的卡位裏。他叫了一杯熱咖啡，脫去了雨衣，點起一支煙吸了一口，望着燈光裏一片黯寂無人的座位，感到人生是多麽殘酷

而奇妙啊！

不到五分鐘，樓下一陣談笑聲，林棟和方濤走了進來。態度異常客氣。素來那種不屑一顧的神氣全不見了。

「喂！天民兄，你早到了！」林棟首先打招呼。

「不！才到。」英達答着話，仔細看二人的神色。

「黑塔和矮子呢？」方濤接着問他。

「沒有跟我在一起，我不知道。」

他們兩人各自要了一杯牛奶，在英達對面坐下閒談着話。英達覺得很奇怪，今天就要搬進大營房去了，這兩個傢伙臉上毫無憂色，並且似乎在力持平靜，來掩飾內心的歡喜。所談的儘是風月嫖經，沒有一句正話；英達幾次提到搬到大營房及回香港的問題，他倆一概不接搓，顧盼左右而言他。

矮子第四個來到，宋奎過了五分鐘才到。他才到不久，彼得王就打來電話，在電話裏點了名，和他們每個人說了兩句話；然後吩咐他們：「因為颱風太大。不能開車去接大家；請各位自己找一個安全地方躲過颱風，最好是在餐廳附近；明天上午颱風過去，下午兩點我和傑米去接各位。請等等，傑米和王兄說一句話。」矮子把電話交給英達；

只聽傑米說道：「王先生，你們好吧，明天見！」英達也用英文答了兩句，就把電話掛斷了。聽了這些消息，五個人不禁都喜出望外。林棟和方濤迫不及待先走了。英達他們三個人計議了一番，決定叫矮子設法去和黑岩通個消息，英達和宋奎就各自尋找自己的溫柔鄉去了。

當英達冒着風雨，走回到秀子的家，秀子臉上的眼淚還沒乾，見了他來，也顧不得弟弟妹妹看着，就擁上前去吻他，一邊笑一邊叫他，臉上的淚不停的流！

英達換了乾爽的衣服，吃過了午飯，開始感到眼皮發熱，頭像鉛一般重；幸虧加田老頭被颱風隔在營房裏沒有回來，免得陪他下棋；英達就鑽到秀子屋裏睡着了。可憐的秀子卻要忍着通宵不睡的疲乏，忙着做事情；她只能偷空溜到屋裏去，掀開毛氈挨着英達躺一會兒，嗅着他身上特有的氣味，心裏就感到很舒服；可是當她每要睡着的時候，就急忙掙扎起走開了。

英達一覺醒來，看見秀子正坐在旁邊看着他微笑；他伸了一下懶腰問道：

「幾點鐘了？」

「三點多啦！你餓不餓？」

英達搖搖頭。感到外面的風雨更大了。

「你不是想吃紅薯嗎？我剛煮好了一大鍋，你要不要吃一點？」

「要！」英達說着話，猛的跳起來，就跟秀子一齊來到後屋，拉開門一看全家人圍着桌子坐了一圈，腿上蓋着毯子，手裏拿着熱氣騰騰的紅薯在吃，那情景使他感到一種親切溫暖。

「尼桑！快來吃！」太郎喊他。

「尼桑！來這裏挨着我坐！」文子在喊他。

「尼桑，你冷不冷，蓋毯子暖一會兒！」老太太慈祥的笑着對他說。

英達招呼了一下，就過去挨着文子坐下，秀子緊跟着坐在他旁邊。他拿起一塊紅薯剝了剝皮就貪婪的咬了一口，那甜熱軟香的味道，使他驀然念起童年的日子，古城的風光，勞苦一輩子的父親和母親，不禁一邊吃一邊沉思起來。

「尼桑，給我講故事。」文子又在磨他了。

「講故事，講故事！」太郎也在附和。

英達正滿肚子感慨，現在忽然靈機一動，馬上答道：

「好！小文！今天我給你講一個又長又好聽的故事！」文子得意的笑了，挽住他的胳臂，眨着兩隻天眞的眼睛，開始聽了。

英達開始了他的故事。他從一隻眼老李的來歷講起，講到那間燒餅舖，那堵隔絕了愛情的高牆，古城的春天和秋天，三海公園的美景；也講到抗日少年的殘酷經驗，第二次愛情的創傷，紅色地下工作者的奮鬬，然後講到了那沒有香味，像竹子一樣樸素而堅硬的少女，再講到炮火連天的戰場，冰天雪地的北大荒。

故事還沒有講完，秀子已經哭了，老太太也哭了，文子看見媽媽和姐姐哭了，也莫名其妙的跟着哭起來。

「尼桑！這個人是不是你呀？」文子一邊抽泣着，淚眼汪汪的問他。

「不，不是我。」英達苦笑着答。沉了一會兒文子又問道：

「他從北大荒囘來又怎麼樣了呢？」

「那以後我也不知道了！」英達說完就把她抱起來，用衣袖替她擦乾眼淚。

全屋裏沒一個人再說話，只聽見屋外風雨的呼嘯，窗門一陣陣的哀吟，英達感到一股蕭索的涼意直襲心頭，世界似乎囘到遠古的夢寐，人生像是一大篇謊話！

「吉子！你該去洗米準備做飯了！」老太太這樣吩咐着。吉子連忙答應一聲，懶懶的走出去了。老太太馬上又叫道。

「太郎，小文，去前面做功課啦！」文子和太郎不情願的答應了一聲，也怏怏的去

了。隨後老太太也站起身來，對秀子說道：「我去幫吉子做飯去，你陪尼桑坐一會兒吧！」說完她就出去了，把門輕輕的關上。

「尼桑！」秀子再也忍不住了，喚了一聲就投進他的懷裏，痛快的讓眼淚流出來。

「噢，尼桑，你受了太多的苦！」

「秀秀！自從遇見了你，一切苦惱卻已經結束了！」他說着話，就頹然的躺了下去，把秀子摟在胸前，讓她的情緒平靜下來。

「尼桑，那個叫慧梅的女孩，你以後再沒有見到她嗎？」秀子止住了眼淚，翻身去和英達並肩躺着。

「沒有。」

「眞可惜了！」

「怎麽呢？」

「因爲她和你才是美滿的一對！我不配你！」

「我不許你說這種話，再說我就打你！」

「我說的是眞話！」

「廢話！」英達用力捏她的手，她連忙笑着告饒，馬上又說道：

「那個嫁給將軍的女孩眞是傻瓜！」

「她不傻，她太聰明了！她愛的是虛榮，她已經得到了。」

「現在她在甚麼地方呢？」

「不知道，也許在台灣。」

「我想現在她一定後悔了。」

「你怎麼知道？」

「因爲那個將軍現在一定老得不像樣了！」

「嗯，也許。」

「那個像竹子的女孩呢？她還在北京嗎？」

「大概還在！」

「她眞的給你生了一個男孩子，」

「眞的！」英達用力摟着她，苦痛的閉上了眼睛。

「我希望將來有機會看見他！」

「爲甚麼？」

「因爲他身上有你一半骨肉！」

「秀秀！」他翻過身來，深深的望着她，「你這句話使我感動！」他說完就伏身吻她。

「明天你搬進大營房裏去，動身以前，大概不會再來了吧？」秀秀把嘴唇移開這樣問。

「不一定。」

「怎麽呢，你不是說，搬進去之後一個星期才可以外出一次，外出那一天就搭船走的嗎？」

「但是在裏面彎七天，叫我怎麽受得了？」

「受不了也得受呀！」秀子哀憐的望着他發呆的眼睛。

「說不定，我偷着跑出來看你。」

「那怎麽行，不太危險嗎？」

「我明知道危險，可是我想我會不顧一切！」

「尼桑，不要這樣！希望你平平安安快點到日本去，別在這裏出亂子，把我們的前程毀掉了。」

「好吧！秀秀，我會努力忍受。」

「其實，今天你回來已經是意外了，一連三夜，你——你不感到厭倦嗎？」

「傻瓜！難道你已經厭倦了嗎？」

「不！」秀子這樣說，含羞的把臉藏到他的懷裏去。

「秀秀，這三天是我們的小蜜月！」秀子聽了馬上把臉露出來，興奮的說道：

「對了，這是小蜜月；將來到了日本我們就開始大蜜月了！」

「大蜜月有多大？」

「你猜有多大？」

「一個月？」

「不，太短了。」

「三個月？」

「不對！」

「一年？」

「一輩子！」

「呵！對了，一輩子！

十九　賨夜亡魂

颱風雖然過去了，天空依然灰沉沉的愁容滿面，不時的飄下一陣雨來

一輛中型吉普沿着山道如飛駛進，車上七個人都默不作聲。

林棟和方濤閉着眼睛裝睡，極力減少臉上的表情，象是怕人看破心中的秘密；英達他們三個的神色是黯淡的，又帶着一點緊張。

「我們到了！」傑米這樣說的時候，車子已停在一所軍營的大門外，一個琉球衛兵荷槍走過來，向傑米舉手行了一個禮，傑米拿出了一張證件給他看，他並沒有細看，就一揮手放行了。

那是前後相連的三棟房子，原來是琉球警衛用過的宿舍，現在第一棟和第二棟仍做宿舍，第三棟房裏擺了一張條桌，幾把椅子，算做是餐廳；裏面小間做厨房。這裏沒有冰箱、收音機，也沒有沙發；宿舍裏木板釘的床，上面舖了一疊嗒嗒咪，室中沒有電風扇；與以前的小營房相比，有如從天堂降回了人間。而且嚴格規定，早晨十點來查宿

舍，點檢人數，夜裏十點熄燈，門外站着一個琉球警衞，廿四小時不停監視他們的生活行動，大營房四周的鐵絲網有一丈多高，巡邏車像穿梭似的圍着轉。他們在大圈圈中的一個小圈裏，要想逃出去比登天還難。英達默默的把這個環境看了一下，心中不禁暗暗叫起苦來。

在分配宿舍的時候，林棟和方濤主動的選擇了第二棟房子，英達他們三人住了第一棟，這一個決定眞是兩廂情願，都感到滿意；因爲兩夥人在進行着兩個主意。

當天夜裏營房的燈剛熄了，英達，矮子和黑塔就馬上聚到一處，在黑暗中吱吱喳喳的談起來。

「他媽的！我們這裏正是營房中心，四下不着天，距離任何一邊的鐵絲網都有幾里地，眞是揷翅難飛了！我們下星期六才能外出，看樣子星期五的船是絕對無法搭了！」

宋奎首先這麽說。矮子接着說道：

「你先別抱悲觀，到下星期五還有八天時間，只要我們沉住氣仔細的硏究環境，總可以找出縫兒來。今晚上那個送飯來的琉球工友告訴我，這裏的美軍常有溜號出去嫖妓的，他們能出去，我們就也有希望。」

英達揷口說道：「今天下午之後，我注意觀察四面的地形，東西南北三面都有很多

建築物，那裏日夜有人走過，晚上燈火通明，要想從那裏通過可不容易；而且鐵絲網外面的就是公路，車輛行人太多，即使能够逃出去，也容易被營外的人發現；只有北面是一塊蘆葦沼澤，再過去是山地，這一帶是荒無人煙的，只要走進蘆葦就沒人看得見；走起來可能辛苦一些，但是比較安全。最好我們能弄到一張營房的地圖，或者打聽打聽山那一邊距離鐵絲網還有多遠，鐵絲網外面的情況；我預計北面可能是我們唯一出路！」

矮子連忙接着說道：

「我也想到這條路，晚飯前我才想問那個送飯的工友，方濤走過來把話打斷了，明天我一定找機會再問他！」

「對！」宋奎高興起來，禁不住用手敲矮子的大腿；馬上說道：「他們琉球人喜歡美國香煙，我那裏還有半條駱駝，明天你拿兩包給那個送飯的工友啦！」

「距離船期還有七天，時間是很急迫了；我們必須在三天以內探好路線，如果這次再走不成，情勢可就壞透了；上午我們談過方濤和林棟很可能在下星期六外出時有所行動，我們必須搶先！現在事不宜遲，明天起我們得分頭進行，矮子要釘住送飯的工友打探消息，我負責探查蘆葦地的情況，宋奎你去探探東西南三面有甚麽路子……」

他們計議已定，各自回到自己的床上睡下了。

英達躺在床上哪裏睡得成，禁不住把過去三天和秀子在一起的時光，拿來仔細的咀嚼；她的歡笑、她的眼淚，富於青春彈力的身體，比大海還深的柔情，如千絲萬縷一般纏繞着他。秀子給他的不止是直得以生命來換取的歡樂和甜美，並且給他心靈的寧靜，生存的意義。人生像是巨浪掀天無情的怒海，他是一葉傷損了的小舟，她就是平靜無波的港灣；在她身旁宇宙就變成和平了，充滿了生機和樂趣，就像春雨後的早晨；生命是走向死亡的過程，是如煙如夢的虛空，唯有和她在一起，才能使時間駐足，使生命得到永恒。離開她生命變成槁木，心靈變成死灰，時間變成苦刑！「秀秀，就這樣躺在你身上死去該多美！」他又想起了這句話，禁不住淚流滿面！

他回想起來眞不能自解，從少年時代起就把自己獻身給祖國，經過多少波折，吃過多少苦頭，在死亡的邊緣上跌倒了又爬起來，依然是那麽勇敢堅强；現在他突然走進一個少女的生命裏去，回頭再看一切都不值得留戀了！是時代虧負了他，還是他背叛了時代呢？他想不通，他昏沉沉的睡着了。

第二天吃過了午飯，林棟和方濤正在午睡，英達乘琉球警衛走到房子前面去，他從後面就溜進蘆葦地裏去了。乍走進去滿是爛泥和積水，幾乎是寸步難行，他只好踏着蘆葦根子跳着走，可是走了不遠就找到了一條比較乾爽的小徑，他認了認方向，就朝着山

那一邊走去；他看表只走了一刻鐘就出了蘆葦地來到山腳下，發現上山有一條小徑，大概很久無人走了，兩旁的蒿草幾乎搭在一起了，他跑過去走了一段，發現石塊的路基還很平整，心中大喜。爲了怕宋奎和矮子等着焦急，他就連忙順原路而囘，到了蘆葦邊，他伏身窺看了一下，看見守衛繞過前面去，才三跑兩跳竄了出來，趕忙囘到宿舍裏去。把所見的情形對矮子和黑塔說了，三個人高興得像一團火似的。

因爲矮子已經探聽明白，越過了那座山就是鐵絲網，鐵絲網外邊是農田，穿過一個小村莊就是公路，不遠就有巴士站，從那裏搭巴士可直達那霸。宋奎送了一包煙給守衛，也套出來許多消息，營房的巡邏車一小時圍着鐵絲網繞一圈；巡邏車從營房正門出發，走到山那邊要十分鐘，轉一圈要三十五分鐘。根據這些情況，他們決定由英達今晚出去和黑岩接頭，天亮以前再趕囘來；決定下星期五一齊跳鐵絲網出去搭船。

當夜十點正，守衛吹過了熄燈的哨子，兩棟宿舍的燈一齊熄滅了。英達摸着黑，急忙開始整備行裝，他穿上一身黑色的膠底鞋，把褲腿由鞋帶繫緊，另外把皮鞋和一條西服褲包了一個小包，用小繩繫在背上，然後他就潛行到後門去，宋奎和矮子分向兩面的窗戶窺望，查看守衛的動靜，以咳嗽爲號，聽到暗號他就走出奔入蘆葦。

五分鐘後以後，英達已在蘆葦地裏摸索前進了。不知那裏的野狗，聽見蘆葦響汪汪

的吠起來，一隻狗的吠聲，立刻引起一羣狗吠起來，汪、汪、汪！吠成了一片。英達趕緊蹲伏不動，等待狗吠聲靜下去。這時候宋奎和矮子可在宿舍裏吓慘了。守衛一聽到狗吠聲，急忙亮起手電四處亂照，又到蘆葦地旁邊去查看，可是狗吠聲漸漸平息了 他又照常的圍着房子走起來。假使他進到宿舍裏去檢查人數，或者叫人來去搜索蘆葦，事情立刻就露馬腳了。

英達伏在蘆葦裏，等狗吠聲小了，才小心翼翼的摸着往前走，放慢腳步，儘量避免身體磨擦葦葉發出的聲響來。深一腳淺一腳踏得滿腿泥漿，好容易摸到那條去山邊的小徑，他一邊走，心裏一邊喊着：「秀秀！秀秀！」並不感到驚恐，除非世界要毀滅了，否則爲秀秀的一切努力都必然成功，不會失敗！信心儘管是盲目的，但是確實給了他大無畏的勇氣！

出了蘆葦地，他望望滿天星斗，殘月如鈎；獨自在這荒山野徑裏，不禁暗暗好笑，感到自己好似在演電影。

定了定神，辨定了方向，他找到了上山的小路，就大步向前走去。

夜風蕭蕭，蒿草萋萋，荒山野徑裏，一個生命在躍動！

最初他邁大步慢慢的探着走，可是走了一程，發現道路平整堅實，心中又惦念着秀

子，希望和黑岩接頭之後，趕到秀子的家裏去，就加快了腳程；因爲路被葦草擋着，他不得不用手分撥而行，許多帶刺的草不斷刺破他的手，但是走得快，心裏急、也就感不出痛了。

忙中有錯，走到一個拐彎的地方，路基被山水冲塌了，他一步踏了空就馬失前蹄跌了下去。刹那間他以爲跌進山澗裏去了，不禁叫了一聲「媽！」嚇出一身冷汗來。在慌急之間，他忙用手快抓，抓到了兩把草根，一隻膝蓋撞在堅利如刀的岩石上，他顧不得痛，兩手一用力從陷坑中躍上崖邊，用手摸牢了一塊石頭，連忙坐了上去才從一陣失魂的心跳裏鎮靜下來；長吁一口氣，心說：「好險！」立刻他感到左膝劇烈的痛起來，濃濃的液體正順着腿往下淌，他忙用力抬起左腿伸了兩下，發覺還能活動，掀開褲腿一看，滿腿都是血，他趕緊用手摀住傷口輕輕按了按，發現膝骨並未折斷，這才放了心。掏出手帕來把傷口裹住，把手上的血，往草上抹了抹；咬緊牙關站了起來；他本想走回營房去，先去擦藥治傷；可是一轉念，他又接着往前走下去，一瘸一拐的，他終於翻過了山，來到山下看見鐵絲網了。

他坐在草叢裏休息一下，用手輕輕揉着傷處，仔細看了看那鐵絲網，足足有一丈三尺高；下半截是魚網狀的鋼絲，上半截是帶倒鈎的刺鬼。他在軍隊裏受過跳障礙的訓

練，他本可以一縱而上，三攀兩爬就過去了，可是現在一條腿受了傷，望着鐵絲網就躊躇起來。他正在猶豫，一架巡邏車突然從外邊的鐵絲網繞了過來，他慌忙臥倒在草叢裏，探照燈的光帶忽的從頭上横掃而過。

等巡邏車走遠了，他覺得不宜延遲，咬緊牙關走向前去，用兩手抓緊鋼絲，心中唸道：「秀秀；給我力量！」然後他就忍着痛，急攀快爬而上，到了上面，他身體夾在兩條刺鬼之間，腿痛得使他渾身抖戰，額角滾下豆粒大小的汗珠來。他終於閉住氣，移過了那隻傷腿，緩緩的攀緣而下；他急想就坐在地上，揉揉傷口喘喘氣，可是又怕有人看見，再咬起牙關，急走十幾步横過巡邏車的土道，鑽進一個小樹林裏去，這才靠着一棵樹坐了下來。等劇烈的痛楚輕些了，他才脫下那條血汚的褲子，重新紮了創口；換上皮鞋和褲子，又把脫下了的膠鞋和血褲包起來，藉草上的水氣，再把手上的血擦了擦，然後摸索着穿過樹林；旁邊小村裏的狗又在吠了，但是他沒有理，出了樹林就發現了巴士站。

坐在巴士裏，他才暗自慶幸，這次偷着出來總算成功了。但是想到天亮之前，仍要原路回來，心裏就一陣昏黑，那條路是條血路，太慘了。

到了夜來香才十一點多鐘，一進門煙氣濛濛，在紫色的霧光裏，美國大兵和吧女正

在蝶舞蜂狂；他不需通報，就上了樓直到黑岩的房間；他敲了兩下門，裏面無人應，仔細一聽有鼾聲，他就拉開門，一看黑岩穿着衣服睡着了。他一進來，黑岩馬上驚醒了，坐起來一看是英達，打了個呵欠，笑着問道：

「喂，中川兄，這麼晚才來？這回眞的是找和子了，是吧？」

英達哪顧得開玩笑，連說道：

「黑岩兄，我左腿受了傷，快叫人給我上點藥！」英達這麼說着，就緩緩的靠着板壁坐下，把腿伸得直直的。

「哦，怎麽受的傷？我看看！」

英達揭開褲腿，打開手帕，只見膝蓋骨的部份一塊肉掀了起來，露出慘白的骨頭，英達一看感到眩暈，黑岩馬上開門出去，一邊擊掌一邊喊。

不大一會兒，和子和另外一個女侍端着一盆温水，拿着藥和綳帶來了。

和子見了英達吓了一跳，想不到他來，也想不到他會受傷。

黑岩指道她們兩人，先用藥棉花蘸温水把傷口的泥垢洗淨，再用碘酒消毒，然後塗上他自備的一種藥膏。

當和子替英達洗傷口時，黑岩就乘機說道：

「喂，和子！姐妹們都說你是狐狸精，看你今天能不能把中川先生留住，洗傷口要體貼一點，懂嗎？」說完他就放開嗓門哈哈一陣大笑。和子正皺着眉來替英達用碘酒消毒，看着他痛得面色發白，心中怪不舒服，可是聽了黑岩的話，就笑嘻嘻的答道：

「中川先生的秀子小姐比我漂亮得多，你叫我有甚麼辦法呀！」

黑岩聽了又是一陣大笑。英達痛得幾乎叫出來，但是他一聲不響，在這個講求男子氣的大漢面前，他是不能示弱的。他還忍着痛，講笑話：

「和子！你生得够漂亮，不過見面太晚了，我是一個心眼的人，對女人是忠實到底的，假如當初見了你，我一定不會再理秀子了。」

黑岩不禁再次大笑。和子雖然是一個煙花女子，聽了英達這段話不禁心裏也感到有點甜，用力看了英達一眼，撒嬌的說道：

「你呀，你眞會說話！」

「嘴甜的人，你可得留神，心一定是苦的！」另一個女侍也來湊熱鬧。

說說笑笑，和子把英達的傷口用綳帶纏好了。黑岩又叫她們拿酒來；他拍着英達的肩膀大聲說道：

「中川兄，你眞是一條漢子，方才用碘酒洗傷口，你連眉頭也不皺，咱們哥倆得喝

幾杯。」

「今晚不能多喝，十二點鐘以前我要趕到秀子那裏去，天亮以前要囘到營房，我是跳鐵絲網偷着出來的。」

黑岩聽了，眼珠一翻說道：

「中川兄，除非你長翅膀會飛，否則你天亮之前沒法囘到營房去了。」

「怎麽講呢？」

「夜裏一點鐘巴士就停駛了，兩點鐘計程汽車也收市了，秀子家距離你的營房那麽遠，你怎麽來得及呢？」

「是呀，我沒想到。」英達臉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

「老兄，你要依我一件事；我有辦法在天亮之前送你囘營房。」黑岩一邊說，擠眉弄眼，嘴裏努着笑。

「你不要浪費時間，甚麽事快說啦！」

「好，我這裏有一輛送貨的小車，派去送你；但是你得答應與和子睡一覺！」他說完用兩隻大肥手，猛敲英達的肩頭，打得英達東倒西歪，然後他放聲大笑，笑完又笑，眼淚都快笑出來了，英達不由得也陪他笑了。止住了笑聲英達搶着說道：

「黑岩兄，咱們先談一件正事，等會兒喝上酒恐怕忘了。下星期五下午的船，白天我們沒法出來；最好改在夜間，你看能不能想個辦法，變通一下；而且情勢緊急，下星期五我們是非走不可了。」

「這可就不好辦了。船的開行預先經航務局登記的，不能無故延緩，這裏的船一概在下午開航。」

「白天我們跳鐵絲網出來，那太危險了！」

「嗯！」黑岩這樣哼了一聲，用手摸着下巴的鬍子楂沉思了一會兒，猛然說道：「有了，我想辦法叫船長僞稱修理機器，頭天下午開的船，改在第二天清早開，你看行不行？」

「如果是在九時以前就行，營裏十點鐘點名，我們頭天夜裏跳鐵絲網出來，可以在外面過一夜。」

「如果可以的話，我明天就去進行，使下星期五下午開的玄洋丸，改在星期六早晨八點鐘開。」

…………

離開夜來香，英達坐着黑岩那輛運私貨的小車來到秀子家的時候，已經是午夜了。

英達悄悄來到秀子臥房窗外的橫巷裏，輕輕在窗板上敲了兩下，聽了一聽沒回聲，正想再去敲，突然聽到裏面有人也敲了兩下，英達知道一定是秀子。跟着窗戶開了一道縫，只聽秀子小聲說道：

「快到坡上去等我，我馬上來！」

英達像個小偸一樣，躡手躡腳來到坡上，輕輕坐在台階上，望着天邊淒冷的殘月。忽然看見下面白影一閃，秀子穿了一身輕紗的睡衣，飄飄的來了。英達連忙走過去，握住她的手，扶着她上了坡，沒等秀子開口說話，他就摟住吻她。

「秀秀！」

「尼桑！」

他們喘着氣，幾乎昏迷的抱在一起，唏噓的互相呼喚。

「尼桑，你快到房後面去等着，我請媽媽到我屋裏去睡。」秀子推開他，用鑰匙去開門，英達連忙繞到房後去了。

母女兩人的低語聲，老太太的開門聲，走路的木屐聲，英達都聽得淸淸楚楚；等到屐聲從坡上消失了；前門又關上；後門嘩一聲拉開，把英達放了進去。

「你的腿怎麽啦？」從英達脫鞋的動作秀子馬上看出他的腿不對勁了。

「跌傷了，不重，已在黑岩那裏上了藥。」

「噢！尼桑！」她過去摟住他的背，這樣哼着，馬上又問道：「怎麽跌傷的呢？」

「山路有一處塌陷了，我沒注意跌了下去。」

「下次，不許你夜裏跑出來了！你記住嗎？」

「不，還有一次，最後的一次！和黑岩已經約好，星期五夜裏出來，星期六清早搭船！」

「哦！」秀子應着，幫助他進了蚊帳，把他的鞋擺好；囘身又說道：「這次不會再延期了吧？」

「絕不能再延期了！」

「那麽，我還能見你一次了！」

「假使腿不受傷，我會每天夜裏來看你！」

「瘋話！從營房到這裏該多遠，要累死你了，跟我講講，你今晚怎麽跑出來的。」

英達把經過對她說了。當他講到帶傷跳鐵絲網的時候，她禁不住摟住他的腿哭了起來。

「天亮之前你怎麽囘到營房去呢？」她帶着眼淚這樣問。

「黑岩有輛貨車四點鐘左右來接我。」

「不是，我是問你怎樣過那道鐵絲網？你兩個朋友，是不是會去接你呀？」

英達嘆口氣，搖搖頭，一想起那道鐵絲網，心裏直打冷戰，但是他必須安慰秀子，說道：

「秀秀，別發愁，我能爬出來，一定能爬囘去。」

「我是說你的腿呀！已經受了傷，再爬囘去，傷口不要裂開嗎？星期五再爬出來，你，你的腿甚麽時候才能好啊？哼——」她用睡衣底襟擦眼淚。

「別哭！秀秀！這麽一點小傷怕甚麽？別哭！」

英達拉她躺下來，她摟住他的頭，用鼻尖貼着他的臉，輕輕的嗅着，吻着，揉着；就像抱着一件精緻的瓷器，稍一碰就怕打碎似的。

「尼桑！咱們認識多久了？」

「還不到三個月，幹嘛，你問這個呢？」

「這三個月，我像活了一輩子！沒遇到你以前的日子，好像已經隔得很遠了。」

「我也是。自從遇見了你，這人生和世界都不同了。」

「我還記得你第一次來吃刨冰，你眞壞！」

「怎麽個壞法？」

「兩隻眼睛呆呆的看人家，好像要把我吞下去。」

「當時你生氣了吧？」

「有一點。」

「後來呢？」

「後來你學我的口氣說話，把人逗笑了。知道你是中國人，我就比較放了心。」

「中國人也有好人有壞人，一提中國人你就有好感，那不很危險嗎？」

「不過你不同，第一眼看見你，我心裏就一亮，感到你和善，不會欺侮人。」

「結果呢？」

「結果可壞死了！第一次和你去看電影，你就摸人的手！」

「你爲甚麽不躱開呢？」

「你還好意思說哪！弄得我的心咚咚直跳！躱也不是，不躱也不是！」說到這她不禁張開小嘴，咬住英達臉上一塊肉，稍一用力，英達就裝做雪雪呼痛，她連忙用舌尖舐一下，又用手替他揉。

「你還記得嗎？第二次見面，你無緣無故的發脾氣！說我去逛花——唔」沒等他說

完。秀子一把堵住他的嘴不讓他再說，自己嘀嘀的笑個不停。

「好啦，我不再說這個了！」英達一邊說攀開了她的手。

「你不想想，你叫人生氣的事情可也不少哪！那以後你明明知道我的心意了，還裝做不知道，叫人瞎着急！」

「那時候還沒有找到去日本的路子嘛！兩人隨便好一陣，然後把你扔掉，豈不是害人嗎？」

…………

兩人有滋有味的把三個月來的生活，仔細的回顧了一番，許多的小誤會，小隔膜都掃清了，許多隱藏的甜情美意重新閃出光亮來，那就像兩個彫刻家合作了一件藝術品，在完成粗糙的形體之後，現在又經過了一番精彫細刻，使他心中懷抱的美趣淋漓盡緻的表現出來。

雞鳴四起，夜色闌珊；一陣汽車的馬達聲在巷子裏停下來，跟着汽車的喇叭「嘀、嘀、嘀！」叫了三聲，英達馬上跳起來，穿了衣服和鞋，吻了秀子，就一瘸一拐的走下坡去了。

天剛朦朧亮，英達回到了營房裏。黑塔和矮子輪流値夜等他，見他平安歸來都驚喜

交集。等他把經過報告完畢，天光已經大亮了。回到自己的房間，脫掉長褲一看，膝蓋裹着的綳帶，滲出一大塊血印來。

二十　天愁海泣

腿傷加上一夜沒睡覺，英達疲憊極了；重新紮了傷口，倒在床上便睡；十點鐘傑米來點名時，他都不知道；矮子謊說他感冒了，才吃藥睡下；傑米開門看了他一眼就走了。到吃午飯的時候，他才悠悠的醒來。

和常日一樣，五個人吃過了午飯；該輪到李英達洗碗，矮子爲了讓他休息，就替他洗；林棟和方濤談了幾句閒話，就溜回自己宿舍去了。宋奎和英達就湊到厨房裏來，宋奎幫矮子打掃厨房，英達坐在門口的椅子上，三個人又談起星期五夜裏的事情，正說着話，矮子突然用力擺手，制止他們出聲；神色緊張的說道：

「西門斯和傑米來了，不曉得有甚麽事！」英達和宋奎也忙走到窗口去看，只見一輛中型吉普車停在大門外，從車裏下來五個人，西門斯、傑米、彼得王，還有兩個佩手鎗的美國兵，他們神情緊張的一齊奔了進來。三個人大吃一驚。眼看着他們已走進了第一棟宿舍。

「糟了，你昨天夜裏跳鐵絲網，一定被他們發現了！」宋奎沉不住氣的說。

「我看不一定，如果是爲了老王的事，他們一定先到我們的宿舍。」矮子這麼說。

英達心裏雖然有點慌，但是事到臨頭慌也沒用。只好靜待事實發展。

大約有十幾分鐘，他們才從第一棟宿舍走出來；林棟和方濤已被帶上手扣，由兩個武裝美軍押着，一直走出大門去了。傑米和彼得王則轉回來，進了他們的宿舍，很快又走出來，一直來到厨房裏。見了他們三個人，面上毫無表情，說了幾句話，彼得王翻譯道：

「請三位到飯廳裏坐，有話和你們說。」

他們三個一聲不響走到飯廳裏，各自找個座位坐下。

傑米開口說道：「今天上午我們已獲得確切證據，證明林棟和方濤曾和此地日共地下組織發生連繫，企圖潛逃；現在他們已被送到軍事法庭去受審；這是很不幸的事情！到現在爲止，你們三位行爲良好，沒發現有任何軌外的行爲，你們不必害怕；但是從現在起，你們不能再外出！並且限定在半個月期間內，考慮去台灣的問題，西門斯先生和我，都希望各位能自己願意去！明白了嗎？如果你們在限期以內，自己報名去，一切優待辦法照舊有效。…………

爲了防止不幸事件發生，我們必須採取特別措施，從今天起，夜裏十點鐘增加一次點名，派守的衛兵隨時有權進屋查看……」

傑米和彼得王說完話出了門，已經去遠了，他們馬上回到宿舍做了一次緊急討論。

「這一下子可糟了，他們倆既然出了事！看樣子我們只有到台灣去碰運氣了！」嘴快的宋奎，總是先開口說話。

「我們還有一線希望！」英達臉如白紙，說話時嘴唇有點哆嗦，他不是爲了恐懼，而是爲了林方二人擔心，嚥了一口吐沫接着說道：「只要在星期六之前，林棟和方濤作供時不把我們咬出來，我們的計劃仍可照舊進行；情況當然惡劣一些，但是還有最後一個機會！」矮子聽了忙着點頭說道：

「據我猜想他們倆不會咬出我們的，因爲他們現在的罪行，只是勾結日共，企圖潛逃；沒有死罪；如果把老根翻出來，就要以間諜論罪；他們倆都不是傻子，決不會輕易暴露身份的。我看，我們還是照舊準備星期五的計劃，要更小心更周密的準備。」

「矮子說的對！」宋奎的黑臉閃着油光，轉口又說道：「我們也算幸運，到黑岩那裏去了這麽多次，沒有被發現；林棟那小子可比我們三個人機靈得多，居然也被他們發現了！」

英達苦笑着說道：「這也並不奇怪，夜來香是妓舘，我們出入那裏是在他們意料之中的，可是日共地下份子卻早在美軍特務的監視之下了，一經接觸就會被發現！」

「據我看他們可能正在調查我們和黑岩的關係，不過還沒得到證據罷了。黑岩的名頭大又是幹走私的，美軍特務不會不注意他。」矮子這樣一說，宋奎臉色又緊張起來；只聽英達說道：

「美軍特務未必知道黑岩和夜來香的關係，因爲是他妹妹出名開辦的，黑岩到那裏去，向來不走正門，都是從小胡同進去走後門的，而且一到裏面從不下樓。」

「不管怎麽樣了，我們仍得努力爭取這最後的機會，現在我們還是研究星期五的事情。」矮子把話拉回來。英達接着說道·

「根據我第一次出去的經驗，從宿舍到跳出鐵絲網，可以分成三段來準備；第一段穿過蘆葦地，第二段是翻過那座山，第三段是爬鐵絲網。現在我們可以先研究穿過蘆葦地要注意的事情。」

宋奎靈機一動，說道：

「我想我們三個人，在進入蘆葦地時，最好分三次走。三個人一齊走目標太大……………」

在星期五之前那幾天，英達他們三個人焦燥得好像被扔到岸上的魚，內心的緊張不能一刻稍停，他們一邊在等死，一邊在掙扎。

只要林棟和方濤說出一句有關的話，他們就立時會被捕；另一方面，他們只要捱過這幾天，到星期五夜裏，就有機會一飛冲天，絕處逢生！儘管他們心裏這般焦灼，表面上應付美國人還要有細膩作工；不能表示憤慨和絕望，也不能表示若無其事；而是要猶豫不決而逐漸傾向自願去台灣。他們的表演似乎很成功，傑米來點名時，臉上的笑容愈來愈自然，言語也愈來愈多了。

決定命運的時刻終於到來了。星期五夜裏彼得王來點過名，宿舍熄燈之後，他們三個很快的放拾停當。窺準守衞的空隙，分批的鑽進了蘆葦地。多天沒下雨，蘆葦地裏的水乾了，他們走起來就容易得多。並且不求快，只求穩，舒緩蛇行，鴉雀無聲。也沒有引起狗吠。在英達的嚮導之下，他們順利的翻過了山來到鋑絲網旁邊，坐在草叢裏定了定神，矮子一看夜光錶，算了一下巡邏車出動的時間，正好有二十分鐘的空檔，於是他們立即開始爬鐵絲網。照他們預定的計劃，仍是分批進行的，英達第一個爬了過去，閃進路旁的樹林裏等待接應；第二個是矮子，因爲他身體弱，四肢無力，宋奎用手連擧帶推幫他爬了上去；可是矮子一到了網頂，渾身哆嗦起來，一個不小心褲子被刺鬼鈎住

他忙去摘褲子，上衣又被掛住了；另一隻手一鬆，一條刺鬼崩一聲打在他頦子上，不禁「哎喲！」叫了一聲，可把宋奎和英達急壞了。英達正想衝出樹林去接應他，只見他咔哧、撲通！兩聲，已從上面跌將下來，英達忙過去扶起他，拉着他跑到樹林裏，發現他褲子被刺鬼撕破了一個大口子、大腿肉也劃破了，氣喘如牛，面無人色。緊跟着宋奎爬了起來，三人聚到一處；矮子正忙着換褲子，只聽英達背後走過來一個人，伸手抓住英達的肩頭，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們早已研究好了，如果遇到阻截，只要對方人數不多，就把他打昏，奪路而逃；當時英達不暇多想，順着手勢，翻身就是一拳；手腕落進了手掌，拍的一聲響，那人連忙喊道：

「中川先生，不要動手，我叫小倉！是黑岩先生派來的！」英達定神一看原來就是開車送過他的那個司機。

三個人這才把飛出腔子的魂兒收了回來，只聽他低聲說道：

「今天下午美國人曾去搜查「夜來香」，黑岩先生恐怕三位到了那裏出麻煩，特派我來接各位，車子就在樹林那一邊，快走！」矮子已換好了褲子，連忙也站了起來。

「黑岩先生現在甚麼地方？」英達一邊走一邊問他。

「他躲在一個秘密的地方，我開車馬上送各位到那裏去。」

四個人出了樹林上了車，英達坐進司機座，黑塔和矮子躺在後面車廂裏；那輛貨車快駛如飛，穿過那霸市區，又走了一程，進了一個小鎮，彎進一條胡同，在一所宅前停下。他們下了車，那個司機上前敲門，不大一會兒，裏面有女人的聲音搭話，司機答了幾句他們聽不懂的話，門就嘩一聲開了；他們一齊脫了鞋，剛上了嗒嗒咪，黑岩就晃搖着巨大的軀體迎了過來。

「中川兄，各位辛苦了，請！」他們被讓進一間八疊的客室裏去。

「多虧老兄派車去接應，否則闖到『夜來香』去，可能出事了！」英達才坐下來就這麽對黑岩道謝。

「出事倒不一定，不過明天早晨上船可能有痲煩，今天下午他們去搜查『夜來香』，我們應付得很好，他們一無所獲。不過三位老兄可太粗心了，他們一直派人跟踪你們，你們怎麽一直沒有發覺？」

英達他們三人一聽，不禁駭出一身汗，現在才明白，美國人所以優待他們，又准許他們特別外出，原來是爲了鬆懈他們警覺，等待他們放膽行動，好羅致證據！英達一思量，突然變色問道：

「如果他們一直在跟踪，跟線的人一定跟到這裏來了，我們豈不要被一網打盡？」

黑岩哈哈大笑。等停住笑聲打趣的問道：

「怎麽見得他們一定會跟到這裏來呢？」

英達說道：「因爲上一次我自己出來，你派車送我到加田家去，又從那裏把我送回營房的鐵絲網外面，如果他們一直跟踪的話，豈不全都發現了嗎？」

黑岩笑嘻嘻的說道：「老兄，你忘了，那天夜裏你下樓走的後門，從小巷裏出去上的車；他們的眼線蹲在『夜來香』對面的樓上，第二天早晨我們才發現的；致於夜裏四點鐘去接你時，車子不是從『夜來香』出發的，而是就隱藏在加田家附近一個地方，所以他們無法發覺，你懂了吧！」他說完又大笑特笑起來。他們三個一聽，不禁佩服黑岩的機警和周密。還沒等他們答腔，黑岩又接着說道：

「中川兄第一次來和我談諸位這件事的時候，我就和他講過，進入行動的階段，各位必須聽我的指揮。」說到這，他用眼睛把三個人掃了一下，「今晚上大家不能離開這裏，已經給三位準備好了睡的地方，我知道你們兩位，」他用手指英達和宋奎，「都有心上人，可不能前去道別了。外面風聲很緊，爲了安全沒有辦法，請兩位委屈一下。」話說到這裏，他眉梢一揚，兩眼一眯笑了。英達一聽不能去和秀子道別了，心裏一陣翻攪，可是在這種情況，實在無可如何，只好搶着說道：

「黑岩兄，這個不成問題，一切爲了能够順利啓行，別的事你放心好了。」宋奎也跟着表示了決心。黑岩笑嘻嘻的說道：

「如果三位感到長夜寂寞，等會兒可以從『夜來香』接來三個姑娘陪各位；我們的和子、因爲得不到中川兄的青睞，一直都在不服氣呢！」四個人哄然一齊笑起來。矮子帶着滿臉笑說道：

「這個嘛，黑岩先生倒不必費心了，他們兩位各有心上人，當然決不肯打擾了，我在爬鐵絲網跌了一跤，要安安靜靜睡一宵，明天才有氣力上船。」

說着話女侍送上茶來，黑岩啜了兩口，說道：

「各位都是有學問的人，講究這一套；像我這一流的人，可不在乎這些，我結婚的當天因爲與人打賭，就一連在妓舘裏睡了兩夜！」英達他們聽了這個話，只有苦着臉陪笑；他又說道：「不過各位既然不需要，那也就罷了。」

「黑岩先生，明天上船的情況怎麽樣？」宋奎插嘴問他。

「噢，只要天氣沒有意外變化，明天八點半鐘，在港外公海裏搭『玄洋丸』，在七點鐘送各位去一處海岸，在那裏先搭小船。這裏距離海岸只有幾分鐘的路程，我看不會有甚麽問題了。」

女侍捧上酒菜來，黑岩給每個人斟下一盅酒，招呼着說道：

「來、來！這盅酒給各位餞行！」

四個人飲了一盅，女侍忙着斟酒，黑岩重新整理了一下臉上的表情；鄭重的說道：

「三位這次到了日本，將來打算做甚麽事呢？」

宋奎答道：「先到那裏再說了，還沒有一定的打算！」

英達和矮子都沒出聲，表示同意宋奎的話。黑岩「嗯」了一聲，眨眨眼睛說道：

「各位如果不嫌棄的話，我們有點小事相託，我們這間運輸公司，各位知道是明一半暗一半的，目前只在琉球和鹿兒島之間來往，將來也許發展到東京和大阪去，如果各位在那邊無事可做。不妨也入伙幹一份！在東京和大阪、替公司接接貨，推銷推銷，三位老兄不知能不能考慮——」說到這他把話頓住了，等待他們三個回答。

英達一聽不禁感到爲難，他到了日本一心想與秀子過太平日子，寧可窮一點，也不要惹是生非，如果參加黑岩的走私組織，隨時會發生危險，那是無論如何不能幹的，可是現在又不好拒絕他，心想黑岩這樣熱心幫忙，也不是完全無條件的。矮子多機靈，惟恐英達和宋奎表示拒絕，引出枝節，連忙笑着答道：

「黑岩先生，你這可是救人救到底啦！我們正愁着到了日本無法生活，如果能夠幫

上老兄的忙，我們是求之不得了。」

黑岩聽了禁不住哈哈大笑，忙舉起酒盅；「來，來！再喝一杯！」

飲完酒，又吃了消夜；英達他們被引進一間掛好蚊帳的房間睡下了。宋奎和矮子很快就睡熟了，英達心中惦念秀子，怎麽也睡不着，就起來找女侍要了信封信紙，打開了客廳的燈，提筆給秀子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秀秀：我們五人之中有兩人出了事，風聲突然緊起來，我們三人已順利來到黑岩家（不是夜來香）黑岩不讓我們出街，今夜見不到你了，明早我就搭船走了！我想像得到，因我不能去，你自己一個人會在坡上的小屋裏等我到天明的！想到這個我就心焦肉跳，怎麽也睡不着，起來寫了這封信。

明早八時半我們在海上搭玄洋丸，明天夜半抵奄美大島，後天下午可以到九州。到了九州我卽刻就會打電報給你。我打算不在九州多停留，坐最快的一班車直去東京，到了東京我再打電報給你。在東京找找朋友，有了一定的住址，就寫信給你，你就可以準備起身了。最多不過一個月，我們就可以見面了。秀秀，希望你平安的快樂耐過這一個月，不要哭，不要病，也不要胡思亂想；我永遠是你的，活着是你的，死了也是你的！你不該感到寂寞，因爲我的心時刻都在你的身旁，你只要在心裏叫我一聲，我就會在你

心裏答應；秀旁，我時刻在喚你，你聽到了嗎？秀秀，你動身的時候，別忘了給我拍電報，我好到碼頭去接你，我將看到你流淚的微笑，從此我們永不再分離！

秀夫××日夜」

英達把信封好了，寫了地址，就交給女侍，把身上剩的琉球幣全部給了那個女侍，託她儘快把這封信送去。然後他才去睡了。

「喂！中川兄，醒醒！」英達在睡夢中，突然聽到有人喊他，睜眼一看是黑岩。黑岩面無表情站在那裏，說道：

「請把他們兩位叫醒，有緊急的事情和三位商量！」

英達連忙把黑塔和矮子叫醒了，他們還以爲是要上船了，一看錶才四點多鐘，心中暗暗的納悶；三人來到客室裏；黑岩沒等他們坐下就說道：

「方才無線電報告，九州的南方發現一股颶風，如果方向不變，應該直襲九州的全境；如果這樣的話玄洋丸只會遇到强風，不會有甚麽危險，但是；」他說到這，露出無可奈何的神情，「如果稍一轉方向，玄洋丸將在奄美大島和琉球羣島之間遭遇颱風！」

「你看會不會轉變方向呢？」矮子急忙的問。

道：

「這個誰也不能預測！」黑岩面孔嚴肅的說。

「可是我們這次逃出營房，是決不能再回去的了！」宋奎苦着臉說。黑岩點頭，說道：

「這種情形我已經知道了，所以找你們三位商量，看你們的意思怎麼樣。」

英達他們三人面面相覷，相對無言。室中一片死寂，只聽牆上的掛鐘滴嗒的響着，還是黑岩開聲說道：

「如果你三位決定要冒險，只有一個辦法，如果玄洋丸在途中收到了颱風來襲的消息，它就隨時轉航到琉球的任何離島去避風；那些離島駐有美軍，上午十點鐘他們發現你們三位失踪之後，馬上會通知各離島的，所以各位就有被捕的危險！」

「在這裏捱下去也免不了被押送台灣，和被捕差不了許多，我看，我們寧可在離島被捕了，明天還是照原定時間內出發！」英達這麼說；矮子和宋奎也都立刻表示同意了。

黑岩說道：「好！不過有一點，事前必須說清；如果你們三位被捕的時候，請記住，不能說出一切秘密來，只說乘舢板逃走，中途沉沒被救到玄洋丸上去的。」

「這個是當然的，黑岩先生，你待我們這番恩義，我們永遠感念，無論到甚麼時候，絕不會出賣你的，你放心好了！」矮子這麼一講，黑岩點頭說道：

「好啦，就這麽辦了。各位再去休息一會兒，七點鐘再叫大家起來吃早點。」

…………

第二天早晨，他們由小倉響導照預定的時刻來到了海邊。英達記着秀子的話，不住的張望天色，果然看見大塊黑雲已在流飛，與在恩納絕壁上所見的景像完全一樣。心中不禁感到恐懼，但是事已至此，他是不能再回頭了！

一個老漁夫早已在海邊等他們了，在他身旁橫着一隻小舟，見了他們來連招呼也不打，揮手讓他們上船。

英達從沒有看過這樣粗陋的船。那只是用不到一吋厚的木板釘起來的一個扁形盒子，那些板子並沒有刨得光滑，抹了一層黑油，木板上的鬚槎像馬鬃一樣豎着，特別顯得難看；板與板之間並沒有接合好，船底似乎漏縫，因爲船裏汪着水；船上僅有的設備是船尾的馬達和一個舵，中間三排座位。宋全坐在最前頭，矮子坐中間，英達坐船尾。他們坐完之後，小倉和老漁夫走下水去，把船推到深水裏去，老漁夫上了舵位，小倉也上了船挨着矮子身旁坐了；老漁夫從座位下面摸出四個鐵盒來，交給了英達吩咐道：

「船裏積水太多的時候，用這個向外杓水。」

英達接過來，分給一人一個。卜喇喇——馬達發動了，一葉輕舟如箭離弦一般，破波駛

進。船頭濺起的水花，隨海風撲到臉上，英達不禁閉住呼吸，打了一個冷噤；船身劇烈波動着，他們用手扶着兩旁的船舷；這時候，他仰頭望着蒼茫的雲天，心中暗自禱唸：「秀秀，我們的將來和幸福，在此一舉！」心思一閃，他想到死去的父母，也想起從此永別的祖國，熱淚一湧而出，簌簌的洒了滿懷。

「扚水！」老漁夫大聲喊着。

英達慌忙低頭一看，果然船裏的水有幾寸深了，顧不得擦眼淚，拿起鐵盒扚起來。

四個人扚了一陣，直到扚不到水才停住。

小船駛離了海灣，進入風聲虎虎，巨浪翻騰的海原。船身一伏一起開始劇烈的震盪，忽而湧上浪峯，船頭掀離水面；忽而又衝向浪谷，船尾高高翹起，黑色的巨浪吐着白色的湍花，像鯨魚張開的巨口，一次又一次的吞捕這可憐的小船；飛濺的海水，從四面八方潑洒下來，使他們很快的變成了落湯鷄，單是坐在船上，已經感到頭暈目眩，魂飛膽裂了，可是現在他們又必須不停的扚水；矮子開始嘔吐起來，兩手緊握船舷，臉色慘白就像死人一般，小倉連忙扶着他，英達和宋奎得不得不加快動作來扚水了。手臂酸痛起來，英達不住的回頭着那老漁夫，只見他冷靜的的把着舵，兩眼注視着前方一言不發，對他們的狼狽掙扎像沒看見一樣。

「老伯！看見船沒有？」英達忍不住了，這樣喊着問。濺來的海水，打了他一個滿臉花，流進嘴裏又鹹又腥。

「它在前邊！他媽的，只顧趕時間，開得這麼快！」老漁夫說完了，向海裏吐了一口唾沫。一拉馬達，加了速力，船身震蕩更厲害了，英達和宋奎手不停杓，已經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追呀，追，追了半天，前面那艘玄洋丸的影子，依然還像火柴盒子那般小，在波浪之間一隱一現。老漁夫嘴裏不斷的罵，英達一看錶已經八點二十五分了，還差五分鐘，如果追不上，他們就得回琉球去了。心裏儘管慌，手可不能停，杓呀、杓！好容易算是追上了。

玄洋丸望見了他們，現在放慢了速度在等，英達定神一看，不禁大失所望，玄洋丸是一艘又舊又小的木船，整個的船身，連油漆也沒刷，酷似一所木屋。

兩船都停了馬達，逐漸的併攏了玄洋丸的船長站在甲板上和小倉打招呼。三個人相繼跳上了玄洋丸，小船就卜卜的開走了。

他們被讓進船長室裏，室中舖着兩疊嗒嗒咪，三個人一進去就都躺下了。一動也不動，就像三條死魚一般。

玄洋輪繼續開航了，船身雖然也一起一伏的搖盪，但是他們現在躺着，又不用再扚水，就感到非常舒服了。英達閉上眼睛，計算着今夜一到奄美大島，就進入日本領土，他就可恢復自由了；之後每一秒鐘都在臨近和秀子重逢，他不禁滿懷歡喜……

當天下午秀子收到了英達的信，同時也收聽了颱風將轉襲琉球的廣播。她急得幾乎要發瘋，甚麽事情都不能做。她把神龕的帷幕拉開了，焚了香，跪在那裏為英達祈求平安；獨自在屋子裏呆坐流淚；等她父親吃完晚飯上班去了，她就到坡上的屋子裏去不住聲低喚：「尼桑！尼桑！」

第二天報紙刊出玄洋丸遇風沉沒的消息，秀子就陷入了失神狀態。不吃飯，又不喝水，也不知睡覺，日夜守在坡上的房子裏，一陣哭，一陣笑，淒厲的叫着：「尼桑，尼桑！」加田全家都在無聲的流淚。

颱風吹過之後，黑岩立刻趕到奄美大島去，因為玄洋丸沉沒地點，距那裏很近，島上的海防艦隻正在搜索屍體。

過了幾天秀子的神智稍微清醒了，一天清早，她獨自跑到恩納絕壁去。

恩納女詩人的墓依然那麽靜謐，松林依然那麽蒼青，草地依然那麽鮮潔，清風依然那麽飄飄，大海依然碧波瀲瀲，鳥唱依然啁啾婉轉，秀秀依然那麽滿懷柔情，可是尼桑

卻永不再來了！

她穿了一襲白色的衫裙，披散着頭髮，像幽魂似的在林中走來走去。想到尼桑的笑影和語聲，想到他的呼吸和擁抱，想到他頑皮的孩子氣，想到和他說過的夢境；她躺在草地上不禁痴痴的笑了；可是一觸摸到那可怕的虛空，她又不禁嗚嗚咽咽的哭起來。用那帶血的聲音狂叫：「尼桑！尼桑！」用手狠狠的拍打草地。

笑一陣又哭一陣，哭一陣又笑一陣；不知甚麼時候，她爬到那棵臨崖斜出的松樹上去；雙手摟着樹幹伏在那裏，下望那墨藍色的漩流的海水，嵯峨猙獰的怪石，望着望着，感到愈來愈近了，尼桑的面影似乎在海面上幌動；她鬆開手，閉上眼睛，呢喃的唸道：「風呀，你用力的吹，把我吹下去，尼桑在等着我！」可是風仍是那麽柔和，只是頑皮的拂動她的衣襟；枯了的淚泉再次湧流，像兩條小河似的淌下來！「我還不能死！要等黑岩回來，尼桑會游水，也許正在抱着一塊木板在海上漂着，是的，他一定會這樣的！」她這樣想着，就睜開了眼睛，小心翼翼的從樹上退下來。

不幾天黑岩回來了，見了加田老頭和秀子，呆了半天才低聲告訴她們：「颱風吹到時，玄洋丸就立刻駛向一個小島去避風，撞在暗礁上，船撞碎了！」他是從不流淚的人，那天掉下兩行淚！

第二天秀子就失踪了。在她的櫃匣裏遺下一封短短的信。上面連稱呼都沒寫，只寫着：「我死後不要打撈屍體，請把這張像片放在鐵匣裏封好，埋在石川老家的墳上，碑上要刻中川秀夫秀子夫妻之墓。」再看那張照片，原來是英達臨走之前和她合照的，英達摟着她的肩，兩人相視而笑。像片的後面還有一行模糊的字跡，仔細辨認大概是這樣的幾個字：「尼桑！中海龍宮相會！」

（全文完）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脫稿

後記

這部小說的命運，和書中的男主角差不多，它由誕生到出版，歷盡了坎坷。

我開始搆想這部小說，遠在一九五五年。在心中孕育了九年。去年才開始動筆。五九年去東京參加國際筆會時，在旅館中曾與一文藝的知友連牀夜話，初次談到本書的題材，那位朋友曾極力鼓勵我動筆，我當時也頗躍躍欲試，所以當夜就定了「海茫茫」這個題目，並且擬就了三十章的綱要。可悲當時我的職責和環境，把自己囚禁在與文藝無關的忙碌中，結果那個寫作綱要，活活的被餓死了。

我預感自己今生或無機會寫這部小說了，因此曾請了一位作者朋友，把整個的搆想向他講了，請他完成這一創作。那位朋友凝神靜心的聽我講了兩個小時，曾非常激賞這個題材，並且一口答應把它寫出來。料不到他剛要動筆，就離開了香港，找到了收入優厚的工作，把它抛開了。

一九六二年我的生活起了劇變，從多年來的囚籠裏解放出來，時間自由了，同時需要依靠筆來生活了。但是寫出來的第一部小說，卻不是「海茫茫」而是「驪歌」。「驪歌」所以搶先出版，是因爲連載它的那家報紙編輯先生的選擇。因此拖到去年三月才得償隱忍了九年的信願。

在開始寫「海茫茫」之前，我稍作了一點蒐集資料的工作，有關琉球的地理和歷史，戰後琉球人民生活的實況都瀏覽了一下，同時把在日本的體驗和考察做了一番咀嚼和整理；有了這些準備之後，才擬定了寫作大綱，原定計劃寫三十萬字；料不到報紙的編輯先生只要十萬字的東西，經過幾度審訂，才答應我寫十五萬字。可是三十萬字的小說，不是化學藥品，是不易濃縮的，在咬牙、皺眉、猛削、痛刪之下，死皮懶臉寫了二十萬字。眞是愧對那位編輯先生了。

按照原來的計劃，以十五萬字來寫男主角漂到琉球之前的遭遇，結果只以六萬字草草的交代過去了。雖然我用盡心思，以快鏡頭的技巧割棄了九萬字，做了一番剪接的功夫，使粗心的讀者看不出太大的缺漏；但是那割棄的九萬字，在我的心裏將永遠是一個創痕！本來我想在出版單行本時，重新再加補充，可是那工程太浩大了。一座新建成的樓房，怎能忍心將它拆掉，重新建築呢？不但心理上受不住；時間和資金也吃不消。因

此只有讓它以這個樣子問世了。

我所以偏愛「海茫茫」這個題材，因為這是我對這個時代全部的感受。從一個人的遭遇，透出了整個民族的命運。我所體驗的時代，正像迭更司在「雙城記」中所寫的：「這是聰明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光明的時代，也是黑暗的時代；這是充滿希望的的春天，也是充滿失望的冬天；這是走向光明的時代，也是走向地獄的時代；這是最文明的時代，也是最野蠻的時代。」這個時代正像俗語所說秀才遇見那個「大兵」，是有理說不清的！因此一個善良、認眞、自尊、嚴肅生活的人，將不可避免的要走進地獄，跌進充滿失望的冬天，而變成可憐的「蠢材」！書中男主角李英達的命運，是千千萬萬捨己爲人者共同的命運。他的眼淚，是時代的眼淚！他的呼叫，是民族的呼叫！

「驪歌」把我帶上小說創作的道路，「海茫茫」是第二個里程碑，並且是「驪歌」的姊妹篇。從此以後，我創作的觸覺，將拋開時代的大銀幕，集中人生某些點、做深細的探索和彫刻。這是告別，也是開始；我既感到鬆快，又感到哀惘。

司馬長風

一九六五年五月廿四日

星星·月亮·太陽（長篇小說）（新版）

徐速著

本書藉星星、月亮、太陽三種不同的情調，象徵三個不同性格的女性，扮演出三種不同的戀愛方式，更融合文藝的三種崇高的精神——眞、善、和美。

作者以三年精力，得三十萬言，出版後一紙風行，文藝界咸評爲當代文學創作中不可多得之鉅著。繼有電懋影業公司，以重價獲得電影版權。本書又經徐速先生重新整理，更見完美，現以嶄新姿態出現，售價不變，希愛好徐先生作品者，幸勿失之交臂。

紫藤花（長篇小說）

黃崖著

這是一本不同凡响的愛情小說；它不僅是美麗、動人，而且表示着人生哲理。它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當代青年的病態；它是一座燈塔，指示熱戀中青年應走的道路。當本書在馬來亞報上連載時，曾引起千萬讀者的注意，不少青年男女爲書中女主角灑下同情的眼淚。該書脫稿時，數間出版社爭洽出版權，終爲本社獲得。初版早已銷售一空，現已再版問世。

鄉村牧歌（長篇小說）

李輝英著

本書爲名作家李輝英先生近年精心傑作，李氏曾以鄉土文學享譽數十年，本書仍本其一貫之風格，刻劃流浪者之悲歌，故國秋風，躍然紙上。本書原爲九龍書店印行，現由本社取得版權，重新排印，收入中國當代文藝叢書，幸盼讀者注意。

櫻子姑娘（長篇小說）

徐速著

本書爲徐速先生繼「星星、月亮、太陽」後又一部長篇鉅著；內容描寫一日籍少女，在我國抗戰期的淪陷區學校中，與一愛國青年所發生的戀愛故事，情節曲折、主題嚴肅，爲戰後文藝創作中罕見之新鮮題材。本書現已六版出書，銷數日增，幸盼讀者注意。

迷濛的海峽（長篇小說）

黃崖著

這是作者運用新筆法撰寫的文藝鉅著；凡二十五萬言，風格之新，形式之美，在文壇上尙屬罕見。在本書中，作者不但寫出當前青年的苦悶，而且，還透過許多感人的情節，顯示出現代世界兩大思想主流的衝突。作者未在書中作任何說教，只是讓讀者從活生生的事實中去批判、選擇。

畫與家（散文）

端木青著

香港散文聖手端木青先生，近著「畫與家」一書，交由本社出版，該書爲一散文集，均爲作者歷年來精心傑作。其中「鄉思」「旅愁」各篇，纏綿悱惻，盪氣迴腸，堪稱近代散文之精品。

舊夢（中篇小說）

齊桓著

本書係齊桓先生十數年來心血之結晶，內容包括「八排傜之戀」、「罌粟花」、「禁果」、「舊夢」等篇。每篇長約五萬字以上，數年前曾分別於報端發表。現經作者精心修改，益臻完美。其中「舊夢」一文，曾由日本大映公司收購電影攝製權，改名「公主與我」，現正加緊開拍，足證本書之文藝價值爲國際市場重視之一般。

終與始（長篇小說）

愚露著

本書爲愚露女士處女作，書前由徐速先生作序，列爲本社出版之「種子文藝叢書」第一種。故事背景發生於一艘正在航行的郵船上，人物有渡假的夫婦、少女、怨婦、交際花、商人、工程師、留學生，以及各種戀愛形式與心理反應。

作者創作筆法新顯，心裏描寫深刻，誠非一般流行作品所可比擬，徐速先生譽爲近年來不可多得的佳作，她的前途將如旭日初昇般的閃耀在今日文壇上。

本書即將出版，至幸讀者注意。

花鼓歌（長篇小說）

黎錦揚著

馳譽國際之中國作家黎錦揚先生，現將其成名傑作「花鼓歌」交由本社出版。該書以金山華僑生活爲背景，描述兩代僑民生活理念，以及對婚姻觀念的衝突。文句幽默，含義深遠，與改編之電影故事，不可同日而語，現已再版。

異鄉人〔長篇小說〕

程漪 著

書內以小說體裁描寫一羣留美學生生活情形眞實而細膩，作者程漪先生正爲一留美學生，行文流利，語重心長，爲欲了解留學生活生者必讀之書。

印度王子與神猴〔少年文藝小說〕

徐速 改寫

本書取材於印度著名史詩「羅摩耶那」改寫而成。內容敍述羅摩王子與神猴哈紐曼大戰羅剎國十頭魔王迎救王妃息妲的故事，情節奇詭，場面驚險，與我國「西遊記」足堪媲美，現經徐速先生精心改寫，去蕪存菁，並增加若干情節，益見精采，讀此書不但直接可以欣賞此神奇之內容，亦間接了解此一世界文學著之精髓也。定價港幣二元五角。

故國的春天〔長篇小說〕

端木青 著

這是一部稀有的創作，裏面充滿了血淚和熱愛，尤其是書中女主人安娜的一生遭遇，更是令人感動。這些流亡在外的人，我們時常看到，因此，故事中的人物，更令人感到親切，令人感到熱悉；故事中的歌聲——故國的土地是多麽芳香……。更令覺得感動，嚮往。定價幣一元八角。

一得集（散文）

徐速著

本書所選各篇，均爲徐速先生十年來精心傑作，現復經整理，成爲有系統之文藝小品。內容包括寫作經驗，詩文漫話，以及文藝方向與路線各大問題。其中「承詢，敬覆」一文，係專爲解答愛好徐速著作的讀者經常提出之各項問題，出版後頗獲讀者讚揚，現已三版。

心窗集（散文）

徐速著

「心窗集」是徐速先生近年來散文集，作者以清新優美的筆調，從心靈深處，傾瀉出許多詩情畫意。尤以「鄉居」各篇，刻畫細膩，引人入勝，爲「鄉土文學」中之不可多得之精品。本書現已三版出書，幸盼愛好徐速作品者深切注意。

河漢集（散文）

方紀谷著

本書爲方紀谷先生近年來散文之精華。方氏散文以文字嚴謹，取材淵博見稱。本書所選各篇，復經作者修整，更臻完美，其中訴諸情感之佳作，令人擊節嘆賞。出版後深獲文藝界之好評。本社鄭重向讀者推荐。

獵虎者（短篇小說集） 黃思騁著

著名短篇小說家黃思騁先生，現將其十二年來積存九百萬字之心血結晶，精選爲三部代表作，本書包括黃氏現已絕版的「落月湖」全部精華，以及近年來代表作「獵虎者」一個四萬字的中篇。該文係以馬來亞森林地區爲背景，故事驚險曲折，意義深刻雋永。

得獎者（短篇小說集） 黃崖著

「得獎者」爲黃崖先生短篇創作選集，故事大多以馬來亞生活爲背景，題材新穎，結構嚴謹。按黃氏於年前曾應星馬文敎界之邀請，專題演講短篇創作之經驗，卽以本書各文爲喩，甚得廣大文藝靑年之歡迎。現經本社收集編印，以饗向隅之讀者。

溝渠（短篇小說集） 齊桓著

齊桓先生，爲香港著名作家，曾以翻譯「齊代哥醫生」一書馳譽文藝界，現應本社之約，將其數以百計的短篇創作中，精選出十餘篇精采之作，彙編成書。各篇題材迥異，各具風格，書前由作者以詩代序。現已問世，幸盼讀省注意。

遠了·伊甸（新詩）

李素 著

曾參加低音歌后安德遜徵詩比賽，榮獲第一名的李素女士，近將其多年來積存之詩稿交由本社出版，本集共收長短詩數十首，每首均經千錘百鍊，允稱佳構，存書無多，愛好新詩者，欲購從速。

燕語（新詩）

力匡 著

本書為詩人力匡成名作，出版後，風行一時，對海外後起之青年詩人影響至大。初版未久，即銷售一空。本社現徵得原出版社同意，再版發行，愛好新詩者請注意。

高原的牧鈴（新詩）

力匡 著

名詩人力匡繼「燕語」後，現再將其兩年來詩作精選修改成集，集前並由作家徐速作序，對新舊詩之比較提出精闢之意見，實為愛好力匡新詩者之佳音。

迴瀾（新詩）

劍秋 著

青年詩人劍秋，繼「北望集」後，又一新作面世，集內所選各首，故國秋風，誠摯感人，愛好新詩的青年朋友，不可不讀。

海茫茫

著者　司馬長風

出版及總發行　高原出版社
香港九龍彌敦道739號金輪大廈十六樓
電話：八〇〇七八八

PUBLISHED BY HIGHLAND PRESS
No. 739, Nathan Rd, 15th Fl., Kowloon,
Hong Kong. TEL. 800788

承印者　友聯印刷廠
九龍土瓜灣新山道31號八樓
電話：六二五八八三

經售處　港九及南洋各大書局

定價　港幣四元
叻幣二元四角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版


高原